

武俠世界
第35年
29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寫的奇情武俠故事「獨霸天下」。花璀璨與花絢爛兩堂姐妹，從小不喜女紅，却酷愛學武功，但她們的父親不允，希望她們做個名門閨秀，結果兩女聯袂出走。名師未訪到，銀子却用罄，落得……本文故事清新流暢，洋洋千言，一氣呵成。欲知天下第一莊「陽明山莊」莊主蔣天下何許人也？花璀璨、花絢爛爲何去到「陽明山莊」，兩女安危如何？蔣天下妄想獨霸天下，是否夢想成眞？種種懸疑，有待你細閱本文，請鑑賞。

* * *

本期續刊「艷女勾魂」下半部，以饗讀者，請繼續欣賞。司空羽先生撰寫的長篇「半天紅風雲」本期刊完，切莫錯過精采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撰寫的「龍虎風雲」，屆時請留意。

尚有麥中青先生撰寫的短篇「子母追魂劍」，司空羽先生撰寫的「賭俠」。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29期
（總號178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獨霸天下

新派奇情武俠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陽明山莊　擄人勒索

兩個怯生生的少年，都是蓬首垢面。

他們實在是忍受不住那檔燒羊肉發出氣味的引誘，不由自主來到檔前。

熊熊的火焰，燒着一串一串的羊肉。

油滴下，一陣火舌飛起，兩人都不約而同的吞了一口口涎。

「小哥，請隨便坐！」

那個年紀稍幼的少年，眞的想坐下，那年長的一位，拍了拍口袋，還是一把拉着他道：「走吧！」

年幼的有點捨不得，但他也明白，無奈的嘆了起來，回身跟他走。

他倆一回身，便看見一個相當高大的漢子。

「想吃串燒羊肉？來，來，坐下，我請客！」

兩少年望着這男子。

這人一雙濃眉，國字臉，看來是剛好三十出頭。

「兩位小哥請坐，大家是江湖人，今日我請你們好好吃一頓，也許明天是你們請我！」這人說話相當誠懇。

兩人坐下。

年長的少年道：「不知這位大……」

「我姓吳，單名一個浩字，未請教兩位……」

年長的少年道：「在下姓花，也是單名一個健字，他是我的堂弟花強。」

花強拱手道：「多謝浩兄！」

吳浩道：「你們隨便叫東西吃。」

花強吞了一口口涎道：「甚麼都可以。」



吳浩叫道：「小二，甚麼最快的，請拿上來。」

小二應了之後，隨即捧了一盤早已切好了的羊肉上來，並有一碟薄餅。

兩人已急不及待，用手抓了一把羊肉，便往口裏送。

吳浩又道：「小二，拿十來串燒羊肉來，熱熱辣辣的，更加好味！」

花健道：「浩兄，不用客氣，這已足夠了。」

「你倆不用客氣……」

這一條市集街道，除了一些熟食檔之外，還有一些販賣雜物檔口，那日是墟期，市集十分繁忙。

趁墟的人很多，熙來攘往，絡繹不絕。

忽然，有人尖叫一聲。

尖叫發自一個中年婦人，她叫道：「搶東西！搶東西！」

祇見一個矮小的漢子，自人叢中竄出，他爲了迅速離開，不惜推倒了四五個人。

其餘的人見狀，紛紛讓開。

「救命呀！他搶了我的銀子！」

沒有人理會這嘶叫的大娘。

花健與花強放下了手中羊肉，互相望了一眼。

吳浩道：「你們繼續吃！」他人未站起，已飛竄而去，直追那扒手。

那扒手剛轉了一個街口，吳浩飛身再追，不一會，祇見吳浩提着那個扒手的衣領而回。

幫忙去捉扒手的人並沒有，但拍手的人卻是不少。

吳浩把那扒手捉到大娘跟前道：「他搶了妳甚麼？」

「銀子！」

「交出來！」吳浩道。

那扒手並沒有甚麼反應。

吳浩一掌拍向他的背脊，一包銀子跌在地下。

那婦人急忙拾起道：「多謝大俠相救！」

「還有甚麼？」

「沒有了！」大娘向吳浩深深鞠躬。

吳浩道：「不用謝我了，以後趁集要小心銀子。」

大娘又再謝而去。

人羣中有人叱道：「拉他去見官！」

吳浩看着那人喝道：「男人大丈夫，竟做這些鼠竊狗偷之事！」

「大俠饒命！」

「拉他去見官！」又有人叫嚷。

吳浩道：「你偷了多少人的銀子？」

「沒有，沒有，我因爲家中老母病了，無錢買藥，祇好出手搶。」

「買藥？」吳浩道：「說一個好的謊話，我還可以饒你一遭！」

那扒手竟然哭了起來道：「不，不，我實在是爲了配藥，才出此下策！」

「眞的？」

扒手仍然淚汪汪的道：「我怎敢騙大爺？」

吳浩嘆了一口氣，從懷裏拿了一塊碎銀出來，塞在那人手裏道：「走吧！」

那人起初是愕然，繼而是喜出望外，恭恭敬敬地道：「多謝恩公，多謝恩公！」

「不用多說，快去買藥，回去好好侍候你的娘親！」

那人竟叩了兩個響頭，才在街角消失。

花健、花強實在欽佩這位俠義大俠吳浩。

他倆結伴闖蕩江湖，目的是扶危濟弱，想不到因爲銀子用盡，不單沒有救到別人，幾乎自己也救不了。

吳浩見兩人仍望着自己，有些靦覥地道：「快吃，快吃……尤其是這些串燒，冷了便不好吃！」

花健道：「在下實在佩服浩兄。」

花强道：「在下也是。」

吳浩笑道：「小小事情，實不足掛齒。」

花健道：「浩兄，你武功這麼好，又有行俠仗義之心，實在使人敬佩！」

「難得今天這麼高興，來，小二，給我打兩斤肉冰燒來！」

然後他轉向兩人道：「我們好好乾一杯。」

花强道：「我不會喝酒。」

花健卻道：「難得浩兄這麼高興，我們就是不會喝酒，也要與浩兄乾一杯！」

吳浩道：「對，對，這才是好兄弟！」

小二拿了一大罎酒來，爲三人斟上。

吳浩道：「乾一杯！」

兩人也各自拿起杯來，乾了這一杯。

不一會，兩人都覺得有些酒意，不過，卻是興緻很高，多吃了一些羊肉，又自動的敬了吳浩幾杯。

吳浩酒量極佳，兩斤已盡，又多叫一斤，不過，他並沒有强迫花健與花强，他祇是自斟自飲。

轉眼已見酒乾肉盡。

吳浩問道：「你們有甚麼地方可去？」

花健與花强互望一眼。

花健道：「我們暫時也沒有甚麼去處。」

吳浩道：「你們沒有銀子是嗎？」

兩人並沒有表示。

吳浩道：「常言道：送佛送到西，你們既沒銀子，」他從袋裏掏出一錠銀子遞與他們道：「拿去，好好找個居停，明日再算！」

花强道：「不，不，浩兄，我們已吃了你的，還要用你的錢，實在過意不去。」

花健也道：「不用浩兄擔心，咱們會有辦法。」

吳浩道：「你們當我是朋友嗎？」

兩人齊聲道：「當然是！」

「那麼，你們便拿去，我幫不了你們多少，但總算是盡了朋友義務。」吳浩的話，大義凜然。

兩人仍是不想要。

吳浩把銀子放在手中，半晌道：「好，你們不要銀子，我在附近有間小屋，你們便到我家作客，明天才再作打算。」

那時已近天黑。

花健望了花强一眼道：「那咱們……」

「還咱們甚麼？」他頓了一頓，站了起來道：「走吧！」

兩人站了起來，有點不穩。

吳浩笑道：「小哥有醉意，不用怕，我在轉角處有馬匹。」

花健道：「沒有甚麼。」

花强與花健互相扶持着，暫時倒是沒有甚麼問題。

吳浩想扶他們，花健道：「不用，我們自己走。」

吳浩結了賬，領着他們兩人，轉往街角。

一陣晚風吹來，兩人醉意更濃，他們左三步，右三步，蹣跚地走着。

花健道：「我不知能否騎馬？」

花强也道：「一定會被馬拋了下來。」

「你們不想騎馬也可以，我還有馬車。」他指着前面道：「到了，到了！」

前面果然有一輛馬車。

兩人醉得七葷八素，也沒有考慮甚麼，便上了馬車。

車廂中滿鋪地氈，兩人躺下，有說不出的舒服，醉意濃，睡意更濃。

吳浩把車門關上。

走往前面，前面已坐了一個馬伕。

那馬伕赫然便是今日在市集出現的扒手。

那扒手道：「弄妥了？」

吳浩道：「比想像中容易得多。」

「那怎辦？」扒手問。

「當然是立刻上路！」吳浩也跳上了另一邊的馬伕車位，又道：「這一宗買賣，也許可以夠我下半輩子花用。」

「浩哥你英明神武。」

吳浩狂笑，一揮馬鞭，兩匹高頭大馬，把馬車拖入了深沉的暮色裡。

* * *

花健第一個睜開眼。

他知道自己再不是在馬車之內，而是在一張非常柔軟的床上。四面是明亮的銅柱，這是一張相當豪華的床。

花健望向左邊，是另外一張床，床上躺着的是花强，他似是仍未醒。

花健雙手撐起，仍覺頭痛欲裂，不過，他顧不了那麼多，叫道：「强，强！」

花强聽了，似是囈語道：「健，健，你在……」

他張開了眼，整個人嚇了一跳，也拚命掙扎的坐了起來，他打量四週，猛然叫道：「我們在哪裏？」

花健睜大了眼睛道：「我也想

知道！」

兩人慢慢的坐了起來。

然後，他們低下頭看看自己的衣服，自言自語地道：「還好！」

花健先跳了下床。

前面是一個大窗口，幾層薄薄的輕紗懸垂下來，十分高雅，外面似是一個花園。

花强也跳了下來。

兩人各伏一邊，挑開窗簾。

「好美呀！」他們不約而同的道。

外面的花園實在很美，百花盛放，七彩繽紛，令人目不暇給。不遠之處，還有亭台樓閣。

「這究竟是甚麼地方？」花强問。

花健祇是作了一個鬼臉作爲回答。

「出去看看！」

兩人向房門走去，門是上了鎖，推了幾次也推不開。

「外面有沒有人？」

「來人呀！來人呀！」

兩人叫了一會，完全沒有反應。

他們祇好回到床上，床是非常舒服的床，就算是不想睡覺，躺在其中，也使人非常輕鬆。

花健道：「救我們那位大俠……對，是吳浩大俠，他在這裏嗎？」

花强道：「我想他在的，大概是……可能是他太忙，一時之間無暇來與我們談話。」

花健道：「他是個大俠，光明磊落，爲甚麼要鎖住咱們？」

「也許是爲了我們的安全。」

花强明知這不是一個好理由，但在這情形之下，互相安慰一番，總好過胡亂猜想。

他們沉默了一會。

忽然，兩人都同時想說話，但一見對方開口，便各自停了下來。

花强道：「還是你先說。」

花健嘆了口氣道：「我想說，這位吳浩大俠，是否發現了我們的秘密？」

「是的……」花强頓了一頓道：「我想，應該是沒有的，我們的衣服還在。」

花健道：「我也相信，他應該是不知道的。」

「其實我們暈了過去，發生了甚麼事也不知道，假若眞的讓他發現我們是……女兒身的話……」

「不會的，吳浩是個光明正大的大俠，他那會這麼卑鄙？」

「是的，江湖大俠，定然是光明磊落。」

想不到這一雙所謂堂兄弟，其實應該是一雙堂姊妹，兩人都是出身名門。

花健原名是花璀璨，是鄭州興隆錢莊老闆花滿城的獨生女，她自小不愛女紅針線，獨好舞刀弄棒。

花强原名是花絢爛，是鄭州威震鏢局花滿江獨女，無獨有偶，花絢爛也是一個生爲女兒身，但性格卻像一個男孩子。

花滿城與花滿江是親兄弟，一個開錢莊，一個開鏢局，實在是非常配合。

兩人生意越做越大，他們在生意上、江湖上是叱咤風雲人物，但卻無法好好管教兩個女兒。

花璀璨與花絢爛兩人自小便十分投契。

年幼時，兩人喜歡各拿了一根掃帚柄，或者是一根鷄毛掃，便在家中打起來，由大廳打到花園，弄得鷄犬不寧，家中上下，頭痛之極。

年紀稍長，兩人極力要求學武功。

她們父親都是武林出身，却希望將兩個女兒養在深閨，學好女紅繡花、吟詩作對，或者是琴棋書畫，將來嫁一門當戶對的好人家。

兩位父親當然力加反對學武。

花璀璨與花絢爛力求不得，便用她們自己的方法去學武功，花絢爛比較容易，因爲她家開鏢局，來來往往都是鏢師或是趟子手，他們都是懂武功的人，花絢爛又討人歡喜，很多武師明知老闆不喜歡，也暗中教一兩招給她，她學會這一招半式，立刻往找花璀璨，兩人細加琢磨，互相比試，倒也是樂也融融。

因此，她倆的武功學得非常博雜，她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學了那一些門派的武功。

其實是甚麼派也有。

她們不懂一套完整的拳脚或刀棒，不過，武師們傳授給她們的一招半式，卻是非常實用的招式，因爲只教一招，定然是教最實用的一招。

轉眼已是三年，兩人覺得自己武功不錯，便借了一個機會，扮了男孩子溜出鄭州城外，想找個機會試試身手。

她們來到一間土地廟前，有意無意與她們年紀不相上下的小乞丐衝突起來。

小乞丐先是獨鬥兩人，結果是敗下陣來。

但小乞丐一聲呼嘯，十個乞丐齊集，她倆當然是吃虧，被小乞丐打得頭腫臉脹，滿身瘀血。

兩位父親知道，當然是大發雷霆，便各自鎖住她們在家中，不讓她們出外，也不讓她們見面。

門窗是鎖不住她們的。

她們經過這次挫敗之後，並不氣餒，反而是更加增强她們學武的意念。

她們一起合力檢討這次大敗的原因。

她們發現，第一是那些乞丐人多，雙拳難敵四手，武功再好也是無可奈何。

第二點是她們而今才發覺，她們所練的武功，所謂武功，其實是花拳綉腿。

人們出拳虎虎有生氣，自己出拳，看似勁道非凡，但打在別人身上，卻是軟弱無力。

她們一直不知道那是甚麼原因。

直到有一天，花絢爛拉着一個武師談話，她才聽到了這一句話：「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

開始她並不明白其中意思，後來經過武師解釋，她才明白，亂練招式，祇是好看並不實用。

如果要使招式實用，唯一的方法是練功。

花絢爛找着花璀璨商量了很久，結果是發現沒有人敢教她們練功，練功是需要時間與正確的指導，沒有武師膽敢明目張膽教她們。

她們爲了此事，非常苦惱。

最後，毅然要求父親親自教她們。

花滿城與花滿江都是江湖中人，年幼時在少林寺做過寺工，也學過一些少林武功。

花滿江更遇異人傳授武功，因此才有本領在鄭州這樣繁盛的大都市開鏢局。

不過，兩位父親仍然堅持己見，不願教她倆武功、內功，更鎖住她們，不讓她們見面。

那些鐵鎖並不能鎖住她們的心。

花璀璨終於下了決定，她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從屋頂爬了出來，直往找花絢爛。

想不到花絢爛也有同一想法。

兩人在屋頂中相見，決定不理一切，南下找尋師傅，離開家庭。

她們各帶有銀兩，因此五個月來南下，生活無憂，她們扮成男子，一直是打尖投店，自由自在。

直到銀兩用罄，她們竟然連吃飯錢也沒有，也就在這個機緣之下，遇到了吳浩。

再說吳浩。

吳浩並非一個大俠，不過，他生來有一副大俠的模樣。

他也非常懂得利用他這副大俠臉孔來找生活，他遇見這兩個飢餓的小鬼時，心中已有一番打算。

把這兩個少年抓了回去，賣給人家作童工也不錯，如果遇到有錢人家，更有另一番價錢。

那個扮作扒手的叫陸明，是他的拍檔。

吳浩常常以大俠身份，懲戒小偷陸明，這個把戲不知有多少人上當。

花璀璨與花絢爛這兩個入世未深的姑娘，當然是完全墮入了他們的羅網中還不知道。

在她倆昏迷之後，已經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

吳浩與陸明，路過桂花鎮，已把兩人賣了給一個大戶人家。

這大戶人家是江湖上著名的陽明山莊。

陽明山莊的主人，是個書生，名叫蔣天下，他富甲天下，無論是江湖人、讀書人、官府中人，都非常尊敬他。

尊敬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他非常富有，富可敵國。

二是他手下有一班能人，其中幾個武功十分高强，在江湖之上，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其實，還有一個理由，蔣天下是個非常有智謀的人，不過，他從來不標榜這一點。

當吳浩與陸明經過陽明山莊之際，這麼巧遇上了蔣天下。

蔣天下那日正騎着一匹駿馬，在他的山莊門前享受騎馬之樂，這麼巧遇見到吳浩。

吳浩並不認識蔣天下，不過，他截停了吳浩的馬車，並且要求看車廂，因爲他曾見過吳浩。

吳浩當然不願意，不過，蔣天下卻一時興起道：「你車廂內有甚麼東西，我都願意買下來。」

吳浩聽了，心動不已，但仍不願意。

蔣天下道：「黃金十兩！」

吳浩知道自己遇到了一個財神，不過，他是老江湖，仍然不肯。

蔣天下索性從懷內掏出了一塊五十兩黃金，抛在地上，吳浩與陸明，便一陣風似地把元寶拾起，連馬車也不要便走了。

蔣天下打開了車廂，看見了花璀璨與花絢爛，他並不感到詫異。

他呼哨一聲，早已有人埋伏附近，衆人出來，把馬車拉入了陽明山莊。

當花璀璨與花絢爛醒來之時，她們已是身在陽明山莊，當然，她們仍不知道，一切仍蒙在鼓裏。

* * *

花璀璨與花絢爛談了好一段時間，不知不覺間，又睡了過去。

當她們再醒來時，已是夕陽西下。

兩人都有一個相同的感覺，腹如雷鳴。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

兩人都有點緊張，步聲漸近，兩人迅速下床，各伏在門的一邊。

門開了，兩個婢女進來。

花璀璨與花絢爛各抓着一個。

那兩個婢女十分年輕，被兩人抓住，祇發出「呀呀」的聲音，非常驚慌。

花璀璨放開了那婢女，問道：「妳們是誰？」

花絢爛放開了另一個，也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兩人又是「呀呀」連聲。

花璀璨與花絢爛同聲道：「啞巴的！」

兩個婢女拚命點頭，她們手上都捧着東西，幾乎打翻，其中一盤，露出放着的一些食物，食物熱辣辣的，兩人見了，也不再理甚麼，吃了再算。

盤子上是四個精美小菜，還有一大盤白飯，兩人餓了這麼久，吃得津津有味。

兩個婢女甚麼時候離開，她們也不知道。

轉眼已是杯盤狼藉。

這時，她們才發現有另一個盤子。

盤上用布蓋着一些東西。

花璀璨走上前去，揭開了布，整個人呆住。

花絢爛吃得飽，有些不願動，問道：「那盤子上是甚麼東西？」

花璀璨道：「是衣服。」

「甚麼衣服？」

「女孩子的衣服。」

花絢爛還以爲自己是聽錯了，問道：「甚麼？」

「妳自己來看。」

花絢爛上前，盤子之上，赫然是兩套女孩子的衣服，兩人互望一眼，迅速退後。

半晌，她們才感到驚恐，齊道：「他們知道了！」

兩人不自覺的掩住胸口。

花璀璨撲向門口，叫道：「我要殺死他們！」

花絢爛也衝向前道：「我也要！」

可是，門又是再度鎖上了。

兩人祇好頹然坐下，不一會，兩人竟不自覺的哭起來，這也不能怪她們，雖然她們有男兒性格，但她們始終是女兒之身，自己淸白之軀，被人看過，那還了得，最慘的是她們是在暈了之後，被人發現！

雖然，她們知道並沒有發生過甚麼，祇是，被人看過也實在難以忍受。

花璀璨突然叫道：「我們殺出去。」

「好極！」

兩人用力撞向大門。

那知道，她們剛碰着大門，門却自動的開了，兩人控制不住，直衝而出。

兩人突然又停了下來，因爲她們都被一個老婆婆擋着，她用一條十分粗的龍頭拐杖橫擋着。

這位老婆婆一頭銀髮，梳了一個高髻，十分雍容華貴，她能一拐擋着兩人，膂力也不小。

老婆婆道：「還沒有換好衣裳？」

花璀璨道：「是妳送來的衣服？」

「正是老身！」

花絢爛道：「妳知道我們……」

她說不下去。

老婆婆道：「當然是我，妳們還想有誰知道？」

兩人啞口無言，但卻是放下心頭大石。

老婆婆輕輕把拐杖一推，兩人又不由自主的退後，老婆婆向前走了兩步，推了她們入房道：「快換好了衣服才說！」

兩人在房內，試推房門，門又再上鎖。

兩人實在是無可奈何。

老婆婆又再門外柔聲道：「快換上衣服。」

兩人用力踢門。

老婆婆並不惱怒，應道：「你們想知道眞相，祇好換上衣服跟我去見主人。」

「甚麼主人？」花璀璨問。

「換上衣服才告訴妳們。」

花絢爛道：「先告訴我們！」

老婆婆道：「如果妳們不換，我先走了。」

花璀璨道：「不，不，我們換！」

兩人祇好負氣地換上了衣服。

門打開，兩個明艷照人的女孩子站在老婆婆跟前，老婆婆看了看道：「比我想像中還要標緻！」

「妳說甚麼？」花絢爛問。

花璀璨道：「婆婆，可以帶我們去見主人了？」

「可以，可以，主人見到妳們，一定十分歡喜！」

花絢爛忍耐不住，賭氣問道：「妳的主人是誰？」

老婆婆瞧了她一眼，仍然柔聲地道：「女孩子要斯文一些，主人見了才喜歡！」

「究竟是甚麼主人？」花璀璨又再追問。

老婆婆並沒有立即回答她，小心審視兩人一遍，又再替她們把衣裳整理一番，才道：「你們見到便知道！」頓了一頓又道：「請跟我來！」

她們跟着老婆婆出了門，轉入一個大花園，這時，她們不單可以見到七彩繽紛的花，而且可以嗅到那令人精神一爽的香氣。

老婆婆似是蹣跚的持着龍頭拐杖而行，而事實上是穩健非常。

兩人總是無法跨越她半步。

花園很大，雖是暮色蒼茫，仍然可欣賞其中景緻。

花璀璨與花絢爛並沒有欣賞風景的雅意，她們同時有一個意念：「走！」

兩人互相一碰手時，便各自分左右而逃。

她們都同時心想：「算妳武功高强，看妳如何可以抓到兩人。」

兩人一瞬間已竄出十丈之外。

老婆婆並不慌忙的去抓她們，反而是哈哈大笑。

花璀璨與花絢爛卻不知她是在弄些甚麼玄虛，不過，大好機會可逃走，還理會甚麼。

她們各自奔向一片高牆，她們的輕功並不高，但也可以勉强利用牆邊的樹，躍上了牆頭。

上到牆頭，欣喜還未完，她們只好跳了下來。

然後，兩人各自慢慢的回到老婆婆的旁邊。

老婆婆已坐在一張小石櫈之上，笑嘻嘻的。

當她見到兩人歸來便道：「我早知妳們會回來！」

「上面究竟是甚麼東西？」花璀璨問。

花絢爛也忍不住問：「甚麼東西，好像看不見，又好像蓋着所有的地方？」

老婆婆道：「有聽過天羅地網嗎？」

兩人點頭。

老婆婆道：「天羅地網本是用來形容覆天蓋地的網，不會讓任何一個人逃出去，我們這張網卻並不虛構，是實實在在的。」

「天下間竟有這樣東西？」

「妳們已試過！」

兩人無言，祇好繼續跟她走。

花絢爛心中不服，仍問道：「這究竟是甚麼東西？」

老婆婆道：「本來我是不應告訴妳們，不過，既然妳們那麼好奇，我便透露一些，這無形的網，其實是有形的，利用西域一些天然蠶絲所織，陽光之下，像是無形，而且堅韌異常，普通刀刃不能割開！」

怪不得老婆婆眼見她們逃走，也不慌忙。

當她們躍上了牆頭，已感到一層網蓋着，用手去摸，卻是無法弄破，也無法出去。

不久，她們來到了一間小樓之前。

朱紅色的門，上面有兩個閃閃發光的門環。

老婆婆非常恭敬的撞了一下。

門內有人應道：「請她們進來！」

老婆婆又再恭敬地道：「是！」然後示意兩人入內。

門內的人又道：「你可以回去了。」

老婆婆又道：「是！」然後，她先向後退，慢慢的離開這小樓。

花璀璨與花絢爛互望了一眼，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進去？還是不進去？

門內有人道：「兩位姑娘，請進！」

兩人互望一眼，一齊推開了門。

她們眼前所見到的，是一幅非常大的屏風，屏風上竟然是一幅大大的綉畫。

綉畫的畫面是非常庸俗的百鳥朝陽，五彩繽紛的顏色，使人看不到屏風之後，究竟是甚麼。

但旁邊有空白的地方，又隱約可以看見裏面是一個非常大的廳堂。

兩人繞過屏風。

一個客廳呈現在她們的眼前，客廳非常優雅，當中有一張空了的太師椅。

兩旁各站一人。

兩人面貌幾乎是一模一樣。

花璀璨與花絢爛是堂姊妹，面貌已有點像孿生姊妹那麼相像，但眼前這兩人更像一雙孿生子。

其中一人道：「兩位小姐，請坐！」

那人說話，口唇似並沒動。

另一人也接口道：「主人快出來了。」

這人說話，也同樣是口唇不動。

實在奇怪！不過，兩人回心一想，其實也並不是甚麼奇怪的事，祇是兩人都戴了非常精緻的人皮面具，因此，兩人面貌相同，而說話嘴唇似不噏動。

兩人坐下，也是非常舒適的太師椅。

不一會，兩個戴着人皮面具的人恭敬地低頭垂手，輕聲道：「主人！」

一個人自後面一道小門出來。

這人看來是剛步入中年，臉如冠玉，唇若塗脂，一股英氣，迫人而來。

兩人均不由自主的站起。

那人道：「兩位小姐，請坐！」

那人先坐下。

花璀璨與花絢爛也坐下。

那人道：「兩位小姐可有受驚？」

兩人搖首。

那人道：「沒有那便好了，在下先介紹，在下姓蔣，名天下！」

兩人都不約而同的道：「蔣天下？」

「正是！」

「是名滿天下的陽明山莊莊主蔣天下？」花璀璨道。

「愧不敢當！」蔣天下謙虛地道。

花絢爛道：「蔣莊主，我們怎會在你這裏？」

「哦！你們還不知道？」他似是故弄玄虛。

花璀璨道：「無論如何，多謝蔣莊主救命之恩！」

「不用謝……」

蔣莊主向左邊那人示意。

那人道：「花璀璨小姐！」

花璀璨愕然，心想：「此人怎知我姓名？」

那人續道：「令尊花滿城，是鄭州著名興隆錢莊的大老闆，妳是他唯一獨女。」

花璀璨更加愕然，問道：「你怎知道？」

那人並沒有回答。

右邊那人道：「花絢爛小姐！」

這次輪到花絢爛愕然。

那人續道：「令尊是鄭州著名威震鏢局的老闆兼總鏢頭，你也是他唯一的獨女！」

蔣天下道：「妳兩人是相約一同離家出走的吧？」

花璀璨道：「蔣莊主，你果是神通廣大，消息靈通，既然你知道我們的來龍去脈，你想……」

蔣天下笑而不語。

花絢爛看着他的笑容，心中倒有一些驚惶。

花璀璨道：「蔣莊主有甚麼話說，不妨直講！」

蔣天下道：「兩位果然是名門之後，快人快語，我想知道，妳們對陽明山莊又知道多少？」

花絢爛道：「天下第一山莊！」

「那愧不敢當！」

花璀璨道：「老實說，除此之外，我們實在知道不多。」

蔣天下道：「俊郎君！」

左邊那戴着人皮面具的人應道：「是，主人！」

「你先告訴些事給花家姐妹聽！」

俊郎君道：「是，我們陽明山莊，富甲天下！」

「對……俏郎君！」

右邊那人，竟是叫俏郎君，也立時應道：「是，主人！」

「你也簡單告訴她們！」

俏郎君道：「是，我們陽明山莊是爲善最樂。」

花璀璨與花絢爛雖然是入世未深的少女，但聽這兩人口氣，表面是恭恭敬敬，但內心如何，沒有人知道。

蔣天下卻吃吃地笑着，似乎是十分滿意這兩人所言，然後道：「不錯，不錯！」

花璀璨道：「啊！陽明山莊既是如此，而蔣莊主清楚我們來龍去脈，那我有個不情之請！」

「甚麼請求，但說無妨！」

「請知會我們父母，讓我們回家！」

「啊！那不單是容易之極，而且我正有此意。」

實在想不到，事情竟是那麼順利。

「你們準備一下。」

蔣天下說完，俊郎君與俏郎君已轉身入內，不一會，兩人各持着一些文房四寶出來。

兩人把文房四寶放在桌上，又退往一旁。

蔣天下道：「請兩位姑娘在紙上寫一個名字。」

他攤開了一張信箋似的白紙。

花璀璨道：「甚麼？爲甚麼無端端要我們簽名？」

「不是簽名……而是……你們叫我知會令尊令堂，雖然我們是陽明山莊，但總也要有一些憑據，說明你們兩位在山莊之內！」

這話說來有理。

花璀璨頭腦也十分精明道：「那你先在信箋上寫上字，我們便寫上名字。」

蔣天下哈哈大笑，問道：「你信不過我蔣天下？」

「不是。」

「那爲何又不先簽？」

花絢爛冷笑。

花璀璨突然插口道：「其實，我們也不用麻煩莊主，我們自己可以上路。」

她一轉身，便拉了花絢爛往前跑。

她祇移動了一步，俊郎君與俏郎君本是在她們眼前，而今卻已在門前。

兩人移動之快，實在匪夷所思。

花璀璨並不理會兩人，拉了花絢爛，直趨大門。

俊郎君與俏郎君兩人也接近大門，他們身材高大，完全阻住去路。

花璀璨道：「走開！」

兩人並沒有回答。

花絢爛也道：「請！」

兩人依然是阻住大門。

花絢爛並不害怕，以身體直迫他們兩人。

兩人也沒說甚麼，不過，當花絢爛接近兩人，兩人身上似發出一種力量，使她無法越前。

連在後面的花璀璨也感到這一力量。

兩人又再闖，仍然沒法走近他們。

花絢爛有點怒，但花璀璨卻一手拉着她，轉身道：「莊主要强橫留下我們？」

「不，絕不，我並不是想留下你們，反而是想幫你們，早日回去與父母團聚。」

花絢爛聽了，怒從心上起，想

直撲蔣天下而去。

可是，她祇踏出一步，祇見電光一閃，俊郎君已站在蔣天下的前面。

他從門口竄身而來，速度之快，連她們自己也看不清楚，他是怎樣移前來的。

花絢爛爲人比較急躁，她並不害怕這俊郎君，反而見他阻在前面，使出了兩招。

這兩招在她眼中，已是十成勁力。

可是，在俊郎君眼中，祇是兩下荏弱揮手，他連動也沒有動，祇是一個欠身，然後伸出右手，作了一個「請」狀，花絢爛已覺一陣勁力把她推了回去。

花璀璨見他動手，還以爲他要傷害花絢爛，她也顧不得這麼多，衝上前去，也立即出手。

她的遭遇與花絢爛一樣，又被一陣勁力所迫退。

可是，自始至終，俊郎君並沒有觸及她們。

很明顯，俊郎君的功夫，是超乎兩人萬倍以上。

她們轉身，卻見俊郎君仍守在大門。

蔣天下見兩人狼狽情形，哈哈大笑道：「兩人既不願寫，我也不勉强。」

他拍了兩下手掌。

外面傳來淒厲的聲音道：「是的，主人！」

「帶兩位小姐回去休息！」

「是……」

俊郎君移開了，老婆婆入內。

她對兩位姑娘道：「兩位小姐，請！」

看來是無法不服從她，花璀璨望了花絢爛一眼，兩人隨着老婆婆出外。

她們又是循着來時路徑回到小樓。

這時，天色已非常黑，附近沒有照明設備，但老婆婆走得非常安穩。

回到小樓之內，老婆婆道：「好好再多休息一晚，明早我會再來。」

她說完之後，關上了門，外面並有下鎖的聲音。

兩人走到窗前，看着那老婆婆消失在黑暗之中。

屋內倒是設備齊全，花璀璨點了燈。

花絢爛道：「那蔣天下，想弄一些甚麼玄虛？」

花璀璨道：「不知道。」

「我們兩人的名字，有甚麼用？」

「沒有，祇有我們父母看見，那才有用。」

「換句話說，他會利用我們名字，交給我們父母……勒索？」

「看來是唯一的用途。」

「可是……」花絢爛又道：「蔣天下是陽明山莊主人，陽明山莊是天下第一山莊，他會要脅我們甚麼？」

「錢！」

「據那一個俊郎君說，陽明山莊富甲天下。」

「不是爲錢，還會爲甚麼？」

「權力？」

「整件事情，似乎並沒有與權力有甚麼關係，而且，我們祇是商人民女，與權力全無關係。」

兩人沉思着，實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房門是緊緊鎖着，而窗戶也是無法開啓。

她們被困着，百無聊賴，互相猜測這陽明山莊的意圖，也幾乎是猜盡了仍沒有結論。

傍晚時分，是那位老婆婆親自送晚飯來。

飯菜十分精美。

老婆婆並沒有離開，看着她們進食。

花絢爛見她站着，便道：「婆婆，你也來吃好嗎？」

老婆婆道：「不用，我早用過。」

花璀璨道：「妳也坐吧。」

老婆婆道：「不用。」

花絢爛索性自己找了一張椅子，拉老婆婆坐下，老婆婆也似十分欣喜的坐下。

「婆婆高姓？」花璀璨問。

老婆婆道：「老婆婆已是年紀一把，姓名並不重要。」

花絢爛道：「話又不是這麼說，任何人都有名字，與年紀並不相關，而且你身體健碩，行動敏捷，也不算年紀老。」

老婆婆喜道：「我沒用了，年輕時我也有一個美麗的名字，叫玉簪。」

兩人非常乖巧，同道：「玉簪婆婆。」

玉簪婆婆非常歡喜道：「你們可多吃一些。」

花璀璨卻放下了飯碗道：「多吃也沒用。」

「爲甚麼？」

「因爲我們被困在此，遲早也會死在這裏。」

花絢爛也放下了碗筷，嘆氣道：「玉簪婆婆，妳已活了一大把年紀，可憐我們倆……」

「呸，不要這麼說，你們還有美好的日子，你們還要嫁個好郎君……」

兩人依然是嘆氣。

玉簪婆婆道：「你們好好聽話，很快便會離開此地。」

花璀璨道：「我看那蔣莊主，

是不懷好意。」

「他想妳們怎樣？」

花絢爛道：「他祇要我們兩人親手寫的名字。」

「呀！那簡單，你們寫給他便可以了。」

「不，我怎知他會怎樣利用我們的名字！」

玉簪婆婆想了一下道：「你們不簽也不要緊，遲些莊主會用另一個方法。」

「甚麼方法？」

玉簪婆婆道：「我在這裏很久了，甚麼事也看過莊主做過了，例如，他會再向妳們要一些衣物首飾。」

「有甚麼用？」

「送給妳們父母看。」

「那又如何？」

玉簪婆婆並沒有多加解釋。不過，她們似已知道其中有重大問題。

花絢爛道：「假若我們父母不理會呢？」

玉簪婆婆道：「他又會用另一個方法。」

「例如呢？」

「例如剪妳們一些頭髮下來。」

「再不理呢？」

玉簪婆婆嘆了口氣道：「我實在不想說。」

兩人卻道：「快說，快說！」

玉簪婆婆似勉爲其難地道：「也許他會切妳們一隻手指下來！」

兩人嚇得挺起腰來。

玉簪婆婆續道：「也許，再切妳們一人一條手臂下來，也許……」

兩人叫道：「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玉簪婆婆還道：「再不是便把鼻子也切……」

兩人掩着耳朵。

玉簪婆婆口中說出這些恐怖的事情，但是，她的神情及語氣，依然是十分平穩，沒有任何激動。

她並不是在恫嚇。

這比恫嚇還要厲害，她見兩人掩着耳朵，也不再往下說。

兩人放下手，似乎是仍有餘悸。

花璀璨道：「這位蔣莊主，眞是那麼可怕？」

玉簪婆婆點點頭。

花絢爛道：「那麼，我們有甚麼辦法？」

「簡單之至……簽個名字！」

兩人當然也知道，不過，簽下了名字，日後的後果，可能比人更嚴重，也大有可能。

玉簪婆婆道：「快吃飯吧！遲些再算。」

兩人實在是食不下咽。

玉簪婆婆再多勸了一句，見她們已無心再吃，便收拾了碗筷，捧着離開。

花璀璨拉着她道：「婆婆，妳救救我們！」

「我？我憑甚麼？」她嘆了一口氣。

花絢爛也道：「婆婆，妳救救我們，將來我們自會好好的報答妳！」

玉簪婆婆欲言又止，她最後嘆了口氣離開。

兩人面對着，忽然，花璀璨哭了，花絢爛也忍不住了，兩個女孩子，哭成了淚人兒。

兩人在不知不覺之中，進入了夢鄉。

翌日，兩人又說起這事，心下忐忑。

花絢爛道：「倒不如順從他，簽個名字算了。」

花璀璨道：「不，這事實在是可大可小，而且我們離家，目的在使自己父母知道，我們尋師學藝，並且是懂得照顧自己。」

「對，我們不但不能得到名師指點，反而是累及家人，那是萬萬不可！」

兩人想盡辦法，也無妥善之策。

不久，有人送飯菜來，卻不是玉簪婆婆。

那個啞丫環，甚麼也不知道。

又過一天黃昏，玉簪婆婆卻來了。

兩人追問她一番，這次她似乎心情欠佳，一句話也不肯多說。

再過兩天，情形也是如此，蔣莊主既沒有接見她倆，也沒有下達甚麼要求。

有一天下午，她們在房中百無聊賴，忽然聽見一些慘叫的聲音，歷久不斷。

那日黃昏，玉簪婆婆又再來，這日她心情很好。

兩人追問之下，玉簪婆婆道：「妳們眞的想知道那聲音是甚麼？」

兩人拚命點頭。

玉簪婆婆道：「那是一些不順從蔣莊主要求的人所發出的聲音。」

「他們受酷刑？」花璀璨道。

玉簪婆婆道：「那也不算甚麼酷刑，譬如，他們會被砍去十隻手指頭，或者砍去十隻脚趾！」

玉簪婆婆的語調是那麼平凡單調，似乎是見怪不怪似的，但聽在兩個女孩子的耳裏，卻是毛骨悚然，心底寒氣使她們皮膚起了無數疙瘩。

玉簪婆婆見她們沒有作聲，又道：「有時候，他們會挖下他們一隻眼珠……」

花絢爛掩着耳朵急道：「不要

再說，不要再說……」

玉簪婆婆並沒有再說下去。

她們沉默了一會。

花璀璨又問道：「究竟你們莊主……」

玉簪婆婆道：「我們莊主做甚麼，我實在是不曉得，我祇曉得一點，他要求別人做的事，從來沒有人敢抗拒，就算暫時抗拒……」

兩人當然明白她那弦外之音，可是，她們都是非常倔强的女孩，似乎非到最後關頭，她們是不會就範。

那夜，兩人無法入睡，在床上輾轉反側。

忽然，花絢爛坐了起來道：「我們搏他一搏！」

「搏甚麼？」

花絢爛衝向門，門是緊鎖，再衝向窗，窗也是緊鎖，她再試試四面牆壁，根本沒有一個空隙。

花璀璨當然明白花絢爛的意思，可是，目前是肉在砧上，有何辦法可想？

花璀璨道：「妹妹，妳先坐下，我們理智一點，看看有沒有轉圜的餘地。」

「順從莊主？」

「其實祇是簽兩個名字，也算不了甚麼。」

「他可以利用我們的名字，威脅我們父母！」

「那又如何？」

「使他們擔驚受怕！」

「其實，我們離家多月，他們早已擔驚受怕。」

「是的，不過，他們接到我們闖禍消息……」

「壞消息總好過沒有消息！」

花絢爛默然。

花璀璨續道：「而且，那個陽明山莊莊主，根本並不知道我們簽名的式樣。」

「對，為何我沒有想到這點？」

「我們在簽名上，弄一些手脚，譬如是故意將字體寫歪，或是加些甚麼東西，這樣，他們反而可以從我們簽名式樣中找到我們。」

「是的……那麼，我們明天便答應莊主，看他又如何！」

下了這個決定之後，她們似是放下心頭大石，可以好好的睡一覺。

可是，她們剛熟睡，便被一陣急促的開門聲所驚起，兩人坐了起來，祇見大門外有人開鎖，門被推得開開合合，看來外面開鎖的人似有麻煩。

兩人迅速下床，披上了床邊一件披風，然後閃身伏在門的兩旁。

她們不敢作聲。

不一會，門開了，竟是跌跌撞撞的來了一人。

暗淡的燈光之下，她們仍可以看到那是一個婆婆。

玉簪婆婆！

她髮髻橫亂，衣履不整，似是與人拚搏過。

兩人上前，扶起了她道：「甚麼事？」

玉簪婆婆道：「妳們想逃走嗎？」

「想……」兩人不約而同的應道。

「那麼快跟我走！」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被仇家所追殺……妳們救我，亦即救自己！」

「好……往哪裏走？」

玉簪婆婆軟弱無力，花絢爛把她背了起來道：「妳指示路，我們走！」

花璀璨拿了玉簪婆婆的龍頭拐杖，作開路先鋒。

玉簪婆婆道：「若是你兩人救了我，我會將畢生武功傳授，並且救妳們出陽明山莊。」

花絢爛道：「婆婆，不要再說了，快走！」

玉簪婆婆道：「快到外面的假山處。」

外面是花園，盡處是一座相當大的假石山。

玉簪婆婆道：「入內！」

花璀璨先入假山一個缺口，竟發現裏面空無一物。

玉簪婆婆道：「那邊地上有幾個石筍，拉開它們！」

花璀璨發現了幾個石筍，用力一拉，地下竟然出現一個缺口，並有階梯引下。

花璀璨先下去，但下面是漆黑一片。

玉簪婆婆催道：「快下去！」

花絢爛祇好背着她小心下去。

因為通道之內，根本伸手不見五指，花璀璨不敢移動，但玉簪婆婆卻道：「花絢爛，妳先行，聽我指示！」

花絢爛應道：「好極！」

玉簪婆婆道：「直行三十步！」

花絢爛依言，花璀璨在後面跟着。

「轉左三十步！」

三十步之後，她又道：「轉右五十步！」

這樣轉來轉去，雖在黑暗之中，但花絢爛卻是行動自如，並沒有碰到任何東西。

看來，玉簪婆婆非常熟悉這通道，雖在黑暗之中，卻是瞭如指掌。

不過，花絢爛卻覺得背上越來越沉重，而玉簪婆婆的呼吸也越來越弱。

幸好，眼前已有些微光，而且越來越亮。

花璀璨朝着光前走，這時已不

再需要玉簪婆婆的指引，不久，她們來到一個巨大的石室，上面有光透下。

花璀璨道：「先放下婆婆，你也十分累了。」

花絢爛放下了玉簪婆婆，她已是不省人事。

兩人都學過一些武功，合力在玉簪婆婆的要穴之上推拿了幾下，玉簪婆婆醒了過來。

「妳怎麼了？」花絢爛問。

玉簪婆婆看看四週道：「到了這石室，我們暫時也算安全。」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兩人同時問。

玉簪婆婆呆着，似乎陷入了回憶之中，忽然，她發出了一聲痛苦的聲音。

她雙手按着胸口，臉上表情痛苦，呼吸也急促起來，兩人走近，卻又不知如何幫助她。

玉簪婆婆勉强調順呼吸道：「沒有甚麼，沒有甚麼……我中了『金釵拓印』……」她竟然拉開了衣襟，雖然她已是年紀老邁，但仍是肌膚雪白，可是，胸前卻有一個黑印。

那黑印並非掌印，而是一些不規則的圖案。

玉簪婆婆指着黑印道：「這像甚麼？」

兩人端詳了一會，仍無法下斷語。

「這是一隻鳳……」

兩人再細看，果然有些像，這鳳並不是單獨存在，而是有一枝東西連着。

玉簪婆婆道：「這是釵頭鳳。」

「釵頭鳳？是一支金釵？」

玉簪婆婆道：「正是，我中了這個拓印，會隔三個時辰，便有一次劇痛，這劇痛會折磨我至死！」

「那怎辦？」

玉簪婆婆苦笑，半晌才道：「那要看天意如何！」

「我們可否幫妳？」

「相信可以……不過，我要自我醫治一段日子，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充足的食物。」

「食物？這個石室，根本是寸草不生……」

玉簪婆婆道：「我沒有來這地方倒有十年，以前，這裏有一些地下水道，水道內有一些小魚，假若如今仍有的話，我們倒可以在這裏活一段時間。」

花璀璨道：「那我們先去找食物，然後再想以後生存之計。」

花絢爛看看四週，見石壁之上，有一個相當隱蔽的洞穴，便道：「玉簪婆婆，為安全之計，我把妳送上上面那洞，妳好好用內功調息。」

玉簪婆婆道：「好極。」

兩人合作，把玉簪婆婆抬上了那洞穴之內，然後開始搜索水道。

這洞穴是個石灰岩洞，經過長年累月的水侵蝕，才會出現這些洞穴，不過，水道往往會消失，是因為石灰層被腐蝕之後，水道會往下沉，經過多日，上面石灰岩跌落，可能把整條水道封閉了。

幸好光線越來越强，她們不用摸索而行。

兩人朝光亮處去，並沒有發現水道，卻看見一些岩石夾層中有些泥土，而泥土之中竟也有一些幼樹。

她們越行越遠，而石壁上的幼樹也是越來越大，有些十分粗壯。

不久，她們竟發現當中有一些竟菓實纍纍。

花璀璨與花絢爛兩人，合力爬上石壁，把樹幹搖着，那樹上的菓實跌下，竟是一些棗子！

棗子可以充饑，她們撿了一大袋，趕忙回去。

玉簪婆婆在隱蔽石洞之內，並無異聲。

當她起來之時，兩人分別餵了一些棗子給她吃，雖不是甚麼食物，但總算是聊勝於無。

每隔三個時辰，玉簪婆婆都發出一些痛苦的聲音，不過，她是個極為自我控制的女人，她忍着，盡量不發出那呻吟的聲音。

山洞之內，並無日夜之分，她們祇靠上面岩石所透下之光線强弱來作日夜，棗子吃了幾天，使花璀璨與花絢爛也覺得異常乏味，而且棗子下肚，發出「咕咕」的聲音，十分不舒服。

幸好玉簪婆婆傷勢有所改善，如果，她有一些好食物，相信她復原會更好更快。

那日，她們又再去找水源。

她們伏在地上，聽水流的聲音，聽了大半天，果然發現一些水聲。

她們循着水聲，走了大半天，似是越來越接近水源，原來這地下洞非常大，而且足有兩個山頭。

再循水源聲音而去，果然發現了一個大水潭，水淙淙而下。

兩人十分高興，先喝飽了肚子，再洗手洗臉，潭水相當冷，但非常清澈。

下面並沒有甚麼，祇是滿佈了石頭。

忽然，有些古怪聲音，劃破了寂靜。

那是像一聲「哇哇」的叫聲。

兩人嚇了一跳，當聲音靜了下來，才道：「甚麼？是娃娃哭的聲音？」

「對，我還以為是聽錯了。」

「的確是娃娃哭的聲音。」

她話還沒有說完，又一聲「哇

哇」的哭聲。

兩人又被嚇了一跳，因爲這聲音實在古怪，這山洞豈有娃娃的聲音？

忽然，花璀璨指着潭水處道：「你看！」

花絢爛祇覺潭內有暗影移動，她定睛一看，卻是了無踪影。

「是甚麼？」花絢爛問。

「可能是魚，或是水下的動物？」

兩人作了一個安靜的手勢，聚精會神的看着潭裏。

不一會，又是一個黑影閃過。

不過，這一次，她們都看得眞切，那是一條魚，一條身體黝黑，體積龐大的魚。

兩人互望一眼，立即捲起衣袖。

潭水並不太深，不過，兩人的手卻是無法觸及潭底，而手一動，湧起泥沙，甚麼也看不見。

花璀璨道：「我們下去。」

兩人再捲起褲脚，一同下水。水深及腰，兩人站定。

那魚並無踪影，祇見人不動，水也不動，她們等了很久，仍無法見魚的出現。

爲了要救玉簪婆婆，而這也是唯一的肉食，可以在這山洞內找到，因此，她們仍忍耐着。

潭水暗暗流動，使她們有點寒冷的感覺。

忽然，有黑影一閃。

兩人異常警覺，一齊撲下。

可是，她們祇是抓到了一個黑影，而那魚兒卻又一閃入了潭底碎石叢中。

她們仍忍耐着，魚兒又再出現。

兩人又再撲，依然是落了空。

漸漸，她們已明白，在水中所看到的影子，因經過水的折射，看到的物件並不是在那位置，而是在較爲偏右的地方，兩人有了這心得，魚兒卻沒有出來。

忽然，魚兒又現。

這次，魚兒彷彿是看透了她們，對牠是沒有辦法，因此動作速度稍慢。

兩人得了多次教訓之後，出手的速度加快，她們竟然可以抓到了魚，而且一齊把手舉起。

魚一離水，應該並無多大反抗能力。

當魚兒拚命掙扎之際，突然，她們都聽見了一陣娃娃的哭聲——咿啞、咿啞……

這聲音好突然，兩人不自覺的鬆手。

魚兒一擺，已滑入了潭水之中。

兩人呆着相對。

花璀璨道：「是魚叫？」

「魚也會叫嗎？」

「不祇會叫，而且聲音像嬰兒的哭叫聲！」

「那究竟是甚麼怪魚？」

身陷困境　化敵爲友

想到了怪魚二字，兩人不期然的害怕起來，迅速上了岸上。

花絢爛道：「我們還是放棄吧！」

花璀璨道：「不過，魚有叫聲，也許我們見識少，而且魚兒曾被我們抓過，也沒有甚麼……」

「對，我們不能被這小東西嚇怕！」

兩人又看潭水，那魚兒實在頑皮，故意在潭底晃了幾下，似是向她們挑戰似的。

她們又再次下潭水，各站在有利位置。

等了一會，魚兒一現，兩人向下撲，這次又再度抓着了魚兒！

兩人十分歡喜，把魚兒高舉。

這次，她們看得清楚，這魚兒全身黑色，頭部扁平，一掙扎起來，頭部擺動，發出了嬰兒似的哭聲，兩人有點害怕，稍一鬆手，魚兒又墮入潭中。

兩人大嘆可惜。

「捉這娃娃魚？」

兩人轉身，找聲音的來源。

岸上不遠之處，竟然有一個老婆婆站着，這老婆婆甚麼時候出現，兩人全不知覺。

老婆婆身材肥胖，手持一根拐杖。

「妳是誰？」兩人齊聲問。

老婆婆道：「捉這娃娃魚有三個條件，第一：心要靜；第二：手要快；第三：要摒除惻隱之心！」

花璀璨道：「前輩是……」

老婆婆並不答她的話，祇道：「妳們再試一次？」

花絢爛也問道：「前輩爲甚麼會……」

老婆婆道：「先下水潭！」

她的聲音並不大，但隱含威嚴，兩人似接了命令一般，又再下了水潭。

老婆婆道：「第一：心要靜，全心全意看着水底！」

兩人又如接了命令，專心看着水底。

不一會，水中黑影一動。

她們兩人突然聽到一把聲音——一把祇在耳邊有如蚊叫般的聲音：「手要快！」

兩人一同伸手下水。

經過這麼多次練習，她們出手實在快，一齊已把那娃娃魚抓到手上，並高舉起來。

接着是老婆婆的聲音：「要摒除惻隱之心！」

這時，娃娃魚一邊掙扎，一邊發出嬰兒的哭聲：「咿啞、咿啞……」

這聲音幾乎又令她們放手，不過，有了老婆婆如命令般的說話，妳們拚命抓住了魚兒。

老婆婆道：「快上來！」

兩人上了岸。

老婆婆把拐杖一揮，打在那娃娃魚的頭上，那娃娃魚祇晃了幾下，便不再掙扎。

這時，她們才有機會，眞眞正正的看清楚那娃娃魚的面目，那扁扁的頭，似有眼耳口鼻，這麼近自然不太像，但遠遠一看，卻實在像個嬰孩的臉孔，加上牠能發出「咿啞、咿啞」或是「哇哇」的聲音，就像讓人捉到，也會不期然的放開手來。

老婆婆把拐杖一挑，便把魚搶去了。

花絢爛叫道：「爲甚麼搶我們的魚？」

「妳們的？」

「當然是我們的，假如不是我們下水去捉，那會有魚？」

老婆婆卻反問道：「假若不是我在妳們耳邊耳提面命，妳們怎會捉到這魚？」

兩人聽了這話，一時之間，眞的啞口無言。

老婆婆見她們不答話，竟然轉身而去。

她們當然不會讓她白白把魚拿走。

花璀璨道：「前輩，妳要這魚，我們也無法阻攔，不過，這魚卻是用來救命的。」

「救命？救甚麼命？」

「救一位老人家的命！」

「誰？」

兩人一時之間，不知這老婆婆的來龍去脈，又不敢說出玉簪婆婆的名字，因爲這老婆婆不知與玉簪婆婆是否有過節。

「是她，還沒有死嗎？她中了我的『金釵拓印』，還能生存？」

「金釵拓印？」兩人異口同聲道。

老婆婆把她的拐杖頓了一下。

她們已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那拐杖的頭正是一隻雕鳳。

玉簪婆婆胸前一個黑印，呈現一隻鳳的形狀，這老婆婆不是……

兩人想到這裏，同道：「金釵婆婆？」

金釵婆婆有點愕然道：「妳兩個小娃子，如何知道我是金釵婆婆？」

兩人不敢說。

金釵婆婆道：「啊，簡單之至，妳們救了玉簪老妖，並且要用娃娃魚來救她！」

兩人依然不言。

金釵婆婆道：「這老妖未死，好，快帶我去！」

聽她這麼稱呼玉簪婆婆，很明顯兩人是有深仇大恨，在這情形之下，實使她們難堪。

花璀璨道：「不，不，我們不能帶妳去。」

「爲甚麼？」

「她受了重傷，而且大有可能是妳打傷了她，我帶妳去，豈不是……」

「對，是我傷了她，可是，妳們又可知……」忽然金釵婆婆臉色大變。

她用鳳頭拐杖支持着身體。

花絢爛走上前去，看了她道：「前輩，妳怎麼了？甚麼事？」

金釵婆婆拚命忍着了痛楚，過了一會才道：「她……她不是甚麼好人，她也是傷了我！」

金釵婆婆突然把臉轉過去，背部袒裎，雪白的背上，清晰地印了一個黑印。

兩人看了，不禁叫了一聲。

「婆婆，妳傷勢可重？」花璀璨問。

「看來比那老妖不遑多讓！」

她慢慢的扶着拐杖，坐了下來，然後盤膝，似是在運氣調息。

花絢爛道：「婆婆，我們可否助妳一臂之力？」

金釵婆婆點點頭道：「妳們有這麼好心？」

「有！妳說罷！」

金釵婆婆道：「妳們懂多少內功？」

「一些皮毛！」花絢爛道。

「好極，一些皮毛也夠，妳……」她向花絢爛道：「以手抵住我背上靈台穴……」

她用手一指又道：「另一隻手抵住我明心穴。」

花絢爛依言。

金釵婆婆道：「對了，但暫勿用勁。」她又轉向花璀璨道：「妳可願幫我？」

花璀璨點點頭。

金釵婆婆道：「妳的工作簡單，妳把魚帶去我的居處，哪裏有一切厨房用具，把魚煮了湯給我吃。」

花璀璨有點猶豫。

花絢爛卻用眼色示意她去，因此，花璀璨祇好提起了魚，往她所指之處而去。

轉了一片石壁，果然有一個洞。

洞內有些家居佈置，並有一間厨房，一切厨具俱備，她放下了娃娃魚。

她找到了一柄刀，把魚宰了。

花璀璨心想：「這位金釵婆婆，與我們萍水相逢，是一個不知來歷的人，而玉簪婆婆總算是從陽

明山莊救了我們出來的人，我們總不能忘恩負義！」

於是，她下了決定，煮了娃娃魚之後，應該兩人各用一碗，那才公平。

她把娃娃魚下了鍋，生了火，再加了一些調味料，便再出去。

這時，金釵婆婆打坐着，頭頂有輕烟飄出。

在她背後的花絢爛也急得滿頭大汗，雙手發抖。

花璀璨走近花絢爛道：「讓我接替妳。」

花絢爛點點頭，她放了手，花璀璨立時用手抵着，然後再放另一隻手。

花璀璨祇覺金釵婆婆有如熱火。

金釵婆婆道：「用勁！」

花璀璨用勁，金釵婆婆才再度屏息打坐。

花絢爛躺在旁邊，休息了一會，似乎是嗅到了一些魚湯的香味，便進去看看。

過了半個時辰，魚湯已好，金釵婆婆亦恢復了正常。

花璀璨把魚湯拿了出來。

花絢爛問道：「都拿出來了？」

花璀璨道：「不，我留了一碗給婆婆。」

「好極！」

金釵婆婆聽了，似不高興。

花璀璨道：「我們兩人也很久沒有吃東西了，但我們不吃，另一份留給我們的救命恩人。」

「原來是那老妖救了妳們出來！」

兩人也不多言。

金釵婆婆喝着魚湯，津津有味道：「妳們兩個也算是我救命恩人，妳們要怎樣做便怎樣做。」

兩人聽了，心頭大石才放下。

那半砵湯其實也不少，金釵婆婆吃飽了，還有很多魚肉剩下。

金釵婆婆道：「妳們也應該吃些。」

兩人其實也非常餓，吃了一些魚肉魚骨，倒也是十分好滋味。

「好了，帶我去吧！」金釵婆婆道。

花璀璨道：「去哪裏？」

「當然是找那老妖。」

花絢爛道：「是找玉簪婆婆？」

金釵婆婆點點頭。

兩人似有些猶豫。

金釵婆婆道：「妳們不用擔心，我不會如此卑鄙，我們之間的恩怨，我自會以最公平的方法來解決。」

兩人互望一眼，一時之間，實在難以下決定。

金釵婆婆突然把鳳頭拐杖大力一插，竟然把拐杖插入了石地一尺有餘！

「妳們不相信我？」金釵婆婆疾言厲色，她們兩人都似沒有選擇的餘地。

兩人沒有作聲。

「走吧……」

兩人祇好領着她，走向玉簪婆婆的石洞去，她們慢慢的走着，可是金釵婆婆卻一直催促她們，並且領先而行，看來她對這些地道是非常稔熟，就算不肯領路，其實她也會找到。

於是，她們加快了脚步。

石洞內空無一人。

金釵婆婆叫道：「老妖，妳在哪裏？」

玉簪婆婆躲在石壁上一個隱蔽山洞，那時，她又在發痛期間。

不過，她聽到了金釵婆婆的聲音，竟然不理會痛楚，無懼的回應道：「老怪，妳竟想乘人之危！」

花璀璨與花絢爛兩人，護着那石洞。

金釵婆婆笑道：「我是那樣的人嗎？老妖，妳實在低估了我！」

玉簪婆婆卻道：「來吧，來吧！我不會怕妳！」

金釵婆婆並不再理會她，轉向兩人道：「妳們快扶她下來，好好的餵她吃魚湯。」

兩人望着金釵婆婆，看她一臉誠意，並非作假。

於是，她倆上了石洞。

玉簪婆婆一臉痛苦的神色，不過，她也並沒有拒絕兩人的攙扶。

花絢爛輕聲道：「我們會護着妳的。」

花璀璨也輕聲道：「我們是不會讓她傷害妳半根毫毛的！」

玉簪婆婆在痛苦的神色中，也露出了微笑，輕輕拍着兩人肩膊道：「謝謝！」

兩人扶着玉簪婆婆，躍了下來。

玉簪婆婆努力把顏容放寬，似乎不欲金釵婆婆知道她在痛苦之中。

金釵婆婆見了她，臉上表情十分複雜，既像非常鄙視她，卻又有一點憐憫她。

她走上前。

兩人使出保護玉簪婆婆的姿勢。

金釵婆婆兩手一拂，兩人已不由自主的被撥開兩丈之外，金釵婆婆並沒有下手攻擊玉簪婆婆。

她伸出手，在玉簪婆婆的肩膊與前胸按了幾個穴道，立時之間，玉簪婆婆似乎得到釋放似的，完全沒有了那種揮之不去的痛苦。

金釵婆婆道：「我這幾下，幫不了妳多少，一切還是要靠妳自己，這裏……」

她望着魚湯，卻不想說下去。

花璀璨急忙上前道：「前輩，

妳快吃些魚湯。」

花絢爛已捧上，但她覺得魚湯已冷，便道：「我煮熱才給妳喝。」

可是，石洞之中，既無柴枝，又無爐灶。

玉簪婆婆道：「妳們去找些柴枝。」

兩人望了金釵婆婆一眼，知她再無敵意，便走出石洞，往外面找些枯草柴枝，這是個石灰洞，找這些東西並不容易，她們直往外走。

花璀璨道：「這兩個老婆婆之間，似乎大有問題。」

花絢爛道：「我也認爲是，既然是她們之間的事，那就讓她們自己解決。」

兩人往找柴枝。

山洞之內，兩位老婆婆默然相對。

靜默之中，廻盪着一種難以言喻的氣氛。

終於是玉簪婆婆打破了緘默道：「我已中了妳的『金釵拓印』，妳想怎樣便怎樣！」

金釵婆婆淡然道：「我不是個卑鄙小人，我不會趁妳有傷之時要妳命！」

玉簪婆婆默然。

金釵婆婆頓了一頓才道：「我也比妳好不了多少，妳的龍頭拐杖……」

她拉開了後背，讓她細看。

金釵婆婆又道：「暫時，我們是兩敗俱傷，不過，當我們恢復元氣之後，一次生死之戰是難免的。」

玉簪婆婆也立即回答道：「當然，我們之間的事情，非生死之戰是難以解決！」

兩人又再默然相對。

畢竟她們兩人都是年紀一大把了，她們應該對一切事物也看化，還有甚麼事情，足以使她們要生死一戰？

這時，花璀璨與花絢爛已回來，兩人各捧了一些枯草柴枝。

金釵婆婆在地上用石塊起了一個簡陋的灶。

兩人放下了柴枝，卻是無火。

金釵婆婆與玉簪婆婆異口同聲道：「讓我來！」

兩人互相望了一眼。

然後是一同提起了拐杖，各自用力一碰。

「轟」的一聲，震耳欲聾。

然而在這相碰的一刹，火花閃出，竟然可以燒着了灶上的枯草。

兩人武功造詣，實是非同凡響！

花璀璨與花絢爛看了，也是打從心底佩服。

不一會，枯草柴枝已成熊熊烈火，魚湯放在其上，瞬間已沸。

金釵婆婆走了出外。

玉簪婆婆看着魚湯，心中似乎有千萬感慨，花璀璨把湯拿了給她喝，她眼中似是有淚。

兩人在這情形之下，心中十分好奇，但也不敢在這時候多問。

玉簪婆婆喝過魚湯，似乎有些好轉，安然入睡。

半夜，她倆卻又被玉簪婆婆的低呻吟聲驚起，原來又是體內痛楚，兩人又再依前方法助她調息運氣。

不過，這一次的發作，似乎比較厲害。

她雖是忍着呻吟的聲音，但仍然逃不過外面金釵婆婆的耳朵，她也走進來。

金釵婆婆道：「妳們走開！」

兩人依言。

金釵婆婆坐下，雙手按着玉簪婆婆的背，一言不發，便開始運功。

玉簪婆婆知道金釵婆婆來，似乎不欲她相助，不過，痛苦的感覺使她無從抗拒。

力勁從金釵婆婆的雙掌之中，直透玉簪婆婆的背後，使她有說不出的舒暢。

之後的三天，金釵婆婆也用內功協助玉簪婆婆。

而花璀璨與花絢爛再到潭邊，捉了一條娃娃魚來，解決了四人的肚子問題。

第四天，玉簪婆婆已是大有起色。

可是，金釵婆婆卻呈現頹喪，她並沒說出來，但她眼眸與臉色卻呈現了出來。

那日深夜，花璀璨與花絢爛又聞痛苦的呻吟聲，她們去看玉簪婆婆，她已熟睡，不過，這時兩人行近，她已醒來，也聽到那聲音。

她們立刻去看金釵婆婆，她睡在石洞外邊。

呻吟果然是她發出來的。

玉簪婆婆上前一看道：「她似心血不繼，快來，先助她坐起來。」

兩人扶起了金釵婆婆。

這次，輪到玉簪婆婆施功，以內力打通她的經絡，玉簪婆婆體力已恢復，不及一炷香時間，金釵婆婆已臉有血色。

之後兩天，玉簪婆婆爲金釵婆婆運功療傷。

第三天，金釵婆婆已是無恙，那時，花璀璨與花絢爛已出去再找娃娃魚。

兩老人相對坐在石洞之內。

金釵婆婆想說話，但欲言又止。

玉簪婆婆道：「妳不用謝我，妳救我，我再救妳，大家早已扯平。」

金釵婆婆道：「我並不是想謝

妳。」

兩人又沉默了一會。

忽然，兩人又一齊嘆息起來。

金釵婆婆道：「妳嘆息甚麼？」

「妳嘆息又為了甚麼？」

兩人又再默然。

金釵婆婆道：「其實我們這麼敵對，是為了甚麼？」

玉簪婆婆道：「我們既有怨，也有緣！」

「為那蔣百勝……」金釵婆婆道。

「為他，值得嗎？」

兩人互望，突又齊聲道：「實在不值得。」

兩人說了這話，卻有如釋重負之感，而且心情也開朗了很多。

玉簪婆婆道：「雖然，蔣百勝娶我在先，但我……」

金釵婆婆道：「妳不用再提那些，我明白，人的機緣際遇難以解釋，蔣百勝既然又再娶了我……」

原來兩人同侍一夫。

玉簪婆婆道：「那時，我無法看得開。」

「我也是。」

「不過，如今看來，卻是一場劫！」

「也是一場夢！」

兩人又再嘆息。

玉簪婆婆似是在回憶道：「蔣百勝……當年他對我總算是有恩有義，他雖是變心，但仍是……」

金釵婆婆道：「其實當年我在這地道碰見他，並不知道他早已娶妳為妻，否則……」

「之後，妳知道了，為甚麼還會懷有他的骨肉？」

「懷他骨肉，是在我知道之前，事實上，那時我悔之已晚。」

「妳的話可眞？」

「我根本上是無法騙妳，祇要妳計算一下天下的出生時間，便可知大概。」

玉簪婆婆小心地推算一下，沒有再出聲。

金釵婆婆道：「我們被困在地道，情形似也像今天，像你我這幾天……」

「不同的是，妳我都是女人。」

「是的，他運功救過我，我也運功救過他，我那時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姑娘，他救活我之時，已看過我的身體，假若是妳，妳還有甚麼選擇？」

玉簪婆婆搖頭，似乎諒解了金釵婆婆不少。

玉簪婆婆道：「百勝曾向我懺悔此事，不過，我那時年少氣盛，無法咽下這一口氣。」

金釵婆婆道：「妳趕走了我之後，我一直想回來，可惜，我無法……後來，蔣百勝死了，我知道再沒有機會再見我兒子一面。」

「妳這次回來，也是為了看天下？」

「是的。」

「我還以為妳……」

「所以，妳一見我面，就不分青紅皂白，把我打得死去活來。」

「妳也沒有手下留情。」

兩人相視苦笑，原來，兩人幾十年之後，一見面便不由分說的打起來，兩人各自受了對方一拐，因為兩人功力悉敵，都受了重傷。

也幸好由於這一場打鬥，兩人從無法解決的死胡同中，闖了出來。

人生本是由無數的是是非非結合而成，而這些是與非，都是剪不斷理還亂，而今兩人在極度仇恨中又再互相扶持，總算是她們之間的大幸。

五日之後，兩人已是神朗氣清。

花璀璨與花絢爛已發覺兩人和好，才放下了心頭大石，四人開始有商有量。

為了安全起見，她們四人共同睡在石室之中。

一夜，當花璀璨與花絢爛同時熟睡當中，玉簪婆婆與金釵婆婆同時都醒了過來。

兩人互望一眼。

玉簪婆婆先輕聲道：「妳聽到了甚麼？」

「脚步聲！」

「兩個人的脚步聲？」

金釵婆婆點點頭道：「怎樣？」

「蔣天下會自己來？」

金釵婆婆推醒了花璀璨，玉簪婆婆也推醒了花絢爛，並示意兩人小心戒備。

花璀璨揉揉惺忪睡眼道：「誰會來？」

花絢爛迅速竄起，往外邊週圍細看，並沒有甚麼發現，回來道：「沒有人……」

金釵婆婆道：「妳試伏地面聽聽。」

兩人立時以耳貼地。

果然，似乎是有脚步聲，正自遠處而來。

「會是誰？」

「天知道！」玉簪婆婆道，她頓了一頓道：「無論是誰來也好，先由妳倆對付。」

花璀璨與花絢爛點頭。

這時，金釵婆婆與玉簪婆婆已痊癒，兩人分別躍上了石壁上的隱蔽石洞。

花璀璨與花絢爛各守着石洞的通道。

過了大約一盞茶的工夫，外面果然傳來明顯的脚步聲，兩人屏息靜氣。

可是，再等一會，脚步聲卻是完全沉寂下來。

兩人覺得奇怪。

花璀璨走向花絢爛道：「我們各自搜索，你從那邊去，我從這兒走，然後回來這石洞會合。」

花絢爛點點頭。

兩人近日在這地道中來來往往，對這迷室般的地道，已相當清楚，了然於胸。

花璀璨走出了石洞，她故意發出一些聲音，希望可以引出那在洞中的人。

這一招果然有效。

當她再以耳貼地來聽之時，她又再聽到一些步伐的聲音，不過，這次脚步聲是相當凌亂。

看來是夾雜了另一邊花絢爛的脚步聲，無論如何，她已吸引到那來石洞的人。

她站了起來，正茫茫然不知應否繼續前走。

忽然，花璀璨感到有人在她膊上輕輕一按。

她猛地回過頭來，一手撥開那手，然後是右手一招打出。

那人迅速退後。

花璀璨並沒有慢下來，依着黑影竄前面去，一連出了三招，每一招都是致命的招數。

可惜，那人速度非常快，每一招似乎要中對方命門之處，卻仍無法碰到那人身體。

當花璀璨一停下來，那人已向後躍。

那人剛好站在一處較為光亮的地方，花璀璨看得清楚，這人正是伴着蔣天下的兩人之一。

那人依然是那日所見一般，臉孔非常俊俏，可是，卻是並沒有甚麼表情。

「慢着！」那人道。

花璀璨本來是想再進攻，但見他如此說，也暫時停了下來。

那人道：「姑娘，妳跟我回去見莊主！」

「為甚麼我要見你莊主？」

「妳們兩個困在這裏，將是永遠不見天日。」

「那又如何？」

「既然如此，那又何必？」他頓了一頓道：「相信我的話，對妳們大有好處。」

「憑甚麼？」

那人一時之間，啞口無言。

花璀璨就在這時，身體向下一躬，然後整個人便像一支箭標向那人。

那人退後，但這次是退無可退。

花璀璨一招三式，向他上中下三盤擊去。

那人祇好硬擋了她三招，然後道：「姑娘，我實在不想傷害妳，妳祇需跟我回去，蔣莊主並不會為難妳們的，我祇是一個奉命行事之人。」

花璀璨並不與他說話，又再一招三式攻出。

那人似有怒意，這一次連閃兩次，第三次卻是以勁招反擊。

花璀璨祇覺得虎口疼痛，她先穩住，但見那人雙掌向她而來。

她想閃開，但移動身體的速度，卻不及那人雙掌快，她祇覺一股巨大的勁力，把她拋了起來。

花璀璨在半空之中，借勢一翻，幸好也能平穩站在地上。

那人打出這雙掌，勁力雖有，但完全沒有傷害她的意思。

花璀璨年紀雖輕，但人卻是十分聰明，武功不及那人，並不是表示一定會被那人捉回去，一個念頭迅速在她腦海出現。「走！」

念頭一出，她立時閃身向左邊逃走，照她記憶所及，左邊一處岐路最多。

她盡快往內走，那人也迅速追來，並且嚷道：「快跟我回去！」

花璀璨拚命的走，一直走至完全沒有聽到那人聲音，才停了下來喘氣。

可是，當她氣還未喘定，又再一次聽到追逐的聲音，她不想被那人捉到，又再向內竄。

她不知走了多久，直到她無法再動，這時站定下來，她才發覺，自己也不知道來到了哪裏。

左是通道，右是通道，前面也是通道。

幸好還有一點值得慶幸的，再沒有脚步聲追來。

休息了一會，體力已漸恢復，她想起了花絢爛從右邊追出，她的遭遇又是怎樣？

* * *

花絢爛的遭遇，其實與花璀璨差不多。

當她離開那石洞，便遇上了一人，那人也是蔣天下身邊的另一人。

那人並沒有傷害花絢爛，祇是一直窮追不捨。

她也是為了擺脫那人的追趕，盲目的往迷宮般的通道走，直到她也不知到了哪裏。

花絢爛休息了很久，心下才開始發慌。

忽然，她聽到了一些「隆隆」的悶聲，心中正在奇怪，這聲音會是從何傳來？

「隆隆」之聲之後，又傳來一聲呼叫。

在這靜寂的環境中，這聲音顯得特別刺耳，花絢爛站了起來，向那發聲之處走去。

人聲不知從哪裏傳來，因為地道四通八達，迴響不絕，一時之間，實在無從分辨。

她卻走對了路，因為人聲漸

近。

那並不是普通的人聲，而是一種痛苦的呻吟聲音，她轉過一個洞口。

一陣泥塵湧入。

花絢爛被這泥塵攻入鼻孔，忍不住的嗆咳起來。

突然，沙石從頭上如雨般落下，她退後，但頭上的沙石卻似追着她而來。

她祇有盲目的退後，她退到牆邊，已是無路可退。

她轉身，那片石牆竟然在刹那之間，整幅塌了下去，而她也被瀑布似的沙石覆蓋。

她祇能以雙手護着頭部。

沙石不斷洒下，把她整個人埋葬了，她自忖必死，但她仍以手拚命撥開沙石。

沙石終於停了。

花絢爛撥開了沙石，她發覺整個身體已是動彈不得，祇有雙手可撥開掩蓋着頭部的沙石。

她終於可以呼吸了一口氣，但仍睜不開眼睛。

當她可以睜開眼睛，祇見一道强光從上而下，形成了一條光柱。

在光柱周圍都是亂石。

她試試清清喉嚨，叫道：「呀……」她目的是證明自己仍然生存。

可是，這一聲響卻有了回應。

「呀……」

並不是地洞的廻聲，而是實實在在的人聲。

花絢爛心中感到一陣驚懼，也感到一陣喜悅，叫道：「你是人？」

「妳也是人嗎？」對方回答，是一把男人的聲音。

「當然是……你是誰？」花絢爛問。

「我是……我是……」

「你在哪裏？」

「我……我被巨石壓着！」那人道，聲音充滿痛楚。

「我也是，我沒被巨石壓着，但整個身體都埋藏在沙石之下。」

「我……我……」

「你還有甚麼可害怕，我們是同命相憐……我叫花絢爛，你呢？」

「花絢爛？是花璀璨的……」

「她是我堂姐，你……你認識她？」

「認識……剛才我們還在一起，但想不到，這一陣子……石如雨下，我不知道她在哪裏！」

「那麼，你究竟是誰？」

「我叫朗俊。」

「朗俊，我見過你沒有？」

「見過，我是莊主身旁的一人！」

花絢爛當然想起那個在莊主身旁，不祇是一人，而是兩人，那兩人面貌相同，但卻是木無表情。

「啊！你們是奉命來捉拿我們？」

「是的。」

「你們捉到了我堂姐？」

「我還不知道，我的兄弟去找她，還不知道找到了沒有。」

花絢爛聽了，心下放鬆了一些。

「姑娘，我們並不是存心要爲難妳們，我們是奉命而爲，其實我們也是……」

「你不用多說，你究竟是甚麼人？」

「我叫朗俊，我的兄弟叫朗俏，我們兩人……」

花絢爛道：「朗俏究竟是你兄長還是你弟弟？」

「我年紀比他大，我是他兄長。」

「你們不是親兄弟？」

「不是……」

「但你們同姓。」

「是相當湊巧的事，其實也並不湊巧。」

「你在說甚麼？」花絢爛問道。

「唉！」朗俊嘆了口氣道：「其實我們兩人都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二十年前，被一雙老夫婦拾了回家撫養，朗俏的遭遇其實與我一樣。」

「因此你們跟了你們的養父之姓？」

「是的，因此我們都姓朗，卻又並不是親兄弟。」

「你們又怎會成爲蔣莊主的左右手？」

「唉！說來話長，其實我不應跟妳說的。」

花絢爛笑道：「我們都被埋葬在沙石之下，以後你想再說，看來也無機會。」

朗俊道：「是的，我們兩人在少年時候，這雙養父母便相繼逝世，我們變得無依無靠，便在江湖打滾。」

「你們武功從何而來？」

「我們混混噩噩的過了一些日子，無意中來到了這陽明山莊。」

「被你們的蔣莊主收留？」

「是的。」

「他是武功高手，成爲了你的師傅？」

「可以這麼說，他也不算是我們的師傅。」

「爲甚麼會這樣？」

「蔣莊主收留了我們，給我們飯吃，起初，祇是叫我們做一些僮僕的工作，後來，就叫我們去打掃他的一個藏經閣。」

「甚麼藏經閣？」

「是一個裝了很多武功典籍的書樓。」

「你們偷學？」

花絢爛等四人突然發現了向上的狹路……

「想，但不成功。」

「爲甚麼？」

「因爲我們識字不多，幸好那些典籍，大多有圖畫，我們照着圖畫學了一些。」

「啊，原來如此，你們也算聰明。」

「不，學了那些花拳綉腿，並沒有多大用處，祇有形式，不過，我們卻有一個奇遇。」

「甚麼奇遇？」

「藏經閣內有一名老僕，又聾又啞，他一向在藏經閣下面一間小屋居住，蔣莊主雖知道他，卻又似乎是忘記了他的存在。」

「那人是誰？」

「直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

「那麼，他對你們……」

「起初是大家互不相關，但日久也相熟，有一晚深夜，我們兄弟在月光之下練那些花拳綉腿，這位老人家突然出現，他指點我們。」

「他成爲了你們的師傅？」

「算是，他先指點我們拳脚功夫，這樣過了一年，我們的各種拳脚功夫，都非常熟練，可是，我們兩人合力與老人對敵，卻是不堪一擊。」

「爲甚麼？」

「我們這些表面功夫，全無內勁，那怎能與高手匹敵？」

「你們可以叫他傳授內功？」

「是的，可惜內功要用言語解釋，不能單靠指指點點的傳給我們。」

「寫字？」

「他也懂不多。」

花絢爛也實在想不出用甚麼辦法。

朗俊道：「有一晚，他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召我們到他小屋之內，他以內功爲我們打通經脈。」

「對，這是個好方法。」

「是的，對我們是好方法，但對他卻是壞透。」

「爲甚麼？」

「他年紀老，內功失去一些，身體便差一些。」

「那你們怎樣？」

「我們爲了他老人家身體着想，一同拒絕，但他卻是硬把內功傳給我們，看來他這樣做，是有難言之隱。」

「結果怎樣？」

「一年之後，我們兩人內功加强，在他內功導入我們身體之際，我們也漸漸明白運勁之道，不過，那時他身體已步入衰退之期。」

「他傳授你們內功，目的是甚麼？」

「他一直沒有表示，直到有一天晚上……」他頓了一頓才道：「我們又照往常在斗室之中練功，忽然，小屋的門被踢開。」

「誰？」

「是陽明山莊的蔣莊主，他一衝進來，便一脚踢往老人的胸口，老人噴了一口血，我們站起，他也是一言不發，向我們劈了一人一掌，我們也被打得死去活來。」

「你們沒有死？」

「沒有，當然沒有，不過，當我們醒來的時候，那老人已死，地板之上，留下了血字。」

「甚麼血字？」

「直到現在爲止，我也不知道是甚麼字。」

「是一些對聯？」

「也不是，不知是一個字，還是兩個字。」

「你在說甚麼？」

「你懂『夕』字？」

「吸？甚麼吸？」

「不是呼吸的吸，而是日夕的夕。」

「知，我知。」

「老人用血寫了兩個夕字，但你也可以說，是用血寫成了一個多字。」

「多？是兩個夕字而成……」

「是的，不過，兩個夕字距離十分遠，看來不像個多字，而是兩個夕字。」

花絢爛這時才明白，他先前所說的意思。

「那究竟是甚麼意思？」

朗俊道：「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也許要在黃泉內，找到他老人家一問，那才明白。」

忽然，一直平靜的山洞，又傳來一陣巨響。

花絢爛所處的一片石牆的地方，又開始塌下，不過，她早已有一些石塊架在上面，落下的石塊，一時之間，還汐能傷到她。

不過，朗俊那邊，卻傳來陣陣呻吟之聲。

沙石越下越多，最後，連呻吟聲也聽不到，花絢爛拚命叫，但聲音已被洞中巨響所掩沒。

不知過了多久，沙石才靜止下來。

花絢爛用雙手向上撥，她並沒有甚麼事，祇是手臂之上，有些傷。

花絢爛叫道：「朗俊！」

沒有回聲。

她提高了聲音，叫道：「朗俊！」

「我在這裏！」

仍然是男人的聲音，可是，那並不是朗俊的聲音。

花絢爛有些吃驚地道：「你……你是誰？」

「我也姓朗。」

「是朗俊？」

「不，我是朗俏。」

「是朗俊口中的兄弟？」

「正是。」

「你爲甚麼會在……究竟你在哪裏？」

「我相信是相當接近你，不過，我在沙石之下，不知道距離多遠。」

花絢爛道：「我們各自試試推開一些沙石，希望從沙石的聲響，可以知道我們距離多遠。」

朗俏道：「這也是個辦法。」

於是，兩人各自推開沙石。

花絢爛這邊，可以推開頭上一些石塊，但她下半身仍困在沙石之內，無法動彈。

不過，朗俏那邊，卻是可以撥開更多沙石，而且，當他撥開沙石之時，聲音與花絢爛所處之地，似乎十分近。

過了一會，朗俏叫道：「我可以出來了。」

花絢爛道：「那好極了，你快來救我！」

朗俏再撥了一會，忽然，一縷光線照亮了前面。

原來朗俏走了出來，並且燃起了火摺子，他已可以看到花絢爛所在的地方，他把火摺子弄熄。

「姑娘，我已看到你所在，你不用驚怕，我會來救你。」

他走前去，推開了一些石塊。

雖然他可以看見花絢爛的頭，但等他撥開所有沙石，也費了一盞茶的工夫。

終於，大石塊已推開。

花絢爛她也可以模模糊糊的看到朗俏。

朗俏也實在疲倦，他坐在她前面。

花絢爛道：「你先休息一下。」

花絢爛道：「你怎會來此？」

「我與朗俊下來搜索妳們，想不到卻發生了石洞崩塌之事，我也失去了他的踪影。」

「我在這一次石洞再度塌下之前，曾與他談話……相信他應該在附近。」

「在附近？」

花絢爛道：「是的，我現在沒有事了，你可以用火摺子搜索一下，看看有沒有他的踪影，我也有一個堂姐也是在洞內。」

朗俏又亮了火摺子，四周看着，祇見石塊縱橫交錯的攔着，並沒有人的踪影。

他弄熄了火摺子道：「這東西對我們極有用，而今祇有節省些用。」

花絢爛道：「是的，朗俏，你的兄長已告訴了你們部份故事……」她覆述了一遍。

朗俏道：「趁我休息一下之時，我也可以繼續告訴你關於我們的故事……當我們再甦醒之時，已在陽明山莊的客房之內。」

「客房？」

「是的，我們那位莊主，似乎是朋友滿天下，有很多客人來找他，因此，他預備了很多豪華客房。」

「莊主召見你們？」

「我們養傷十日，莊主並沒有派大夫來醫治我們，但我們那時，內功已有了一定根基，足以自我治療，然後，蔣天下召見了我們。」

「他要你們做甚麼？」

「他竟要我們去打劫！」

「打劫？陽明山莊不是富甲天下嗎？」

「是的，不過，他並不是叫我們去劫金銀。」

「劫甚麼？」

「劫一個人。」

「人？」

「是的，這人是一個大財主的兒子，有了這個兒子做人質，自然有財。」

「那不是擄人勒索？」

「正是。」

「你們答應嗎？」

「當時，我們不肯，雖然我們出身並不是甚麼高尚人家，但總知道這種勾當，實在幹不得。」

「陽明莊主怎會這樣？」

「我也不明白，不過，後來卻明白，他這麼一座巨型山莊，維持費用實在不少，而且莊主並非生意人，沒有收入，如何維持這龐大開支？」

「你的意思是，他一向都用擄人勒索維持開支？」

「是的。」

實在無法相信，可是，事實卻又如此。

「你說當時你們並沒有答應，但看來你們後來是答應了。」

「是的，我們在他壓迫之下。」

「怎樣壓迫？嚴刑拷打？」

「不，我們各被囚在一間房內，不能自由行動，但一切日常飲食卻供應充裕，每日都有人送水來洗臉漱口，服侍週到。」

「那怎算壓迫？」

問題便發生在那盆洗臉水上。」

「洗臉水？」

「是的，我們每天洗臉，開始一兩天並沒有甚麼，但過了幾天，我們臉上開始紅腫。」

「他下了毒藥？」

「是的，第三天，我們臉已不成人臉，莊主故意開了我們兩房之間的一道門，讓我們互相看見。」

「他心腸好毒！」

「當我們兄弟互相望了一眼，幾乎被嚇死，那天晚上，蔣莊主又再來，他提出了醫治我們臉上的方法，但要我們依他吩咐行事。」

「你們無法拒絕？」

「當然無法，因爲他告訴我們，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臉會不斷腫脹，直至我們死去，但我們卻又不會在短期內死去，這樣拖下去，相信你也可以想像。」

花絢爛道：「是的，那實在難以生存下去。」

「於是，我們答應了他，不過，醫治這腫臉，需要一段時間，他爲我們兩人，各做了一個面具。」

「怪不得你們面目俊俏，卻是木無表情。」

「我們兩人，出外擄人，有時順利，有時險些失手，結果是在江湖之上，留下了惡名。」

「啊，我以前也聽過，江湖上一雙兄弟『俊俏惡郎君』便是你們？」

「正是。」

「人們是否知道你們爲陽明山莊做事？」

「不大知道，因爲我們是單獨行事，蔣莊主要我們盡量掩飾，不過，人們已逐漸有所懷疑。」

「你們在外，可另找人醫治呀？」

「不能，因爲這種毒藥的解藥，祇有莊主才有，而且這人皮面具，也要他才可以使我們適合。」

嘆了口氣。

朗俏這時體力已恢復，開始動手替花絢爛搬開石塊，這樣搬搬停停，過了三個時辰之後，花絢爛已可以從石堆之中走了出來。

朗俏雙手潮濕，那並不是汗水，而是血。

花絢爛非常感激道：「我不知如何感謝你。」

朗俏道：「我們落難在此，還說甚麼感激？」

這時，兩人身體暫時安全，但卻是腹如雷鳴，這滿是山石的地方，哪裏有食物？

本來，花絢爛可以去找那水池的地方，可是，沙石塌下，已把整個山洞的模樣改變，有些地方本有路，現在已變成無路。

朗俏道：「你還可以動嗎？」

「可以！」

「你找些枯木乾草，我去找些吃的東西。」

不一會，兩人各自拿了一些東西回來，朗俏先用火摺子燒起了一個火。

火光之下，花絢爛祇見地上一堆老鼠似的東西，這醜陋的東西，嚇了花絢爛一跳。

朗俏道：「這是蝙鼠，可以吃的。」

「我實在怕！」

「很多時候，醜陋的東西並非可惡。」

這話是語意雙關，花絢爛再沒

有多言。

朗俏燃了火，把蝙蝠撕了皮，放在火堆之上燒烤，不一會，香氣四溢。

他吃了一口，遞另一隻給花絢爛。

花絢爛不敢吃。

朗俏不再理她，自己一口一口的吃下。

那些肉的燒烤香氣使花絢爛無法忍耐下去，她閉上眼睛，把燒熟的蝙蝠往口裏送，咬了一口。

那肉味並不難吃，就像與雞的肉差不多，吃了一口又再吃一口。

朗俏道：「不錯吧！」

兩人終於把十多隻蝙蝠吃掉，體力漸恢復，不知不覺的墮進了夢鄉。

當他們醒來時，已不知是過了多少時日，因爲石洞之內，根本不知時間的飛逝。

他們已習慣了黑暗，在附近地上，找到了一些枯枝，兩人各自紮了一個火把，希望借着火光，可以找回花璀璨及朗俊兩人。

花絢爛有非常强烈的信心，朗俊應該是在附近，因爲他們曾經離開不遠而談話，就算現在石洞因塌下而改變了，他也應該離開不太遠。

兩人以他們所處的地方爲中心，以擴大圓圈的形式，向四方八面搜索。

到處是亂石，有些是沙土，行動也極爲困難。

過了一段時間(他們以燒掉一個火把來計算)，仍無甚麼發現。

當他們燒了兩個火把之後，已有些心灰意冷。

兩人坐下相對無言。

忽然，他們聽到一些聲音，「各、各、各」。

三下非常有節奏的聲音。

兩人起初還以爲是錯覺，再等了一會，又是「各、各、各」的三下聲響。

兩人同時指着一個石堆，因爲聲音正是從石堆中傳出來的。

「各、各、各」又是三下有節奏的聲響。

他們立時動手，搬開了一些巨大石塊。

朗俏叫道：「你是誰？是否在下面？」

下面並沒有應聲。

花絢爛也叫道：「你聽到我們的聲音嗎？」

仍然沒有回聲。

朗俏道：「你敲五下，作爲訊號。」

不一會，果然傳來五下聲響。

兩人大喜過望，合力搬開石塊。

朗俏道：「你不用擔心，我們一定可以救你。」

花絢爛也道：「你忍耐着，一定可以上來的……」

兩人瘋狂地把石塊搬開，不一會已把大石塊搬開了，下面是一些碎石與沙土，兩人用手撥開。

他們忘記了疲倦，也不理會手掌滲血，拚命的往下挖。

漸漸，下面傳來一些氣息，那氣息十分沉重，看來下面的人被困了一段長時間，呼吸困難。

他們再拚命挖下。

忽然，花絢爛先碰到一些柔軟的東西，便叫道：「有了，有了……」

原來那是一條腿！

再挖下去，另一條腿又現。

「朗俊，朗俊！」

那果然是朗俊被倒插似的在泥土之中，當兩人把他抬出了之後，他臉如死灰。

不過，他仍然拚命指着他的前面不遠之處。

花絢爛急問：「前面有人？」

朗俊點點頭。

花絢爛道：「一定是我堂姐！」

他們依照朗俊所指的方位挖下去，果然發現花璀璨在下面，她的情形比較好一些，因爲她雖被埋在下面，但在她上面有幾塊大石，剛巧落下的位置，保護了她。

發出「各各」的聲音，其實是從她而來。

當他們扶花璀璨出來之時，她的情況比朗俊稍好些。

朗俏與花絢爛爲兩人療傷，幸好那都是皮外之傷，吃過蝙蝠肉之後，他們復原也快。

他們四人又再一同找出路，本來，朗氏兄弟對這些地下通道是熟悉的，可惜地勢變動已不能認出來。

花璀璨與花絢爛比他們兩兄弟更爲擔心。

這點，朗氏兄弟已看得出來。

經過追問，花氏姊妹終於和盤托出。

花絢爛把在地洞之下，遇到兩個婆婆的事說了一遍，兩人聽了，卻似是勾起一些回憶。

朗俊道：「我在那敎我們內功的老人一些遺物之中，會經發現了兩個女人的繪像，照時間來計算，這兩個女人，應該是婆婆身份了。」

花璀璨道：「爲甚麼你會想到這兩個女人與這老人有關連？」

「陽明山莊號稱天下第一山莊，不過，除了一些與莊主有生意來往之外，根本沒有一個親人來，老莊主死後，我相信可以留下來的人，都一定與老莊主或少莊主有些關係。」

「那老人是誰？」

這個問題朗氏兄弟當然想知道，這老人身世似也是整件事情的關鍵所在。

花璀璨道：「不過，找到那兩個婆婆，我相信事情也可以解決一半。」

又過了兩天(他們也是估計)，他們終於走到一些較爲少坍塌的地方，憑着記憶，朗氏兄弟已覺得快找到出路，他們四人也覺興奮。

那日，他們發現了一條向上的狹路。

他們本在地底，有了向上之路，似乎是快到了出口，花氏兩姊妹雖是極爲疲倦，仍要往上走。

但朗俊道：「慢着，出去之前，我們要想一個十全十美的應付辦法。」

花絢爛道：「應付甚麼？」

朗俏道：「其實，我們下來這地洞找你們，是有一個目的。」

朗俊道：「目的是捉妳們回去。」

他們兩人一直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兩姊妹同道：「捉我們？」

「是的，莊主似乎已接洽到妳們父母，利用妳們兩個，想大大的向妳們父母敲一筆。」

「是嗎？」花璀璨道。

花絢爛也道：「我們父母沒有甚麼錢。」

朗俊道：「妳們不用再騙我們，莊主告訴過我們，妳們的父親，一個是錢莊老闆，一個是鏢局老闆。」

兩人聽了，臉色一變，因爲他們所得的消息，的確是事實。

花璀璨道：「你們現在想怎樣？」

朗俊道：「當然是反抗莊主，保護妳們。」

朗俏道：「因此，才要想一個好辦法。」

花絢爛道：「那容易之極，我們扮作被捕，見了莊主之後，見機行事。」

「那也是一個好辦法。」朗俊道。

花璀璨道：「你們怎能背叛莊主？」

「爲甚麼不能？」

「因爲你們還要他的解藥。」

朗俊道：「我們在這地洞之內，不要說是誰救誰，總之一句，爲了妳們，我們容顏怎樣，又有何干？」

朗俏也道：「醜陋容顏，也不見得不能活下去。」

兩人聽了，都十分感動，芳心有如鹿撞。

花璀璨道：「我們父親會不會來？」

朗俊道：「這點我不知道。」

花絢爛道：「如果來了，我們也受制肘。」

朗俏道：「因此，我們根本不能想出任何辦法，祇有歸根結底的一句——見機行事。」

四人都表示同意。

可是，事情的發展，比他們想像中還要快，而且變化更爲急劇。

當他們向那條山路進發沒有多久，上面便傳來一些聲音，四人還沒有看清楚是甚麼東西！

已有四人站在他們不遠之處。

是四個天神般高大的人。

爲首的一人，手持一柄閃閃生光的金鐧，他隨手一揚，發出了一陣金光之外，還揚起了一陣勁風。

朗俊道：「四天王？」

那持金鐧的人道：「你是朗俊？當我離開陽明山莊之時，你仍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他身旁一人，持的也是一支鐧，不過，卻是銀色，一樣是銀光閃閃，道：「朗俏，你也大了許多。」

朗俊突然向後一竄，把花璀璨一手扣着。

朗俏會意，也一竄，扣着了花絢爛。

那兩人同時大笑。

後面那兩人也跟着，一時之間，整個山洞迴盪着他們可怕的笑聲。

朗俊道：「你們笑甚麼？」

四人仍笑。

朗俏道：「我們是奉命來抓她們，有甚麼好笑？」

持金鐧的道：「你們還在做作？」

「做作？做作甚麼？」

持銀鐧的道：「我們剛才聽到有人說過，甚麼見機行事的？」

四人又再狂笑。

很明顯，他們已知道了事實，已知道他們四人已是同一陣線。

另一人叫道：「還假作甚麼抓人？」

朗氏兄弟祇好放開。

花璀璨道：「你們是誰？」

四人又笑。

花璀璨道：「我們兩姊妹，從不打無名之人！」

爲首持金鐧的人道：「小妹妹，妳要知道我們四天王是甚麼人，我看妳們先要站穩。」

「甚麼天王？」花絢爛故作蔑視之語。

持金鐧的道：「我是四天王之首：金剛！」

持銀鐧的人道：「我是銀針！」

第三個接口道：「我是銅屍！」

第四個道：「我是鐵柱！」

花璀璨聽了，也笑了起來道：「我還以爲你們是甚麼天王天帝，原來是一些破銅爛鐵而已。」

四天王聽了，有些發怒。

不過，金剛似有些量度道：「我們也從來不打無名之輩，妳們兩個有甚麼名號？」

一時之間，兩姊妹似是啞口無言。

兩人雖闖盪了江湖一段日子，那有甚麼名號。

不過，花絢爛卻是腦筋靈活，接口道：「我們花氏姊妹，名動江湖，降王伏帝！」

「甚麼？」

四天王開始並不明白，但隨後也知道她們故作驚人之語，目的在取笑他們。

四人互望一眼。

而花氏姊妹與朗氏兄弟，已各自散開，成了一個陣勢。

朗氏兄弟武功應是不弱，應該可以擋得他們一陣，不過，最後難免敗下陣來。

不過，到了這個情勢，卻不由他們退縮。

花璀璨擺出了欲攻的姿勢，卻突然一叫：「走！」

花絢爛第一個響應，與花璀璨同走，但朗氏兄弟並沒有走，他們似是一副慷慨就義的模樣，明知死也要拚！

金剛與銀針上前。

金剛與朗俊便打起來，銀針與朗俏也互拚。

銅屍與鐵柱卻來追花氏姊妹。

一時之間，石室之內，展開了一場大混戰。

金剛與朗俊、銀針與朗俏打得最爲燦爛，因爲他們武功各擅勝場。

但銅屍、鐵柱與花氏姊妹，卻顯得有些嬉戲，她們兩人武功根本很差，所以她們祇是拚命遊走，銅屍與鐵柱武功雖高，但靈動卻不如兩姊妹，一時之間，有如穿花蝴蝶，攀高撲低，令他們疲於奔命。

可是，這種逃避之法，並不能持久。

過了一會，花璀璨終於被銅屍抓住。

她發出了狂呼，花絢爛姊妹情深，慢下了脚步，就在這一刹，花絢爛也被鐵柱抓住。

有了兩個人質在手，朗俊與朗俏投鼠忌器，招式也慢了下來，不過，他們仍有拚死而不敗的精神。

四人再鬥一會。

銅屍叫道：「快停手！」

兩人並不聽從。

鐵柱也大叫道：「我先殺這小賤人！」他手下一用力，緊握了花絢爛的手臂，花絢爛痛入心脾，忍不住的叫了出來。

朗氏兄弟聽了，迅速退後。

可是，金剛與銀針依然急竄上前，金鐗與銀鐗同時架在兩人的頸上。

四人敗在四天王的手上。

就在這時，遠處傳來兩陣笑聲。

狼子之心　手段殘忍

明顯的兩陣笑聲，一前一後。

金剛大聲叫道：「誰敢在此撒野？」他以內勁運足中氣，聲音與笑聲互比，不遑多讓。

笑聲本像離這地非常遙遠，不過，轉瞬之間，笑聲已由遠而近。

花璀燦與花絢爛聽到了笑聲，心頭爲之一振，兩種笑聲，難道是……

高坡之上，兩個黑影乍現。

兩人都持一條粗粗的拐杖。

花璀璨與花絢爛見了，忍不住的叫道：「金釵婆婆、玉簪婆婆！」

兩位婆婆，不見多日，已是神清氣朗。

金釵婆婆道：「快放開他們！」

玉簪婆婆一揮拐杖，道：「快放開！」她的聲音比金釵婆婆更見威嚴。

金剛道：「來者何人？」

四天王仍然控制着四人，並不退縮。

金釵婆婆見他們如此，一拐打下，旁邊一塊巨石立時碎裂，石塊紛飛。

這一拐足以證明她的功力非凡。

玉簪婆婆也不甘後人，也是一拐打出，她並不是打在石上，而是直刺石牆之上，「嘩啦」一聲，石牆之上出現了一個小洞，小洞之旁，立呈龜裂，不一會，附近石牆剝落，形成了一個大洞。

四天王依然不動，因爲有人質在手，這兩個婆婆武功就是再高，也奈何他們不得。

可是，他們的估計實在錯誤。

兩位婆婆見他們屹然不動，突然同時飛身而起，像兩隻大鵬鳥向他們飛來。

四大天王再無法不動，他們以不變應萬變之法，看準兩位婆婆下撲之勢。

半空之中，兩位婆婆揮動拐杖，一時之間，拐影形成一柄張開的傘似的，罩向他們。

他們不期然的往左右閃開。

本來在四天王控制之下的朗氏兄弟與花氏姐妹，也趁此良機，擺脫了控制。

四大天王擧掌相迎。

一時之間，山洞之內掀起了一場劇戰。

*　*　*

那日，鄭州城內，仍像往日一般，行人熙來攘往，絡繹不絕。

兩乘快馬自東城門進入，一直來到大街。

馬上兩個漢子，分別左右迴望。

大街之上，幾乎什麼商店也有，但最觸目的乃是兩家大店鋪。

左手的一間，金漆招牌，上書着「興隆錢莊」。

右面的一間，却是滿掛旌旗，上面繡着「花」字，另外一支大旗上繡有金獸，並有四個大字「威震鏢局」。

兩個漢子互望一眼，把馬一牽，然後各自往這兩間店子走去。

先說那往興隆錢莊的漢子。

他一下了馬，便直闖店子大堂。

那時在錢莊內交易的人很多，見這漢子直闖，都不自覺的紛紛讓開。

一個總管模樣的人，上前道：「客官！」

那人並沒有讓他說完，已插口道：「我要見你們的老闆花滿城。」

這人好沒禮貌，竟然直呼錢莊老闆的名字。

總管道：「客官，請問找敝莊老闆，所爲何事？」

那人瞟了總管一眼，道：「叫他出來！」

總管聽此人口氣，心中實在有氣，不過，他是慣見世面之人，知道此人竟敢如此，定然有他的道理，便依然擠着笑容道：「請客官稍等！」

那人道：「快！」

總管轉身，可是他却頓住。

「這位客官，光臨錢莊找在下，賞臉賞臉！」

說話的人，一派祥和之氣，體形稍胖，但步履穩重，笑臉迎人。

「你便是花滿城？」

「在下正是！」

那漢子想把背上一個小包袱放下。

花滿城道：「客官一路辛苦，何不入內，讓咱們好好細談？」

錢莊之內人多，他們正注視這人，這漢子這麼無禮，却依然受到老闆這麼禮待，這反而使他有些尷尬不安。

「好極！」他沒有把包袱解下，隨着花滿城入內。

那總管先爲他們開門。

花滿城道：「花總管，你去招呼其他的人，這位客官我自會好好招待！」

花總管有些猶豫，不過，他知道花滿城處事向有主張，他只是擔心此人動粗，但回心一想，入了內堂，自有其他家僕接應，此人不敢放肆。

入了內堂，果眞使那人氣燄小了些，因爲內堂佈置，那種雍容華貴，氣派超然的感覺，使他暫時收斂了令人討厭的態度。

花滿城道：「請坐！」

那人坐在花滿城對面的一張太師椅上。

不用吩咐，已有人遞上香茗。

花滿城道：「客官！」

那人已解下背上包袱，並從中抽出了一個相當大的信件，當中一條紅色帶子之上，赫然是寫着「興隆錢莊花滿城親啓」幾個大字。

單看這信封，已知發信人身份不凡。

再看下面，四個金字「陽明山莊」，更知道這是一封不平凡的信。

那人把信封遞上。

花滿城也站起來，恭敬接過，他是個吃四方飯的人，在事情不清楚之前，他會一直保持客氣待客。

花滿城道：「在下可以立刻開啓嗎？」

「當然可以！」

花滿城把信封撕開了，抽出信箋，同時也拉出了兩樣東西，因爲他並沒有預料到信封之內，藏有他物，因此一時之間，兩物墜地。

立時，花滿城臉有異色。

因爲跌在地上，竟是一綹頭髮和一隻小耳環。

那小耳環並不是什麼價值連城的東西，却是他親手所選送給女兒之物。

那是她十五歲那年生日的禮物。

花滿城不會忘記那日子，也不會忘記自己爲女兒戴上這耳環的一刻。

花滿城已覺事有蹊蹺，他有些激動，不過，他仍然竭力鎮定自己。

那人道：「花滿城，快看信！」

花滿城道：「好極！」

信箋上只寫了寥寥數字。

「請盡快往陽明山莊一行！」

下款並沒有任何署名。

花滿城似是自言自語道：「陽明山莊？」

那人道：「在下代表陽明山莊莊主請花老闆前往一行，請老闆……」

花滿城道：「在下與貴莊莊主蔣……」

「蔣天下莊主！」

「我與蔣莊主向來似無交往！」

「因這綹頭髮與耳環，我想，以後會交往！」這人口出輕蔑之語。

花滿城道：「這是……」

「我不知道是什麼，總而言之，花老闆往陽明山莊一行之後，事情當然一清二楚。」

花滿城道：「閣下可否略告一二？」

那人道：「我只負責送信，其

他的事情一概不知，不過，以我的經驗而言，很少收信的人，不去陽明山莊的，我相信你也不會例外。」

那人已站起。

花滿城想說話，但回心一想，這人既是如此說，多問也無益。

花滿城只好道：「既然陽明山莊如此賞臉，我當然不會負莊主雅意。」

那人道：「好極，花老闆如此說，我也有個好交代。」

花滿城只好道：「送客！」

那人出了大堂，上了馬匹，另一人也在這時從威震鏢局出來，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便絕塵而去。

花滿城看在心裏，知道事情已是絕不簡單。

因為他已知道女兒花璀璨有了痲煩，花絢爛應該不會置身事外。

再加上差不多同樣的漢子往威震鏢局走，應該也是送信人，想到這裏，他想立刻過去威震鏢局。

威震鏢局却早已派人過來。

那僕人道：「請老爺往鏢局一敘。」

花滿城立刻走出錢莊，跨過大路，直入鏢局之內。

局內大堂，也有一些人在談生意，似沒有什麼不對，可是花滿江已走了出來。

他一見花滿城，便道：「哥，你有沒有……」

「我們入內才說。」

兩人入內，花滿江這間鏢局，外面並不堂皇，但在裏面，却可以看到富貴之象。

花滿江這幾十年來，對籠絡江湖黑白兩道人物，出手手段闊綽，因此他生意興隆，所賺的錢與開錢莊的乃兄，不遑多讓。

花滿城與花滿江分別坐下。

當傭僕奉上香茗之後，花滿江摒退了下人，然後，却在懷中抽出那個大信封。

花滿城道：「你也有？」

花滿江道：「是陽明山莊？」

「是的。」

「裏面還有什麼？」

「有一綹頭髮與一隻我送給璀璨的耳環。」

「呀！我也有一綹頭髮，另外是一個半邊玉珮，我知那是絢爛的。」

兩人怔住。

花滿城道：「那表示什麼？」

「很簡單，那表示這雙姐妹，都在陽明山莊之內。」

「陽明山莊是天下第一山莊，莊主蔣天下會對她們怎樣？」

「我不知道，他邀我們往陽明山莊一行，事情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你認為怎樣？」

「是威嚇咱們！」

「我想，大概是要我們接回這姐妹。」

「我認為不是，以我估計，是一種勒索。」

「勒索？」花滿城一直不敢想這兩個字，但他感覺上却知此事大有可能，他不敢想，只是不敢面對現實，而今他弟弟提出，他無法再逃避。

「陽明山莊是天下第一山莊，莊主蔣天下也是名滿江湖的人物，他會勒索？」

「勒索有很多方法，有頭有面的人有他們一套。」

「不過，他們並沒有要求贖金。」

「我想，日內便有通知。」

「如果沒有？」

「一定會有，無論如何，我們也一定要去。」

兩人又再商量一會，並且提出更多的揣測。

那日下午，又有人送信來，這次，並不是那兩個高傲漢子，而是兩個城中的人，他們也是各自入鏢局與錢莊，把一張條子，直接交與花滿城與花滿江。

字條非常簡單，却令他們知道事件比想像中嚴重。

字條上面寫着：五百萬兩。

兩字條的數目加起來，便是一千萬兩，這數目實在不小。

兩人非常震驚。

不過，經過一番商議之後，他們決定親自把銀兩押送往陽明山莊。

運這筆銀兩，對花滿江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他便是押運的鏢頭。

本來，他已不作鏢頭多年，但為了女兒，他破例一次，使鏢局中人也覺奇怪。

為了使事情保密，免節外生枝，他們一直沒有把事情讓他們的下屬知道，除了他們的心腹。

花滿城與花滿江各有心腹，而且剛巧也是各有五人。

花滿城的五個心腹都是生意中人，不過，五人却是外表柔和敦厚，內裏却有一番驚人藝業。

第一個是一個書法精妙的人，他名叫於振東，外號「鐵畫銀鈎」，他有這個外號，除了是他寫字出色之外，他使的一支判官筆與一隻金鈎，功力過人，很多江湖人曾敗在他手上。

第二個是一計數十分準確的人，那時候的人計數，都用算盤，但他却不用，他以心算，只要他眉頭一皺，什麼複雜的數字，也迎刃而解，他名字叫計振南，外號「神算子」，也是有兩個意思，第一是他計數厲害，第二是他用算盤珠子

作暗器，一手可擲出十顆以上，而且百發百中。

第三個是卓振西，他在花滿城的錢莊內，保管一切印章，此人對分辨眞偽印章，實在有一手，因此，幾十年來，沒有人能利用假印章來騙過錢莊半文錢，花滿城對他也極為信任，卓振西對雕印刻章也有獨特的認識，而他的武功成就也在刻印之上，在江湖上，他的外號是「掌璽封印」，一柄名為雕刀的兵器，既像刀又像劍，是名動江湖的一個人物。

第四個也是手上功夫了得的人，他名叫加振北，外號「千手羅漢」，此人眼利，什麼小動作，在他跟前，都是無所施其技，他可以用任何東西向人點穴，用指力已是不在話下，他還可以以石塊、樹枝，甚至泥塊，都可以點人要穴，他點人穴時，手法之快，認穴之準，很多時候，被人認為使的是妖術。

第五位是「無樹菩提」安振中，這人身體肥胖，十足十的生意人，平日行動，有點蹣跚，很多人還以為他是一個不懂武功的笨拙老人，這點原因是他實在掩藏得好，但事實上，他使的一手「綿掌」，既可以掌力吸人，也可以掌力毀人，武功之深，深不可測。

花滿城召了這五人，簡單的把小姐可能被擄的事情向各人說了一番，這五位是受過花滿城深恩的人，一聽之下，都感義憤塡胸。

錢莊內有很多瑣碎事情，他們各有所管，便各自吩咐屬下，然後立即與花滿城上路。

花滿江那邊的威震鏢局，他五個心腹鏢師聽了此事，也是震驚異常。

他們都是過慣了刀口舐血的日子，聽見陽明山莊的人，竟要在老鏢師頭上動土，都恨不得立即便殺上陽明山莊，找那蔣天下莊主決一死戰。

花滿江道：「蔣天下命人送來兩位小姐頭髮與信物，相信兩人已被禁錮，因此，我們大意不得。」

五個鏢頭，坐在他的跟前，一時無語。

花滿江道：「家兄已預備明早出發，你們意下如何？」

五人齊聲道：「當然是悉力以赴。」

五位鏢師中，以外號「怒吼獅王」彭哥，資歷最老，也得其他人所敬重。

彭哥道：「我看還是不要與令兄同行。」

花滿江道：「為什麼？」

「因為令兄手下有五能人，他們六人上道，早已令人注目，那蔣莊主，耳目衆多，定會預先報訊，再加上咱們也是六人，那更使人們矚目。」

第二位鏢師姜柏，外號「琴心虎膽」，外表十分斯文，接口道：「大哥這話有理，陽明山莊所處之地雖非大道，但也有幾條路前往。」

第三位鏢師孟豪，外號「轟天豹」，道：「如果咱們與錢莊分道揚鑣，陽明山莊的人，會以為咱們怕了他們，這豈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不！」第四位鏢師，是位外省來的漢子，外號「熊羆漢」拓跋雄，他用一口不大流俐的口音道：「陽明山莊在暗，咱們在明，如果讓他們知道咱們有多少人，那更吃虧。」

「對，四哥說得對！」說話的是袁力，此人外表瘦削，但活力十足，就像一隻猴子一般，而他的外號，也正是與猴子有關的「神猿無敵」，他使的「猴拳」，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他們五人，各自發表了各人的意見。

最後，花滿江也覺得，走在一起定會引人注目，引起江湖人的誤會，如果不幸引起同行人誤會，那更加難以解釋，於是，他決定與兄長分道而行。

花滿城也同意他的看法。

威震鏢局事務比較簡單，五位鏢師隨着花滿江，便在是日下午起程，他們預算走的是一條捷徑，估計五日之內，便可到達陽明山莊的山脚。

興隆錢莊出發時間是翌日，因為錢莊事務便牽涉錢的問題，無法立即抽身離去，花滿城五個手下，各有所管，他們各盡努力，在翌日晨光熹微之時出發。

他們六人所採之路是官道，因為他們外表都是祥和生意人，那時南北往來之生意人極多，並不會惹人注目，而事實上，他們都知道，陽明山莊的人，會混在途中，監視他們，他們也不以為意。

這段路程較為遙遠，需時六日。不過，他們有錢，購了快馬，而且一遇到馬匹疲乏，又再選購另外馬匹，這樣日夕向陽明山莊進發，只比威震鏢局採取之捷徑，只是慢了一天。

花滿城與花滿江早已約定，在距離陽明山莊一個時辰距離的小鎮處，有一間不大不小的酒樓，名曰「日光樓」，無論那一批人先到，都在那裏等候，然後會合再上陽明山莊。

五日之後，威震鏢局的一伙人，果先到達。

那日光樓所處之地，並不是繁盛街道，所以酒樓之內，並沒有太多人。

花滿江領着五位鏢師，選了個有屏風隔着的雅座，坐了下來。

一個小二匆忙出來招呼。

花滿江道：「小二，這麼一間酒樓，怎會只你一人？」

小二道：「平日酒樓到了這樣時分，已沒有人來，因此只剩下我一人在這裏打點。」

小二一邊說，一邊爲衆人抹枱，這小二手法似乎十分生硬。

花滿江向衆人打了一個眼色。

五鏢師會意，不過，他們仍沉着四顧，不敢妄動。

小二說往泡茶，但很久也沒有回來。

花滿江叫道：「小二！」

「來了！」

那聲並非小二的聲音，衆人立時戒備。

忽然，酒樓的大門關上了，四邊的窗戶，也無端的自動關上。

衆人已知陷入了敵人的圈套。

整間酒樓，一時之間，變得黑暗。

花滿江一手推開了屏風。

只見前面，足有二十人，各自守着酒樓出口。

花滿江道：「你們想怎樣？」

沒有人回答。

轉瞬之間，一人揚手，廿人開始進攻，他們分了六組，各圍攻一人。

花滿江是最矚目的一個，有五人向他攻來，他當然不怕，施展出他家傳的「花緞錦」武功。

這「花緞錦」武功，本屬强身健體的運動，但經花家歷代研究之中，以這種外表柔弱的武功，配以充足的內勁，倒變成殺傷力極强的武功。

花滿江的威震鏢局，也是以此「花緞錦」在江湖上走動，幾十年來，屹立不倒。

那五人，武功相當怪異，不過，花滿江先採取不變應萬變之手法，一時之間，似是扯個平手。

至於其他五個鏢師，各自克敵。

「怒吼獅王」彭哥，施展出他的「猛雄獅」大闔大合的手法，令那三人無法取得優勢，不過，這三人雖不能立時攻倒彭哥，但他們却有一股韌力，死纏住不放。

「琴心虎膽」姜柏也是受三人所攻，這三人一直忽進忽退的向姜柏攻來，相當厲害，姜柏爲人十分鎮定，他一面關照着總鏢頭花滿江，一面對付此三人，因爲分神之故，只能與這三人，打成了平手。

「轟天豹」孟豪，爲人最爲暴躁，不過，他也知這次遇到的敵人，並非等而下之之輩，也暫時按下自己的心火，與這三人週旋。

這三人似知孟豪心意，故意使用一些狠毒招數，刺激孟豪，一時之間，進進退退，使孟豪怒火中燒，隨時爆發，却又爲了看清楚敵人來勢，他强自按捺，在這樣的制肘之下，也是平手。

「熊羆漢」拓拔雄以巨大的身型，對付三個進攻的敵人，實在是游刃有餘，不過，他早已受了總鏢師的告誡，不能操之過急，因此，他也是有所保留的對付三人。

「神猿無敵」袁力這次却遇到了對手，那三個人也是非常靈活的傢伙，輕功了得，一直纏住袁力，叫他攻也不是，守也不是，只是在三人當中，進退維谷。

五人心各有所顧忌，使這羣鬥，暫成拉平之戰。

他們這麼小心，却是中了敵人的奸計。

原來這班陽明山莊派來的人，早得莊主授意，先把五個鏢師困在酒樓之中，然後用迫誘之法，把花滿江引出酒樓之外。

這時，花滿江已被五人迫近大門。

花滿江正施展渾身解數，抵抗五人，忽然後面大門竟露出一條罅隙。

花滿江突然被一掌震退，他向後退，撞開了門，本來他們已被困，有了出外通道，他當然不會放過，因爲作困獸之鬥，並非善法。

他退了出外，五人也隨着出外。

當花滿江一踏出外面，一個大網已罩了下來，花滿江急施掌力，希望可以把大網震開，可是那張大網，柔軟不着力，任憑你什麼掌力，也無用處。

他在大網之下，狂叫道：「救我！」

酒樓裏面五個鏢師，根本沒有聽到他的叫聲，因爲那時大門已關。

五個鏢師在大門一開之際，已看到花滿江出外，但他們並不知他被人用網罩着，他們只想到，總鏢頭到了外面，總比大家困在酒樓之內好得多。

他們心頭沒有了顧慮，而且與這些人戰了一段時間，已開始明瞭他們的武功，於是，各人便要施展他們的拿手好戲，可是，那些圍攻的人，却在這時節節敗退，退至窗口之處。

五人當然不讓他們逃去。

可是，當他們一到窗戶之處，五方各據之人却齊手一揚。

他們正以爲是對手施放什麼暗器，便往後退。

那些人所擲出的，並非什麼暗器，而是一種花炮似的玩物，不過，花炮着地，並沒有什麼聲响，而是放出了極大的煙霧。

一時之間，到處都是煙霧瀰漫。

衆人嗆咳，只好忍住呼吸，往門窗之處逃去。

窗門仍然緊閉，但那些對手已全是渺然，沒有踪影，五人知道已着了圈套。

他們各自找出路，急亂一陣仍無結果：忽然，那些濃霧，變成了一陣火光。

火光在轉瞬一刻，却又成了火燄，火燄立時擴散，衆人雖是見慣危急場面，但在此一刻，都變得心慌起來。

其實外面的火燄比裏面還要强烈得多。

那廿多人，把網着的花滿江，拖了上一輛早已預備的馬車，三匹馬在前拉着。

其餘人也上了馬，向陽明山莊進發。

花滿江雖在網中，但仍然可以清楚看到，那間日光樓，轉眼之間，已成了一個火海。

這羣人佈下了這個天羅地網，目的在殺死他手下，而擄他上山。

這詭計多端的陽明山莊莊主蔣天下，究竟是要弄些什麼詭計？

花滿江看着遠遠的火海，心中惶恐，但他也有信心，他手下五條漢子，當然不會葬身這火海。

火勢實在大，雖然花滿江他們已離開了那火海有一段距離，但猛風一吹，仍感到那迫人的熱氣，花滿江這時，心下只感一陣寒意。

這五位隨自己出生入死的義氣兄弟，竟爲了他，而成爲了焦炭？

他實不敢再想下去。

＊　＊　＊

事件發生的翌日，花滿城與他五位手下，騎着快馬而到。

他們再無法找到日光樓，因爲日光樓已成了一個廢墟，所有東西都成了灰燼。

花滿城首先下了馬。

這小鎭本來已是不大，這唯一的酒樓，算是鎭中的重要財產，而今盡在灰燼之中，影响非常大，連附近的店舖也關門，行人也沒有多少個。

花滿城心知不妙，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其他的人也下了馬。

花滿城走入那像廢墟的地方，拿起了一塊像橫匾的木炭，看到上面三個模糊的字，似是日光樓，便喟歎道：「我們來遲了一步！」

「鐵畫銀鈎」於振東道：「相信也遲不了多少，照日子計算，應該是準時。」

「神算子」計振南也在灰燼之中，找到了一些破毀了的兵刃，道：「這裏發生過一次大打鬥。」

「掌璽封印」卓振西也道：「看來這一場大火，並不是無緣無故的燒起，而是……」

「千手羅漢」加振北也在焦炭之中，拉出了一塊布，那布是從衣服撕扯下來，他看了一會，叫道：「這是鏢局那幾位老闆所慣穿的衣裳。」

他口中所謂鏢局老闆，並非單指花滿江，而是那幾個協助花滿江的人，他們早已收斂了江湖氣，日常都穿着一些相當名貴的綾羅，因此，他一看之下，已幾乎可以肯定，那是那五人的衣裳。

「千手羅漢」道：「快找，看有沒有焦屍！」

五人分頭找，並沒有找到焦屍，却發現了更多扯下的衣布，他們都相信那是五位老闆的衣裳。

花滿城看了，似有點心寒地道：「難道他們又再中一次圈套？」

「無樹菩提」安振中一直沒有作聲，只見他雙眉緊蹙，似有心事。

花滿城知這位手下，勇謀兼具，便問道：「振中，你認爲如何？」

「我看各位師兄所言極對，這裏曾經大戰一場，然後是一場大火，這大火會使這日光樓內的人，作困獸之鬥，結果是……」

花滿城道：「他們遇害？」

「不會！」安振中肯定地道：「他們並沒有燒死，但受創極大，只希望他們逃出生天！」

「神算子」計振南也道：「我敢肯定他們已逃出生天，不過，燒傷程度却是不敢下斷語。」

花滿城沉吟着，道：「各位意下如何？」

衆人不期然的望着「無樹菩提」安振中。

安振中環視了廢墟一週，道：「其實我們一踏入這裏，已遭敵人監視。」

衆人都手按兵器，提高了戒備。

安振中輕聲道：「敵人始終要露面，他們在暗，咱們在光，什麼戒備也沒多用，依我愚見，我們而今唯一可行的辦法，便是浩浩蕩蕩的上陽明山莊。」

衆人點首稱是。

安振中道：「不過，在這段路上，什麼事情也可能發生，要小心！」

衆人上了馬，由花滿城領導，向陽明山莊進發。

從這小鎭往陽明山莊，說遠不遠，由於山路，騎馬要個多時辰才到。

他們在鎭中見到一些鎭民，花滿城本想問他們一些消息，却遭到他們白眼。

看來這日光樓大火之事，已被鎭民認爲是外人帶來的災害，而今

再見外人，自然不會有好感。

出了這小鎭，外面有幾條岔路。

這些岔路樣子都差不多，一時之間，實在難以辨認那一條是通往陽明山莊。

衆人正在躊躇之際。

路邊閃出了一個勁裝漢子。

衆人勒住了馬匹。

那漢子坐在馬上，拱手道：「各位可是興隆錢莊的老闆？」

花滿城道：「不敢，請問尊駕是……」

漢子道：「在下是陽明山莊的知客，得知興隆錢莊的老闆快到，莊主特派在下領各位上山莊去。」

「尊駕高姓大名？」

「在下是個無名之輩，只爲莊主作事，各位，請隨我來！」漢子說完，勒馬而走。

衆人只好跟着。

計振南與於振東二人，把馬一夾，快步跟上了前，讓花滿城在五人之中，以作保護。

那漢子騎馬極快，五人本來想趁在路途之上，打探一下花滿江的下落如何，但那漢子夾馬疾馬，無從問起，看來他是受命故意如此。

六人只好跟着。

離開了岔路，直上一條山徑。

他們越走越高，本是相當平坦的山徑，開始變得崎嶇，而兩旁的野草，也是越來越高。

漸漸，他們走入了一些高過人頭的草叢。

那漢子非常熟悉路徑，雖是在草叢中走動，但也走得非常迅速，而他們六人卻因那些橫七豎八的荊棘，慢了下來。

當他們走過了一堆非常難走的草叢之後，竟然不見了那領路的漢子。

於振東叫道：「兄台，你往那裏去了？」

沒有人回答。

計振南也叫道：「兄台可否慢些？」

依然沒有回聲。

安振中道：「不用叫了，看來我們已入了他的彀中，小心上路，老闆，你要小心！」

六人慢慢的向前行。

前面又是一叢高高的蘆葦，他們不敢入內，只有繞道而行。

繞過了這叢蘆葦，路好走得多。

於振東道：「你們還是等等，讓我開路。」

計振南道：「我與你一起去。」

兩人先策馬上前。

走了百來丈，沒有什麼事，於振東便叫道：「快跟上來！」

加振北與安振中護着花滿城沿路而上。

於振東與計振南並沒有停步，繼續上前。

忽然，後面三人，聽到了前面兩人發出了叫聲，似有些驚慌。

花滿城與二人急忙策馬上前，只見草叢之內，野草搖動，卻不見人影。

花滿城首先衝了入內，加振北與安振中二人本想喝止他，已來不及。

花滿城一衝入內，便着了道兒。

原來這一片叢草後面，竟是一個流沙池。

於振東與計振南兩匹馬，早已陷入流沙之內，兩人想救馬匹，才發出呼叫。

不過，馬匹下沉極快，已不能救。

兩人一躍上了前面實地。

就在這時，花滿城已衝了進來，因爲沒有預料到一片叢草之後，便是一個沙池，因此，連人帶馬也入了流沙池內，也不自禁的驚呼起來。

花滿城下衝之力大，因此，馬匹下沉之勢也加速。

於振東與計振南仍未站穩，回頭一看，看到老闆如此，也不再顧及自己安危。

兩人同時反身一躍，向流沙池而去。

他們同時以下沉馬匹作力，分別抽起花滿城左右兩脅，然後抽身上了實地。

花滿城雖經歷過很多危險場面，但從來未過此千鈞一髮的危機，也嚇得額上汗水，汨汨而下。

那馬匹因爲被兩人借力，下沉更速，轉眼已是沒頂。

加振北與安振中二人，本是隨着老闆奔來，他們較慢，僅可勒着馬頭。

他們眼看兩位師兄奮不顧身的救了老闆，才安心下來。

可是，他們剛定神，他們座下兩匹馬，卻同時發狂似的一齊向前奔去。

兩人拚命勒住，卻也無能爲力，兩人只好放了馬韁，躍向流沙池的另外一邊。

兩匹馬衝入了流沙池，拚命掙扎，牠們越是用力，下沉速度越是加速，轉眼沒頂。

六人看到如此情形，寒意從心底升起。

卓振西道：「爲何會如此？」

安振中道：「沿路之上，早已有一些羚羊，那些羚羊對馬匹有害，想不到會使馬匹瘋狂。」

花滿城道：「就算我們小心，沒有衝過這片草叢，馬匹也會瘋狂，控制不住，墮入流沙池之內。」

安振中道：「我的推想是如此。」

花滿城道：「好狠毒！」

安振中道：「我看他們猶有狠毒之計。」

六人沒有了馬匹，只能徒步。

過了這片草叢，前面是高山，走了不久，似已到了一間建築物的一角。

這一角是個雕樑畫棟的模樣。

卓振西首先發現，叫道：「難道這便是號稱天下第一山莊陽明山莊，相信這一定是。」

卓振西道：「如何過去？」

加振北已一個箭步，走近崖口，下面居然有一級石階似的，他仗着膽子下去。

下了一級，再下一級，他竟發現了一條橋。

那是過這山崖之橋，從這橋過去，自然可到達那天下第一山莊陽明山莊。

加振北立刻回身，告訴了衆人。

衆人隨着加振北，下了兩級階石，果然見有一條橋，那橋並不算長，但上面雜草叢生，又有一些斜伸出來的樹，因此，在上面無法看見。

他們走近那橋。

花滿城用力拉了一下，道：「是條繩橋。」

那些繩索，是用一些籐蔓所編成，外表相當結實，但不知走在上面又會如何？

花滿城道：「會不會是那什麼蔣天下的詭計？」

安振中道：「是詭計也要一試。」

花滿城道：「是的，我有這一個想法，這莊主目的在我，我一個人先過去。」

「不！」安振中道：「不，我的想法是，他的目的無疑是你，但在這途中，他是想除掉我們。」

「那又如何？」

「假若咱們一起，他沒有辦法奈何我們，因此，我們絕不能分開。」

花滿城想了一下，覺得他的推論也不錯。

蔣天下要花滿城去見他的女兒，以作勒索，他不想這五人隨同，以免他們有反抗之力。

除去了五人，對付花滿城應該較爲容易。

加振北道：「咱們不能一起過去，假若有什麼差池，五人在橋當中，只是死路一條。」

計振南也同意他的話。

如何過橋，實在是難以決定。

花滿城知道，這五位忠心耿耿的下屬，爲的只是自己的安全，一時之間，心下有些感觸。

這多年以來，他們悉力在錢莊工作，爲的是替他賺取更多銀子，而今遇到這危難，能以性命相許，實在難得。

花滿城最後下定了決心，道：「咱們是生死與共，就算你救得了我，而你們遇難，我也無法活下去。」

安振中道：「不，老闆，咱們可以死，你卻不可。」

「爲什麼？」

「因爲還有你的女兒，我們的小姐。」

花滿城想起了女兒花璀璨，這時，實在再也忍不住，淌下了兩滴淚水。

加振北道：「老闆，你不用介懷，咱們一定可以同心協力，救出小姐。」

花滿城咬咬口唇，道：「對，你既說咱們一定可以，那咱們便一起吧！」

於是，他們決定一起過橋。

五人一下橋，繩索因受力而發出一些刺耳的聲音，他們一步一步，「吱吱」之聲，不絕於耳。

雖然是有可怕之聲，但橋索卻是十分結實。

到了中段，一陣風吹來，繩橋隨風搖擺，五人蹲下去，他們雖是英雄蓋世，但過慣了多年安逸生活，卻也不禁有膽戰心寒之感。

風停了，他們繼續前行。

到了中段，他們稍爲停下，然後，又再一鼓作氣的向前走去。

終於，對岸崖邊已是在望。

衆人稍爲可以鬆一口氣。

不過，這一口氣鬆得太早，就在這時，下面繩索突然鬆了，衆人想抓着橋邊，已來不及。

整座繩橋，不知什麼緣故，竟然在此刻斷了開來。

六人措手不及。

有人抓着繩索，但下墜之力極大，竟把繩扯斷。

花滿城下墜之時，心也隨着下墜，他實在想不到，自己一生創業，由武夫變成一個錢莊老闆，經歷幾許艱辛，仍然可以克服，想不到竟要死在這深谷之內。

最無辜的是五人，他們五人連名字也改了，結拜成兄弟，把自己名字也改，只留姓氏，希望日後子孫昌盛，不再過刀頭舐血的日子，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後也要葬身在此峽谷之中。

當花滿城自忖必死之時，天上突然有一幼繩下降，並直向他臉前而來。

開始他還以爲是幻覺，他就像一個溺水之人，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中，抓到一塊浮板一般，他拚命的抓着。

那繩索立時向上一扯，本來是

急速下墜的花滿城，竟然被扯了上去。

繩索是彈而有力，三幾下之後，他已被扯上了對岸的山崖之上。

他坐在崖前，只是不停的喘氣。

忽然，他聽見了一聲馬嘶，他站了起來，往馬嘶聲處走去。

那時已是入夜，明月在東，照着一匹駿馬，馬上有鞍有繩。

花滿城不敢造次，叫道：「可有人？」

沒有人回應。

他想回過頭來，再往崖邊，看看五位與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可是，事實告訴他，他們除非有自己這般好運，否則……

他不敢想下去。

他面前還有女兒要他搶救，往者已矣，只希望他們各有鴻福。

他一咬口唇，走近馬匹，再是輕撫馬匹，然後一躍而上，那馬極懂人性，不用他駕御，已向着山上那只露出一角的龐大建築物而去。

那馬匹不知奔了多久，花滿城在馬上混混沌沌的，直到馬匹停了下來，花滿城才似從夢中驚醒。

前面是一道朱漆大門，門上金光閃閃，兩個大燈籠，燈光通明，更顯得這巨宅威勢。

門開了，兩排勁裝武夫一字排開。

然後是一個劍眉星目的年輕人走了出來。

那人道：「花老闆，路上可安好？」

花滿城拱手道：「閣下是……」

「在下是陽明山莊莊主蔣天下。」

這名字好像一柄利刀，把花滿城刺得清醒過來。

「你，是你擄了我女兒？」

蔣天下道：「花老闆爲何如此說？令千金正好好的在我莊內休息。」

「快帶我去見她。」

「好極！」蔣天下作了一個「請」的手勢。

花滿城挺起腰，往大宅內進。

這陽明山莊外表已是氣勢迫入，內裏的裝飾更有懾人威勢，既是富麗堂皇，更是氣派迫人。

蔣天下並不是直接帶他往見女兒，而是來到大廳，廳上橫匾寫着：「演武廳」。

當中是一張鋪有虎皮的太師椅。

左右各有四張太師椅，右手的太師椅上赫然早已坐了一人。

花滿城以爲自己眼花，因爲眼前的人竟是花滿江。

「你……」一時之間，花滿城不知如何說才好，「你比我們快……」

「是的。」花滿江似乎不欲太多言語。

「你看過女兒嗎？」

花滿江點了點頭。

「她們怎樣？」花滿城緊張地問。

蔣莊主插口道：「快告訴你的好兄弟！」

花滿江欲言又止，道：「她們……她們都很好。」

花滿城聽了這無奈的話，道：「蔣莊主，請你把我女兒召出來。」

「可以！」他慢慢的坐在太師椅上，並拍了一下手掌，道：「來人！」

一個勁裝打扮的僮僕自後堂出來。

蔣莊主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兩句話，那人迅速退下。

不一會，那人又再出現，也是在莊主耳邊說了幾句話，便離開了演武廳。

蔣莊主道：「你們二位大老闆的千金，都需要休息，暫時不便見你們。」

花滿城聽了這話，已忍耐不住，道：「蔣天下，你把我的女兒怎樣了，你究竟想怎樣？」

蔣天下只是笑，道：「我想怎樣，已對你的兄弟說過，他自會詳細的告訴你。」

花滿城見他態度如此，禁不住怒火上升，站了起來，道：「蔣天下，你再不把我女兒帶來，我……」

蔣天下仍笑道：「你便如何？」

花滿城想說話，但被花滿江截住，道：「兄長，請忍耐一下。」

花滿江並不是一個怯懦的人，他出此話，自然有其原因，不過，花滿城見女兒心切，一時之間，仍然是按捺不住怒火，便要上前。

花滿江一手把他拉着。

蔣天下道：「看來花老闆也是倦了，來人，好好招呼兩位花老闆。」

話未說完，兩邊都出現了勁裝護衛，看那威赫陣容，實在比當今皇上不遑多讓。

蔣天下又道：「滿江兄，請把我說過的話，好好告訴你這位兄長，明天，我自然會把你們的女兒召出來。」他說完這話，便離開了演武廳。

花滿城問花滿江道：「老弟，連你也沒有見過絢爛？」

花滿江搖了搖頭，道：「我看……」

這時左右各有三人走來，其中一人道：「兩位花老闆，請！」

花滿江道：「我會好好把事情告訴你。」

他隨着那三人，走出了演武

廳，另外三人，在後面護送着。

經過一條走廊，便是花園。

花滿江道：「上面是天羅地網，暫時，我們是逃不了，你忍耐一下。」

花滿城實在不明白，不過，他暫時也沒有追問。

六人似是押着這兩位大老闆，來到一間小樓。

兩人入內，不一會，有人奉上酒菜。

花滿城雖是非常肚餓，但却無心飲食，追問花滿江道：「事情究竟是怎樣？」

花滿江道：「你也可以猜測得到，蔣天下正以我們兩個女兒來作要脅。」

「他要什麼？」

「五萬兩黃金！」

「什麼？」他頓了一頓，道：「錢財是身外物，還有什麼？」

「花家劍譜！」

「什麼？咱們花家劍譜，在江湖上並沒有什麼聲名，爲什麼他竟會知道？」

「我也實在不明白，那可能是……」一時之間，他不想說下去。

「你的意思是，他迫我們的女兒，說了出來？」

「唯有這個推想合情合理。」

「但花璀璨與花絢爛只是對我們花家劍譜略有所聞，她們從未見過。」

「是的，我也只是略爲在她面前說過。」

花滿城竟然緊張起來，道：「蔣天下一定是用嚴刑向她倆迫供。」

花滿江道：「蔣天下慣於向人勒索，自然有他的一套辦法。」

「以前我聽過陽明山莊，是天下第一山莊，落到蔣天下手上，怎麼會變成擄人勒索的事情？」

「我問過蔣天下這問題。」

「他怎麼說？」

「他只是微微笑道：『要維持這天下第一山莊，並非易事，要江湖上各大門派協助一下』。」

「他的意思是常常向江湖重要人物勒索？」

「他沒有明顯的說出，但看來並非不可能。」

「爲什麼沒有人揭發他？」

「他做事有他一套法則，譬如我們兩個女兒，無端撞入他的羅網之中，他便順水推舟，以我們兩人女兒作餌，使我們無法不就範。」

「黃金不成問題。」花滿城道。

「花家劍譜才是一個大問題。」花滿江道。

「爲什麼？」

「這劍譜對你對我，也沒有什麼用處，不過，那畢竟是我們花家世世代代傳下之物，我們如何拱手把它讓與別人？」

「是的，我也是如此想法，蔣天下既然要我們這本無用的劍譜，自然是有他的理由。」

「劍譜沒有理由沒用的。」

「你我都曾看過，那花家劍譜三式，只是一些花拳粉腿似的東西。」

「是的，你我小時也一齊練過，根本並不濟事。」

「也許其中隱藏了重大秘密？」

「秘密？如果其中有秘密，我們父親早已告訴我們。」

「也許連他也不知道。」

兩人沉默了一會。

花滿城問道：「你的五位手足呢？」

「這事說來話長。」他也把事情告訴了花滿城一次，花滿城也把他手下五個生意人各散東西的事說了，兩人聽了，都感到事態比想像中更爲嚴重。

兩人互望一眼，仍是沉默以對。

花滿江道：「你有甚麼打算？」

「打算？有甚麼打算？現在我們的女兒都落在蔣天下的手上，我們的心腹好友，生死未卜，還有甚麼打算！」

「我看蔣天下不會傷害我們女兒的性命。」

「是的，他目的在錢……」

「不過，他這一次會取之不盡！」

「如果放了我們女兒之後，他再憑甚麼威脅我們？」

「那很難說，因爲他也清楚，我們在江湖之上，有一定地位，他不會那麼輕易放過我們。」

「你的意思是……他收了我們的黃金及劍譜之後，也未必會放過我們？」

花滿江點點頭。

花滿城道：「既是如此，我們祇有一拚了！」他頓了一頓又道：「爲甚麼你剛才示意我不要想法逃走？」

「因爲這附近花園一帶，上面都鋪了一層古怪的絲網，我們是看不見的，但卻無從走出去。」

「哪是甚麼？」

「相信可能是一種罕有蠶絲所織的東西。」

「這傢伙早就深謀遠慮！」

「逃走既是不能，」他嘆了口氣道：「其實，而今就算他讓我們走，我們也不能走！」

「是的，不要說我們兩個女兒，就算是我們的手下，我們也不能撇開他們……」

「你認爲蔣天下會怎樣要我們拿錢？」

「放我們回去，自然不會，不

過，他懂於此道，自然有他的方法。」

「我們不要理會他用甚麼方法，總而言之，在答應他之前，我們一定要見到女兒。」

「這點當然。」

「而今多說也無益，看他明天有甚麼要求，明天再算。」

「是的，唯今之計，火來水淹。」

兩人說到這裏，反而安心，吃了一頓之後，便決定好好的睡一覺。

翌日，蔣天下並沒有召見他們。

僮僕依然送上精美飯菜，不過，卻沒有一句話留下，使他們納悶非常。

再過兩天，當他們實在有點熬不住的時候，蔣天下傳下了召令。

兩人由僮僕帶領，又來到演武廳。

蔣天下依然是風神俊朗，坐在太師椅上，等候他們。

蔣天下道：「兩位在敝莊盤桓可慣？」

花滿城道：「蔣天下，你不用再作無謂的客氣，我們是你階下囚，你想怎樣，快說！」

花滿江道：「你擄人勒索，我們答應你的條件便是。」

蔣天下笑道：「兩位花爺，眞是快人快語，好極，五萬兩黃金，沒有問題？」

兩人同道：「沒有！」

「好，那你們怎樣付錢？」

花滿城道：「我們當然沒有那麼多黃金在身，但銀票卻有。」

花滿江道：「數目不夠的話，我們可以再寫借據！」

「借據？不，我收的是黃金。」

「那你讓我們回去，你派人跟來。」

蔣天下道：「你們在說笑？」

兩人氣極，尤其是看見蔣天下那種怡然自得的態度，更是火上加油。

花滿城比花滿江更爲世故，先按住了花滿江的性子，道：「蔣天下，你的提議如何？」

「我的提議是，你寫下銀票五萬兩，交由我的僮僕先往貴錢莊收取，收妥之後，咱們貨銀兩訖！」

花滿江道：「這叫咱們如何相信你？」

「你倆是否相信我，是你們的事。」

花滿城用肘子輕碰花滿江，示意他忍耐着，然後道：「好，蔣天下，而今肉在砧板上，你說如何便如何，我們寫下銀票……」

「好極，要銀票加上一個印鑑！」

「甚麼？又要多加一個印鑑？」

「是的，一張五萬兩黃金的銀票，是否那麼容易兌現？如果加上你們的印鑑，那便萬無一失。」

花滿江又想罵他。

花滿城卻道：「好極，一切都如蔣莊主之言，不過，在交付銀票與印鑑之前，我們要先見女兒。」

蔣天下對他這個要求，並沒有甚麼反應，好像是意料中事，道：「好極！」

「甚麼時候？」

蔣天下避而不答，反問道：「你們也要準備一下？」

「寫銀票也並不需要多少時間！」

蔣天下想了一想道：「下午。」

花滿江道：「爲甚麼還要等？」

蔣天下不再答他，擊了兩下手掌道：「送兩位大爺回去休息一下。」

花滿江仍道：「爲甚麼還要等，我們現在便寫給你！」

不過，蔣天下再沒有理會他，回到居所。

花滿江見僮僕離去，便道：「大哥，爲甚麼你一切都遷就着蔣天下？」

花滿城道：「一切勝算都在他那方面，與他多吵於事無益，倒不如要他先讓我們見了女兒，才作打算。」

花滿江平日是個相當冷靜的人，但在這事情上，他卻是非常不安，這也難怪，女兒在人手上，自己又要損失一大筆金錢，使他無法鎮定下來。

花滿江道：「見了我們女兒之後，不知他又要弄些甚麼花樣了！」

花滿城道：「看來我們祇有見招拆招了。」

囚在這居所之中，日子已是非常難過，等着見女兒的心情，更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午時過後，午飯送來，但仍沒有蔣天下的口訊。

兩人在室中踱步，非常焦躁。

終於，兩個勁裝打扮的武師，恭請兩人往演武廳，可是到了演武廳，卻不見蔣天下。

花滿城與花滿江已發覺事情不對，正想質問那兩位勁裝武師，其中一人卻回首道：「兩位花爺，你們循這往偏廳通道前去，便會見到莊主。」

看來這偏廳通道，是這陽明山莊的禁道，一般傭僕，甚至武師，也不容踏進一步。

兩人也不猶豫，沿着通道，轉了出去，卻是進了另一間小樓。

前面是一扇緊閉的門。

兩人毫不考慮，推門而進。

門內赫然是一個相當大的房間，莊主蔣天下在房間極右之處，

兩人向他而去。

蔣天下揚手道：「慢着，你們過不了這邊！」

兩人並沒有理會，向他而去，可是，到了房間近中央之處，兩人都硬生生的撞向一片看不見的東西之上。

蔣天下道：「這是琉璃牆，你們過不了。」

兩人摸着這琉璃牆，祇能感覺到一片冰冷的東西阻隔着他們的去路，卻又能看清楚前面坐着的蔣天下。

蔣天下喝道：「站着。」

花滿城道：「你又再弄些甚麼花樣？」

蔣天下道：「你們目的是來看女兒？」

花滿城道：「當然，我們的女兒呢？」

「銀票與印鑑呢？」

花滿江從懷中抽出了銀票與印鑑道：「都在我這裏了。」

「放在几上！」

花滿江依言放下，心想：「這几子與你相隔這麼遠，而當中又有一道琉璃牆，看你也是無法奪到。」

可是，他的估計實在錯誤。

那几子突然向地下一縮，花滿江想拿也拿不住，整張几子往地下迅速陷下，一塊鐵板似的東西，已封了下陷的地洞。

而那邊的蔣天下，正蹲身往前，一張小几便在他跟前竄起，上面正放着那銀票與印鑑。

花滿城見了，忍不住道：「你好好狡！」

蔣天下笑道：「這不是我的奸狡，而是我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他拿起了銀票，小心看了一下，然後再又審視那印鑑，並用口氣呵向印鑑，然後把印鑑壓了一下。

「好極，好極！」蔣天下似是自言自語。

花滿江道：「蔣天下，你甚麼也有了，還不把女兒交回我們？」

蔣天下似乎並沒有理會他們。

花滿城也氣憤道：「你這言而無信的……」

蔣天下抬起了頭道：「我還不知道這銀票是否兌現，這印鑑是否眞的……」

花滿江道：「你若不讓我見到女兒一面，我誓要摧毀你這陽明山莊！」

花滿城也怒道：「金銀珠寶我不在乎，你不讓我見女兒，我誓不罷休！」

兩人本是老江湖，但在此情形之下，似乎失了常性似的，蔣天下雖然見多識廣，但在此情形之下，也無法不安撫兩人。

蔣天下笑道：「兩位稍安毋躁，我沒有說過不讓你們見女兒，但爲了我的安全，你們可以隔着這琉璃牆，看到你們的女兒。」

兩人暫時按下了怒火。

蔣天下後面本是一大幅帷幔，他把帷幔拉起，祇見一間幽靜的房間。

房間之內，赫然坐着兩人。

這兩人正是花氏姊妹花璀璨與花絢爛！

花滿城與花滿江忍不住的撲向琉璃牆，叫道：「女兒，女兒！」

那邊的花璀璨與花絢爛也看見了兩人，她們呆了一下之後，也衝向那門處。

不過，她們也祇能站在那帷幔之後，並且猛叫，可是，花滿城與花滿江卻聽不見她們的聲音。

看來帷幔之後，也是一道琉璃牆。

花滿城道：「蔣天下，你快放她們出來！」

蔣天下並沒有理會，他收拾好銀票與印鑑，又道：「你們要見女兒，便好好相見。」

花滿江道：「我要與她們談談！」

蔣天下道：「這當然可以，不過，要讓我兌現了銀票之後，那才可以。」

花滿城道：「你這食言而肥的小人……」

蔣天下道：「你千萬不要這樣說，我蔣天下是個守信的人，我祇說過讓你們父女相見，並沒有說過讓你們談話，我並沒有食言，當銀票兌現之後，我自然……」

他站了起來。

花滿城道：「你往哪裏去？」

「我當然是往兌現你們的銀票。」

「那麼我們呢？」

「誰沒有骨肉親情？我也不是這麼冷血的人，你們可以隔着這兩道琉璃牆，看看女兒，當你們認爲足夠之後，可循着原路回去！」

他說完之後，向另一邊走去，轉眼不見。

惡霸下場　罪無可恕

花滿城與花滿江用力撞向琉璃牆，這透明的東西，似乎比花崗石還要堅硬。

那邊，花氏姊妹亦在拚命推牆狂叫。

這兩對父女，相隔兩道琉璃牆，卻聽不到對方的呼喚，那種情景，確是令人鼻酸。

不一會，兩人倦極。

而對面那雙花氏姊妹，似乎比他們兩人更快覺得疲倦，而且再沒有了那種悲哀慟哭的表情，這時，兩人已安靜的坐在幽暗之處。

花滿城怔怔的望着兩人。

花滿江忽道：「你看這兩人與我們的女兒，似有些不同的地方！」

「甚麼？」

「你看，她們對我們似乎沒有甚麼眞正的父女之情，當蔣天下在的時候，她們悲哀之情十分迫眞，但蔣天下離開，她們似已厭倦。」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那麼，那麼……」

「你想說甚麼？」

「她們……她們兩人根本不是我們的女兒！」

花滿江頓了一頓道：「是的，蔣天下根本並沒有抓到我們的女兒，祇是利用她們來騙我們。」

花滿城怒道：「對，這可惡的蔣天下！」

花滿江道：「我看事情也許並不是這麼簡單，他如果完全沒有捉過我們的女兒，他也無法叫這兩個丫頭假扮，中間可能有一段故事……」

花滿城道：「找她倆問問……」

花滿江雙掌打出，琉璃牆堅硬如鋼鐵，動也不動，花滿城也打出雙掌，琉璃牆依然故我。

花滿江道：「我不相信這透明的東西，竟然不可以被我們摧毀，也許，找些刀劍或者是其他斧杖，會有辦法！」

「我們循原路回去，看看可否……」

他轉過身來，因爲心中有十分不憤的感覺，有意無意之間，以脚蹴地。

這一蹴卻不知是蹴到一顆小石粒，或是地上留下一些硬物，這東西竟被蹴向這琉璃牆上！

突然，琉璃牆上出現了一個光點。

光點化開，竟成了一個蜘蛛網的裂痕。

兩人呆着。

花滿城忽有所悟道：「這琉璃牆極硬，但也是極脆，以死力與它相拚，無法打碎它，但那顆石子，給我無意蹴起，便打開一個裂口。」

有道是剛則易折，是萬物不易的定理。

花滿江走近，用脚踢向那裂口，裂口應聲擴大，他叫道：「快來，快來！」他又再踢出一脚。

那琉璃牆在兩人踢了幾脚之後，已裂開了一個缺口，再加幾脚，已可以側身閃過去。

花滿江道：「小心，這些碎片尖銳……」

花滿城已穿過了缺口，到了琉璃牆的另一邊，花滿江隨着。

兩人到了另一邊，奔向那帷幔，果然，帷幔之後，也是一片琉璃牆。

這琉璃牆比較小一些。

不過，兩人卻發現，照常理推論，花氏姊妹見兩人毀了一片琉璃牆，應該高興才是。

可是，那兩人卻顯得有點驚惶失措。

看來這兩人一定是假冒兩位花小姐。

花滿城道：「再破了這琉璃牆再算！」

兩人在地上找了一些碎石，蹴向琉璃牆，可是，有意栽花花不發，不知是用力不對，還是這琉璃牆更爲堅硬，一時之間，無法摧毀。

幸好最後還是踢爆了一個裂口，再加幾脚，已然有一個大洞。

那邊的花氏姊妹更加害怕。

花滿城叫道：「女兒，女兒，妳不認得爹爹了？」

那個像花璀璨的卻是慌忙的道：「我……我……不是你的女兒……」

花滿江道：「絢爛，絢爛……」

「我也不是你的女兒！」

花滿城道：「妳們究竟是誰？」

其中一人道：「我們祇是被莊主囚禁的人，他迫我們扮作甚麼花……花氏姊妹！」

花滿江道：「妳們不用害怕，我們過來，祇要妳們坦白說出，我們會救妳們。」

兩人已安靜下來。

花滿江與花滿城穿過缺口，那房間並不大，似有門通到外面。

花滿城道：「兩位姑娘高姓大名？」

其中一人道：「我姓萬，是泉州萬人傑的女兒。」

「萬人傑？是『金銀雙鐗』的萬人傑？」

「是，蔣天下勒索我爹，我爹正想贖我之時，卻突然患了急症，一病不起，因此我才淪落這裏……」

另一位姑娘也道：「我姓郭，是洛陽郭鐵槍的女兒。」

「郭鐵槍？他使得一手郭家槍法，外號名『魂斷英槍』郭大俠？」

「是的，蔣莊主以我勒索我爹的郭家槍法……」

花滿城道：「這種擄人勒索技倆果然是陽明山莊一貫的手法。」

萬姑娘與郭姑娘聽了花滿城的話，心中才較爲安定下來。

花滿江道：「你們可知蔣天下囚人的地方？」

萬姑娘道：「這陽明山莊很大，也有很多囚人的地方，我試試帶你們往北面。」

花滿城道：「妳們有沒有見過一雙與妳們打扮差不多的一雙姊妹？」

「見過！」郭姑娘道：「她們兩人祇是驚鴻一瞥的出現過……」

花滿江非常緊張地追問道：「她們現在在哪裏？」

郭姑娘道：「我們也不知道……因爲他們給我們見兩位姑娘，目的是要我們打扮成她們的模樣……我們也不知是甚麼原委，至今才知是用來騙你們。」

花滿江道：「妳們怎會不知她們……」

花滿城道：「江弟，你鎭定一點，她們兩姊妹這麼重要，豈會讓她們知道行踪！不過，至低限度，我們已知她們在這陽明山莊之內。」

萬姑娘道：「快跟我們走！」

兩位姑娘領着花滿城與花滿江走出那小樓，往外面一處十分荒蕪的園林走去。

這地方以前相信是有一番景象，可惜日久沒有人理會，以至到處都是頹垣敗瓦，野草沒脛。

再走一會，前面是一山坡。

萬姑娘道：「我知前面向來是囚人的地方，也是陽明山莊禁地之一，我們從沒有到過，也不敢到，你們在山坡處，或許可以找到囚人的地方。」

花滿城道：「妳們不去？」

郭姑娘道：「我們兩人武功低微，如果隨你們過去，祇會阻礙你們。」

花滿江道：「妳們回到剛才的小樓？」

兩人點頭。

花滿城道：「多謝兩位姑娘指點，待我們救人之後，一定會回來拯救妳們。」

兩人異口同聲道：「多謝前輩。」

花滿城與花滿江望着兩人返回小樓之處，然後小心翼翼往前面山坡而去。

那是一個看是石灰岩的山坡，坡上寸草不生，到處突出了尖銳的石塊。

忽然，不遠之處，傳來人聲。

兩人想找地方躲避，但一時之間，卻不知哪裏躲才好，因爲這一帶都是全無隱蔽。

他們祇好各自向一邊走去。

空中有人影掠過，兩人無路可走，祇好索性站定。

四人分別在東西南北四方位落下，這四人竟是蔣天下手下的四天王。

金剛喝道：「何人亂闖陽明山莊？」

花滿城與花滿江並沒有回答。

銀針問道：「這兩位豈不是我們莊主的貴客，兩位花老闆？」

銅屍道：「兩位竟然有這興緻來遊這陽明山莊禁地？」

鐵柱也道：「看來你們眞想來這黑地獄——來一次黑地獄父女重逢？」

花滿城與花滿江聽了這話，心中一凜。

金剛道：「四弟勿亂說話，讓我們收拾這兩個老鬼，回報莊主！」

四人同時出手發難。

花滿城與花滿江以背靠背，迎戰四人。

這四人是蔣天下的四天王，武功自是不凡，而且以多凌寡，一時之間，花滿城與花滿江祇有招架之力。

轉眼已過了五十回合，花氏兄弟更是左支右絀，似乎便要敗在這四天王手下。

這四天王之中，以鐵柱武功最弱，爲人卻是最爲狂傲，花滿江早已看到這點。

花滿江早年親自押鏢上路，在大江南北閱人無數，知道要擊敗此四人，或是逃離此四人的魔掌，唯有向這鐵柱下手，他故意露出一個空門。

人也立即退到花滿城背後，迅速低聲道：「先箝制鐵柱！」

花滿城立即會意。

花滿江再露出一個大大的破綻。

鐵柱正是面對花滿江，如何不把握這大好時機，雙掌同時擊向花滿江胸前。

花滿江早已有備，他縮胸挺腰，先避過雙掌的來勢，然後迅速向橫移去。

鐵柱雙掌落空，因爲他是準備一擊以竟其功，掌力用盡，一時之間無法收勢。

而花滿江早已看到他去勢已盡，一個轉身，已到了鐵柱背後，再施雙掌，去勢更勁。

花滿江趁此機會，在鐵柱背後追擊，然後一手扣着他的頸椎之處。

兩人同時落下。

這一招花氏兄弟在敗中求勝，配合得天衣無縫。

其餘三人，看此突變時刻，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祇好停了下來。

花滿江用力按了鐵柱下地，叫道：「不要再動，否則我用力一按，你們四天王便變三天王，而這位第四天王，也立刻變成廢鐵！」

三人聽了，更加不敢妄動。

花滿江道：「快帶我們往黑地獄！」

鐵柱道：「好，好，我帶你們去……」

花滿城道：「花氏姊妹是否押在黑地獄？」

鐵柱仍然口硬道：「你們到了

便知！」

「走！」

鐵柱祇好向前，花滿城道：「你們不要來！」

那三天王並沒有完全聽他們所言，依然在不遠之處跟着他們上了這個石坡。

到了山腰處，一片石牆之前，有一堆亂石。

鐵柱道：「這便是進口！」

「開！」花滿江用力把他一推。

花滿江知道這人武功遜於自己，在這方圓十丈之內，他是無法逃離。

鐵柱也有自知之明。

他走上前去，推開了一些亂石，赫然是一道地洞門，他用力一推，門口乍現。

花滿江上前，他救女心切，一時之間，竟然疏於防範，而鐵柱也是有心害他，當花滿江一上前來，他立時閃身，使出一個橫掌，這一招「鐵柱魔針」是他成名招數，而且用了九成眞力，花滿江是無法抵擋。

花滿江被掌力迫住，身體趨前，竟無法自我控制，整個人便標向地洞。

眼前是一片漆黑，身卻像在浮雲之中。

花滿城見此劇變，也奮不顧身，標竄前去。

鐵柱已早虞他有此一着，趁他來勢，一個旋身，也使花滿城撲了個空，直墜下那地洞之內。

花滿城也是感到一陣雲霧縹緲，然後是全身熱辣，祇覺全身盡濕。

原來他們已下墜在一個水池之內！

幸好水池並不深，兩人喘定，半晌才道：「滿江，你怎麼了？」

花滿江道：「我沒有甚麼，你呢？」

兩人坐了起來。

原來這水池相當大，牆邊有燈，但十分幽暗。

忽然有人叫道：「誰？」

兩人循聲音而去，心中一凜。

「璀璨！」

「絢爛！」

「妳們是……」

「爹？」是花璀璨的聲音。

「爹！」是花絢爛的聲音。

兩人急忙循聲而去，祇見轉了一角，燈火較爲明亮，當中坐了兩人，赫然是花璀璨與花絢爛！

在此乍逢，父女四人，不知是悲是喜。

花璀璨與花絢爛並沒站有起來迎接父親。

花滿城問道：「你們怎麼了？」

花璀璨並沒有回答。

花滿江也追問。

祇見花絢爛雙足踢起，發出「郎郎噹噹」的聲音，卻原來她們兩人足部已被下了鐵鐐。

兩人想出掌力劈開，但那些脚鐐，全是精鋼煉成，那有這麼容易弄開。

四人祇好安靜下來，互告別後情形。

原來花璀璨與花絢爛被捕之後，陽明山莊莊主蔣天下迫她們親身簽署勒索信之後，一直被困在這石室之中，她們呼救無門，幸好每日三餐都供應充足。

花滿城與花滿江也略述了他們與手下前來救兩人經過，並且被蔣天下門人誤打誤撞，被迫入了這地洞。

可是，他們重新回想，似乎並不一定是誤打誤撞，而是有意讓他們父女重逢。

四人越想，越是覺得有理。

可是他們卻無法想到一個合理的解釋，爲甚麼他們會讓四人重逢？

每日，地洞之上有人用竹籮放下食物，因此，他們並不愁食物，日間祇是想盡辦法，希望可以找出通道，同時，他們也沒法弄開花璀璨與花絢爛的脚鐐，可是，兩件事情，都無法做妥。

轉眼已有二十日，衆人納悶之際，忽然發現送食物來的竹籮之內，竟然有兩封書信模樣的東西。

花璀璨小心拿起，看了一眼便道：「爹，是你的。」

然後又向花滿江道：「叔父，這是你的。」

兩人分別接過，看了一會，兩人赫然大怒。

花絢爛問道：「甚麼事？」

花滿城道：「蔣天下這人好貪心，而今不單要我黃金，竟然要了我的錢莊！」

花滿江也道：「他也竟要我把鏢局整間拱手送上。」

「他有這能力？」

「而今他便是要我們簽這轉讓契約。」

「不用理會他……」花絢爛道。

「你看……」花滿城把一張字條遞了出來，上面寫着：「若然不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最極限也是殺了我們，我們仍是不簽，看他能如何！」花璀璨道。

花滿江也發現他那份契約後面，也有另外一張字條，上面寫着：「若然簽妥，先放令嬡。」

蔣天下實在懂得天下父母之心。

花滿城與花滿江互望了一眼，他們沒有多說話。

花璀璨與花絢爛已明白他們的心事。

花絢爛道：「不，千萬不可以，我們不能把你們辛辛苦苦創辦的基業，拱手讓與蔣天下。」

花璀璨也道：「就算我們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花滿城與花滿江聽了這話，忍不住的落下淚來，兩人久歷江湖，甚麼風險都已見過，如今這種情況之下，做夢也沒有想過。

人生若夢，也許預料得到的，並不是人生。

花絢爛道：「其實，我們暫時也不用理會他們，看他們有甚麼辦法對付我們。」

花璀璨也道：「你們的手下很多，也許不會全遭他們毒手，相信他們很快便會來救我們。」

兩人迅速的收了契約，免得他們暗中簽署。

爲了不必要的煩惱，四人不再提及這事。

那天晚上，送下來的膳食，有顯著的改變，以前還有一些肉，這時卻祇有一些蔬菜。

再過一天，連菜也沒有，祇有白飯。

又過一天，竟然連白飯也沒有。

花滿城道：「我看還是讓你們先出去，再作打算。」

花滿江也道：「我們何必這樣自絕……錢財總是身外之物……」

可是，花璀璨與花絢爛仍然不肯。

那夜，懨懨欲睡之際，忽然聽見一陣水聲，自牆脚滲下，開始祇是很少的水量，到了半夜，他們所睡之處，已然全濕。

到了早上，他們已無法躺下，因爲水已及脚跟處。

花滿江道：「蔣天下要用水溺死我們。」

「這毒丈夫必無好報！」

他們雖然謾罵，但水依然流下，轉眼水位已及膝，這個石室低陷，流下來的水無處宣洩，因此，水位越來越高，終有一刻會把他們四人溺斃！

四人又再過了一個時辰，水已及腰。

花滿江已忍耐不住，高聲狂叫：「我們願簽契約！」

花滿城道：「咱們簽約之後，永不追究！」

水依然流下，再過了半個時辰，兩人不斷的呼叫，已是力竭聲嘶。

忽然，上面石洞露出光，一個竹簍吊了下來，兩人迅速接過，果然是兩份契約。

竹簍之內，有筆有墨，這次，不單要他們簽署，並要他們蓋上指模，契約之內，有些甚麼內容，他們也不過問，祇希望早日脫身。

其實花氏兄弟，祇望兩個女兒脫身，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當竹簍吊了上去，他們隱隱約約的聽到一些笑聲，那自然是蔣天下的得意笑聲，雖然他們都看不見蔣天下那猙獰的笑臉，但可以想像得到，花滿城與花滿江忍不住用力拍在水上，濺起了無數水花。

過了一會，他們更加憤怒，因爲水勢並沒有因他們簽署了契約而停了下來，反而是水勢更盛。

花璀璨首先發覺道：「我們上當了。」

花絢爛也道：「與這樣的人談信諾，簡直是與虎謀皮，我們失去一切，包括性命。」

可是，這時的自怨自艾，已是毫無作用。

水勢依然不斷，轉眼已來到他們腹部，再過一會已然及胸。

四人站着，實在是無可奈何。

花璀璨忽然哭起來。

花滿城道：「你怕死？」

「不，是我累了你們。」

花絢爛也道：「是的，如果不是我們亂闖亂蕩，也不會落在這個惡人的手上。」

這時，水勢更盛，從胸一直上升至肩部。

眼看再過多一盞茶時分，四人便要在水中溺斃，雖然花滿城與花滿江依然可以自然游動，不過，他們卻是北方長大，不諳水性，不敢稍爲妄動。

就在他們快要被水覆蓋之際，上面那洞口忽然開了，有人叫道：「璀璨！」

聲音極輕與水聲交織，幾乎是聽不見。

接着又有人聲道：「絢爛！」

花璀璨耳靈回應道：「我在洞下！」

那山洞口更移開了一些，忽然有一人躍下，掉在水中，濺起了無數的水花。

水花剛靜，又再有一人跳了下來。

花璀璨道：「是你，俊哥！」

花絢爛也道：「俏哥！」

兩人游近，正是朗俊與朗俏兩人。

花璀璨道：「快先救我父！」

朗俊與朗俏俱是十分熟悉水性，他們各自背了一人，先游近花滿城與花滿江，然後推他們往石壁，他們各自扶着突出的岩石。

朗俊先躍了上去，他手中有極爲鋒利的短刃，插向石塊，已在上面弄成一個可暫時棲身之處。

朗俏卻潛下水底，讓他們有踏脚的地方，兩人各自借力使力，一躍而上。

朗俊與朗俏兩人，分別再多鑿

兩個位置，然後潛入水裏，用利刄割斷她們的脚鐐，使她們可以躍上壁上。

這一番功夫，救了四人上石壁。

朗俊與朗俏並沒有停下來，他們分別在石壁之上，鑿了一些洞。

朗俊道：「你們可否躍上去？」

四人點頭。

朗俏道：「你們先躍上去，我可殿後，俊哥，你先上去，小心有人來攻！」

朗俊依言，躍了上去。

花滿城道：「我先上去！」

然後是花璀璨與花絢爛躍了上去，接着是花滿江，朗俏是最後一個躍了上去。

* * *

出了「黑地獄」，衆人都吁了一口氣。

花璀璨與花絢爛兩人把誤入地下道的事，詳細的告訴了兩位父親，並且介紹了朗俊與朗俏兩兄弟與兩人認識，一番寒暄，自是不在話下。

花璀璨向朗氏兄弟道：「那兩位婆婆又如何？」

朗俊道：「沒有甚麼消息。」

朗俏道：「我們趕來救你們之時，陽明山莊似乎已陷於一片緊張，似有外人攻來！」

花滿城道：「外人，甚麼外人？」

朗俏道：「不知道，這多年來，陽明山莊在外面結怨極多，雖然蔣天下手法極爲秘密與狠毒，但始終是逃不過江湖人雪亮的眼睛。」

花滿江道：「那可能是咱們鏢局與錢莊的人。」

花滿城道：「但願如此！」

朗俊道：「這『黑地獄』是陽明山莊最後的一個機關，咱們破了這個機關，還有外來人的援手，要攻破陽明山莊是指日可待之事。」

衆人被朗俊這話所鼓勵，士氣也立時提高了不少。

朗俊帶了衆人，再入陽明山莊。

他們來到那處蓋有天羅地網的花園，祇見那兩位扮花氏姊妹的萬姑娘與郭姑娘，似正在找出路。

她們見了花氏姊妹道：「妳們沒事了？」

花氏姊妹並沒有見過這兩位姑娘。

花滿城把事情簡單的說了，兩人才知事情的原委。

朗俏道：「不要多費時間！」

花絢爛道：「你有否辦法入內？」

「當然有！」

朗俊與朗俏兩人同時向上一躍，兩人落在半空，竟可停頓，因爲他們是落在那隱形的「天羅地網」之上，下面的人看來，却十分古怪。

朗俊拔出佩刀，用力揮幾下，這「天羅地網」竟被削開，衆人也同時躍上，入了花園之內。

花滿江道：「這刀好厲害！」

「當然，祇有這刀才能割開『天羅地網』！」

萬姑娘道：「各位，我們兩人武功低微，無法幫忙消滅蔣天下，我們就此告退！」

郭姑娘道：「我們出了陽明山莊之後，自會在江湖之內揭發陽明山莊的醜事，算是我們報仇，也算是爲江湖做點好事！」

萬姑娘與郭姑娘跳出了「天羅地網」。

「快跟我走！」朗俊催促衆人。

忽然，有人聲傳來：「朗俊、朗俏，你好大的膽子！」

衆人迅速的散開。

祇見四天王已一字排開。

朗氏兄弟見了四人，並沒有退縮。

朗俊道：「好了，咱們之事，亦應到了解決的時刻！」

四天王中的金剛喝道：「甚麼解決？你兩兄弟難道不想再要解藥！」

「解藥？咱們爲了這兩個字，在陽明山莊之內，已受了不知多少凌辱！」朗俊道，聲音竟帶點嗚咽。

朗俏道：「讓咱們割下他們四人的臉，作我們的人皮面具吧！」

兩人同上。

四天王一起應戰。

花滿城與花滿江並不明白他們說些甚麼。

花璀璨道：「朗氏兄弟本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花絢爛道：「你們曾聽過『俊郎君』與『俏郎君』兩人嗎？」

花滿江道：「聽過，原來他們被囚在陽明山莊之內，江湖上的人，却不知他們兩人爲何突然消聲匿跡！」

花璀璨道：「蔣天下迫他們吃了一種古怪的藥，如果不依期服解藥，他們的臉皮便會一塊一塊的脫下來！」

花絢爛道：「他們兄弟向來對自己容顏十分珍惜，爲了求蔣天下給解藥，不惜爲他做了不少壞事！」

花璀璨道：「看來他們爲解藥之事，已豁了出去！」

四天王與朗氏兄弟，似不分勝負。

花滿城道：「咱們不要再浪費時間！」

花滿江道：「好極！」

兩人同時躍入了戰圈。

朗氏兄弟有人援手，精神大振。

花滿江與花滿城曾受四天王所挫，而今有機會報仇，當然是不會手下留情。

漸漸，四天王似有退縮之意。

朗俊道：「兩位世伯，千萬別讓他們逃了！」

花滿江道：「好極！」

花滿城與花滿江綿密的掌風，也織成了一個「天羅地網」，四天王無法逃出。

朗氏兄弟因知道自己容顏再無法維持下去，因此，他們是豁出了性命，越戰便越勇。

四天王之中，鐵柱最弱，因此，他先着了朗俊的一刀，他滿身鮮血。

銅屍立時上來把他護住。

可是，他一分心，已被朗俊一刀砍下，立時，他們左手廢了。

四天王中兩個受傷，金剛與銀針頓時亂了陣脚。

花滿城與花滿江不再守，反守爲攻，兩人迅速退後，可是他們太心急離開，脚步不穩。

花滿城與花滿江同時出掌。

兩天王同時大叫一聲，口吐鮮血。

四天王已是潰不成軍！

朗俊與朗俏這時精神大振，先殺了銅屍與鐵柱，再與花滿城、花滿江聯手，直迫金剛與銀針。

金剛與銀針見兩位義弟已死，陣脚更亂，再中了花滿城與花滿江的掌，便倒了下去。

朗氏兄弟兩人撲前，一人一刀，把兩人送上了黃泉道上。

這時，前面傳來陣陣人聲。

朗俊與朗俏帶着衆人，來到人聲之處。

祇見當中一人，被十人圍着，這人披頭散髮，十分狼狽。

「蔣天下！」六人齊聲而叫。

花滿城道：「『東南西北中』果眞沒叫我失望！」

他口中的「東南西北中」正是他手下五人：於振東、計振南、卓振西、加振北和安振中！

花滿江道：「我鏢局的『五靈』也不減當年勇！」

這「五靈」便是「怒吼獅王」彭哥、「琴心虎膽」姜柏、「轟天豹」孟豪、「熊羆漢」拓跋雄以及「神猿無敵」袁力。

其實蔣天下武功也是十分厲害，否則，在十人圍攻之下，怎可以維持至今？

衆人聽到花滿城與花滿江聲音，都十分高興。

這稍一分神，卻給了蔣天下一個機會。

他突然挺身一拔，這一拔上了半空，他在半空中，連翻了五個觔斗，像一個大風車般，竟然可以借力，橫身飛近了花氏姊妹的身旁。

這一變化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

花氏姊妹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身影，嚇得手足無措，她們想退，兩人頸項卻是痛極。

花氏姊妹厲聲尖叫。

蔣天下道：「退下！」

花滿城與花滿江想出手，但已太遲，他們唯一可做的，祇有依言退下。

蔣天下控制了花氏姊妹道：「若有人不聽我命令，祇要我稍一用力，兩人頸骨便斷！」

衆人又再後退。

蔣天下道：「兩位花老闆，不用怕，我用力一捏，你們兩位千金不會死去，祇是頸骨無力，以後便成了一個低頭美人！」

花氏姊妹受痛，尖叫了一下。

蔣天下果是個狠毒的人，他要出手殺花氏姊妹，也許嚇不倒衆人，他卻以弄殘廢兩人作爲要脅，實在是工於心計。

花滿江道：「你想怎樣？」

「仍然是從前一樣，你的鏢局，他的錢莊！」

花滿城道：「你有這個本領嗎？」

蔣天下道：「當然有——以前有，而今更是大有本錢！」他又再捏花氏姊妹粉頸之處。

頸項其實是人身最脆弱的地方之一，祇要他再稍加用力，花氏姊妹大有可能終生殘廢。

花滿城道：「你要，你便拿去！」

花滿江也道：「對，放了她倆，你要甚麼都可以！」

蔣天下狂笑道：「這些話才像樣！」

衆人實在無奈，蔣天下更是狂傲。

「朗俊、朗俏，隨我來！」

蔣天下仍未知道這雙兄弟早已背叛。

朗俊、朗俏當然立刻應聲道：「是，莊主！」

兩人一躍而上，到了蔣天下的前面。

「走！」蔣天下示意兩人，一前一後護着他，他提着花氏姊妹兩人前去。

朗俊與朗俏向花滿江及花滿城作了一個眼色。

蔣天下竟朝「黑地獄」而去。

花滿江與花滿城及十個手下，想同時跟去。

花滿城道：「我們跟去，也沒有用，我看朗氏兄弟，會保護璀璨與絢爛。」

花滿江道：「是的，他暫時不會傷害她們姊妹，否則我們立即劏

平陽明山莊！」

花滿城道：「這地方是陽明山莊的『黑地獄』，是我們曾被囚禁的地方，我們闖了出來，對這地方也有些印象，我們倒不如從另一面攻入，才可解救她們。」

花滿江道：「我們而今人手多，說不定還可以找到更多攻入裏面去的地方！」

他們商議了一會，才決定行動。

＊　＊　＊

再說蔣天下携着花璀璨與花絢爛姊妹兩人，由朗氏兄弟護着，直入了「黑地獄」。

朗氏兄弟一直想找機會救花氏姊妹，可是蔣天下知道，而今這對姊妹花，是他手上最後一張皇牌，千萬不能有所失，因此他一直自己控制着。

蔣天下道：「我們入『黑地獄』，再從秘道繞回陽明山莊，召集莊內人手，定要把花家的人制伏！」

朗俊道：「好極！莊主，那班人可惡之極，你先休息一下才說！」

朗俏道：「是的，莊主，你先放下這兩位姑娘，她們武功低微，一定不能逃離半步！」

「好極！」蔣天下想放下兩人，可是，回心一想，卻又再提着兩人。

蔣天下道：「我怕節外生枝，走過了『黑地獄』才再作打算！」

兩人看着他，心內只恨得牙癢癢的，但表面仍是裝作十分順從。

他們入了「黑地獄」，來到了那個囚禁花滿城與花滿江及花氏姊妹那個水牢。

水牢之內，水仍未退。

突然，蔣天下踏着了一些浮泥，滑了一下。

花氏姊妹祇覺頭部一鬆，她們不再理會甚麼，盲目的向前滾去。

她們祇圖脫離魔掌，不理一切。

蔣天下祇是一滑，他武功極佳，很快便穩了身子，見兩人竄前，他也竄前。

朗俊與朗俏也立時趨前，手中短刄同時遞出。

蔣天下祇覺後面勁風，回首一望。

祇見朗俊與朗俏持刀而來，他一閃身，避開了朗俊的刀，再一撲身，又再避開朗俏的刀。

「好傢伙！」蔣天下十分惱怒。

朗俊與朗俏知道自己背叛已露，也不再留手，兩人同時並進，刀尖向蔣天下要害刺去。

蔣天下怒道：「你們不再要解藥了？」

朗俊與朗俏並不回答，手下的刀更快。

蔣天下的武功實在比兩人高出許多，再過兩個回合，兩人已立於必敗之地。

不過，他們是豁了命的打法，使他們可以暫時不敗。

花璀璨與花絢爛兩人已離開魔掌，半躺在地上，祇見蔣天下便要擒住兩人。

兩人並沒有甚麼想法，祇是臨急用腳一撐，這一撐使兩人標近蔣天下身上。

兩人各抱了蔣天下的一腿。

兩腿被扯，一時之間，蔣天下無法去攻朗氏兄弟，反而是回掌，雙掌便要拍在花氏姊妹的頭上。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花璀璨與花絢爛低頭一咬，咬得蔣天下痛入心脾！

兩人又再用力，力圖把蔣天下扯倒在地上。

蔣天下被這兩姊妹最原始的攻擊，竟然手忙脚亂，一時不穩，倒了下來。

兩姊妹不理一切，各人往左右拉去，蔣天下拚力掙扎，突然，「蓬」的一聲，三人已落了水牢。

水牢之內，水深過人。

兩姊妹不懂水性，入了水之後，更為大亂，她們不再扯着蔣天下的腿，而是扯着他的頭髮。

蔣天下下了水，情形比她們姊妹更糟。

他不但不懂水性，而且頭髮被扯，整個人似已失去了一切，他拚命浮上，卻又被兩人扯着頭髮而下。

他一張口，水便湧入。

花氏姊妹處境與他一樣。

朗氏兄弟見狀，立時跳了下去。

他們兩人精通水性，先救了花氏姊妹。

朗俊道：「你們先上那些石上。」

朗俏持刀去對付蔣天下。

蔣天下在水中，上下翻騰，像隻瘋狂野獸。

朗俊道：「離開，就讓他溺死！」

朗俏道：「這豈不是便宜了他！」

朗俊道：「他一上岸，我們萬萬也不及他！」

蔣天下在水中掙扎着。

這一個水牢，本來是他利用來害死花家人，而今卻成了他自己葬身之所！

不過，蔣天下命不該絕。

突然，兩個黑影同時飛下！

兩枝拐杖插入了水中，兩個婆婆，一人拉着蔣天下一邊，奮力一拔，已上了上面。

這兩個婆婆，便是金釵婆婆與

玉簪婆婆。

花璀璨與花絢爛看得眞切，同聲叫道：「金釵婆婆、玉簪婆婆！」

蔣天下絕處逢生，向兩位婆婆道：「多謝婆婆救命！」

這時花滿城、花滿江等人已跟踪而至。

花滿城道：「兩位前輩是……」

金釵婆婆道：「看你與我們年紀相若，憑甚麼叫我們前輩？」

花璀璨道：「這位是家父花滿城！」

花絢爛道：「這是家父花滿江！」

玉簪婆婆道：「啊！原來是威震鏢局的總鏢頭！」

金釵婆婆道：「你們作客陽明山莊，為甚麼卻要來害這位……」

蔣天下道：「在下是陽明山莊主人蔣天下！」

金釵婆婆沒有作聲，玉簪婆婆卻問道：「甚麼？你便是蔣天下？蔣百勝是你……」

蔣天下道：「蔣百勝正是在下的先父。」

「啊！」金釵婆婆直視着蔣天下。

金釵婆婆突道：「你為甚麼冒認蔣天下？」

「我！我冒認蔣天下？」蔣天下十分詫異。

玉簪婆婆接口道：「我曾在陽明山莊多年，怎會不認得蔣天下？」

金釵婆婆好像突然領悟道：「你……你竟想欺騙我，想我不與兒子相認？」

玉簪婆婆道：「他根本便不是蔣天下！」

蔣天下也頓時明白道：「兩位，我不理會你們誰要認作我的母親，目前是大敵當前，如果要認我作兒子的話，那便打退這六人才說！」

玉簪婆婆喝道：「好極！誰敢與我兒子過不去？」

花璀璨與花絢爛兩人，對於金釵婆婆與玉簪婆婆及蔣天下之間的關係，略知一二，因此，也知道玉簪婆婆要認回蔣天下為兒的事情。

朗俊與朗俏雖然在陽明山莊已有一段日子，不過，對於主人蔣天下之事，所知並不多，因此見兩位婆婆要與蔣天下相認，也摸不着頭腦。

花滿城與花滿江更是不知該說些甚麼。

蔣天下道：「先殺這兩個老傢伙！」

玉簪婆婆聽了這話，甚麼也不考慮，一頓龍頭拐杖，飛身撲往花滿城與花滿江。

她來勢極兇，根本沒有讓他們兩人多說一句話。

金釵婆婆本想不動，但玉簪婆婆已如奉了玉旨綸音，如果她仍站着的話，那表示她並不站在蔣天下這一邊，那麼，蔣天下當然不會視她為母。

因此，她也一揮龍頭拐杖，加入戰圈。

蔣天下在那邊石壁之上，喘定了氣，然後他也突然一個飛身，撲向花璀璨與花絢爛之處。

他知道祇有控制了這兩個女孩子，自己逃走才有保障，可是，他一動，朗俊與朗俏已知他的意思。

於是兩人護着花氏姊妹，又與蔣天下大戰起來。

花氏姊妹武功低微，不過，蔣天下要週旋兩人，一時之間，也無法抓得到花氏姊妹。

朗俊道：「你們先逃出去！」

朗俏也道：「你們出外召衆人進來！」

花璀璨與花絢爛退了出來。

蔣天下有些着急，發招更狠，朗俊與朗俏一時之間，連連敗退。

花氏姊妹看見這情形又不忍離開。

兩人站在一旁看着。

花璀璨道：「絢爛，你有沒有發覺，蔣天下武功雖然厲害，但他似有一個大弱點！」

花絢爛道：「他不懂水性！」

「是，不過弄他下水並不容易，我剛才發現，當我們扯他頭髮之時，他瘋狂似野獸！」

花絢爛也想了起來道：「是的！」

「難道頭髮是他的死門？」

「死門！」

「是他身體上最弱的地方，祇要攻向他這個死門，取他性命，易如反掌！」

「可是，我們無法近他身！」

「冒險一試！」

她們又再商議了一會。

這時，朗氏兄弟又連連敗退，正向花氏姊妹這一邊而來，看來，蔣天下仍有意抓花氏姊妹。

花氏姊妹突然滾在地上，一同滾向蔣天下身邊，然後一同躍起，各人抱了蔣天下一條腿。

一時之間，蔣天下有點不知所措。

朗俊與朗俏同時撲近。

花絢爛叫道：「削他頭髮！」

花璀璨也道：「削髮！」

朗俊與朗俏立時會意，同時揮刀削蔣天下的頭髮。

蔣天下似乎是大忌，他想退後，可是，花氏姊妹卻是死抱他雙腿不放。

而朗俊與朗俏揮刀，全然攻向他的頭髮。

「嘶」的一聲，蔣天下額前一綹頭髮已被削去。

蔣天下猛叫了一聲。

果然，蔣天下最害怕給人削斷他的頭髮，他拚命的躲開兩人的刀，卻又無法甩開花氏姊妹兩人。

他情急之下，陣脚大亂。

看來祇要多削他幾下，削下他的頭髮，他便會不戰而降。

突然，「嘶嘶」兩聲，果又削下兩綹長髮。

蔣天下狂叫：「救我！」

他實在非常情急，一步踏錯，又再落下水牢。

「叭達」一聲，水濺極高。

金釵婆婆與玉簪婆婆當然知道，可是她們卻無法脫離花滿城與花滿江的拳掌。

蔣天下在水中掙扎，載浮載沉，並且狂叫「救命」，完全失去了陽明山莊莊主的威嚴。

金釵婆婆似乎忍耐不住，索性不理會對方的襲擊，轉身便走，花滿城見她空門大露，一掌劈出。

玉簪婆婆也是因蔣天下的叫聲，而亂了方寸，她亂揮一枝，轉身逃離花滿江，她這樣不顧一切，當然是空門大露，也重重的吃了花滿江一招。

金釵婆婆與玉簪婆婆都受了傷，但她們不顧自己安危，飛身躍下水牢。

她們想再以龍頭拐杖插地，然後把蔣天下拉起來，可是她們拐杖一下，卻插不到實地！

兩支拐杖直下泥中。

而金釵婆婆與玉簪婆婆兩人也立時入了水中。

蔣天下在瘋狂的掙扎中，碰到兩人，也不問情由，按着她倆，借力飛身而上。

這一躍極高，上了這水牢的頂處。

蔣天下逃了出來，可憐這兩個老婆婆，她們也不諳水性，本以為用拐杖插在泥中，加上本身武功，可以再一次把蔣天下救了上來。

而今，蔣天下被兩人救出，可惜的是，兩人在水中發狂掙扎，快要沒頂。

花璀璨與花絢爛看見，心下頗為不忍，因為這兩位婆婆，在山洞之內與她們相處一段時期，早已有了感情。

花璀璨向朗俊道：「救她！」

花絢爛也叫朗俏：「快救婆婆！」

兩人本不願意，但花氏姊妹催促之下，只好一起飛身下去，把兩位婆婆救了上來。

金釵婆婆與玉簪婆婆被救離了水牢，坐在石壁之上，她們仍然不顧自己安危，問道：「你沒事吧！」

她們異口同聲，關心地問在牢頂的蔣天下。

蔣天下已抖去身上的水，呼吸亦復正常，叫道：「你這兩個老傢伙，這麼關心我做甚麼？」

金釵婆婆道：「是因為你是我的兒子！」

玉簪婆婆道：「不，你是我的兒子！」

金釵婆婆望着玉簪婆婆怒道：「玉簪，我早跟你說過，他並不是你的兒子。」

玉簪婆婆道：「我也早跟你說過，我才是他的親生母親！」

「不，你不是！」

「不，你才不是！」

兩個老婆婆，氣未喘完，竟又想動手。

蔣天下在牢頂，坐在一條橫樑之上，見兩人要動手，竟狂笑道：「好極，打，打……」

兩位老婆婆聽了，竟真的打起來，兩支龍頭拐杖，一來一往，虎虎生風。

蔣天下叫道：「打死她，打死她！」

兩人聽了，滿以為自己的兒子，要打死對方，因此，她們出盡自己武功，猛攻對方。

花璀璨與花絢爛在旁，叫道：「停手，停手！」

她們那裏肯聽，招來招往，處處攻向對方要害。

花璀璨道：「你們怎會這麼笨，妳們根本不是蔣天下的母親！」

花絢爛也道：「假若你們其中一位是，他也不會叫你們打死對方！」

這話極有道理。

兩位婆婆似是如夢初醒，拐杖已慢了下來。

蔣天下道：「打吧！繼續打吧！打死誰也不着緊，最好兩個都打死！」

玉簪婆婆抬頭望着蔣天下道：「蔣天下，就算我不是你母親，你也應念我在莊中服侍你多年！」

蔣天下道：「這是你自己的懵懂！」

「甚麼，你說甚麼？你這沒人性的……」

蔣天下道：「我承認我沒人性，那又如何？」

金釵婆婆道：「天下，她不是你母親，我才是你真正的母親，當年我生下你之後，就被莊主趕出了陽明山莊……」

「對，你生過一個兒子，那並不是我！」

玉簪婆婆道：「我也是生下了一個兒子，莊主並沒有趕我走，而是困我在地牢之內……」

「你的兒子，你的兒子也是早已死了！」

兩位婆婆聽了，心下十分震驚。

「你說，你真的不是我的兒子？」金釵婆婆問。

玉簪婆婆也接問：「那你是誰？」

「我當然是蔣百勝的兒子！」

「那麼，就算我不是你的母親，玉簪也應該是！」

「對，假若我不是，金釵也應是！」

蔣天下笑道：「你兩個女人，實在太天真，難道天下便祇得你兩個女人？」

「還有誰？」

蔣天下道：「當然還有我的生母！」

「她是誰？」

蔣天下道：「你們真的要知道？」

「是誰？」兩人厲聲同道。

「翠環！翠環是我的生母……」

兩位婆婆同道：「翠環？」

金釵婆婆道：「是服侍過我那個丫頭翠環？」

玉簪婆婆也道：「她也服侍過我！」

「對，她是你們的丫環，她沒有武功，但她比你們漂亮，比你們更有頭腦！」

「比我們漂亮？」

「是的，母親照顧我的日子並不多，不過，她是全天下最好的母親……可憐我的母親，她甚麼也沒有，甚至連一個姓也沒有……」

金釵婆婆與玉簪婆婆都知道，翠環祇是一個買來的丫頭。

這丫頭十分聰明伶俐，服侍這兩位太太，千依百順，可是，想不到她竟是兩人最大的敵人！

「她知道自己再沒有出頭的一天，但她也知道，祇要成為真正的蔣百勝夫人，她才有希望……她在妳們兩人有孕的時候，也引誘我父親，懷下了我！」

「這死丫頭！」

「這賤人！」

蔣天下突然伸手挖牆，抓下兩把泥土，用勁力撒向兩人，兩人無法躲避，臉上劇痛。

「妳們嘴巴放乾淨點，我的母親才是天下最聰明的人，她要我獨霸天下……」

金釵婆婆道：「因此才給你改了這個名字！」

「當然，我是『掌』天下的人！」他故意把「掌」字說得重些，表示並非姓蔣那個蔣字。

玉簪婆婆道：「不過，我的確是生過一個男孩子。」

金釵婆婆道：「對，我也是！」

蔣天下道：「是的，你們沒有記錯，可惜的是，天下祇有一個，不能三人共掌之！」

「那麼……」

「當然是留下我一人！」

兩位老婆婆聽了，立時覺得有點暈眩。

金釵婆婆道：「翠環弄死我的兒子？」

玉簪婆婆道：「翠環竟是這麼狠心！連我的兒子也弄死！」

「這有甚麼稀奇？天下祇有一個！」

兩位老婆婆，一個在陽明山莊之內，忍着千辛萬苦，祇是相信這位蔣天下是自己的兒子，甚麼屈辱也願接受，而另一個落拓江湖，苦練武功，也是深深相信，陽明山莊之內的少莊主是自己的兒子。

可是，而今兩個人的夢，數十載的夢都破碎了，兩人身體搖晃着。

在旁的人，聽了這件事，也覺這個翠環心狠手辣，難怪有這樣的兒子。

花滿城道：「蔣天下，這一切都是你編出來的故事。」

「我為甚麼要騙她們？」

「我不明白，這一切事情，你如何得知？」

蔣天下道：「我七歲的時候，母親患了重病，她在床上臥病十一個月，在這十一個月內，她把所有事情告訴了我，並且叫我提防這兩個老妖、老怪！」

玉簪婆婆怒道：「老妖豈是你叫？」

金釵婆婆也道：「老怪，怎能出自你口？」

原來這「老妖」、「老怪」是當日蔣百勝叫她兩人的匿稱，天下沒有人知道。

翠環知道，因為她是兩人的近身丫頭。

這話更證實一點，翠環已確把事實全然告訴了蔣天下。

蔣天下續道：「她一直教我，要成功便要不擇手段，她的話並沒有錯！」

翠環本人根本便是一個不擇手段的人。

「我要獨霸天下！」蔣天下狂號，聲音有如夜梟。

花滿江道：「蔣天下，其實你要獨霸天下並不難！」

「當然！」

「可是，你並沒有能力，你祇是一個江湖上擄人勒索的賊匪而已！」

蔣天下怒道：「我不是賊匪！」

「你不認也無妨，但你事實上是……」

「當年我父去世，我承受了陽明山莊上一切，我有足夠的金錢，用來獨闖天下！結果我結識了很多江湖上能人異士，我希望他們能助我一臂之力，可是，他們所有人的目的，卻在我的錢財之上。」

「結果，你錢財被人騙光了？」

「是的！」蔣天下的目光露出了兇芒，半晌才道：「我要把我所有錢財拿回。」

「不擇手段？」

「對，是不擇手段，因我的錢財被江湖人騙光，所以我也要從江湖人身上拿回！」

「於是，你把出名的武林人士擄了回來，進行種種不同的勒索？」

「是的，不過，我再不會是那麼衝動，我每作一案，我都小心策劃，因此，近年來我殺了不少江湖武林人，也不露痕跡，陽明山莊依然享有天下第一山莊的美名！」

花滿城道：「我的女兒並不是名人！」

「可惜你們倆都是！」

花滿江道：「好了，蔣天下，你要了我們的鏢局與錢莊，我們兩兄弟也不和你計較，你便放了我們！」

「放了你們？我為甚麼要這樣做？」

「你要錢，不是要命呀？」

「不，我兩樣也要！」

眾人聽了，都覺得這蔣天下實在是一個沒人性的人！

「我怎能讓你們出了陽明山莊之後，有誹謗我的機會，也有復仇的機會！」

「你何必這樣狠心？」

「我母親一直教導我，祇有狠心才能成事。」

花滿城道：「你這樣做，天理不容！」

蔣天下道：「對，我剛才還以為我會敗在你們手下，可是，兩個自以為是我母親的人卻拚命救了我，因此，天仍然是幫着我。」

金釵婆婆憤怒道：「你這無良！」

玉簪婆婆咬牙切齒道：「你這孽子！」

蔣天下道：「你們還想說甚麼，快說！因為你們沒有甚麼機會的了！」

金釵婆婆道：「蔣天下，你想怎樣？」

蔣天下道：「我會實踐我一貫的宗旨，殺無赦！」

玉簪婆婆道：「我雖不是生你的娘，但我總算照顧過你十多年。」

蔣天下道：「那更要殺！」

「為甚麼？」玉簪婆婆實在不明所以。

在場的人也不明所以。

蔣天下笑道：「你們都不明白？那便是你們失敗的地方！你們都知道我的事太多，我不想你們把我的事情透露出去。」

玉簪婆婆道：「我不會的。」

蔣天下道：「誰能保證？」

沒有人答話。

「祇有死人才能保證！」

蔣天下突然向上一躍，然後在天花板處拉開了一個天窗，迅速的從天窗出了外面。

不一會，水牢內水聲又再響。

花滿城道：「糟了，他又再用水溺斃我們！」

花滿江道：「這人實在無可救藥！」

朗俏道：「你們等一下！」

他飛身上到天花板，想推開那天窗，那知道天窗已被反鎖，這當然是蔣天下要令他們長困水牢。

本來他是想沿着天窗外面的路，這樣較容易找到蔣天下，而今天窗既然不能開放，他立時下來，向眾人道：「我們再從這些石壁的洞出去。」

他們已經出過這水牢一次，再來一次，駕輕就熟。

當他們出了「黑地獄」，朗俊與朗俏帶路，他倆在陽明山莊多年，十分熟悉。

走了不久，已近山莊的主要建築物。

他們聽到兵刃交加的聲音。

循聲而去，祇見蔣天下正指揮着手下，向十人進攻，那十人正是花氏兄弟手下。

花滿城道：「江弟，我們兄弟多年來，都沒有聯過手了。」

「是的，這次不單是你我兄弟二人聯手，還有我們每人五個親信，一起聯手！」

朗俊與朗俏道：「我們也是兄弟聯手！」

金釵婆婆與玉簪婆婆互望一眼道：「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是姊妹聯手。」

花璀璨道：「我們呢？」

花絢爛道：「我們當然也是姊妹聯手！」

眾人趕到了陽明山莊前的廣場。

花滿城的五個手下「東南西北中」，見了老闆無恙，十分高興。

「鐵畫銀鈎」於振東道：「老闆，我們五兄弟今日終於見到了我們的大債主！」

「神算子」計振南道：「原來我們五人父親，被人擄去，勒索贖金之後，仍無踪影的原因，便在此莊內。」

花滿城道：「是的，這幾十年來，陽明山莊的蔣天下，便做專門擄人勒索的勾當！」

「掌璽封印」卓振西道：「我們曾經與那些擄人勒索的人接觸過，可是我從來不知是陽明山莊的人！」

「千手羅漢」加振北道：「剛才我們經過一間儲藏室，裏面有很多臉罩，這些臉罩便是我們當年所見

過的……」

「無樹菩提」安振中道：「不枉我們五個受害人結拜在一起，終能一起殺此大仇人！」

原來這五位高手，當年都是陽明山莊擄了他們的父親，他們曾經交過贖金，但交了贖金之後，父親仍被殺了，五人同病相憐，結果是投靠了花滿城。

今日因助花滿城而揭發了這多年無頭公案，亦遇見了仇人，當然是十分高興。

花滿江五個手下，聽到他們所言，並不十分明白，不過，經過花滿江稍為解釋，他們五人也漸明白。

這五個響噹噹的漢子，聽了蔣天下那些劣跡，更誓要助五位一把。

他們十個人在這對話當兒，並非停了下來，而是在人羣中飛來撲去，因為陽明山莊嘍囉極多，似乎來之不盡。

花滿城與花滿江已加入了戰圈。

朗俊與朗俏卻不動手。

花璀璨道：「你們不打？」

花絢爛也道：「你們害怕？」

朗俊道：「這些人都是與我們共事過。」

朗俏道：「我們倒轉槍頭，目標也是蔣天下！」

「好極，我們便往找蔣天下！」花璀璨道。

花絢爛道：「去！」

兩人已不理會他們是否跟來。

朗俏邊追邊叫道：「你們武功怎及蔣天下？」

朗俊道：「不要走！」

這兩姊妹那再理會。

她們繞過了那邊山坡，從捷徑到了蔣天下所站之處，蔣天下正指揮手下，十分忘形，並不知道有人從後襲來。

兩姊妹正想撲前，朗氏兄弟比她們更快。

蔣天下已感到勁風，一個轉身，雙掌遞出。

朗俊與朗俏一向知道蔣天下武功厲害，假若這雙掌是用了七成功力的話，他們也會抵受不了。

蔣天下雙掌發出，仍極有威勢。

不過，掌風卻是軟弱無力。

朗俊與朗俏還以為他使的是虛招，可是，蔣天下並不是，他雙掌不靈，又再發雙掌。

他雙手不斷的顫抖。

突然，他雙手抱頭，盲目的四竄，看來，蔣天下是突然的瘋狂了。

朗俊道：「小心，這人詭計多端！」

花璀璨突然明白道：「他功力已全失！」

朗俏問：「你怎知道？」

「你看他的頭髮！」

在蔣天下亂竄之際，祇見他頭髮一片一片的落下。

朗俊道：「妳們兩姊妹上，也沒問題了。」

下面的嘍囉亦發現蔣天下在上面亂竄，極為不正常，有人叫道：「莊主瘋了！」

這一叫，很多人都不再打，而是找地方逃走。

這班嘍囉，在蔣天下手下，做牛做馬也不敢有半句怨言，但都不是心甘情願，而今有機會脫離魔掌，那個會放棄？

而今一呼百諾，轉眼五百多人的混戰場面，祇剩下十多人，他們並不是嘍囉，而是花氏兄弟與手下。

獨是不見了金釵婆婆與玉簪婆婆。

花氏兄弟與手下迅速來到。

「發瘋了！」

「那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他令天下多少父母兄弟發瘋，而今是輪到他自己發瘋了！」

蔣天下捧着頭，似是十分痛苦。

忽然，他向下面逃去。

眾人叫道：「就是瘋了，也不能讓他逃走。」

眾人追着。

蔣天下一直向前奔。

突然，金釵婆婆與玉簪婆婆出現，並且用龍頭拐杖擋着了眾人去路。

花璀璨道：「你們要救他？」

金釵婆婆道：「他是蔣家的唯一血脈！」

玉簪婆婆道：「蔣百勝對咱們無情無義，我們卻不能！」

蔣天下一直狂奔，竟然撞向了一片石壁之上，他雙脚無力，但這一漫無目的向前衝，卻是十分厲害。

石壁竟然裂開了。

一股水柱從裂口噴出。

原來這石壁便是水牢的石壁，石壁本已被水沖得不堅固，經蔣天下蠻力一撞，立時裂開。

水牢之內已灌滿了水，一有出路，水便有如萬馬奔騰，眾人已迅速奔往高處。

蔣天下已被水沖走。

大水嘩啦嘩啦而下，這時，蔣天下在水中，仍然瘋狂的亂抓，突然，他似是抓着了什麼東西，但眾人並不能看見。

原來他抓着的正是他所設的天羅地網，因石壁塌下而跌了下來，把他網住了。

果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全文完）

新派俠情哀艷故事／麥可・文　庚長飛・圖

艷女勾魂

上文提要：「勾魂三艷」對鐵石心心儀已久，聽到這個忠良之後被追殺的消息，紛紛在不同地點設下埋伏，以本身絕技打敗了分頭追殺的三隊「東廠」侍衛人馬。可是她們盡管從險境中多番救出鐵公子，並以不同方式向其示愛，鐵公子却仍無動於衷。然而這三個姑娘却仍在浴血奮戰中保護着他……

浴血脫困　義結金蘭

盧玉蘭俏臉一變，張口將飛鏢咬住，順手將鐵石心向半空的樹腹洞口一推，低聲喝道：「伏下去，別作聲……」

沉沉夜色中，不遠處傳來一聲蒼勁喝聲：「大家聽着，朱大人已經親自趕來，即將到達，如果再使鐵鉉孽子漏網，你等全部都提頭來見！」

四週立時發出一陣暴喏，顯然，鐵石心與盧玉蘭兩人已經陷入重重的包圍之中。

此時，雖正是黎明之前的一段最黑暗時候，在四週一片漆黑之中，祇聽一陣陣「沙沙」之脚步聲和撥動枝葉之聲，已越來越近。

盧玉蘭倒眞能沉得住氣，她手握爛銀匕，目光烱烱地凝功靜待，眉宇間殺氣騰騰，俏臉上卻是隱含一絲冷笑。

遠處那蒼勁語聲問道：「怎麼不見動靜？」

另一個沙啞語聲答道：「回馬大人，這幾個賊婆娘，不但個個武功高强，人更是美得很，她可能是……」

「少廢話！」那蒼勁語音截口叱道：「你能確定鐵鉉孽子，眞是在這兒？」

那沙啞語聲道：「回大人，片刻之前，卑職還聽到他們談話。」

那蒼勁語聲道：「那麼，立即縮小包圍圈，快！」

「是……」

「是」字尾音未落，盧玉蘭的右邊丈遠處，又發現了敵踪，並發出一聲驚呼：「在這裡……」

但隨着那人說出這麼三個字之後，緊接着卻發出一聲懾人心魄的慘號，砰然倒地。

原來盧玉蘭手中這把寶匕，不但利於近戰，也長於遠攻，因爲，爛銀匕的柄上，還繫着一根不畏兵刄，伸縮自如的，用天山冰蠶絲織成的帶子，因此，方才那個先發現她的人，祇見寒芒一閃，那柄爛銀匕已在他胸前開了一個洞之後，又立即飛了回來。

繼這一聲慘號之後，那沙啞語音大喝一聲：「大家上，剁了那賊婆娘！」

「颼颼」連響，十幾道人影一齊飛射向盧玉蘭身前。

但就當那些人紛紛飄落下的同時，祇見盧玉蘭手中銀虹連閃，又發出了兩聲慘號。

兩聲慘號之後，並未收到阻嚇作用，在那位「馬大人」厲聲督促之下，那些勁裝漢子，更是分別由四面八方圍了上來。

盧玉蘭守着那樹洞口，目光烱烱地向四面掃視着，口中卻向鐵石心傳音道：「鐵公子，好好躲在洞中，不要動，也不要作聲……」

四週一片漆黑，除了那些逐漸逼近的人，拂動枝葉所發出的「悉悉索索」之聲音外，甚麼也看不到。

沉沉暗影中，有人低聲說道：「那賊婆娘，就在大樹底下。」

另一個問道：「是一個，還是三個？」

「這個，我就弄不清楚！」

「但願祇有一個才好……」

但那人的話還沒說完，寒芒一閃，隨着是一聲凄厲的慘號，接着寒芒一閃再閃！每一道寒芒過處，必然發出一聲慘號，在這靜夜中聽來，使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顯然地，盧玉蘭已先發制人地主動開始攻擊了。

她武功既高强，兵刄又犀利，兼以在黑夜中，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因而儘管敵方人多勢衆，卻反而助她每發必中。

片刻之間，那最先逼近大樹週圍的人，絕大部份已被她殺掉，因而使得那些悍不怕死的人，也不由爲之心膽俱寒，裹足不前。

但這情形，似乎逃不過那位「馬大人」的暗中觀察，那大樹週圍方才略一靜，那位「馬大人」的語聲，又立即振聲大喝道：「畏縮不前者殺！」

「馬大人」這一逼，大樹週圍又響起震天殺聲：「殺啊……」

「衝呀！」

那些人一窩蜂似地衝了過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盧玉蘭可不得不被迫放棄主動攻擊了。

爲了鐵石心的安全，她不敢離開那樹洞的洞口。

同時，她手中的爛銀匕，也沒法應付這羣毆的局面。

於是，就在這刹那間，她當機立斷，將爛銀匕交到左手，右手則由敵人的屍體上拾起一把單刀，雙手齊施，展開一場浴血大戰了。

金鐵交鳴，喊殺聲，慘號聲……連綿不絕，譜成一支殘酷的瘋狂交響曲。

盧玉蘭雙手揮舞着單刀和爛銀匕，緊守着樹洞洞口，使敵人無法越雷池半步。

她身前那一個半弧形的地面，橫七豎八地躺着死狀奇慘的屍體。

那些隨後趕上來的人，竟然踏在自己同伴的屍體上，瘋狂地向前衝殺着。

是的，目前這些人，都是瘋狂了，也好像是痲木了。

殺人的盧玉蘭，全身浴血，銀牙緊咬，機械地揮舞着單刀和爛銀匕，對於那些一個接一個地倒在身前的人，在她的下意識裡，已好像不是一具父母生養的血肉之軀了。

於是，那些厮殺的人，更是好像忘記了生死的分野，一個個前仆後繼，向前衝！向前衝去……

這情形，進行了足有頓飯工夫之久，已經是天明了。

躲在後面指揮的「馬大人」，顯然已看清楚眼前的情況。

自己那麼多手下，竟然犧牲在一個年輕女郎手中，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急怒交迫之下，居然給他想出一個殺着來，他大喝一聲，振臂高呼：「大家聽住，不必再行强攻，以火箭集中射擊！」

在一片暴喏聲中，那瘋狂的衝殺停住了，全身浴血的盧玉蘭也暫時獲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但敵方給她的喘息機會太短暫了，短暫得使她對那即將到來的火箭攻勢，還沒籌思出一個適當的對策，那密如飛蝗的火箭，已開始向她集中射來。

此情此景，她已沒有選擇的餘地，祇好守住那樹洞的洞口，揮刀格擋那些不斷射來的火箭，一面卻向鐵石心問道：「鐵公子，你怕不怕？」

鐵石心笑道：「有妳幫我守在洞口，當然不用怕啦！」接着，又輕輕一嘆道：「姑娘，我連累妳了，這回，敵人看來是志在必得，妳一個人恐怕沒法照顧我了……」

盧玉蘭連忙接口截道：「不，我還有足夠的力量……」

鐵石心截口苦笑道：「姑娘，我看得出來，敵人太多了，妳本事再大，也殺不了那麼多，所以必要時，妳還是自己逃命去吧！」

盧玉蘭堅定地說道：「不……我們死也要死在一起，鐵公子，有了你這幾句話，我就是爲你死在這裡，也是心安理得的了。」

鐵石心長嘆了一聲，沒有再接腔。

火箭越來越多，那些被盧玉蘭格落一旁的火箭，使得附近的林木和屍體都燃燒起來。

火勢越來越盛，烈火、濃煙加上焦屍的臭味，使得盧玉蘭幾乎要嘔了出來，也使得她於惶急中，不能不籌思應變的方法了。

她美目一轉，向洞中的鐵石心急聲說道：「鐵公子，快些伏到我的背上來，我帶你衝出去！」

鐵石心苦笑道：「姑娘，還是妳自己逃命去吧！妳要勉强背着我，祇有一齊死在這兒的……」

盧玉蘭道：「事急矣，鐵公子，請你不要再固執了。」

鐵石心道：「盧姑娘，妳看這情形，如何能衝得出去？」

盧玉蘭道：「呆在這兒，不被箭射死，也會被火燒死，但衝出去，卻還有一半的希望……」

說到這裡，濃煙迷濛中，傳來了那位「馬大人」的蒼勁喝聲道：「那賊婆娘聽着，交出鐵石心，可以

免死！」

盧玉蘭揚聲怒叱道：「狗雜種，姑奶奶可不會饒你的狗命哩……」

一片混亂，忽然傳出兩聲淸叱：「躺下！」

「去你娘的……」

緊接着，兩聲慘號，同時傳出，不！可不止兩聲，方才那兩聲，不過是一個開頭而已！

緊接着，是三聲、四聲……更進而滙成一片慘不忍聞的哀號聲……

盧玉蘭身前的火箭已無形中停止了，她剛一楞，繼而大喜過望，扭頭向鐵石心笑道：「好了，鐵公子，咱們的救兵來了！」

鐵石心訝問道：「救兵是誰？」

盧玉蘭笑道：「必是你那兩位老朋友啦……」

遠處，傳來「勾魂艷鬼」王念慈的聲音道：「盧玉蘭，妳在哪兒？」

盧玉蘭揚聲答道：「我在這大樹底下的洞口啊！」

「追魂艷俠」方文靜的語音問道：「鐵公子可好？」

「好得很。」盧玉蘭笑道：「毫髮無損……」

王念慈已飄下大樹，並急聲說道：「敵人援兵快到，咱們必須立即撤往安全地帶。」

盧玉蘭道：「可是，鐵公子……也好，還是由我背着他吧……」

王念慈連忙接口道：「不，妳太累了，怎得還背得動一個人，還是由我來背鐵公子吧。」

鐵石心苦笑道：「兩位不必背我，我自己會走。」

王念慈笑道：「你怎能走得我們這麼快……」

冷不防地，將鐵石心向背上一搭，一面卻向盧玉蘭沉聲說道：「盧玉蘭，妳隨後，方文靜開道，咱們衝！」

四週圍又傳來了震天殺聲，方文靜已飛射前來，美目一掃之下，急聲說道：「快隨我來……」

盧玉蘭來不及多想，祇好跟在王、方兩位姑娘背後，衝殺出去。

「東廠」侍衛方面已大擧增援，「勾魂三艷」雖已集中在一起，但因其中盧玉蘭是久戰疲乏之身，王念慈又背着一個鐵石心，眞正能發揮全部威力的，祇有方文靜一個，因而在敵方人衆的情況之下，這三位女煞星居然暫時被困住了。

那位負責指揮的馬大人，倒還眞有兩下子，他冷眼旁觀之下，已看出對方的虛實，立即以各個擊破的戰術，將三位姑娘分別包圍了起來。

他以全部强而有力的高手，將對方實力最强的方文靜圍住，然後朗聲下達命令：「生擒鐵石心者，賞白銀千兩。」

千兩白銀，誘惑不算小，這一來，自然增加了王念慈的壓力。

但由於那位馬大人的命令中，有「生擒」兩個字，也就等於給王念慈幫了忙。

她趁着那蜂湧而來的「東廠」高手們，因心存顧忌，而不敢放手搶攻之間，大喝一聲：「擋我者死！」

一把梅花針隨手揮出，慘號連聲中，距她最近的十來個敵人，已一齊雙手掩臉而退。

緊接着，她揮舞着那條紅綾帶，衝出重圍，口中還揚聲說道：「盧玉蘭、方文靜，小妹先走一步，兩位多辛苦一下吧！」說完，她根本不理會那兩位姑娘的反應，自顧自地疾奔而飛……

這情形，對方文靜而言，倒並不覺得難堪，但對盧玉蘭來說，可就有啼笑皆非之感了。

王念慈既然背着鐵石心走了，敵方的目標也隨之轉移，因而方文靜、盧玉蘭兩人所受的壓力，也隨之減輕，再加上兩人的全力衝殺，很快就衝出重圍。

可是，她們雖已脫困，但那位背着鐵石心的王念慈，卻已鴻飛冥冥，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　＊　＊

當天午牌時分。

一個頗爲熱鬧的小鎭上，「勾魂艷鬼」王念慈與鐵石心兩人正並肩漫步街頭。

鐵石心邊走低聲邊問：「王姑娘，妳準備將我帶到哪兒去？」

王念慈笑了笑道：「我帶你去一個安全的地方，那兒再也不會有人要殺你了。」

鐵石心問道：「那地方，還有多遠呢？」

王念慈道：「沒有多遠，祇要渡過『金沙江』，那些『東廠』的狗腿子就不敢追上來了……」

一聽到安全地帶已不遠，鐵石心似乎精神爲之一振。

但走沒多遠，鐵石心又走不動了。

原因這一天一夜以來，他不但不曾好好地休息一下，也不曾好好吃過一頓。

這情形，教他這一位一向是嬌生慣養的貴介公子如何受得了？

在飢餓與疲勞兩皆過度的情況之下，鐵石心已失去飢餓與疲勞的感覺，祇是兩條腿不再聽他的指揮而已。

王念慈自然明白這種情形，祇好帶着他先進入一家酒樓，準備先塡飽肚子再說。

這酒樓名爲「一品居」，雖已是午牌稍過，但因這小鎭位於交通要道上，往來商賈雲集，因而仍然上

了個七成以上的座。

鐵石心、王念慈兩人在樓上找到一個臨窗的雅座，堂倌送上菜單，王念慈卻將菜單向鐵石心身前一推道：「公子喜歡吃點甚麼，自己點吧！」

王念慈是老江湖了，她自知帶着一個欽犯，在這等公共場所，不能不特別當心，因此，她將菜單推給鐵石心之後，隨即擧目向四面掃視着。

她這一掃視，可並沒有看出甚麼名堂來，但鐵石心卻已經給她惹來了麻煩。

原來鐵石心所點的菜，竟然都是最名貴的山珍海味，而且數量也超過了兩人所用的。

當王念慈發覺這些時，更改已來不及，祇好一皺眉，白了鐵石心一眼道：「幹嗎點那麼多的名貴菜餚？」

「幹嗎？」鐵石心笑道：「當然是點來吃的啦！」

王念慈苦笑着低聲道：「可是，我口袋中的銀兩，卻不夠你如此的揮霍啊！」

鐵石心瞪目訝問道：「寒思衣，飢思食，乃是天經地義之事，這與妳袋中銀子之多少，有何相干？」

語驚四座，聽的人爲之莞爾而笑。

鐵石心與王念慈這一對，男的丰神如玉，女的婀娜多姿，當他們剛一上樓，便已吸引了不少人注意，此刻，鐵石心這一番妙論，不但引起哄堂大笑，也更吸引了全樓顧客向他們注目。

這位不通世道的鐵公子，「咦」地一聲道：「王姑娘，他們笑些甚麼呀？」

王念慈連忙遞過一個制止的眼色，並由桌子底下輕輕踢他一下，低聲說道：「少說話！」

鐵石心不由又訝問道：「爲何又要少說話呢？」

這眞是「越描越黑」，王念慈啼笑皆非之下，正不知如何措辭時，剛好堂倌已送上兩盆熱炒來。

她靈機一動之下，立即擧箸挾塊鷄肉，塞入對方口中，並含笑道：「快點吃吧！」

就當此時，隣座一位黃衫酒客突然仰首狂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哈哈哈！」

坐於黃衫人對面的靑衫人訝問道：「王兄，何事如此開心呀？」

黃衫人擧杯一飮而盡，扭頭向王念慈沉聲問道：「姑娘，這紈袴兒郎，是否那鐵鉉的孽子？」

王念慈心知遇敵，剛好一個堂倌捧着一盆熱湯由她座位經過。

她爲求先發制人，立即當機立斷，猛然揮手，以內家眞力將那盆熱湯向那黃衫人激射而去。

那黃衫人委實沒想到，這位美麗姑娘，會悶聲不響地猝然發難，事出意外，距離又太近，因而心中應變的念頭還沒有轉出，已經是連盆帶湯地被擊個正着。

王念慈既然是打的先發制人的主意，下手自然不會留情。

那個黃衫人，在連燙帶擊的情況之下，當場暈倒下去。

王念慈更是得理不饒人，身隨掌進，一掌將那個坐在黃衫人對面已有七分酒意，尚不知目前究竟是怎麼回事的靑衫人，擊倒座旁。

緊接着，回身拉鐵石心的手，急聲說道：「快走……」

一個冰冷的語聲，立即接道：「走？還走得了嗎？」

原來就在這片刻之間，他們座前已被七個服飾各異的漢子圍住，並且還亮出了兵刃。

王念慈目光一瞥之下，連忙將鐵石心向窗口一推，低聲吩咐道：「站在這兒別動，等我打發了這幾個狗腿子後，咱們再走……」

對方七人之中，當先的一個灰衣漢子，向她一刀砍下，並冷笑一聲：「賤人躺下！」

王念慈怒叱一聲：「叫你媽去躺下吧！」

叱聲中，順手一撩，灰衫漢子手中的單刀已到了她的手中，目不暇給之間，寒芒一閃，那柄奪自對方手中的單刀，「噹噹」兩聲，磕飛同時攻上來的另兩柄單刀之後，又插向灰衫漢子的胸膛上。

一聲淒厲慘號過處，那灰衫漢子仰身栽倒！

紅影電掣，又兩個漢子被捲飛丈外，原來王念慈那獨門的紅綾帶已出手了。

王念慈那快速而辛辣的反應，使得那批「東廠」高手們爲之一呆，但旋即厲叱連聲，展開一場緊張而又激烈的混戰。

在一片慘呼與「唏哩嘩啦」混戰聲中，那些「東廠」侍衛們，死的死，傷的傷，片刻之間，已倒下了七八個。

至於那些普通酒客，早已溜之乎也。

酒樓掌櫃與堂倌們，也是臉色如土，縮在一旁，瑟瑟抖個不停。

就當酒樓中打得一場糊塗之際，那站在臨窗口的鐵石心，卻被突然由窗外伸入的一隻怪手，一把提出窗外。

鐵石心方自嚇得一聲尖叫，整個身軀已被人帶着，直向樓下飛墮，剛好落在一匹事先停放在那兒的馬背上，祇聽一陣「唏聿聿」的長嘶聲中，四騎快馬，帶着鐵石心，疾馳而去。

那爲首挾持着鐵石心的藍衣人，呵呵一笑，說道：「老方，你說，我這一手怎麼樣？」

走在第二的灰衣人大笑道：「老兄這一手，可委實夠絕，祇是馬大人那一方面，可不好交代。」

藍衣人道：「那邊不要緊，他們『東廠』的人，經常搶我們錦衣衞的功勞，咱們偶然之間報復一下，也算不了甚麼呀！」

走在第三的黃衫人接道：「嚴格說來，咱們也並不能算是搶他們的功勞，因爲欽犯可並非由他們手中搶來呀！」

灰衣人連忙點首接道：「祇是，爲了避免路上發生爭執，咱們最好走捷徑，兼程返京。」

「對，就這麼辦。」

其餘三人同聲附和着，快馬加鞭，絕塵而去。

原來這四個，竟然是錦衣衞衙門派出的高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這位鐵公子，也算得上是命途多舛的了。

此刻，他被那藍衣人橫擱在馬鞍上，而且還被點了穴道，想罵都罵不出來了。

當日，黃昏時分。

這一行五人，到達一處兩旁峭壁夾峙的隘道中，而且因爲沿途又加入四個『錦衣衞』的同伴，連鐵石心在內，事實上已經變成了九個，鐵石心也有了專用的坐騎。

藍衣人顯然是這一行人的首腦，進入隘道之後，首先向跟在他背後的兩個青衫人呶呶嘴道：「兩位前頭開道，多注意一點。」

兩個錦衣衞恭喏着，揮鞭到前頭，並且雙雙亮出了肩頭上的長劍。

堪堪走到隘道中央，忽然傳出一聲清叱：「統通站住。」

黃影一閃，「迷魂艷賊」盧玉蘭，已手橫匕首爛銀匕，俏立當中，緊接着冷然說道：「交出鐵公子，可放你們一條生路！」

藍衣人呵呵一笑道：「丫頭好大的口氣，妳知道咱們是甚麼人嗎？」

盧玉蘭冷笑道：「我不管你們是甚麼人，祇要你們交出鐵公子來就行。」

黃衫人陰惻惻地一笑道：「居然想劫持朝廷欽犯，膽子可眞不小！」

微頓話鋒，接着沉聲喝道：「王二、劉三給我拿下這丫頭！」

「是。」兩個青衣漢子恭應着，由馬上飛身而起，雙雙振劍向盧玉蘭撲來。

盧玉蘭傲然卓立，冷笑一聲：「不知死活的東西。」

話聲中，銀虹一閃，「噹噹」兩聲脆響過處，兩個青衣漢子手中的青鋼長劍已短了半截。

這情形，祇嚇得他們兩人猛打千斤墮，臉如土色，呆立當場。

說來也難怪，方才，如果盧玉蘭的「爛銀匕」是攻向他們的身上，他們兩人還有命嗎，這情形，又怎不教他們震驚得目瞪口呆？

而且，不但是當事人的兩個青衣漢子被震懾住，連後面那六個也禁不住的倒抽一口冷氣。

但盧玉蘭卻冷然一哂道：「你們的腦袋瓜子，是否比這兩支青鋼長劍還要結實一點？」

對方八人仍然沒人吭聲。

盧玉蘭沉聲喝道：「說！你們是要命還是要鐵公子？」

那藍衣人這才回過神來，兜轉馬頭，緊伴着鐵石心的坐騎，然後冷笑一聲道：「老子連妳都要。」

緊接着，扭頭一聲大喝：「統通上！抓住那丫頭，要活的！」

可是，他這命令失了效，他那七個手下，竟然沒有一個遵命上前。

藍衣人雙目冒火怒聲喝道：「你們想造反不成？」

距他最近的一個灰衣人低聲苦笑道：「唐爺，咱們碰上那話兒了。」

藍衣人一楞道：「甚麼那話兒？」

灰衣人道：「就是『東廠』那些人所遇到的『勾魂三艷』中的女煞星……」

藍衣人再度一楞之間，灰衣人又低聲接道：「眼前這個十之八九就是那『迷魂艷賊』盧玉蘭。」

藍衣人皺眉接着道：「咱們堂堂八個大男人，總不能被一個姑娘家嚇住呀！」

灰衣人苦笑道：「唐爺，這一路上，難道『東廠』的人，死得還不算多嗎？」

藍衣人皺眉問道：「依你之見呢？」

灰衣人道：「眼前不能力敵，祇可以智取。」

藍衣人注目問道：「計將安出？」

灰衣人吶吶地道：「這個……」

盧玉蘭冷然道：「你們兩個，還沒商量好嗎？」

灰衣人滿臉堆笑道：「是的，請教姑娘貴盧……」

盧玉蘭冷笑着接道：「既然知道我是『勾魂三艷』中的盧玉蘭，還敢不將鐵公子獻了出來！」

灰衣人諂笑如故地道：「盧姑娘有所不知，這事情事關重大，咱們幾個，官卑職小，還……還不便作主……」

他們後面，忽然傳來了王念慈的冷笑聲道：「我來替你們作主！」

原來王念慈已悄然趕來將他們的退路阻斷了。

對目前這八個錦衣衞衙門的人而言，一個盧玉蘭，已經使他們沒法應付，如果再加上一個王念慈，形成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局面，這情形，可使他們一時之間，全都失卻了主意。

王念慈手持紅綾帶，聲冷如冰地接道：「我限你們由一數到十的時間內，將鐵公子獻出來，否則，我要你們先受盡苦刑，然後再取你們的狗命！」

一頓話鋒之後，又向盧玉蘭揚聲說道：「盧玉蘭，準備好，咱們不能讓一人漏網。」

她不管對方的反應，接着，她自顧自地，不疾不徐的數起了數目字來：「一……二……三……四……五……」

她剛剛數到五字，那灰衣人已經長劍比着鐵石心的心窩，冷笑一聲道：「丫頭你逼急了，老子先宰了他！」

這一着，可有點出乎王念慈的意料之外，因而一時之間，竟然答不出話來。

王念慈既然一時之間，答不出話來，那個灰衣人可就神氣起來了！

他目注前頭阻住路的盧玉蘭，陰沉地一笑道：「那位盧姑娘，請讓路吧！」

盧玉蘭淡淡一笑道：「你說得眞輕鬆……」

說話間，漫不經心地向前緩緩的走來。

灰衣人冷笑一聲道：「難道妳不顧慮鐵公子的生死了嗎？」

盧玉蘭也冷笑道：「諒你們也不敢殺他……」

話聲中，又向前欺近了三步。

原來，盧玉蘭打的是以她那能收發由心的爛銀匕的主意，將鐵石心由藍衣人的劍尖下解救出來，但她估量着爛銀匕還不能達到那距離，才不得不故意與對方胡扯着，以便將距離縮短到適當的程度，然後出其不意地突然發難。

可是，她這如意算盤，卻給對方看破了。

首先是灰衣人大喝一聲：「站住！」緊接着，藍衣人也冷笑一聲道：「丫頭，妳該知道，再進一步，是怎麼樣的後果。」

這一來，盧玉蘭竟然不敢再行逼近了，就當她楞得一楞之間，王念慈卻冷靜下來，她目注那藍衣人，冷冷地一笑道：「你眞願與鐵公子同歸於盡？」

藍衣人笑道：「哦，活得好好地，怎會與他同歸於盡？」

王念慈披唇一哂道：「既然你還不想死，那麼你還是乖乖地將鐵公子獻了出來吧！」

藍衣人冷笑道：「憑甚麼？」

王念慈道：「就憑你們現在還不想死！」一頓話鋒，又沉聲接道：「姑奶奶老實告訴你，鐵公子既然是遲早都難逃一死，我就索性讓他死在這兒！」

藍衣人截口笑道：「妳捨得這小白臉就這麼死去？」

王念慈故意裝作滿不在乎地一笑道：「你們能捨得八條生命，我爲何捨不得一個小白臉，再說，鐵公子能有你們這八個狗腿子替他殉葬，也算堪慰聊勝於無呀！」

王念慈這一着，也夠高明。

那藍衣人儘管利慾薰心，但生命畢竟重要，因而一時之間，居然也答不上話來。

王念慈見自己的心理戰術已收了效果，不由嬌笑着又跟上一句：「這位大人，你怎麼說呀！」

藍衣人皺眉地說道：「妳讓我多攷慮一下子……」

盧玉蘭含笑接道：「王念慈，妳先讓他們見識一下，妳那『梅花針』的絕技。」

王念慈笑道：「對，沒有實力作後盾的談判，是沒有結果的！」

接着目注藍衣人笑道：「這位大人，當心你的右耳耳垂。」

話落手揚，那藍衣人還來不及有所反應，祇覺右耳耳垂一痲，已釘上了一根細如牛毛的鋼針，不由臉色一變，怒聲叱問道：「賤人，妳使的是淬毒……」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他的嘴唇又釘了一根細針，王念慈臉帶寒霜冷冰地一笑道：「你再出口傷人，我毀了你的舌頭。」

那藍衣人氣得也冷笑一聲道：「祇要妳捨得小白臉，妳儘管施爲就是了！」

話聲中，那抵着鐵石心胸前的長劍，微微一用勁力之下，劍尖已透衣而入。

王念慈怒喝一聲：「你敢！」

藍衣人冷冷一笑道：「如果我中了毒的話，妳想我敢不敢呢？」

王念慈這才暗中如釋重負地，輕吁一聲，淡淡地一笑道：「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姑奶奶這鋼針中，絕對沒有入毒，方才那行動，也不過是給你點顏色看看而已。」

藍衣人顯然自己也已運氣試過，知道並無中毒，這才披唇一哂道：「我已經試過了。」說着，那緊抵着鐵石心胸前的長劍，也隨之放鬆了下來。

王念慈笑了一笑道：「現在，你該相信我方才所說的話啦！」

藍衣人陰沉地一笑道：「但我仍然不信妳能捨得這個小白臉，咱們不妨耗下去，看看誰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這時，夜幕已逐漸垂落了，這隘道中因兩旁峭壁夾峙，遮住陽光，因此比外面更爲陰暗。這個藍衣人，算得上是個老奸巨猾，他料準對方因捨不得鐵石心而不敢妄動，至於對耗下去，對他們更是有益無損。

因爲，據他暗中估計，不出半個時辰，「東廠」追兵必然大批趕來，到時候，自己頂多將到手的功勞讓出去而已。

當然，這情形王念慈與盧玉蘭兩人心中都明白，但在投鼠忌器情況之下，一時之間，卻都是銀牙緊咬着無可奈何。

藍衣人笑了，笑得好得意，也笑得好陰冷。

王念慈怒聲叱道：「有甚麼好笑？」

藍衣人仍然陰冷笑着接道：「現在，我命令你們兩個，乖乖地退到一旁去！」

很久沒有說話的盧玉蘭冷笑一聲：「作夢還早得很。」

藍衣人冷笑如故地接道：「看來，我也要給妳們些顏色看看才行了。」說着，徐抬左手，將右耳和嘴唇邊的鋼針取下來，順手向鐵石心的右臂上刺了一下，痛得鐵石心一聲尖叫，如非旁邊的一個灰衣人及時將他抓住，幾乎摔落馬下。

這情形，當然也使得王念慈、盧玉蘭兩人芳容爲之一變。

但藍衣人卻一手持劍，一手持針，分別指着鐵石心的前胸和面頰，冷笑一聲道：「如果我先在他小白臉上，做個記號，妳們會不會心痛？」

「不……」

「你敢！」王念慈、盧玉蘭兩人，同時脫口驚呼出聲，且不自覺地向前逼近。

藍衣人振聲大喝道：「站住！」緊接住又沉聲接道：「誰敢再近一步，我就將這兩枚鋼針都送進這小子的雙目中去。」

在情勢不饒人之下，王念慈與盧玉蘭這兩個女煞星不得不被迫停下步來。

藍衣人聲冷如冰地接道：「現在，我命令妳們兩個人，立即往回走，否則我馬上先廢了這小子的眼睛！」

這情形，使得這兩個姑娘愁眉深鎖，作聲不得，也使得一直不曾開口的鐵石心，忍無可忍之下，振聲說道：「兩位姑娘，不必顧慮我的生死，請立即放手施爲，宰了這些狗賊子們……」

* * *

隘道口蹄聲雷動，又有十來騎便衣漢子騎着馬趕了上來，這批新來的人，顯然也是錦衣衛衙門中的人。

當然，藍衣人可更神氣了，他反手摑了鐵石心一記耳光，怒聲叱道：「你小子夠種！」

不等兩位姑娘有甚麼反應，立即厲聲喝道：「兩個丫頭聽着，現在我也由一數到十，限妳們往回走，否則，嘿嘿嘿……」

他陰沉地一陣冷笑之後，又沉聲喝道：「趙四，開始計時。」

「是！」藍衣人左邊的一個灰衣漢子恭應一聲之後，立即機械地數起數字來：「一……二……三……四……」

這片刻之間，隘道口的空氣，似乎是凝結住了。

那灰衣人冷漠的報着數，對王念慈、盧玉蘭兩人而言，那每一聲數字，都等於是一個鐵錘，敲在她們的心坎上，一錘比一錘重，也好像一錘比一錘快速。

灰衣人的語聲，仍在漠然地數着：「五……六……七……八……」

藍衣人臉上的笑意更濃了，雖然那是笑，但使人見了，卻有不寒而慄之感！

兩位姑娘的心情也更緊張了，兩人不自覺地將全身功力提到了極致。

就在危機一髮之間，突然「噹」一聲過處，那藍衣人比着鐵石心胸前的長劍，竟讓凌空而下的拳頭大石頭擊得掉落地面，同時那持着兩支鋼針的左手，也如被蛇噬似地虛垂下來。

雙方都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微微一楞之間，緊接着半空中一條靈蛇飛射而下，繞着鐵石心的腰間一轉，快速無比，將鐵石心帶向峭壁飛昇而去。

這突然的變化，不但大出雙方的意料之外，也快速得使人目不暇給。

當他們都來不及有甚麼反應，而不自覺地抬頭仰視時，朦朧暮色中，祇見鐵石心已到了峭壁中腰處一個白衣人的身邊。

這情形，那些錦衣衛方面的高手，還是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但兩位姑娘卻已放下了心，並如釋重負地同時長吁一聲道：「原來是妳……」

由兩位姑娘口中的語氣，已不言可知，俏立峭壁半山腰，以繩索將鐵石心救出虎口的人就是那「追魂艷俠」方文靜姑娘了。

方文靜嬌笑一聲道：「不錯，是我，現在就看妳們兩個的啦！」

王念慈一楞問道：「看我們兩個甚麼呀？」

方文靜道：「殺惡即是行善，殺光了這些祇知道欺壓善良百姓，陷害忠良的狗腿子，絕對不算有干天和！」

盧玉蘭笑道：「可是，妳不能趁我們殺賊的機會，獨自帶着鐵公子走呀！」

方文靜嬌笑道：「盧玉蘭、王念慈，妳們兩位聽好，我方文靜以『追魂艷俠』的俠名擔保，絕對不會趁妳們殺敵的機會，獨自帶走鐵公子。」

王念慈笑了笑道：「妳的話我倒是信得過，但以後，咱們怎麼辦呢？」

方文靜道：「目前殺賊要緊，我暫時在這兒代兩位掠陣，等兩位殺光這些賊子們，脫出重圍，進入安全地帶之後，咱們『勾魂三艷』之間，再作公平競爭，或由鐵公子自己選擇。」

盧玉蘭點首道：「好！我贊成。」

王念慈笑道：「我也同意。」

方文靜嬌笑一聲道：「那麼，兩位該奮勇殺賊了……」

那藍衣人顯然已就三位姑娘對話之間，暗中作了適當的部署，因而，方文靜的話沒說完，他已怒喝一聲：「臭丫頭，看劍！」

振劍一揮，十幾個人分成兩組，分別圍住兩位姑娘，刀劍並舉，展開一場激烈的混戰。

王念慈、盧玉蘭兩位姑娘，一方面爲了討好意中人，在意中人面前逞能，另一方面，方才受了一肚子悶氣，也正需要發洩，因而這一交上手，自然是殺着連施，絕不留情。

至於錦衣衛方面的那批高手們，他們已不僅是爲了捉拿欽犯爭功，同時也是爲了保命，自然也是捨死忘生地全力以赴。

但他們祇會平時拿着鷄毛當令箭地陷害良民，欺壓百姓，在目前這種需要眞本領的場合裡，可就顯得太差勁啦！

同時，也因兩位姑娘的武功太過高強，以致相形之下，更使那些人顯得成了不堪一擊的土鷄瓦狗。

因而雙方一交手，立即傳出一連串的淒厲慘號之聲，不到盞茶工夫，在王念慈、盧玉蘭兩位姑娘的全力衝殺之下，那批錦衣衛衙門的高手，已悉數被殲。

王念慈長吁一聲，仰首笑道：「方文靜妳也該下來了！」

方文靜一陣嬌笑道：「兩位辛苦了，我這就下來啦！」

可是，她的話聲才落，火光一閃，隘道兩端，已出現無數火把，並傳來一個陰冷的語聲道：「妳們還想走嗎？」

在無數火把照耀下，使得整個隘道中，都光如白晝，三個姑娘可以看到隘道兩端，那密集着「東廠」高手，對方也可以看到那些橫七豎八，死狀奇慘的屍體。

三位姑娘方自心中暗叫一聲「苦也！」之間，那陰冷語聲又冷笑一聲道：「妳們三個，膽子夠大，手段也夠狠！」

方文靜也冷笑一聲道：「多蒙誇獎，我自信比起你們這些喪盡天良的人來，這些手段，可就微不足道啦！」

那陰冷語聲道：「妳們三個是誰作主？」

方文靜道：「我們誰都可以作主。」

那陰冷語聲道：「那麼，我鄭重告訴妳們，朱大人已傳下了令諭，祇要獻出鐵石心，不但不究既往，而且還可以封官，如再負隅頑抗，則與叛逆同罪，禍延九族！」

方文靜眼看敵方已集中隘道兩端，如不乘夜突圍，天明之後更不堪設想。

當下，她心念一轉，故作沉思狀道：「你們暫時不可逼近！讓我們好好地商量一下。」

那陰冷語聲道：「可以，但時間方面，不能超過盞茶工夫！」

方文靜冷笑一聲道：「你可別逼得我發火啊！」

話聲中，已動手將鐵石心捆在自己背上，一面以祇有他們兩人能聽得到的語聲說道：「鐵公子，生死存亡，在此一舉，你可得要振作一些。」

說罷，飛身而下，向另兩位姑娘低聲道：「兩位，事急了，咱們除了集中力量，强行突圍之外，已無選擇餘地了。」

王念慈也低聲說道：「我們兩個，唯妳馬首是瞻。」

方文靜道：「那麼，事不ㄊ遲，我們立刻向出口處衝去，由王念慈以梅花針及紅綾帶開道，盧玉蘭和我並肩跟進。」

王、盧兩位姑娘同時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方文靜道：「盧玉蘭該稍爲挪後一點，以便照顧我背着的鐵公子安全。」

盧玉蘭點點頭回答道：「這個，我知道……」

方文靜低聲問道：「兩位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衝！」

「衝」字出口，三位姑娘，已箭疾地向出口處衝去。

那首當其衝的十來個人，連「不好」的念頭都沒轉過來，已在慘呼聲中橫屍就地。

三位姑娘得理不饒人，有如三隻出柙的雌老虎，以一個不規則的「品」字隊形，一路衝殺過去，並同聲嬌叱道：「擋我者死！」

所經之處，慘號不絕於耳，戰況之慘烈，令人心悸神搖。

那陰冷語聲振喝：「朱大人已

懸下賞格，活捉這三個賊婆娘中任何一人者，賞白銀二千兩，格殺一人者，賞白銀一千兩，能抓回鐵石心者，不論生死，一律賞黃金千兩，官昇二級！」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話倒是一點不錯。

那些東廠亡命之徒，本來已被三位姑娘的一陣衝殺殺得心寒，殺得膽喪，僅僅作象徵式的攔截罷了。

但這一頗有誘惑力的賞格一經宣佈之後，居然又士氣大振起來。

可是，他們的振作卻爲時已晚，因爲三位姑娘業已衝出隘道，到達一片頗開闊的坡地上。

三位姑娘長吁一口氣，略爲定神，打量一下當前環境之後，不由暗道一聲「苦也！」

原來目前這一片斜坡，左爲斷崖，右爲死谷，前頭雖有通路，卻被黑壓壓的一片人潮所阻。

而更使她們暗中驚凜的，是那片人潮之前的兩個奇特人物。

那是一個二品裝束的武官，和一個身材高大身穿紅色袈裟的番僧。

那武官，顯然就是負責追殺鐵石心的首腦人物，叫甚麼「朱大人」的人了，這時，他正從容地卸除外面的官服，現出一身玄色勁裝。

至於那個紅衣番僧，則是濃眉大目，滿臉橫肉，不看別的，祇要看看他手中那重達百來斤的精鋼禪杖，就可想見一斑了。

方文靜美目一掃之下，皺眉低聲說道：「這兩個，可不能力敵……」

王念慈接口道：「可是，目前這三面都是絕路，咱們必須向前闖。」

「不！」方文靜接道：「對這兩個，祇能智取，必要時，我們暫時退往死谷中去……」

這時，那位二品武官已將官服完全卸掉，右掌向旁邊一伸道：「拿來。」

一個勁裝漢子應聲送上一個黑色圓角，那是一個長約兩尺，徑約三寸的奇形兵刃，他首先揚聲向三位姑娘笑問道：「知道我是誰嗎？」

方文靜冷笑一聲：「知道！我知道你以前是江湖上的惡魔，如今是東廠曹太監的主要助手朱侗。」

朱侗點點頭笑道：「盛名之下無虛士，『勾魂三艷』，果然見面勝於聞名。」

微頓語鋒，又神色一整道：「不錯，在下就是朱侗，與這位多倫大師，同爲曹公公的主要助手，妳們既然知道我的來歷，當也聽說過這玩藝兒的威力……」說着，舉起那個黑色的圓筒，朝着斷崖一邊一株突出的大樹上瞄準着，「嗤」地一聲，一蓬熊熊烈火，挾着濃厚煙雲射向那株大樹，使得那株看來是一片青葱的大樹，立刻燃燒起來。

這情形自然看得三位姑娘暗暗心驚，但方文靜表面上卻故裝不屑一顧，披唇一哂道：「我知道，這就是你爲虎作倀的本錢，名爲『五雲噴火筒』，但這玩藝兒，卻嚇不倒妳家的姑奶奶。」

朱侗笑道：「別吹牛，我不信妳們三個是鐵打的金剛。」

站在他右邊的一個勁裝大漢連忙諂笑接道：「大人，縱然是鐵打金剛，也經不起烈火的焚燒呀！」

方文靜冷笑道：「咱們走着瞧吧！」

朱侗呵呵一笑道：「不用再看了，像這麼三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我眞不忍心下手哩！」

接着，抬手向週圍一指，正容說道：「妳們也該知道，目前這部署，本沒打算讓妳們活着離開這兒的，但現在我改變了主意，祇要妳們交出鐵石心來，我不但不究既往，還可以收妳們爲如夫人，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那紅衣番僧也連忙接口道：「朱大人，我也要一個……」

這檔口，王念慈向方文靜以眞氣傳音說了兩句甚麼，祇見方文靜點了點頭道：「待會兒，見機而行……」

祇聽得朱侗呵呵一笑道：「咱們兩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自然少不了有你一個呀！」接着，目光向三位姑娘一掃，含笑問道：「妳們三位，意下如何？」

方文靜嫣然一笑：「世間那有這麼簡單的事？」

別看方文靜殺起人來有如兇神惡煞，但她這嫣然一笑，卻有傾國傾城的魅力，祇笑得朱侗連生辰八字也忘記似的，涎臉笑問道：「依妳之見呢？」

方文靜嫣然笑一笑道：「你既然要我們終身相許，總得顯點本事讓我們看看，祇要我們認爲值得，自然……」

朱侗有點急不及待，截口問道：「妳是說，我們還得打上一架才行？」

「不錯。」方文靜正容點頭道：「唯有在公平決鬥的情況之下，你憑眞本領贏了我們，才值得我們委以終身。」

朱侗連忙點頭接道：「好吧，我答應了。」

「還有，」方文靜含笑接道：「我們經過連番血戰，人困馬疲，必須好好的歇息一番才行，最好還是先請供應乾糧和水……」

朱侗笑道：「兩軍對壘之下，這要求未免太過份了吧！」

方文靜笑了笑道：「必須如此，才能算是公平，而且是你問我，我才這樣說，如果你不同意，我們也不勉強。」

朱侗扭頭向一旁的紅衣番僧低聲交談了一陣子之後，才點頭笑道：「好，我全都答應妳，不過，妳們需要休息多久，也得事先說明。」

方文靜道：「到天明爲止。」

「好！」朱侗正容接道：「但是我要警告妳們，如果玩甚麼花樣，那是自討苦吃！」

方文靜淡然一笑道：「你以爲我們會嗎？」

朱侗扭頭喝道：「送三份乾糧、水給這三位姑娘吧！」

一個勁裝漢子，恭敬的捧着乾糧和水，走向方文靜身前。

方文靜卻是謝也沒謝一聲，將乾糧和飲水接過之後，立即向右邊的死谷走去，王念慈與盧玉蘭兩人自然也跟隨而去。

約莫走了有五丈左右之後，方文靜又扭頭揚聲說：「朱大人，在天亮之前，任何人不許前來打擾。」

朱侗笑了笑道：「我知道……」

目注三位姑娘步入死谷中的背影，紅衣番僧低聲向朱侗問道：「朱大人，這眞是一個沒有退路的死谷嗎？」

朱侗笑道：「除非她們會飛，否則，咱們祇要堵住這隘道出口，絕對逃不了！」

紅衣番僧道：「爲愼重計，咱們兩個，最好是分班親自守住谷口。」

「好的。」

「洒家守第一班。」

朱侗笑了笑道：「那就辛苦你啦！」

於是紅衣番僧提着禪杖向谷口走過去。

其餘的各人則圍着谷口就地歇息。至於朱侗，則由手下臨時支起一個小帳篷，供他歇息，帳篷外還有兩個勁裝侍衛守衛着。

那紅衣番僧趺坐谷口的一根大石筍旁，兀自閉目養神，在一旁的松油火把照耀之下，有如一尊彌勒佛似的。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死谷內傳出一陣「沙沙」脚步聲，使得紅衣番僧張開了雙目，祇見「勾魂艷鬼」王念慈，像幽靈似地，姍姍地走了過來。

紅衣番僧張着一張血盆大嘴，色迷迷地笑問道：「女菩薩是否睡不着？」

王念慈低聲微笑道：「是啊！口渴得很，特地向大和尚討點水喝。」

「行！」紅衣番僧拍拍身旁的草地道：「來，坐到這兒來，洒家這兒有美酒，還有狗肉……」

王念慈俏立他面前，美目流盼地掩口媚笑道：「原來你是一個酒肉和尚。」

紅衣番僧笑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裡坐，不瞞姑娘說，洒家還是一個花和尚哩！」

王念慈發出一串銀鈴的蕩笑道：「甚麼叫『花和尚』啊？」

紅衣番僧一把將她拉入懷中，低聲淫笑道：「小乖乖，洒家這就告訴妳甚麼才是花和尚……」

王念慈故意掙扎着：「不嘛，人家是來討水喝……」

紅衣番僧有點急不及待地道：「來！先喝一點酒……」說着，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親。

王念慈仍在掙扎着：「不，給人看到了，多難爲情。」

「不要緊，大家都入睡了哩！」

「可是，這火把……」

紅衣番僧笑道：「這好辦得很。」

話聲中，抬起那有如蒲扇似的手掌，凌空一揮，那丈遠外的松油火把應手而滅，谷口立即變成一片漆黑。

就當這谷口一黑的刹那間，一道人影，一閃而衝出谷外。

緊接着，傳出紅衣番僧的曖昧笑聲道：「現在，該……該可以了吧？」

王念慈的語聲道：「唔……人家沒喝水哩！」這同時，不遠處卻傳來一聲悶哼！

紅衣番僧似乎一楞：「妳聽到甚麼音響？」

王念慈的語聲，一直是那麼嗲聲嗲氣的：「沒有聽到啊！」

「要不要我告訴妳？」

紅衣番僧的語聲，顯然有點不對勁。

他不知王念慈於黑暗中，弄了些甚麼手脚，祇聽她突然發出凜駭已極的驚呼道：「你……」

「我，」紅衣番僧的語聲平靜而又冷酷：「練的是『鐵布衫』功夫，別說是一般點穴手法，奈何不了我，即使是普通刀劍，也莫奈我何。」

王念慈幽幽地嘆了一聲，沒接腔。

那紅衣番僧旋即冷冷一笑道：「現在，妳祇有一條路可走，便是由洒家廢了妳的功力，永遠成爲洒家參歡喜禪的道友……」

他的話沒說完，一枝寶劍已抵在他的「靈台」大穴，並傳出方文靜的冰冷語聲道：「放開她！」

紅衣番僧冷笑道：「妳該明白，洒家是不怕刀劍的。」

方文靜也冷笑道：「可是姑奶奶手中拿着的，卻是寶劍。」

也就在這同時，谷口外傳出一聲勁喝：「拿奸細……」

紅衣番僧被雙重意外震驚得微微一楞之下，被他扣住腕脈的王念慈，卻已乘機掙脫了開去，就地一滾，滾出了丈遠之外。

而紅衣番僧也乘此機會，身軀向旁邊一倒，同時右手抓向橫擱一旁的禪杖，雙腿卻順勢一掃，掃向背後的方文靜的下盤。

別看這紅衣番僧身軀高大，但他的反應之快，與動作之靈活，卻委實是高明得出奇。

就在這剎那之間，他不但脫離了方文靜手中寶劍的控制，而且還迫得方文靜不得不飛身縱起，以避過他那雙腿一掃的銳鋒。

紅衣番僧已一躍而起，精鋼禪杖一式「橫掃千軍」，口中卻怒喝道：「兩個臭丫頭，納命來！」

他這根重逾百來斤的禪杖這一全力橫掃之下，是何等威勢，兩位姑娘自然不敢輕攖其鋒，祇好憑小巧功夫游鬥。

這時，谷外的斜坡上，傳來了朱侗的驚「咦」聲道：「是妳……」

祇聽得盧玉蘭的語聲笑道：「不錯啊！是我，現在這身鬼皮可以不要……」

朱侗語聲道：「妳爲甚麼要化裝成我的手下人，來偷取我的『五雲噴火筒』和寶刄？」

盧玉蘭的語聲道：「弄走你那兩樣東西，你就兇不起來啦，喲！寶刀就在這兒哩！」

朱侗的語聲道：「那『五雲噴火筒』呢？」

盧玉蘭的語氣道：「那玩藝兒，我不會使用，丟到斷崖下後面去了……」

原來三位姑娘以緩兵之計，穩住朱侗之後，在死谷內略一磋商，立即分頭行動，這就是目前這番景象的由來。

祇聽朱侗的語聲喝道：「大家上，剁了這臭丫頭！」

這時，方文靜、王念慈兩人，雙戰紅衣番僧已有五十多招，雙方都是誰也奈何不了誰。

方文靜一聽谷口外殺聲震天，深恐盧玉蘭一個人獨力難支，連忙向王念慈使了一個眼色：「王姑娘，這兒由我一個人來。」

王念慈點頭道：「妳要小心點啊！」

方文靜笑道：「妳儘管放心，個把賊禿，我還沒有把他當作一回事。」

王念慈趕到谷口外的斜坡上時，祇見盧玉蘭正處於數十個東廠高手包圍之中，往來衝殺着。

她左手持着由朱侗手中偷來的寶刀，右手持着「爛銀匕」，所經之處，有如虎入羣羊之勢，擋者披靡，因而敵方人數雖多，應付起來，卻還並不怎麼吃力。

王念慈入目之下，大喝一聲：「盧玉蘭，我來幫妳……」

朱侗飛身迎上，口中怒喝道：「賊婆娘，吃我一刀！」

朱侗已由被殺的手下人中，拾起了一把大砍刀，向着王念慈兜頭下劈。

這位朱大人的身手，可委實不平凡，一把普通的大砍刀，在他手中使將起來，卻有無窮的威力，一時之間，迫得王念慈連防守都感到十分吃力，不得不且戰且走，一面向盧玉蘭揚聲說道：「盧玉蘭，擒賊先擒王，咱們先宰了這個姓朱的才是上策啊！」

盧玉蘭也揚聲說道：「好，我馬上就來……」語聲未落，慘號連聲，已殺開一條血路，衝向王念慈這邊而來。

盧玉蘭手上兩把都是寶刄，這時與王念慈聯上了手，朱侗立時被迫處於下風。

朱侗對這位偷去他兩件寶物的盧玉蘭，可說是恨到了極點，但眼前形勢不饒人，祇有拚命衝殺，並急得哇哇怪叫不已。

盧玉蘭卻邊打邊媚笑道：「朱侗，你能夠多活這一刻時光，已夠幸運的了，方才，你要是晚一點才被驚醒起來，姑奶奶早就送你回姥姥家去啦！」

「噹」的一聲響，朱侗手中的大砍刀被削去了一段，盧玉蘭連聲歡笑道：「朱大人，失禮！失禮！」

盧玉蘭表現得越輕鬆，朱侗就感到越氣，越氣可就越吃虧。

因而這位滿手血腥，滿身罪孽的朱侗大人，就在盧玉蘭的連聲媚笑中，零零碎碎地被毀去了他的大砍刀，並在王念慈的鋼針之下，終於死在兩位嬌娃手中。

但這兩位姑娘，也都受了好幾處不算太輕的外傷。

幸虧她們所受的，都不過是皮肉之傷，略一包紮之後，又匆匆的向谷口趕去。

方文靜獨鬥那紅衣番僧，其艱苦情況可想而知。

當王念慈等兩人趕回支援時，方文靜已經是渾身香汗淋漓，連那閃避的身法也遲滯得多了。

不過，那紅衣番僧，也因其體力消耗過多而兇威大減，因而當王、盧兩位姑娘趕來，三人聯手之下，立即迫得他落了下風。

四人又捨死忘生地惡拚了百多招後，終於由盧玉蘭手中的飛刀，毀了紅衣番僧的一目。

原來這紅衣番僧所練的「鐵布衫」的罩門，就是雙目，眼睛一瞎一毀，眞力盡洩，再加上方文靜及時一劍貫胸，在一聲凄厲慘叫聲中，結束了他的性命。

元兇伏誅，那些未死的手下，早於朱侗被殺時，眼看大勢已去，而紛紛逃走了。

因而紅衣番僧一死，戰事就算是全部結束了。

三位姑娘如釋重負，長吁了一聲之後，方文靜正容道：「兩位，雖然這兒距『金沙江』已不過十來里路，也不至再有人追來了，但我們還是謹愼一點，利用那些賊子們遺下的馬匹，連夜送鐵公子過江才是。」

另兩位姑娘同時點頭道：「好，就這麼辦吧！」

* * *

這是「金沙江」彼岸的一個小鎮甸。

時間已是第二天的午後，在這小鎮甸上，唯一的一家客棧中，鐵石心與「勾魂三艷」，正共進午餐。

看他們那些情形，可能是剛剛起床不久。由於已經到了安全地帶，也由於已經過了充份的休息，連日來所積累的疲勞和憔悴，都已一掃而空了，更由於梳洗過後，並換了整潔的衣衫，因而一個個顯得神采飛揚，容光煥發。

直到這時，鐵石心才正式向三位姑娘道謝，方文靜卻向鐵石心含笑道：「鐵公子，你可知道咱們三個，爲何冒險犯難，將你救出險境嗎？」

鐵石心笑了笑道：「這個，盧姑娘已經同我說過了。」

方文靜神色一整道：「那麼，請鐵公子就咱三人之間，主動作一抉擇，免得我們『勾魂三艷』，還要勾心鬥角。」

鐵石心神秘地一笑道：「方姑娘，平心而論，撇開三位對我救命之恩不說，光憑三位的這一份天姿國色，我也沒法自己選擇。」

方文靜不由笑問道：「這是說，你對我們三個，都……都……」

儘管方文靜是江湖上叱咤風雲的巾幗英雄，沒有一般世俗姑娘的忸怩作態，但這種事情，當面談起來，還是有點不好意思出口，因而「都」了半天，都沒法接下去。

盧玉蘭是同鐵石心打開過天窗說過亮話的人，也許她的臉皮比較厚一點，當下「格格」地媚笑起來道：「方文靜，還是由我來說吧！」

接着，又向鐵石心笑問道：「鐵公子，你是說，對於我們三個，你都愛上了嗎？」

鐵石心點點頭道：「是的，我……」

盧玉蘭媚笑道：「公子爺，你的胃口可眞不小啊！」

「不！」鐵石心忙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方文靜含笑接道：「好，你就繼續說吧！」

鐵石心這才吶吶地接道：「我……我是想同……同三位姑娘結爲異姓手足！」

此話一出，不由使三位姑娘苦笑着面面相覷，半天作聲不得。

半晌之後，方文靜長嘆了一聲道：「鐵公子，你是認爲我們『毛遂自荐』，太以輕賤？」

鐵石心連忙接道：「不，不，姑娘千萬不要這麼想，我……我實在是有……有口難言的……」

方文靜正容道：「縱然你已經訂了親，也不要緊呀！」

說到這裡，又見一批人馬止於客棧之前。

三位姑娘方自臉色一變之間，鐵石心卻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三位姑娘，是自己的人……」

一位全身重孝的俊美少年，已匆匆奔入，並目含熱淚地向鐵石心拜了下去。

鐵石心伸手將孝服少年扶起，並向三位姑娘含笑道：「三位姑娘，這才是本朝忠良後裔，眞正的鐵石心鐵公子。」

三位姑娘爲之呆楞半晌之後，才由方文靜發問道：「那麼，你又是誰呢？」

那位假鐵公子長嘆一聲，欲言又止，但他卻雙目中已是淚光瑩瑩，泫然欲泣。

鐵石心連忙代他解釋道：「三位姑娘，這位就是建文帝的大公主，爲了避免朱棣（永樂帝）的殺害，不得不僞裝死人，易釵而弁地逃出京城，卻不料半路上，被認爲是我鐵石心，區區早於半月之前，就已到了這兒。」

就在說話之間，公主已卸下男裝，現出她比「勾魂三艷」更加嬌艷而高貴的本來面目，並向「勾魂三艷」盈盈施禮道：「三位姐姐，小妹這廂有禮了。」

「勾魂三艷」連忙還禮道：「公主，請不要折煞我們。」

公主凄然一笑道：「方才我們已說過，我們已結爲異姓姐妹，三位姐姐理當受我一禮……」

「追魂艷俠」方文靜畢竟是巾幗英雄，也不再多謙讓，一把拉住她的玉手，環視其餘兩位姑娘，嫣然一笑道：「王念慈、盧玉蘭，從現在起，『勾魂三艷』，應該改正，今後，我們要稱爲『勾魂四艷』了……」

（完）



上文提要：白愁飛對江湖事務處理方法和蘇夢枕不同，他認爲與朝中的人聯成一綫，便有制勝機會，要把「金風細雨樓」變成京師第一大幫，天下第一大派，可是眼前最急的是要蘇夢枕的命，才能坐上總樓主的位子，他聽梁何、孫魚的報告，仍未得蘇夢枕踪跡。白愁飛認爲誰支持蘇夢枕，誰就是他的敵人，正想着，忽然踢飛阻在他脚前的一塊石頭……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傷心小箭

奮力護花　難獲垂青

唐寶牛聽了這話，這才下了半火，卻聽方恨少仍笑得稀巴泥似的，鼻子都皺起了蜻蜓點水般的摺紋，上氣不接下氣的說：「我……我……我是笑他哪……」

唐寶牛一手就把方恨少揪了起來，咬牙切齒：「你……」

方恨少仍在笑。

他一面笑一面用扇子敲敲對方青筋賁突的手臂，趁笑得七零八落，餘波未了之際，半滑稽半認眞的說：「我是笑你……你別生氣……朱小腰若不是壓根兒沒鍾意過你，就是根本不知道你喜歡她。你這回兒可一直是白喜歡人家了！」

唐寶牛不解：「甚麼？」

方恨少笑歪了褚帽，連忙扶正，這一分心，才算笑平了氣，道：「你毋勞氣，且聽我說，你可有向朱姑娘表示過愛她的意思？」

唐寶牛滾圓的眼珠兒轉了轉，老實的答：「沒有。」

方恨少問：「你不向她表達，她又怎知道你愛她？」

唐寶牛不禁鬆開了本來緊抓方恨少的衣襟：「是呀！」

方恨少整理了一下襟衽，又問：「這些日子裏，她可有向你表示？」

唐寶牛詫問：「表示甚麼？」

方恨少「哈」了一聲：「表示她喜歡你啊！難道向你表示她有了你孩子不成！」

唐寶牛一下子漲紅了臉，頓時脖子也粗了：「你，你別侮辱她！」

「好，好，」方恨少用紙摺扇輕敲自己薄唇，道：「算我不是。那麼，她可有向你表示她鍾情於你？」

「這……當然沒有，」唐寶牛期期艾艾的說，然後又馬上補充：「目前還沒有。」

「這便是了。」方恨少似是密謀軍師、扭計師爺，胸有成竹、勝券在握的說：「你當前要務，就是捨卻舊法，創造新機！」

唐寶牛不明白：「新機？」

「新機！」方恨少一副老經世故的說：「做人做事遇女子，沒有新機，就白費心機了！」

於是方恨少「教路」：「追女孩子，亘古以來，不外幾種辦法。」他以一種得心應手得近乎「呻吟」的聲音道：「好辦法只要管用，其實一種就足夠有餘了。」

唐寶牛聽到這裡就心急了。

「好的話也不需要多說，有甚麼直截了當說了便是了。」

方恨少立時表達他的不滿意，「你老是插嘴，到底是你教我還是我教你？心急的狐狸吃不到熟葡萄。把朱二姑娘追上了手，到頭來是誰還了心願？對師父又這般無

禮，看師傅還教不教你？」他倒老實不客氣的當起唐寶牛的「師傅」來了。

這回一向桀傲不馴的唐寶牛倒立即「受教」，垂手道：「好好好，方夫子教，我聽就是了。」

「第一種，就是水火互濟，陰陽合璧。」方恨少這才感到滿意，所以也志得意滿的「授課」了：「那就是表達你的剛，吸引她的柔。她再怎麼强悍，都是個女子，心裡還是需要男子漢的保護，一旦她知道你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她就會芳心暗許，萬丈深情均化作繞指柔了。」

他轉首嚴峻的問唐寶牛：「問題只在於你了。」

唐寶牛正聽得眉飛色舞，突見方恨少幾乎是鼻子貼他鼻尖，口氣噴着他的嘴巴，眼神幾乎要强灌進他的眼瞳裡的說：「問題乃在：你算不算得上是個大丈夫！」

「嘿嘿，不是，不是，」唐寶牛呼着大氣，牛般的大目迫視回方恨少：「我不是？那麼，天底下就沒有眞丈夫這回事了！」

方恨少聽了倒吸了一口涼氣，給唐寶牛的大口氣逼退了一步。唐寶牛「乘勝追擊」的追問：「怎麼了？我怎麼讓她知道我是個如假包換的英雄好漢？總不能刮她兩記耳光再來安慰她吧？」

「很簡單。」方恨少胸有成竹的說了四個字：「英雄救美。」

唐寶牛一聽這四個字，就立時陶陶然入了迷，半晌才記得問：「怎麼救法？」

「『迷天七聖盟』和『金風細雨樓』不都恨透了朱小腰嗎？他們定必要剪除這個叛徒的，」方恨少慢條斯理的說：「你表現英勇的機會還會遠嗎？」

唐寶牛用手大力摩挲着下頷，他覺得自己雄豪的鬍髭正在裂土而出。

方恨少則覺得自己的腦汁一滴都是金色的，現在每一滴都凝固成金光。

兩人相視而笑。

呵呵呵……這是一種預祝成功的笑，只不過，唐寶牛是笑他自己必然能成功的當一個救美英雄，方恨少則笑他自己實在算無遺策太聰敏了。

倒是在他們身邊不遠處的張炭和蔡水擇面面相顧。

「怎麼？大方居然是戀愛專家麼？我怎麼不知道？」

「我也沒聽過，我只知道他失戀過好多次，傷心過好多次，自己也遺忘他的失戀和傷心有過多少次了。」

* * *

朱小腰的美，向來帶點倦慵。

她的頭髮略爲蓬鬆，星眸半闔，像她還未完全睡醒，而且眼底裡還藏着一個以上的夢，你若在這時候跟她交談，但不單是在跟她一半醒着的神志對話，還得閱讀她另一半未醒的夢。

朱小腰總是無心的，看人一眼，是無心的，專心吃着東西，也無心的。她穿的衣服，令人適然的感覺，不過那也只像是無心造成的。甚至連她的生命都是無心無意的。

她也常常跟人說：「我？我是個有心的人。」

顏鶴髮命喪天泉江後，她沒有呼天搶地，也沒矢志報仇，看來，顏鶴髮的死並沒有在她心坎裡造成甚麼激盪。只不過，從那時候開始，別人覺得她依然穿着她向來愛穿的寬袍大袖時，卻讓人覺得她比平時伶仃，比平日孤寂，比平常有一種「哀莫大於心死」的感覺。

朱子腰依然故我，她對甚麼事(和人)都不依戀，她會跟何小河說過：「人生一世，匆匆荏苒，便過去了，甚麼都不許依戀，這樣才不會傷人傷己，對誰都會好過些。」

她沒甚麼嗜好，只偶然走走寵物店子，去看看鳥兒、狗兒、貓兒，甚至蟋蟀、蚱蜢、蠶蟲兒。

隔鄰就是花店。

可是這女子彷彿不喜歡花，她一次也沒進去看過花，買過花。

「花這麼美，人絕對比不上，看了會自卑，不如不看。」朱小腰跟溫柔曾經說過：「買花是不好的事情。把活生生的花硬折了下來，就算用水養着，不數日也凋謝了，多傷人情。要是種花，太費神了，這種心我費不起。」

她寧可觀賞活蹦蹦的寵物，不過她也只是看，不買，不養，不帶回家。

但經過瓦子巷的時候，她總會過去看看。

看看那些黃嘴藍翅膀的鳥兒。

看看那頭眼睛靈得會說話的狗。

看看那隻翻着緋色肚皮睡覺的懶豬。

她也要看看店裏賣寵物的人，那家人都很妙，他們一面吵架一面做生意，跟貓狗豬牛鷄鴨聲鬧在一起，成爲一種渾然而成的天籟。

她喜歡這種吵雜囂煩的聲音。

這才像在人間世。

她也喜歡這兒的氣味。

一種什麼味道都有的味兒。

喜歡這家光在嘴裏罵得要生要死，但從不致傷害彼此感情的一家子。

所以只要她經過這兒，總是要進來轉一趟，已成了習慣。

她覺得這兒別有天地。

自有一股機趣。

妙機。

* * *

她每次來這兒，不會將任何一隻貓、一隻狗、一隻小鳥買回家去，但却都做一件事：

她一定按一個扳機，放走一隻小動物，不管那是一隻松鼠、一隻鸚鵡、還是一條魚。

當然，她已事先付了賬。

不過，她決不承認那是「買」的，她的目的旨在「放生」。

「沒有任何人可以用錢買下任何生命，生命是平等的，佔有另一個生命，不管用什麼代價和力量都是不公平的，生命只屬於他自己的。你可以殺死一個生命，但不可以把對方的生命變成你自己的。我只是用錢挽回牠們應有的自由，所以，我並沒有『買』下牠們，我買不起。」

有一次，唐寶牛見她那麼喜歡小動物，就問她何不一口氣全部「買」下來抱回家去養，朱小腰就說了這樣的話。

當然，朱小腰也沒把心裡的想法說得很清楚。基本上，一個人心裏眞正的想法，也只有他自己最爲清楚，有時候，甚至連自己也不一定弄得清楚，是以才有「外敵易滅，心魔難禦」一說。

朱小腰出身青樓，從顏鶴髮另眼相看才得以出汚泥而不染，她本身就爲「能以銀子買一個女人的身體」的事感到十分不平和憤怒，也曾在惡劣的環境中絕望的掙扎過，所以她更恨透了樊籠裏的生活。

所以，她對這些小動物被困於囚籠之中，最想做的事，就是將牠們放了。

她一個人，不能放盡所有的動物，她唯有在可能的情形下，每一次去，放一隻。每一天放一隻，這是她能力所及，她不做她能力所不及、徒勞無功的事。

由於錢她已先付了，「小作爲坊」的人都習慣了她的奇怪舉止，大家都引以爲常了。

人就是這樣，更奇怪的事，只要天天發生着，也就不奇怪了，同樣的，本是正常不過的事，一旦發生，大家都會大驚小怪。

她每天到「小作爲坊」，只要一按扳機，便「釋放」一隻動物。

有時候，她一次過在店裏，便選定了幾隻動物，告訴了店家，然後安排逐日放生。這樣，她便有「每天做一件好事」的感覺。店家把她選定「放生」的動物，預先收了銀子，然後放到一個特定的地方(以防給其他客人誤買去了，這樣朱小腰會很不高興的。以朱小腰今日在城裏的「江湖地位」，誰也不想也不敢惹她不高興)，只要朱小腰一來，手把一按，扳機一開，那動物就「自由」了。

要是太龐大的動物，例如：鱷魚、蟒蛇或狠，或是這樣隨便「放生」決逃不出市肆的動物，好像：豬、鹿和烏龜，朱小腰按了扳機，機括一開，籠裏的動物便跌落在底下的活板裏，由另一名叫「吳成材」的夥計負責「各依其性」送到樹林、沼澤、河塘、山上、草叢裏去「放掉」。

由於朱小腰早已付了錢，而且出手還不算輕，這「小作爲坊」的人都極歡迎朱小腰這長期大客戶，也極樂意爲她服務。至於吳成材這店夥，人也聰明，血氣方剛，對朱小腰的丰姿艷容，本就十分傾羡，更是樂於效勞，盡心盡力。

所以，這些日子下來，「放生」的動物也超過四百二十一頭了，朱小腰也沒什麼不滿意的。

她今天來，也如往常一樣。

她看了一會兒的鳥、魚、貓、犬，牠們對她吐了幾個泡泡，或者叫了幾聲，她也向牠們撮唇吹了幾個唾沫的泡泡，或者叫了幾聲。

然後她就去按扳機。

今天她要放生的是一隻狐狸。

人說狐狸狡猾，她却喜歡狐狸，狡獪不是罪，只是求生的本領之一，若說狡獪，狐狸怎比得上人？

她看看那頭狐狸，微微的笑着，她覺得那狐狸的眼睛像人，牠閃爍着，既絕望，又懷抱着希望；既防衛，又想接近，這種感情都是人的；也許牠就是這樣想才會落到人的陷阱裡吧？

她按下了扳機。

「轟隆」一聲。

狐狸是放出來了，但她自己卻落到陷阱裡去了。

* * *

她一按扳機，一下子，無數的暗器向她射來，快、密集，且各種各類小如螞蝗大如鍋貼的都有，這時候，狐狸則自她腳下竄了。

她「哎」了一聲，也不知是慶幸那狐狸躲得快還是自己中了伏。

她一生人遭過五十五次的埋伏，也埋伏過人三十七次，遇襲和突襲，都已成家常便飯。

不過，她也承認，這一回來得特別凶險。

她「哎」聲未了，一個優美絕倫的大旋身，已卸下身上那寬寬的灰色大袍。

她的袍覆蓋住了她，但罩着她的袍仍然急速的旋動着，抖動得猶如裡面覆罩着的是九十二道激烈的噴泉。

暗器打到上面，都打不進去，不是給震飛就是滑落下來。

暗器都傷不了朱小腰。

暗器是不能。

可是人能。

埋伏的人一湧而上，二十八般武器齊下，要殺朱小腰。

「抓住她，一萬兩銀子！」

聽了這句話，來襲的人全紅了眼睛，彷彿朱小腰是他們的宿仇。

朱小腰仍然用她的袍子旋舞着，只不過，剛才是揚開以急震密顫的接暗器，這一回是把袍子捲摺，舞動如棍，見人砸人，遇敵攻敵。

敵人倒下了五、六個。

朱小腰已開始喘息。

店子裏雞飛狗跳，一團亂，不少飛禽走獸欲逃無路，都遭了殃。

朱小腰下手出手時，因猝不及防，一開始已着了招，掛了彩，所以比較吃虧。

所以更加吃虧。

這時候，又一個沉着的聲音響起：「殺了她，一萬兩黃金！」

馬上見效，湧撲上來的人又多了起來，他們連喘息都牛了起來，好像朱小腰是他們的殺父仇人。

這銀子既然可以買他們父母的命了，也足夠讓他們賣自己的性命。

朱小腰打到這兒，身上已見紅了。

鮮鮮的紅。

寬袍裏的她，原來是穿着緋色的勁窄衣衫的。奇怪的，穿得那麼冷漠和爲人一向都那樣冷漠的她，內裡的穿着竟是那樣的奪目美艷，彷彿那冷漠只是熱情包裝而已。

血的鮮紅映着正渲染開來緋色的衫，更好看得令人心軟。

但偷襲的漢子並沒因而手軟。

朱小腰卻又笑了。

帶點倦慵地。

她可不打算予人生擒，只想戰死。

彷彿她即是死在這裡，也很滿足了。

也無所謂了。

* * *

她無所謂，別人可有所謂。

這人當然就是唐寶牛。

他知道城裡至少有兩股勢力是「必殺朱小腰」的：

「迷天七聖」，他們無法忍受朱小腰二聖主的「背叛」。

「金風細雨樓」，聽說顏鶴髮使得白愁飛無法手刃蘇夢枕，顏鶴髮死了，既然朱小腰是他的死黨，打探蘇樓主的下落，便轉移到朱小腰身上去。

所以他等。

等人暗算朱小腰。

終於給他等到了。

他表現的時候也到了。

於是他狂吼一聲，自一大堆雞糞、馬尿、豬屎、鴨毛的禾糠木箱底下轟然而起，咆哮道：「我是神勇威武天下無敵宇內第一寂寞高手刀槍不入、唯我獨尊玉面郎君唐前輩寶牛巨俠是也，快住手，否則我……」

可惜他已說不下去。

他的突然出現，的確使伏襲的人都嚇了一跳。

不過，那也只是一跳。

等到那下令捉人殺人、臉色發青、鼻鈎如鷹的年輕人眉不動、眼不眨的說了一句：「連他一併殺了，加一萬兩銀子。」

立即，六十一把兵器至少有十四件轉到了唐寶牛身上。

唐寶牛縱然能應付得下來，可是，再要說完那一輪長篇大牘氣派堂皇的「場面話」，這可就力有未逮了。

* * *

朱小腰當然不是孤軍作戰的。

因爲她有唐寶牛。

在決一勝敗定生死之際，有人在身旁伴着，自己的感覺眞好。

唐寶牛本來也不是孤軍作戰的。

他雖然有個朱小腰，但不知怎的，他總覺得自己雖然爲朱小腰而戰，但朱小腰只爲自己而戰，完全不理會他的。

他的生死。

但他既然已經上了陣，只有打下去。

交手的時候，朱小腰顯然跟他很不同。

唐寶牛樣子看是狙獷、凶橫、十分男子漢，然而他下手時有很多顧忌。

他怕傷了那些雞雞鴨鴨。

他怕敵人殺不着他，就宰了那些狗狗貓貓。

他怕這些人平白無辜的砸了這家店舖，雖然他並不認識這家店舖和店家。

所以，他一邊打，一邊怕踩傷踏死那些小動物，甚至還要挺身維護保住這些小生命，以免給敵手一刀斬死、一腳踹死。

這樣下來，打了一會，對方也弄清楚了這個威猛大漢有一顆太軟弱的心，於是有些人的刀刀劍劍，就老往小狗小貓小動物身上招呼。

這般便攫住了唐寶牛武功招式中要命的弱點。

朱小腰卻完全不一樣。

她當然非常喜愛那些小動物的，可是，她在應付來敵的時候，就完全不把任何動物乃至於其他人的性命考慮在內。

她爲殺而殺。

只要跟她爲敵的人，她只要能殺了，就完全不理會這會傷害到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其他的動物。

最後，人終於都打跑了。

當倒下去的人達到第十九個的時候，那青臉鈎鼻的青年點點頭，居然非常滿意的說：「夠了。」

然後揮揮手，來敵全都像驟見燈光的老鼠一般，全都在刹那間消失在暗處了。

唐寶牛回憶了一下，記得這青年不但一直沒有出手，而且在別人出手的時候，還用一支筆及一張紙，不知畫下還是記下些甚麼。

這傢伙到底是誰？

他來幹甚麼？

他是個詩人？畫家？還是宮廷太史，只記下這一戰拍拍屁股便走？

他們一走，才不過點亮一支蠟燭的時間，「小作爲坊」已趕到了幾個人。

幾個朋友。

幸好不是敵人，否則，唐寶牛再强再壯再能熬，他的鮮血也會哭給他的傷口聽了。

來的是：「白駒過隙」方恨少、「火孫兒」蔡水擇、「神偸八法」張炭、朱大塊兒、「獨沽一味」唐七味、「活字號」溫寶、「老天爺」何小河、「用手走路」梁阿牛等，還有「發夢二黨」的「破山刀客」銀盛雪、「袋袋平安」龍吐珠、「丈八劍」洛五霞、「錯骨揚灰」何擇鐘、「目爲之首」梁色、「前途無亮」吳諒、「面面具黑」蔡追貓等十六人。

這些都是王小石再次入京定居「象鼻塔」後的交好、弟兄、支持者。

這些强助一至，誰也暗算不了朱小腰了，暗算的人誰也走不了了。

不過，暗算的人却已先一步走了。

而且走得極快，像一盆水潑到乾涸已久的土地上，誰也不能把它還原爲水，放回盆裡去。

朱小腰又披上她那件嵌滿了暗器的灰寬袍子，微微一抖，袍子上的暗器郎噹的摔滿一地。

方恨少示意唐寶牛過去，唐寶牛搔搔頭皮，眼看朱小腰就要走了，張炭從後推了他一把，他一下子便撲到朱小腰面前，兩人面對面相距只一寸，呼息可聞。

朱小腰慵懶的看了他一眼，好像剛睡了一個午覺醒過來，而不是剛從一場殊死戰中活過來。

「甚麼事？」朱小腰問得連眼皮子也不抬。

唐寶牛一下子脹紅了臉：「我……啊……你……呀……」

朱小腰微微一笑，足尖一伸，踢破一隻籠子，一條蜥蜴吐吐叉舌，走了。

朱小腰也揮揮袍子，甩甩長髮，走了。

方恨少、張炭都爲唐寶牛急得頭髮和耳朵都綠了。

唐寶牛兀自期期艾艾，望着朱小腰寬舒的背影怔怔發呆。

方恨少跺足罵道：「你怎麼搞的呀！平白失掉了好機會！」

張炭也急道：「你救了她，還不跟她好好的說話，增進瞭解，還要等到甚麼時候？」

唐寶牛打了一個噴嚏，又打一個噴嚏，看他的樣子，彷彿打噴嚏也是極大的享受似的：「……我已經跟她說了……說了許多話了！」

「這叫說話？」張炭道：「甚麼我啊你呀，咿咿呀呀的，這就叫談情說愛？」

「相知不在言語，旨在交心。」唐寶牛呼了一口氣，像呷了一口醇酒，閉上了眼睛，無限回味與憧憬的道：「她對我的印象一定很深刻了，我已經很滿足了。」

「知足常樂，知足自足。」方恨少嘿聲道：「自欺欺人人自樂，獨樂樂，自得其樂便好。」

唐寶牛這才如夢初覺，問：「……我，我下一步該怎麼辦呀？」

「嘿嘿，你已表現了你的英雄本色，好漢雄風了。」張炭在算着他臉上的瘡子，正算到第十四粒，說：「你在精神上和她戀愛就是了，又何必落入俗套，走什麼上一步、下一步？」

「可是……」唐寶牛這會可有點發急了，「可是……我已救了她，怎麼她沒有感激流涕，以身相許呢？」

「也許，她覺得縱然你不來救她，她也解救得了自己。」方恨少見唐寶牛聽得扁了嘴，改口安慰道：「或者，她爲你男兒魅力所震撼迷惑了，早已陶醉得忘了答謝你。」他用手拍了拍比他高了整個頭、但可能也比他脆弱得過了頭的唐寶牛，道：「這次『英雄救美』萬一不成，還有下一計。」

「下一計？」唐寶牛倒是越說越清醒，越清醒就越情急：「下一計是什麼？何時進行？如何進行？」

「進行？行！」方恨少「霍」地張開了摺扇，一煽一煽的說：「那得要候機了。」

「候機？」唐寶牛的粗眉幾乎掉到鼻孔裡去：「還要等候？」

「所有時機來到之前，都得要等候。」張炭終於又擠掉了他左頰臉上一顆成熟的痘子，兌出膿汁來，「要耐心等候，才會有好時機。」

「下一個機會是什麼？」

「英雄救美不成，可能她性子太强，不喜歡人强過她。」

「那我讓她給美救英雄好了。」

「那又會教她瞧不起，男人一

旦叫女人給瞧不起，那眞是什麼都完了。」

「我唐寶牛乃堂堂正正威風颯颯頂天立地神泣鬼號俯仰無愧捨死忘生……」

「你究竟要說什麼，快說、直說就好了。」

「我唐高人寶牛巨俠，豈能讓女人瞧扁了！」

「那就好，」方恨少計上心頭的說：「這次就用細心、眞情打動她好了。」

「細心？眞情？」唐寶牛笑得巴拉巴拉的合不攏嘴來，指着自己的大鼻子道：「這些好處，我都有。」

方恨少搖搖頭。

搖搖摺扇。

幾乎就沒聽得他也搖搖尾巴就是了。

＊　＊　＊

「女人是一種奇妙的動物。」方恨少又開始說他的「高見」，他身旁總是有一干「忠心耿耿」的聽衆，例如一向聽得耳朵發直的張炭，聽得半明不白的朱大塊兒，聽得迷迷糊糊的梁色，和聽得不住的在做筆錄的蔡追貓……不過，「第一號聽衆」可一定是正「水深火熱」的唐寶牛：「女人之所以奇妙，其中包含了兩個特點。」

然後他靜了下來，得意洋洋。

他在等待，他在等。

他等，等……

等來等去，却沒人發問。

他可火了。

「察」地把摺扇一張，牙嘶嘶地道：「你們這干沒有共鳴、不是知音的東西對戀愛一竅不通，對女人一點不懂，却不來問我！」

梁色懵懵懂懂的說：「問你？怕打斷你話頭呀！」

朱大塊兒結結巴巴地道：「問……我我我都都聽不懂？怎麼……問……」

蔡追貓摸着如茵綠草，一味傻笑。

張炭又在擠痘子，也逗着說：「我以爲你反正都要說下去，不必問了。」

唐寶牛正盤着腿，一對大手正在搓着趾頭，聽到這一句便忙不迭的猛點首：「對對對……我也是這樣想。」

「霍」地方恨少闔上了紙扇，「卜」的一聲，在唐寶牛頭上一敲。

「別人這樣說，你也這般說，沒個性！」方恨少啐罵道：「你正要君子好逑，你不問，誰問？你要不問，我怎麼說下去？以後腦袋省亮一點當幫忙，可好？」

唐寶牛摸着給敲痛了的那一塊，忍辱負重，唯唯喏喏的道：「是是是！」

方恨少哼了一聲，負手踱步，鼻子朝了天。

大衆看着他，很崇拜的樣子，但就似在泰山石敢當前上香，不知何處插香叩頭，彼此面面相顧，不知從何下手是好。

方恨少又一揚扇子，唐寶牛忙護着頭，呼寃震天的道：「又打我又打我，你就不打別人！我又錯在那裏啊！」

張炭旁觀者清，嗤笑道：「他恨你還楞在那兒，不向他老人家請教啊！」

唐寶牛摸着疼處，頗爲委屈的說：「那大家也沒請教啊！」

張炭又成功地擠出一粒小痘的膿來，乾笑道：「誰教你急，人家可沒你的急！」

唐寶牛只好死聲死氣的說：「那我我……我就請教你嘛。」

「那麼不情不願的，」方恨少氣盛的說：「我不說了。」

「我是眞心請教的啊！」唐寶牛可叫起撞天屈來。

「那你請教甚麼？是那一段？那一章？那一行那一句？嗯？」方恨少「不怒而威」的道：「可一點誠意也沒有。醒些少當幫忙吧！可好？」

「他在暗示你不妨從剛才他的話頭兒問起。」張炭挑通眼眉的說：「你就問他：女人有些甚麼特性兒嘛！開正他的鬼胎，便準聽得你舌尖生垢！」

「啊，你眞是他大便裏的糞虫！」唐寶牛興高采烈的說：「我一向比你聰明六十五倍，但這兩天我不大舒服，大方那種心眼兒我沒你通透，謝謝提點，下次我再救你十七八次，不欠你情。」

方恨少聽了大皺眉頭，呼道：「說的這般難聽，有失斯文！噢，眞有失斯文！」

張炭也左眉高右眉低的說：「你救我？你能救我的時候我已先救過你二十三次了吧？德性！」

唐寶牛不再理他，只向方恨少央道：「你說下去、說下去嘛！」

方恨少清一清嗓子，看他神情，彷彿唱戲唱到了台上殿前，下面有五六千人齊伸長了脖子，俟他語音一落就拍爛了手掌似的。

「女人，不管多愚蠢、多聰明、多迷糊、多厲害、多醜陋、多漂亮的女人都一樣，」方恨少頭頭是道的道：「她們常常無由的感動和自足，感歎上天爲何賜她如此美貌，如此幸福，如此幸運，但有時又莫名其妙的自怨自艾，埋怨上天爲何要讓她遇到種種的不愜意，等等的不幸，樣樣的差强人意。」

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只差沒吮手指頭，都等他說下去。

方恨少也覺得自己作結論的時刻到了：「所以，女人是一種喜怒

無常、愛恨無故的動物。」

大家拍手。

唐寶牛擧手。

「請問吧，」方恨少表示「孺子可教」：「我最喜歡造就人了。」

「你說了那麼多，」唐寶牛瞪着一雙牛眼，脚踏實地的問：「我還不知道我到底該怎辦才好。」

「你天資魯鈍，我不怪你。現在醫道高明，甚麼奇難雜症，只要一口氣在，都多能救治，唯有愚騃一症，決不可治，沒有一種藥能吃了之後，教人聰明。」方恨少「自我犧牲」偉大的說：「我剛才意思是說，女人在自我陶醉的時候，很需要一個知己；而在自我感傷之際，又需一個伴侶。你只要能適當的把握時機，而又扮成了適當的角色，這機會我就包你成功，是爲『包機』。」

唐寶牛聽到末一句，頓時笑逐顏開，道：「當眞？」

方恨少滿懷自信：「當眞。」

唐寶牛雀躍無比：「果然？」

方恨少一口咬道：「果然。」

唐寶牛心花怒放：「哈哈……」

方恨少沾沾自喜：「哈哈……」

兩人一時都覺得心想事成而又從心所欲，一齊擊掌笑道：「哈哈哈……」

唐寶牛笑完了三聲之後，忽爾沉靜下來，正色問：「要怎麼進行，說眞的，我仍舊不知道啊！」

方恨少頓時爲之氣結。

氣得鼻毛都歪了。

朱小腰成長後第一次痛哭，不是因爲親逝（那時她雙親仍然健在），也不是爲了情逝（她跟一般女子一樣，曾喜歡上幾個男人，當然也有好幾個男人喜歡上了她，但最後這些感情都「無疾而終」），而是爲了一場舞。

她有一次，在一個豪門的夜宴裏，得以看了一次「閼門舞集」演出的一場舞：

跳得那麼好、那麼美、那麼有力、那麼像一場風流人不散，風華絕代、曼妙的舞、美絕了人寰……

她很感動，把臉埋在手心，輕泣。

她覺得她是屬於那一場舞的。

她的生命本來是一場舞。

她的才華也在於舞：她的腰那麼纖細，也爲了跳舞；她的手脚那麼靈便，也是爲了舞蹈。她的樣子那麼好看，就像是一場舞從丰姿楚楚舞到了絕楚。

她應寧舞而生，不舞而死的。

她這麼愛舞，可是她這生下來就全無學舞的機會。

她家窮。

更重要的是：她家人——父、母、叔、伯、嬸、姨、兄、姊皆認爲女子跳舞，是極不正經的玩意兒，那是富有人家用作淫辱女子的東西，他們非但不許朱小腰學，甚至連看都不讓她看。

每次朱小腰提出有關舞蹈的要求，不管是看或跳，至少都會惹來一頓臭駡，嚴重的還會招來一場毒打。

不過，這口正經人家後來的下場都不怎麼正經：朱小腰父親家道中落，卻仍然嫖、賭、飲樣樣上手，終於債台高築，好好一個家，變得零星落索，到頭來，朱小腰也給賣到青樓裏去了。

這時候，朱小腰就有機會學「舞」了。

可是那是淫俗的舞。

這些「舞」只有肢體的淫褻動作，完全是一種取悅、滿足、勾引乃至與客人意淫的方式來做出動作。

那當然不是朱小腰心目中的「舞」。

但這種猥瑣、淫亂的舞，朱小腰卻非要跳不可。

否則得捱棍子。

這幾乎完全毀碎了朱小腰理想中的「舞」。

直至有一天，顏鶴髮上來了「香滿樓」。

他很喜歡朱小腰。

他一眼看出了她的慧質天生，看出了她的不平凡。

她告訴他喜歡「舞」。

他就帶她去看「花滿樓」裏的一場「暗香舞」。

「閉門舞社」那一場舞，居然舞出了香的味道來。

而且是不同的香的味道。

他們跳「暗香舞」的時候，一擧手一投足都是先「流」出來才「動」的，當跳的是「天香舞」之際，一個手勢一個丰姿都變成了「飄」下來之後才「水落石出」般的「動」。

像花之飄落。

她又感動得哭了起來，而忘了拍掌。

顏鶴髮老於世故。

他自然觀察到這女子對舞的感情。

就像他當年對「煉丹」的熱誠一樣。

他一直駐顏有術，靠的是丹藥。

但他一直也都有個遺憾：

他煉不出「長生不老」的藥。

他外號雖然叫做「不老神仙」，外表不老，或者老得很少，老化得很慢，但在身體上的「老」，他總是可以感覺得出來。

像對這小女孩，他就常常覺得自己「老」，時時覺得自己已「無能爲力」了。

就是因爲這樣，如果跟她在一起只爲一夕之樂，恐怕到頭來遲早成陌路。

所以他決定爲朱小腰贖身。

但他不讓她學「舞」。

只教她學「武」。

就像他煉丹的結果還是專心去煉武。

他不住的說服她：

武，也是一種舞。

舞，其實就是武。

就像從前上香或拜神，其實都是種氣功的儀式一樣，女人「舞」、「武」本就分不清，分不開來、同時也沒有分際的。

這算是朱小腰能夠「翻身」的「艮機」，但仍不是她學舞的「艮機」。

「艮機」本來就是有分類的。

對甲的艮機，對乙來說，可能是喪運。反之亦然。相同的，對某件事可能這正是艮機，但對某件事卻仍時機未成熟。

顏鶴髮感動於她對「舞」的赤子之心。

但他洞悉人情：知道讓她習舞，對自己並沒有甚麼好處。

可是練武又不同。

至少可以幫自己的忙。

他不想「老而孤獨」。

要不一輩子「孤軍作戰」，就得要訓練助手、弟子、接班人。

他決定培訓朱小腰。

朱小腰也沒令他失望。

她知道既然顏鶴髮不高興，她就去練武，不習舞。

武術天地大。

她以半途出家，女流之輩來習武，能有所成後，分別又受到其他高手、聖主的提點，她以舞蹈的天份與稟賦來練好她的武。

從此她自成一派。

不再受人欺侮。

可是舞蹈的希望她就完全放下了，放棄了，而且，她年歲漸大，再要重頭學起，也來不及了。何況，單是練武，已佔據她全部時間了，人，有幾個能同時做好學成幾件完全不同的事。

畢竟，世上許多事，都得要把握青春好時光，才能適時而作。

故而，對朱小腰而言，舞蹈，只是她一個淡忘了的夢想，一段傷心史而已。

直至這一次。

* * *

這一回，她本只是受邀去參加「發夢二黨」中「夢黨溫宅」的夜宴。

她本也不想去，可是溫柔和何小河也要去，並也要她去，她就去了。

結果她在隨時淺酌小食之際，忽聽笙樂齊鳴，眼前一亮，新一代「開門舞團」的人紛紛起舞，還是一闋她最想聽的「飄香舞曲」，化成彩衣翩翩，羽衣飄飄。舞到末了，舞者的師父「蝶衣輕」汪潑汪大師，還出來親自說明了這是爲她壽展而編的舞呢。

朱小腰這才記起了，今天是她的生日。

她打探後方才得悉。

原來這一切都是唐寶牛的悉心安排。

她自己的生辰，在關七的「迷天七聖」、蘇夢枕的「金風細雨樓」、王小石的「象鼻塔」的資料裏都有紀錄，並不稀奇。

她自己的心願，却在閒談時，告訴過溫柔和何小河。

何小河跟方恨少交情「殊異」。

溫柔與王小石也有「過人」的交情。

王小石和方恨少都是唐寶牛的好友。

朱小腰是聰敏的人，當年她在一見顏鶴髮時就懂得把握艮機，腦筋自然不差，她只略一沉思，便弄清楚了唐寶牛居然、竟然、赫然替她安排這一切的來龍去脈。

舞大師汪潑是舞者。

一個舞者在江湖上往往要遇上許多波劫，何況，這舞者還領着一羣舞者。

他一定受過唐寶牛或是王小石等人的情。

汪大師還在台上公然要收朱小腰爲徒，把畢生絕藝傳給她。

大家都爲朱小腰拍掌。

喝采。

這是朱小腰一生夢寐以求的事。

唐寶牛也在他那一夥兄弟的「推動」下，快快的走上前去，對她說：「朱姑娘，汪大師很少肯收徒的，他而今要收妳爲衣砵傳人，妳對舞蹈又那麼有天份、才華，艮機一去不再，何不把握這……」

朱小腰却倦慵地搖頭。

「不了。」她說：「我練舞的年齡已經過去了。」

在唐寶牛的錯愕中，她又說了一句：「我學舞的心，也已經死了。」

在大家的失望中，她末了還這樣說：「不了，謝了。」

總之，她推却了。

* * *

「打動不了朱小腰。」方恨少「軍師」仍十分「軍師」的說：「感動她。」

「對對對，」張炭把握時機調侃他：「買對豬腰送給她，感動不了她至少也驚動她。」

唐寶牛只覺這種佛偈式的對白令他十分「迷惘」，苦着臉問：「她連舞都不跳了，却是如何感動她？」

「山人自有妙計。」方恨少仍顧

盼自得，「我自有分數。」

「耗子自有貓要。」張炭一副隔岸觀火的樣子，「我們的唐巨俠可給你整慘了。」

「我整他？你沒見過一個戀愛中的男人坐立不安的樣子？」方恨少火道：「我是在幫他。」

蔡水擇忍笑道：「你怎麼幫她？」

「我把對方也變成戀愛中的女人，讓她也試試戀愛使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

方恨少故作猙獰地吟道：「天機不可洩露哩，而且，這可不止是天機，所謂情場如戰場，這還是一級軍機呢！」

「軍機！」大家都為之咋舌：「好嚴重！」

* * *

顏鶴髮死了。

他的屍首仍然給抬了回來，王小石將他厚葬於賴蕉花園。

他的墳前草青青。

草不高，向有修葺。

種有花，也時插着鮮花。

香火常見。

準確一點說，是初一十五有人上香，每天早上有人送花來。

送花來拜祭的人自然就是腰兒高高、腰兒細細、腰兒長長、腰兒纖纖的朱小腰。

* * *

其實，一直要到顏鶴髮死了之後，朱小腰才覺察到自己對他是有點眞情的。

那種感情到底是甚麼？如何分類？一時可也說不上來。

最分明不過的，就是沒有顏鶴髮，就沒有今天的朱小腰。

至少，朱小腰還是感激他的。

她深知顏鶴髮，看來猶如閒雲野鶴，其實卻很怕死，甚怕孤獨，更怕沒有人理睬。

她現在就來理他。

再怎麼說，他也是一手把她自污泥沼裏拉拔出來的人，就算她也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但顏老予她的，還是足夠償還她應得的。

所以她常來拜他，為他墳前清理一下蔓草，有時，也在他墳前說話。

包括目下她的困擾和煩惱。

「老顏，現在，你可安安樂樂的休歇了，你這一撒手，可甚麼都不理了。」朱小腰半哂笑半自嘲喃喃的說：「我可煩了。有個大包子老是打了過來，我不吃，他纏着煩；要是吃了，怕哽着了。有你在，你來出面，好應付。現在你去了，你說，大家同是一夥兒，又不好扯破了面，我用甚麼來搪着？」

說着，她也有點警省起來。

這幾天，她因在「小作為坊」負了點傷，所以就沒來拜祭顏鶴髮的墳。

可是有件事却很奇怪。

這墳墓依然有人勤加掃理，從香枝和謝花看來，只怕天天都有人來送花點香。

誰那麼有心？

據朱小腰所知：顏鶴髮並沒有甚麼親人。

以前的五聖、六聖，已給新進的五、六聖害死了，至於鄧蒼生和任鬼神，也各事其主，不便來祭，顏鶴髮就連朋友也不多一個！

那麼說，是誰那麼好心天天給他打掃，還送花上香？

「誰給你掃墓，你泉下有靈，當然心知肚明。」朱小腰俯身獻上了菊花，小聲說給自己鼻尖聽的道：「是不是你又到處留情，有了些個小老婆，連我也瞞着……」

她灑然又道：「要是這樣，你就別怪我了，是你先有小老婆在先的，我也有人藉故來親近，只是本小姐沒意思要累人累己罷了。你是老尚風流，我還怕砸貞節牌坊麼？」

說到這裏，她陡叱了一聲。

「出來！」

她手上已一下子扣着三十一枚暗青子，眼裏剎地閃現着比蛇和凶殘的魚更怨毒的神色來：「是誰！快給我滾出來！」

（未完・七）

新派俠情恩仇故事

辛 士・文
可 飛・圖

龍子復仇

上文提要：為了替徒弟李瑞原報仇及索取人頭骷髏，玉奇眞人帶着孫女及手下來客棧向丁長生索命，但丁長生的高超劍藝却使玉奇眞人產生愛才之心，並放走丁長生。丁長生應「陰山一煞」之約前往雞足山，無意中碰到了酒中乞，因被邱茂彰所害，死狀奇慘。丁長生在雞足山先後殺死了「陰山一煞」，和大魔頭夜梟婆子……

滄桑歷盡心如鏡　劍道啓悟龍子心

說來這也是機緣，邱茂彰離開峨嵋之後，他雖跟丁長生有一年之約，可是他心中却認為若學不到一身驚人武學，即使八年十年，他也不再出塵世。

他僅記着「君子報仇三年未遲」之訓，離開了峨嵋，他往鷄足山走來，活該他福大命長，有一天，他正追逐着一隻野兎的時候，碰上了夜梟婆子。

邱茂彰連正眼也沒瞧夜梟婆子一眼，一味追尋着獵物，就連夜梟婆子擋在他身前，他都一瞥即閃，未予理睬。

這一來，不由夜梟婆子好奇，她想，幾十年來進山的人都為她而來，見了她不是嚇跑，就是拔劍相向，惟獨這個已瞎了一眼的少年，見到她不但不懼，有時竟連瞧都未瞧她一眼，這不是奇怪嗎？

於是，夜梟婆子一改常態，溫和地盤問了邱茂彰身世，兩人相談之下，「同是天涯淪落人」，不由夜梟婆子產生了同病相憐的感觸來，遂自動破例收徒。

邱茂彰出身峨嵋，武功已有相當根基，人又聰慧機智，聞一知十，一學即會，雖短短一年，已盡得夜梟婆子全部眞傳。

邱茂彰天性敦厚，與乃弟邱茂男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可是，古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夜梟婆子調教下，平時耳濡目染，性情逐漸偏激孤傲，再加上丁長生毀眼的打擊，性情終於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下得山來，像一個憤世嫉俗，行事殘忍，動輒殺人，不分黑白，不論正邪，但憑心之所好，意之所喜。

終於他邁上了「爭奪天下第一劍」的道路。

頭一個，他約戰的是酒中乞，結果酒中乞喪了命。

現在，他開始了第二站，那就是號稱劍聖的「劍道先生」丁艮治，他可沒想到，他離開鷄足山後，他的恩師夜梟婆子已喪命在丁長生劍下。

丁長生佇立沉思良久，想到自己能夠打敗獨眼劍客的師父，不禁笑了，得意的笑了。

起初笑聲很低，漸漸地越笑越高亢，聲音宛若龍吟九天，虎嘯山岳，鏗鏘然震得樹葉飛落，滿山迴響。

笑着，他又瞥了夜梟婆子的屍體，哈哈笑道：「姓邱的，我若能打敗你！哈哈……天下第一人非我莫屬！」

話落，驀聞身後傳來一聲冷哼！

丁長生敏捷地轉身喝道：「誰？那一個！」

聲音出口，陡見一條人影由林間射入場中，空中響起一聲龍吟般的佛號：「阿……彌……陀……佛……」

聲音猶曳長空，丁長生面前已躍下一個老和尚來。

只見老和尚年約五旬，慈眉善目，身穿粗布寬大僧袍，黑鬚冉冉，滿臉正氣，下得場來，直打量着丁長生，嘴掛慈笑，一臉和祥。

丁長生怒目而視，冷笑問道：「你是誰？」

老和尚微笑道：「貧僧無名。」

說着目視地上夜梟婆子的屍體，臉色微微一變，道：「這位可是小施主所殺？」

「嗯！這個你可別管，除非你跟她認識。」

「唔！貧僧與她曾有一面之緣，看來小施主定身懷絕學啦，請問大名？」

老和尚說時，臉上仍然掛着慈祥的笑容，是那麼和藹可親。

丁長生也不由暗暗慚愧，人家說起話來是那麼親切，自己怎好意思蠻橫呢？遂換了一種口氣，道：「您怎不告訴我法號？」

「我說啦，貧僧無名。」

「無名！」丁長生詫然問道：「是沒有名字，還是叫無名？」

「叫無名，人家都叫我無名和尚。」

「哦！原來如此。」丁長生這時才明白，於是自報姓名，道：「晚輩姓丁，名叫長生。」

「丁長生！」

無名和尚乍聞這個名字，臉色突變，但隨即平復過來，雙眼不眨地打量了丁長生全身上下，一顆豆大的淚珠奪眶而落，趕緊目視遠方，顧左右而言他，道：「你想爭奪天下第一人？」

「是的，我有這個自信！」丁長生堅毅地回答。

無名和尚點頭說道：「你的志氣可嘉，可是，依貧僧看來，你還不夠！」

「不夠？」

丁長生反問一聲，不禁仰天一陣大笑。

「是的！不夠！」無名和尚和藹地加重了語氣。

丁長生倏然雙目一睜，精光暴射，道：「依你說，你一定可以勝我了？」

無名和尚頷首笑道：「我想可以。」

丁長生冷冷地哼了一聲，道：「丁某不才，大膽領教一二！」

無名和尚慈祥地搖頭，一陣吁嘆，慈光外露，直瞧着丁長生，似乎由丁長生身上，可以找到他少年時的影踪。

只見無名和尚微笑道：「施主，你可知道什麼叫劍道嗎？」

「這個關我什麼事，我不懂什麼叫劍道，我只知道要向你挑戰！」

無名和尚聞言暗忖道：「看來不整治他，不能消滅他的銳氣！也好！說不定只好重重敎訓他了。」

想着，遂微笑說道：「如果貧僧勝了，你要怎樣？」

「殺剮由你！」

「絕不食言？」

「笑話！大丈夫一言九鼎，姓丁的從不食言！」

「很好！請暫借用長劍如何？」

「這……」

「貧僧只用來削竹爲劍！」

「好！」說着，丁長生抽出了長劍，交到無名和尚手裡。

無名和尚拿着劍，削了一柄竹劍，然後將長劍交還給丁長生，說道：「小施主，爲公平起見，貧僧先讓你三招如何？」

「哼！這句話我聽多了，並不稀奇，少爺照樣可以讓你三招。」

無名和尚不住搖頭，哈哈笑道：「這樣說貧僧多心了，不過，貧僧願奉勸你一個忠告，自古驕兵必敗，以你目前的火候，貧僧自信三招內可以打敗你。」

「哦！眞的？少爺就試試打敗的滋味！」

說着，長劍平舉，目注劍尖，一聲：「看劍！」

一招「遊蜂戲蕊」，一上手就使出了前輩劍俠哀哀子的「無敵劍法」，直取無名和尚「志堂穴」。

無名和尚微微一哂，道：「來得好！當心你的肩膀！」

話落，陡見無名和尚僧袍一動，丁長生頓覺肩膀被竹劍重擊了一下，隱隱作痛。

氣得丁長生哇哇大叫，長劍化作「天河倒瀉」，快逾閃光，「颼」的一聲，向無名和尚胸前刺到。

無名和尚笑容可掬，見狀笑道：「我要在你兩個肩膀上各打一次！」

說打就打，丁長生的長劍尚未揮到對方面前，兩個肩膀却已結結實實地各挨了一記，痛得兩條手臂發痲，無力舉劍。

無名和尚哈哈大笑道：「小施主，已剩最後一招，這一招你要護住胸膛，否則，貧僧要在你胸口刻下一個標誌了。」

丁長生怒火中燒，生平像這樣捉弄自己的除了酒中乞一人，就只有這個無名和尚了，他又驚又怒，臉上泛起了殺機，一聲怒喝：「不見得！」

長劍一招「驚雷疾電」，直似驚雷驟發，閃電穿雲，挾呼嘯之聲，直往無名和尚刺去。

這一招正是他拿手絕學，除了夜梟婆子破解過他之外，就沒有人能夠破解，丁長生長劍方出，眼看無名和尚立在那裡，分毫未動，心中不由大喜過望。

那知劍芒到對方身上的刹那，頓見人影一閃，已失去了無名和尚的身影。

說時遲那時快，對方人影方失，自己胸前猛覺一痛，低頭一看，不禁大驚失色，無名和尚的竹劍不緩不遲，正抵住胸口，只要對方稍一用力，自己胸膛非穿個洞不可。

丁長生怒極智昏，把心一橫，連人帶劍，直往無名和尚撲過去，口中叫道：「野和尚，我與你拚了！」

說着長劍已向無名和尚胸口刺到，陡聞無名和尚一聲怒叱：「逆子！找死？」

只見和尚身子一仰，竹劍一格，驀聞「砰砰」，兩劍一碰，丁長生新鑄的長劍，竟然腰斷爲二。

而無名和尚和竹劍却完好如初，分毫未損。

至此，丁長生氣餒了，再也狠不起心腸，完全心服口服，只見他甩掉已剩下的半截長劍，雙膝一跪，道：「甘受重懲！」

無名和尚凝望着地上的丁長生，眼掛淚珠，悠長地嘆吁一聲，道：「我要收留你！」

「收留我？」丁長生臉露驚疑之色，詫然問道。

無名和尚點頭黯然說道：「嗯！貧僧願意收容你，你是一個未經雕琢的璧玉，像一匹難馴的野馬，只要再假以時日，不難造就成一株武林奇葩。」

丁長生聽了這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眞是高興得眉飛色舞，直望着無名和尚，感激得說不出話來。

良久，他突然想起什麼事似的，說道：「師父，您老人家要留我幾年？」

「怎麼啦，你沒耐性？」

「不！我還有一件急事待辦。」

「什麼事？」

「我要趕到無量山，通知一個人！」

「無量山？」無名和尚反問一句，繼續問道：「尋找什麼人？」

「叫劍道先生。」

「唔！」無名和尚微微一怔，問道：「你認識那人？」

「我才不願認識他。」

「唔！爲什麼？」

「我恨他！」丁長生臉生恨色，似乎提起劍道先生，就能引起他的痛苦一般。

「你恨他，又爲什麼要找他呢？」

「這……」丁長生竟無法說下去。

「孩子，不要緊，你說說看。」

「其實劍道先生就是晚輩的父親……」

「原來如此，怪不得你武功這麼好！」無名和尚這麼說，但臉孔却一直別過他方。

「不！師父，我的武功是別人所授。」

說着，原原本本地將自己一生遭遇，告訴了那無名和尚，就連他心中的感想都沒保留地說了出來。

無名和尚凝神諦聽，臉色時晴時陰，眼眶內蘊蓄的淚水，每次都被強忍着不讓它掉下。

其實，這位無名和尚正是武林第一劍聖「劍道先生」丁艮治，也是丁長生的骨肉生父。

自從愛妻去逝之後，他看破紅塵，毅然斷劍削髮，遁入空門，終身禮佛，永伴青燈。

這位沉迷劍道的一代奇人，雖然替人間除去了不少禍害，但一生從未盡過夫職父責，弄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起初，他以爲遁入空門，可以萬念皆消，但事實恰恰相反，身在佛門，心却終日夢纏魂牽思念着已故的愛妻和走失的愛子。

幾十年來，他走遍天下，始終沒有發現過愛子的消息，直到去年，他才由錢塘劍客蕭一飛口中，得知乃子已長大成人，大有乃父之風，這一來丁艮治心裡更爲痛苦。

好幾次狠起心腸，不再尋找，但父子天性，他怎能狠得起心腸？

今夜，當他漫步散心的時候，突然聽見丁長生的狂喊，沒有想到一見之下，竟是自己朝夕思念的孩子。

父子重逢，那種心情的激動，豈是筆墨所能描繪。

多少次想鼓起勇氣吐露眞情，但始終沒有勇氣開口承認，他不敢想像後果，自己空有父名，絲毫未盡父責，說出來豈不是更能引起愛子的反感？

心裡的矛盾，莫過於此，人生的痛苦，莫過於父子不敢相認……

丁艮治現在就具有這種痛苦和矛盾，尤其當他聽完丁長生的自述，和他言詞中的痛苦和憤怒，丁艮治心中更如刀割。

只知道心潮在洶湧，熱淚澎湃，阻止它的是那脆弱的眼眶啊！

痛苦，痛苦，痛苦，無法宣洩的痛苦……

丁艮治強忍着絞心的痛苦，聽完了兒子丁長生的自述，不住搖頭黯然說道：「孩子！有一天你看到了你爹，你會怎麼樣？」

「師父，我知道我恨他，但是，一旦見了他，我也沒有勇氣責備他。」

無名和尙聞言鼻酸，雙眼佈滿血絲，丁長生忙問道：「您怎麼啦？哭了！」

「嗯！可不是嗎？你的身世太叫人同情了。」

丁長生激動地撲入無名和尙懷裡，眼淚成珠，線串般滴滴直流。

師徒兩人，不，應該說父子兩人相擁落淚，可憐丁長生尙不知道擁抱他的正是他痛恨的爹爹。

「孩子，爲師行踪不定，我們就暫時借用那女魔頭的巢居吧。」

「好！可是徒兒還想到無量山一趟！」

「不用去了，劍道先生已不在無量山。」

「師父您怎麼知道？」

「據說他爲了尋找兒子，很少在無量山上，一年最多回去一次，弔拜他的妻子……」

「當眞？他在找我？師父，您老人家沒有騙我？」

丁長生說時喜得熱淚盈眶，最後一句幾乎泣不成聲。

無名和尙看得鼻子酸了，歪過臉去，咽泣說道：「爲師怎會騙你！」

丁長生仰望星辰，喃喃自語道：「哦！爹，您太偉大了，我錯怪了你！」

無名和尙聽到這句話，情感的天河破堤了，淚水像滾滾洪水，冲洗着臉孔上縱橫交錯的皺紋，他不敢轉臉面對着這位名爲徒弟實爲兒子的少年。

很久，他才抑住了熱淚，偷偷擦淨了臉上的淚漬，回過頭來，依然看到丁長生凝注蒼穹，出神無語。

「孩子，時候不早了，你看東方已漸吐了乳白。」

無名和尙的話是那麼柔弱，惟恐大聲露出了他的沙啞。

丁長生聞言驚醒，黯然說道：「師父，我錯了！我不該痛恨我的父親，以前我總自卑着自己是被遺棄的孩子，可沒想到人間尙有着溫暖，我仍被愛着，更沒有想到愛我的會是我自幼痛恨的生父。」

說着停了一會兒，像發表言論一樣，他繼續叙述了心中的積怨：「我父親是對的，雖然他遺棄了我。我不會再埋怨他老人家了，設身處地着想，我實在太年幼無知了，我又怎能了解大人的想法呢？現在，我明白了，他就是爲了眞理拋棄了我和我的母親。」

說至此，雙目異彩大放，直望着無名和尙，似徵求他的意見，又似期望着師父的讚許。

無名和尙不知是太高興，抑或是有所感觸，已停止的熱淚，又不由自主地滾了出來，激動地說道：「長生……我太高興了，我……很了解你的心情，少年能如此理智，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事，我……爲師喜歡你……不過……」

「不過怎樣？」丁長生打斷了話，搶問道。

「你父親錯了，他所行所爲，是逃不了天譴的！」

「爲什麼？他不是爲眞理犧牲一切嗎？」

沒有想到丁長生會反過來，爲他痛恨的父親辯解。

無名和尙點點頭，笑道：「是的！就因爲這樣，他忽略了一件更大的事！」

「什麼事？」

「他忽略了爲夫的職責和爲父的責任！孩子，眞理固然可貴，但總不能捨棄原本的眞理，去追求無謂的眞理呀！」

「無謂的眞理？這是什麼話，難道求得至高無尙的劍道，爲人造福，是無謂的眞理？」

丁長生懷疑的這麼反問。

無名和尙看到這位骨肉親生兒子，彷彿看到了他的「往日」，孩子似是一面鏡子，往年失去的歡樂，浮現在他的面前。

丁長生的痴迷，正如他少年的痴迷一樣，他心中暗暗祈禱着，蒼天不要再令他的兒子，重蹈他的覆轍。

這時，他眞想挖開心肝，透露出他的眞相，他腦海中一直認爲這是最好的機會，如果現在不說，將來恐怕再也沒有機會了。

只見他惶惶地目視愛子，說道：「孩子……」

無名和尙叫到孩子兩字，勇氣又消失了，一個念頭很快的告訴了他！

寧可讓自己痛苦，也不應該讓兒子蒙受絲毫痛苦的陰影，十幾年淒苦的歲月都忍挨過去了，難道竟不能再忍耐下去嗎？

亦唯有這樣，他才能求得心靈的安慰。

「我們走吧！」

終於他接上了這句話。

丁長生看到了他師父無名和尙的神色，但他却始終不會想過，這就是他的生父，他腦海中一直認爲師父是神秘的人物。

師徒兩人暫居在鷄足山上。

有一日，丁長生突然想起了他身上所帶的「人頭骷髏」，忙請教他師父道：「師父，您老人家可知道這個東西的眞品在什麼人手上嗎？」

無名和尙接過人頭骷髏，仔細端詳了一陣，搖頭說道：「我只知道有一個人頭骷髏，並不知道有眞僞兩個，你的意思是說你這個是假貨嗎？」

「嗯，錦毛猿李瑞原鑑定之

後，這麼說的。」說着手指骷髏，接道：「你看這是蠟製人頭，根本就是虛物，何況上面連一個蠅頭小字也沒有，誰相信它裡面刻着武林至高武學哩！」

「是誰這麼說？」無名和尙一直是那麼冷靜。

「峨嵋叛徒達超禪師這麼說的！」

「哦！眞有此事？」

無名和尙再仔細瞧了一會，猛然將骷髏摔於地上，但聞一聲「砰砰」，人頭骷髏摔個四分五裂，不由丁長生一聲驚叫：「啊！您……」

「您」字方出口，突聞無名和尙一陣長笑，手指地方碎片，笑道：「你看！那是什麼呢？」

丁長生移目瞧去，又是一聲驚叫：「咦！」

人也跟着撲了過去，由無數碎片中，拾起了一塊約手掌大小的碎片，臉色頓變。

只見那碎片上面，刻着兩行小字：

「神澄意明
萬物歸我」

丁長生拿着碎片，交到無名和尙面前，無名和尙看罷，不禁仰天一陣朗笑，道：「這就是天下武學至高之理，也叫做至高劍道。」

丁長生茫然望着乃師，他師父的話一字也聽不懂。

無名和尙微笑說道：「長生，你過來，坐下，爲師告訴你。」

丁長生依言坐在無名和尙膝前，凝神諦聽。

無名和尙輕咳一聲，略一清喉，說道：「神澄意明，萬物歸我，這是佛教心明如鏡，心如止水的靜字修養，儒家大學之道，首言於善，知止而後有定，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由此可知定與靜是大學之道的根本，也是萬物的眞理，武家有言，以靜制動，靜必須心清，必須神明，必須神澄，這就是至高劍道的根本原則。」

無名和尙說至此，略停片刻，目視丁長生，見他靜心凝聽，但臉露疑色，馬上微笑接道：「長生，你覺得深奧吧！」

「嗯！師父。」

「其實一點也不深奧，就因爲你不懂，你才不能求到至高無上的劍道，想當年你父親也爲了這個，拋妻離子，遍尋名人奇士，等到知道了，就不覺得稀奇可貴了。」

丁長生聽罷，詫然問道：「師父，您老人家怎麼這麼清楚我父親的事？」

無名和尙微微一怔，隨即微笑道：「傻孩子，你又忘了，爲師與令尊是方外之交，兩人時有往來，當然明白。」

說着，深恐丁長生尋根究底問下去，連忙顧左右而言他，道：「你的錯誤正與你父親一樣，所異者，你父親較你幸運些，他得到了天下的至高奇學……」

「何以見得，難道徒兒一輩子不能達到那種境界？」

「當然可以，那就要看你的耐心和你的造化了。」

「師父，您老人家能告訴我關於我的缺點嗎？」

「你的缺點就是骷髏上的兩行字，你缺少了修心、養性、靜心、澄神的功夫。」

無名和尙大刀闊斧，一刀見血地批評他，並不怕引起丁長生的反感，於是續道：「你天性蠻橫，野性難馴，一味只知尋找奇學，却不知天下到處都是奇學，每一門每一派，都有獨特超人意想不到的絕學，所異者就是看使用人的心性善惡，而決定他學習的境界。

「就以你師伯三寸醫怪來說，他的『天魔劍法』當年也是叱咤風雲，勝極一時的絕學，否則『獨臂天魔』聶猛何能力戰羣雄，名震武林，但是你不珍視他，你心中對他失去了信心，所以你屢次失敗。

「從你口中，好像佩服那位殘廢老人所授的『逆徒伏首』，其實那一招極爲平凡，只因殘廢老人明白他徒弟的缺點，藉於尅制而已，故命逆徒伏首，但是，你却把它視若仙學，豈非笑話！」

丁長生聽得津津有味，深恐他師父停止，馬上問道：「師父，這樣說哀哀子的六招無敵劍法也是平庸無奇啦？」

「那要看行使者本身而定。」

「爲什麼？」

無名和尙哈哈笑道：「你曾使用那套劍法威震武林，連殺數名高手，足見無敵劍法本身的卓絕和威力，爲師不否認，倘若你能事先知道『靜心』的重要，連我也不能匹敵。

「可是，你却敗在已故酒中乞和爲師之手，倘若不是僥倖，天山夜梟婆子早收拾了你！」

「這是什麼道理？」

「就是你尙未求得至高眞理，可惜你潛逃離開酒中乞，否則你目前的武功已非他人可比。」

「酒中乞只教我唸書啊！」丁長生大叫寃枉。

「正是，那就是你所缺少的。」

「讀書有什麼好，它跟學武根本就是兩回事，師父叫我來也只教我唸書？」

無名和尙喟然一聲長嘆，道：「是的！爲師就是想由此教你入門，難道你又想潛逃？」

丁長生遲疑片刻，慌忙說道：「不，不，徒兒不敢！」

「你敢，你若逃走，爲師立將斃你於掌下。」無名和尚說時臉色肅穆、莊嚴、不怒而威。

丁長生看得心中直打冷顫，囁嚅問道：「師父，唸書眞能幫助武學？」

無名和尚點頭嗯了一聲，道：「欲得至高無上的劍道，就必須先有足夠的學識，才能養心靜性，古人有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必須澄神，純明心意，一如佛家『明鏡台』。

「可憐武林人物拋頭顱，灑熱血，爭奪秘笈異學，即使得到了又能夠怎麼樣呢？

「就以人頭骷髏來說，華山派得之而無用，殘廢老人得之亦形同廢物，令師泯江醜婆因懷璧其罪，慘死十里鋪，還賠上一條硬漢三寸醫怪，玉奇眞人亦復如是，一旦他們得到這個，又能濟何事？

「遠的不談，你看了這兩行字，你能得到什麼益處，本來是武林瑰寶的，豈不成了廢物？

「爲師立意在三個月時光，將你培育成人，那就要看你的毅力和耐心，成敗全繫你一念，望你愼視之！」

丁長生乍聞乃師三個月之間，能使他拔冠武林，不勝雀躍，慌忙雙膝跪地，謝道：「感激恩師，徒兒必不令您失望。」

從此，丁長生棲息鷄足山上。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三個月的時光，轉瞬即逝。

丁長生在這三個月期間，完全變了樣，談吐、儀態，竟變得文質彬彬、虛懷若谷，這完全歸功於乃父劍道先生(無名和尚)的感召和悉心調教。

丁長生在無名和尚教來，駕輕就熟，事半功倍，古云「知子莫若父」，無名和尚本身少年就是與丁長生一樣。

他自己所犯的錯誤，也正是他兒子所犯的，所以知己知彼，教來輕鬆自如，丁長生也學得興趣濃烈，聞一知十。

這一天，丁長生一早就到後山練劍去了，與往日一樣，他手中用的已不再是眞劍，而是一把竹製的長劍。

同時，他所學的也是無敵劍法，他師父無名和尚根本沒有再授其他劍法，這樣已經足夠了。

丁長生走後，無名和尚也掩扉外出，師徒兩人才出去，洞前馬上出現了一個人。

那人背插長劍，年約三十，獨眼，那僅剩下的一隻眼睛，精光奕奕，若在黑夜，那將會是一盞明燈。

這人正是目前轟動江湖的「獨眼劍客」邱茂彰。

只見他輕如狸貓，躍入洞內，一會兒又跑了出來，臉上殺氣濃罩，冷冷自語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邱某早知你在此，還會留你在今天？」

說罷，仰天一陣嘿嘿狂笑，然後盤膝閉目，靜坐在洞前，像老僧入定一般，靜等着劍道先生的歸來。

他當然不會知道劍道先生已成了無名和尚，更不知道丁長生也在此，他回到鷄足山來，目的是找師父天山夜梟婆子的。

可是，他入洞內時，却發現乃師不在，師父洞中却放着別人的包袱，其中一個包袱上寫着一個「丁」字。

起初，他以爲是仇人丁長生，繼之一想，丁長生決非乃師對手，更無趕走乃師的道理，於是他想到了丁艮治。

太陽由東方升起，已漸近中天，獨眼劍客始終閉目靜坐，未動分毫，陡聞一陣輕鬆的口哨，由遠而近，漸漸來到洞前，突然，哨聲停了。

獨眼劍客邱茂彰倏然睜目一瞥，他眼前已站着一位儒服打扮的少年。

邱茂彰乍睹少年正是千里追踪的仇人丁長生，目露兇芒，冷冷笑道：「原來是你！」

「原來是你！」丁長生也這麼說，兩人竟不約而同，異口同聲這麼說。

獨眼劍客邱茂彰緩緩站起，目盯丁長生，冷然問道：「你住在這洞內？」

「嗯！老妖婆死了，由我暫住。」

「什麼！你殺死了……」

「是的！夜梟婆子死在丁某劍下。」

陡聞獨眼劍客邱茂彰一陣慘厲的狂笑，單目兇光暴射，似一把利劍，直穿透了丁長生心房，不由他微微一凜。

「殺得好！殺得好！哈哈！這天下唯我獨尊了，哈哈……」

獨眼劍客邱茂彰一陣狂笑，這狠心的逆徒，竟高興着師父的死，當然啦！在他認爲武林除他之外，就是他師父夜梟婆子，如今夜梟婆子一死，武林天下就歸他所有了，怎不叫他狂喜？

只見邱茂彰說道：「小子！今日爺爺暫時留你一條生命，因爲你替我除掉一個障碍，一月之後，姓邱的再來！」

說完話之後轉身即走了。

丁長生一聲大喝：「且慢！」

「你想死？」邱茂彰倏然回頭，冷冷喝問。

丁長生哈哈朗笑兩聲，道：「

邱茂彰，這裡豈是任你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之理？要走也得留下兩手再走呀！」

「小子！你以爲大爺怕你？大爺發誓在沒找到劍道先生之前，決不找你，何況你還爲我做了一件好事。」

說話間，突見一隻孤燕由林間飛起，掠過邱茂彰頭頂，霍見邱茂彰一聲短叱！

只見他背後藍光乍閃，那隻飛燕一聲慘鳴，摔跌地上，已被神劍切成兩截，空中飄舞着片片羽毛。

獨眼劍客邱茂彰還劍歸鞘，臉露傲色說道：「這樣夠了吧！」

「吧」字方落，人已點地凌空掠起，一眨眼間消失林間。

丁長生本待追出，繼之一想，師父未歸，姓邱的又有一月之約，乾脆暫留他一命。

其實，剛才邱茂彰那一手拔劍殺燕，的確震駭了丁長生，眞是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邱茂彰能名震武林，實非偶然。

丁長生目視着邱茂彰離去，心中一陣難過，心忖：「我是否能達到如此境界？看來一月後凶多吉少……」

心念正轉，忽見林中又掠飛出一隻燕子，丁長生腦中很快的掠起一個念頭，看看飛燕已臨頭頂，倏然出手。

但見黃光閃處，空中傳來一聲慘鳴，飛燕應劍而落，跌死地上。

丁長生望着漫天飛舞的羽片，心中高興得幾乎手舞足蹈，哈哈笑道：「成功了成功了！哈哈！姓邱的，一月後我要你的命！」

話未落，背後立刻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長生！你瘋了，爲師怎麼教你的！」

丁長生聞言一怔，一看是師父回來，一聲歡呼：「師父！」

人也撲了過去，道：「你看！徒兒劍殺飛燕！」

「我看到了，你又犯了殺字，一隻飛燕與你何怨何仇，你只爲了證明自己的劍術，拿牠來試劍，這豈是學武者的初衷？

「佛家首戒殺生，殺性太重，有干天和，你想想燕兒飛翔天空，自由自在其樂何窮，你怎能忍心見其慘死？」

說至此，神色黯然，莊嚴肅穆，彷彿一個得道高僧。

丁長生垂首無語，心中不勝愧疚。

無名和尚暗暗點頭，問道：「剛才是否有人來過？」

「是的！那獨眼劍客來過，他走了，臨去寄語一月後再來。」

「其他還說些什麼？」

「先找我父親之後，再到這裡。」

「哦！大概他已探知你父親要回無量山。」

「什麼！這話當眞？」

「是的，每年這個時候，你父親必要回山弔慰你的母親。」

「師父……」

「嗯！」

「我想到無量山去。」

「幹什麼？」

「去通知我父親，並且我也極想看看我娘的墳墓。」

「你應該去的！可是，你見了你爹，還會討厭他嗎？」

「……」丁長生直搖頭。

「你會諒解他，原諒他？」

「我想我會的！因爲，我完全了解我父親的心境了。其實我恨他，我自己的作爲可不是與他相同嗎？

「師父，如果沒有遇到您老人家，我就是走遍天下，摸索一輩子，也得不到至高劍道，其實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會學到了解我的父親。」

無名和尚驚訝於丁長生理智的開朗，被這一席話感動得熱淚盈眶……

這時，他眞恨不得緊抱着愛子，相認一切，可是……可是，他再也沒有勇氣承認這個孩子了。

這位一生沉迷劍道，拋離妻子，貽誤愛子前途的父親，心中一直被無形的巨銬封鎖着。

自從愛妻死後，他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歲月增加了他的年齡，也增加了他臉上的皺紋，痛苦也一天天加重。

他常常企圖減去痛苦，但任他倒盡長江之水，也難洗心中愧疚的罪。

儘管兒子已諒解了他的一切，但他的痛苦並沒有減少。

丁長生終於看到了，他覺得奇怪，師父怎麼這般易於落淚，遂問道：「師父，您老人家哭了？」

無名和尚破涕爲笑，低聲說道：「孩子，師父老了，眼睛不濟事了，微風一吹，就不由自主地落了淚，唉！老了老了！」

無名和尚的解釋，並沒有解去丁長生的疑竇，他雖然懷疑，却不會想到父親已當了和尚，而且就是眼前這位。

他腦海中根本沒有父親的印象，他只知道父親叫「劍道先生」，既名先生一定不會是和尚了。

無名和尚看出了丁長生的心意，馬上又說道：「長生，爲師這幾天有事他往，照理你應該離山到無量山去弔慰令慈，這一來只好委屈你再等數日。」

丁長生聽了這話，心中不悅，不由流露於臉。

無名和尚見狀，不由吁噓一

聲，道：「也罷，你下山吧！順便替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徒兒一定遵命。」

丁長生聽到這裡，高興得忘了形。

無名和尚看了丁長生一眼，說道：「如果你見了令尊，就告訴他我在這裡，倘若姓邱的那孩子已到無量山，你亦順便寄語他，到此山上來，可是，不准你與他衝突。」

丁長生聞言心中懷疑，爲什麼要約他父親到這邊來？但師命如此，遂答應下來，並問道：「師父，您老人家呢？」

「只好留守洞裡。」

翌日，丁長生整理行裝，別師下山。

由鷄足山到無量山徒步只需十天行程，丁長生下得鷄足山，由平川經賓川，再到祥雲。

這一日，剛才離開祥雲，背後突然傳來蹄聲大作！

丁長生心無離念，並不注意，繼續疾走，奇怪的是蹄聲一直跟在後頭，沒有超越過去。

這一來不由丁長生心疑，遂回頭一看，不禁「哦！」的一聲，轉過身子，哈哈笑道：「雄弟原來是你！」

那騎士不是別人，正是「鐵劍書生」王俊雄，只見他躍下馬來，嘿嘿笑道：「丁兄別來無恙，我以爲你早已死去！嘿嘿！有緣千里相逢，咱們又碰頭了！」

丁長生聽到鐵劍書生的語氣，心中已明白大半，自從鷄足山三月潛心養性以來，丁長生已非昔日吳下阿蒙，連忙哈哈笑問道：「敏妹呢？她沒有同來？」

「哼！她呀！早不是王家的人了。」

「什麼？她出嫁了？」

「出嫁！呵！追尋狂漢去了，沒有想到她竟沒跟你在一道。」

丁長生聞言心中又憂又喜，喜的是竹笛仙子王慧敏一往情深，竟隨後離家追尋他，憂的是一個女孩子行走江湖，到底是一件令人擔心的事。

鐵劍書生王俊雄冷蔑地瞥了丁長生一眼，道：「你的劍傷好了嗎？」

丁長生手摸腹側，想起鐵劍書生偷襲之事，心中微微發怒，但並不形於色，道：「好了！要不是敏妹療治，恐怕沒有今日。」

「唔，你不痛恨？」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想他幹什麼？那種情形，若換我，恐怕還不止於此哩。」

王俊雄倏然一陣桀桀狂笑，道：「好個假仁假義的丁大俠，你不痛恨我，我却一輩子忘不了你的恩賜，請還我父親的命來！」

最後一句話聲色俱厲，甚有拔劍相向之勢。

丁長生灑然一笑，道：「你還未釋怨？」

「釋怨？嘿嘿！殺父之仇不共戴天，豈能忘懷？」

鐵劍書生王俊雄一直誣指丁長生害死他父親，其實這也不無道理，「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入雲龍王尚賢死於寃枉，間接還是受了丁長生所累。

丁長生想到入雲龍王尚賢，心中就一陣難過，眼角已不知何時沾上了淚珠，愛屋及烏，他怎能拔劍？

鐵劍書生王俊雄一直不肯放鬆，霍然拔出鐵劍，冷冷說道：「姓丁的！畏首畏尾是那門子教出來的？你以爲這樣可以逃避得掉？」

丁長生喟然長嘆一聲，道：「雄弟，你一直未變，嗜鬥如斯。」

「廢話！你就不嗜殺？姓丁的，天從我願，今日就是血債血還的日子，拔劍吧！」

丁長生又是黯然一嘆，臉露憾色，誠懇說道：「你要怎樣才能雪恨，難道你還想不開嗎？」

「沒有什麼好想的，我要你再露兩手，讓我心服。」

丁長生知道無法罷手，遂點頭說道：「既然這樣，敢不從命，不過你我素無怨仇，動手過招以點到爲止如何？」

「好！」

說罷，但聽一聲鐵鳴，鐵劍書生王俊雄業已長劍在手。

丁長生也緩緩抽出了那把竹劍。

鐵劍書生看到了丁長生竟以竹劍爲器，心中恚怒，暗想：姓丁的太狂妄自大了，竟敢以竹劍行走江湖，這不是存心蔑視別人嗎？

隨即喝罵道：「姓丁的！你敢情活得不耐煩了？」

「這也不見得！」

丁長生始終是那麼從容不迫，安祥和藹。惟其這樣更顯得驕狂，似乎沒把鐵劍書生放在眼裡，不由鐵劍書生怒火中燒，一聲怒吼：「小子看劍！」

鐵劍盤空，一招「蒼鷹搏兎」，向丁長生「藏血穴」刺到。

丁長生安祥靜立，心無二念，目注着對方的劍尖，及至堪堪臨體，始灑然一笑，人已閃出了對方劍幕之外，說道：「丁某先讓三招！」

丁長生話都未完，鐵劍書生王俊雄已自背後揮劍刺到。

丁長生不由一怔，倏然身形一晃，人如行雲流水，又閃了過去，道：「雄弟，已剩最後一招！」

鐵劍書生王俊雄兩招未逞，氣極怒狂，撮口一聲大吼，鐵劍運起

一層層墨色的劍幕，似排山倒海般向丁長生罩到。

鐵劍書生氣極出手，用的也是乃父入雲龍王尚賢所傳「達摩十八劍法」，其威力何等駭人。

丁長生乍見來勢，若換以前，他就是一招煞着迎上去，拚個你死我亡。

現在不然，只見他依然春風滿面，笑意吟吟，彷彿旁觀者欣賞着比武一般，是那麼安祥，那麼從容。

及至看那對方鐵劍已臨身捲到，也不見他如何變化，但聽細微的笑聲過後，他的人已經跑到鐵劍書生背後，笑道：「雄弟！好俊的劍法！丁某佩服得很！」

王俊雄煞着落空，臉色頓時變得慘白，他心裡明白，他與丁長生之間相距太遠，直如螢光之對皓月，不由心灰氣餒，頹然摔倒，掩面嗚咽起來。

丁長生看得心如刀割，這時，他始恍然大悟，自己這樣做，已然傷了雄弟的心，連忙走上前去，安慰道：「雄弟，你不用難過，勝敗乃兵家常事，哪一個是生下來就會的，就以我來說，還不是由屢敗中得到些微的心得，多少次死裡逃生，多少次險些喪命，多少次放棄了這個念頭不再學劍。

「雄弟！不是我存心誇讚你，以你的劍法，和目前的造詣，已經足可傲世，難道你還不知足？」

「討厭！誰要你說教！滾！你給我滾遠些，我一輩子不願再看到你。」

丁長生並不因而動怒，三個月的教導，給他改了一個面孔，他變了，變得那麼老成持重，並且懂事得多。

鐵劍書生王俊雄的心情他很瞭解，也很同情，這時不能再給他刺激，否則這隻心靈已受創傷的兎子，將從此夭折，於是，他和顏笑道：「雄弟！你可以打敗我，也可以打敗天下高手，只因你自己失去了信心，你想少林寺能永立武林盟主之位，是偶然倖致的嗎？

「令尊王老伯能名震武林，也是拾來的嗎？再說武聖達摩禪師手創的『達摩十八劍法』，被譽武林奇學，是虛名盜世，名不符實嗎？」

丁長生說至此略頓了一下，偸窺着王俊雄的表情，不由暗暗心喜，他看到王俊雄臉上灰白已消失，換來的是信服和異樣的光彩。

於是，丁長生繼續分析下去，就像他師父當時教訓他一樣，說道：「話又說回來，少林派高踞武林峯頂，達摩劍法雖詭異奇學，用者不細察其奧，詳究其訣，依然無用，就像你！」

鐵劍書生王俊雄聽至此，猛然一凜，詫然驚問道：「我？」

「嗯！是你，絕學在你使來，形同笨拳。」

「爲什麼？」這時王俊雄凝聞之餘，竟忘了剛才痛恨丁長生的事。

丁長生心中大喜，遂肺腑之言說道：「你忽略了修心養性，本來你是一位可造就的人，但你却變得那麼易怒、易暴，行事魯莽，未經思考，爲人如此，學劍亦然……

「就以令尊之死來說，故然因我而死，含寃莫申……」他又沉默了一陣，繼續說道：「可是，這種事任誰都無法防患未然，更有誰會想到獨眼劍客邱茂彰會洩憤在令尊身上，間接打擊我的心靈……你痛苦乃爲人子之常情，但你可曾想到我的痛苦並不下於你？

「回想王老伯在生之日，視我有如己出，縱其死咎不在我，也會痛苦如絞啊！何況這還是因我而起哩！你並沒有三思其事，獨斷孤行，盲目武斷一個人的罪惡，千里追踪，聲聲尋我報仇！」

鐵劍書生聽到這裡，突然仰首，臉上已沾滿了涙珠，道：「我錯了……」

「你沒有錯，是人就難免如此，我在你那個年齡，更兇惡蠻橫得可怕！」

丁長生說至此，微微一頓，話題轉入了學劍，又道：「學武首重養心，心靜神明，心正劍正，心邪劍邪！心雜意浮，其劍必亂，你就是忽略了這個『以靜制動』的原則。」

丁長生說至此頓了一下又道：「前人常言：靜如處子，動如脫兎。我的成功在此，你的失敗也緣此。」

丁長生說到這裡，鐵劍書生王俊雄已然大悟，不由佩服很五體投地，激動地說道：「丁兄您太好了，太偉大了！我知錯了，你能原諒我嗎？丁兄今日良言，給我的啓示太大了，我……」

「好了，不用說下去了，你我又不是外人，客氣什麼？」丁長生打斷了他的話。

鐵劍書生突然想起離家的妹妹，這時他完全了解妹妹何以那麼迷戀這丁長生，說眞的，他也覺得丁長生可愛了。他當然不知道丁長生與他妹妹的事……

看他那副粗獷結實的身軀，又有誰知道他心中蘊藏着那麼寶貴的學問。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古人誠言不虛。兩人誤會冰釋，情感比以前來得更融洽投機，丁長生相邀鐵劍書生王俊雄同去無量山。

這天，兩人已來到無量山境。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爲了尋找三位掌門大師的踪迹，天衣大師、飛雲子和江豪到廣寒宮找白牡丹尋求綫索。白牡丹提出以三人的武功作爲交換。原來白牡丹眞名白翎，是專門刺探各幫派機密的白鴿門的掌門人，有一身功夫。三人爲了救出失踪的三位掌門人，只好答應向她傳授武功。四個人找了一處淸靜所在 傳授武功……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鬧市中迷藥　竹樓現疑情

白翎道：「三位請用心聽着，擄走三位老人家主謀之一是，姑蘇慕容世家……」

「這個，不可能吧！」天衣大師道：「慕容世家二十年前宣佈退出江湖，不再過問武林恩怨是非，二十年來，慕容世家的子弟，未曾在江湖上出現過。」

「慕容世家新主人，慕容長青，十年前接下家主身份，」白翎道：「大師知道麼？」

「知道，慕容世家上一代家主病故，沒有開吊。」天衣大師道：「慕容長青接掌門戶，也未請人觀禮，這兩件事在他就任新家主兩年後，才傳出來。」

白翎道：「三位誰見過慕容長青？」

天衣、飛雲子、江豪，全都搖頭不語。

「我見過。」白翎道：「雖然他易容改扮，但逃不過我的眼睛，易容術，逃命術，遁法奇術，正是我們白鴿門中三大主要技藝，慕容長青一個月內以三種不同的身份蒞臨金陵，才引起我的注意，暗中追查，才知道他是慕容長青，慕容世家的現代家主，三位不要懷疑，此事千眞萬確，我親眼看到三位老人家被放入篷車，慕容長青站在一側觀看，數十個改扮商旅的精壯武士，護送着篷車上路，慕容長青並未隨車同行。」

「姑蘇慕容世家，得要探查一下了。」江豪道：「只要找出一點証據，就擺明了問他要人。」

「這……」白翎苦笑一下，道：「証據難找啊？慕容世家退出江湖，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三位舉不出明確証據，如何能讓人心服？倒是另外一件事，非常可怖。」

「什麼事呢？」江豪道：「難道還有更令人震驚的事？」

「慕容長青等到了兩個客人。」白翎道：「三個人才同乘一輛篷車而去，既可掩人耳目，亦可在篷車中商量大事。」

飛雲子神情凝重的長長吁一口氣，道：「是兩個什麼人？」

「第一個是巫山神女峯，明月觀的散花仙子，」白翎滿臉沉重地說：「另一位是南宮世家的女家主，南宮秋月。」

天衣大師、飛雲子、江豪，全聽得楞住了。

南慕容封劍退隱二十年，閉門謝客。北南宮却是威名仍盛，江湖各大門派，也都讓他們三分，一則是南宮世家一向獨善其身，不多管江湖中事，二則是四十年來，南宮世家陰盛陽衰，近世三代家主，都由女人掌理，南宮秋月是南宮世家非常傑出的一位人物，接掌門戶不到五年。當時，天衣大師、飛雲子，都隨着掌門師父前往道賀，連江豪也隨着父親江凌波參與了那場盛會。

所以，一提到南宮秋月，三人心中都有着明朗的印象。

一個美麗、冷傲的中年婦人，雖然風華動人，也常常帶着笑容，說話也很溫婉親切，但總有一種陰森襲人的氣勢，似是在她身上潛隱了太多的冰冷，多和你相處一刻，你就會有一種寒冷的感覺，急於落荒而逃，當然，你看不到實質的東西，也很難具體地描述出來，那只是一種氣氛，一種感受，但氣氛很强烈，感受也非常明顯。

所以，江湖上各種組合、門戶首腦，都對南宮秋月這個人敬而遠之，甚至，有點畏懼南宮秋月，連帶和南宮世家中人的交往，也日漸稀少，近年來，南宮世家中人在做些什麼，幾乎也是無人知曉。

但南宮世家確確實實存在江湖上，問題是看到南宮世家的人時大家都想避開，沒有人願意親近他們。

巫山神女峯的散花仙子，更是個神秘詭異的傳奇人物，江湖上很多人知道神女峯上有個明月觀，但却很少人去過。

有一個傳說是，明月觀外，有兩條奇大的蟒蛇，能夠吸食虎、豹，所以，沒人敢去。

這傳說沒有人能夠証實，事實上是巫山神女峯，終年籠罩在雲雨中，在旭日初升時，才能一睹神女面目，此外大都避在烟雨中，那裏是終年下雨，難得有一日晴天，山高路滑，滿生青苔，就是武功很高的人，也走得非常辛苦，因此，絕少有人去，何況傳說中的神女，已成了一塊大化石。

但散花仙子却常在江湖上出現，只是能說得廬山面目的人，却是不多。

白鴿門是收集天下消息的總匯，十餘代傳承下來，江湖上能夠瞞過他們的人和事太少了，所以，白翎認得出散花仙子。

明月觀配製的迷藥「一步倒」，在江湖上大有名氣，有迷香，也有下入酒飯茶水中的迷藥，不論是迷香、迷藥，只要你聞到了，吞服了，一抬脚就倒下去，所以叫作一步倒，但散花仙子很珍惜這些藥物，有銀子沒有門路，一樣無法買到，探門路，却又是艱難萬端，明月觀的一步倒沒有代理人，出沒於江湖中，也只有散花仙子一個人，門路是無從探起，取得一步倒全憑機緣了。

所以，一步倒雖然很厲害，却爲害不烈，因爲擁有的人實在太少。

散花仙子這個人，也就越發的傳奇、神秘了，江湖上根本無法把她歸屬於黑道或是白道。

白翎理一下鬢邊散髮，道：「二十整整，月出一更，現在有月光照路，三位可以走了。」

「對！」天衣大師道：「江湖中事，是如此的複雜，告別在即，女檀越可有贈言？」

「三位要追查三位老人家的拘禁處機會不大，」白翎道：「一年半載之內，他們也不會有生命危險，所以，三位不用追查得太匆急，但要非常細心，他們在金陵近郊雨花岩附近一家青竹樓酒肆內遭人暗算，三位可以由那裏查起……」

「我們是不是要改扮一下？」江豪道：「由明轉暗。」

「這個並不重要，就算改扮了，也無法逃過人家的嚴密監視。」白翎道：「何況，暗算、伏擊諸位的人，也是一條線索，不要追得太急，他們不會出動主腦高手，三位應該可以應付。只不過，這中間，要用點心機，晚進無法借箸代籌，這是隨機應變的事。」

「承教了，我們告辭。」飛雲子一合掌，轉身而去，天衣、江豪也都邁步出門。

「三位，」白翎道：「晚進總覺得三位老人家會留下一些什麼，可能用貴門中最機密的暗記表達出來，沿着他們的路綫走，也許會發現留下的暗示。」

「對！本派龍道長是一位大智者。」飛雲子道：「相信會留有指示。」

「一步倒迷藥的厲害處是讓人沒有反抗的機會。」白翎道：「但它必須先要人吃下去，至於迷香也一定要吸入胸腹，聞到香味才會倒下，我相信暗算三位老人家的是一步倒，所以，遇上可疑的人物時，先閉呼吸，謹愼吃喝，晚進言盡於此，三位上路吧！」

「姑娘請多珍重。」江豪抱拳，轉身大步而去。天衣大師、飛雲子緊追身後，結束了十餘日密林茅舍中一段傳奇的習武生活。

* * *

江湖行，依然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但天衣禪師、飛雲子、江豪却都有一種江湖變了的感覺。

首先是三個人有了改變，山居密林中十餘日傳藝生活，白翎得到少林、武當，和洞庭江家的技藝絕學，但白翎却也改變了三人的心中世界，不解江湖險惡的天衣和尚和年少氣盛的江三公子，都有了很大的改變，變得持重、老誠，謹愼小心，對身外的事物、變化，非常的警惕，也留心突然出現的人物。

「不要急，也不要行跡匆忙。」天衣大師道：「咱們悠然自得，似是心中早有了主見，也好像茫無所

知，給他們一個莫測高深。」

「對！他們藏得深，隱得密，」江豪道：「咱們就坐等魚兒上鈎來，大家比比耐心吧！」

「說得對！但咱們心中總得有個去處。」飛雲子道：「雨花台旁的青竹樓，是三位老人家被擒之處，何不先到青竹樓去看看？」

「三公子的路最熟，請前面帶路，飛雲子道兄居中，老衲斷後。」天衣道：「前後各保持兩丈左右的距離。」

江豪微一頷首，快步向前行去，飛雲子走在中間。

兩丈左右是一個非常適中的距離，再遠了，一旦有事，援救不及，太近了，對方突施奇襲，很可能一擊全中。

但敵人亦可能多方埋伏，一起施襲，白翎把敵人形容得神出鬼沒，使得天衣大師有着如履薄冰的心情，目光轉動，四下掃瞄。

大街上行人如織，大和尚却瞧不出任何一個可疑人物，甚至連對方的行業也無法分辨出來，暗暗歎息一聲忖道：看來江湖閱歷，也需歷練才行……

突聞衣袂飄動之聲，這一點老和尚造詣高深，雖在行人穿梭的大街上，仍然聽得清晰。

抬頭看去，只見飛雲子跳飛起一丈多高，由行人頭頂上掠過，合手一探，抓着了正向地上跌倒的江豪，就那麼快速的未讓人摔在地上。

天衣大師正想加快步伐過去，突然心中一動，收住了脚步，目光四下轉，希望看出暗算江豪的人。

人是看到了不少，但老和尚失望極了，竟然瞧不出那一個是施展暗算的人。

事情就發生在眼前，飛雲子捷逾鷹犀的飛越兩丈，在「一步倒」迷香藥力發作的同時，把人扶住，那暗施算計的人也應該就在左近，如果他逃走，絕對跑不出兩丈距離，也逃不過老和尚的眼睛。

很多人停了下來，圍着看熱鬧，目光投注在飛雲子和江豪的身上。

飛雲子的江湖經驗也算不上豐富，但比天衣大師强一些，笑道：「諸位，這位小施主似是犯了急病，那一位施主慈悲送他就醫？」

本來圍了一圈人，聽完話，轉頭就走，全部散了，誰願找這種麻煩呢？

飛雲子長長吁口氣，扶着江豪行入一家客棧中。

原來，他在抓着江豪時，也同時閉上了呼吸，怕迷香的餘威仍存，救人不成，也遭暗算。

天衣大師緊隨飛雲子進入客棧，店小二看着和尚、道士走一起，還扶着一個年輕人，心中雖感有點奇怪，但沒多問，送上茶水，就悄然退出。

把江豪放在床上，飛雲子歎口氣，道：「栽到家了，眼看着江三公子中了暗算向下倒，就是瞧不出人家怎麼下的手，如不是白翎姑娘再三提醒，我們少了這份警惕心，今天，恐怕是全都完了。」

「說的是！江湖中事，不能只憑武功解決！」天衣道：「一撮迷香，就能使人暈過去，縱然有絕世武功，又能如何呢？」

「可怕的是下手之準，似能把迷香集中於一點施用，」飛雲子道：「照說是迷藥飛來，一片香風，聞香中毒的，應非江三公子一個人，至少也該有三五個人同時中毒才對，但却只有江豪一人中毒，這是什麼手法？實有些匪夷所思。」

「老衲十分留心江小施主週圍的人羣，最接近他的八個人，都未見任何動作。我相信很細微的舉動，也難逃過我一對眼睛，想不通啊！這是怎麼樣發生的事？」

「這中間必有機巧，慢慢推敲或可想出頭緒，當務之急，是如何救醒江三公子。」飛雲子道：「要不要請個大夫瞧瞧。」

「不可以！」一個鬚髮蒼然的老者，一襲月白長衫，緩步行入客房，接道：「行踪既已敗露，兇險隨時發生，對方似已決定先以暗算爲主，手段必將是千奇百怪，無所不有，請大夫來看病，豈不是授人以可乘之機。」

一面說話，一面卸去臉上藥物，現出眞正面目。

「知機子，」天衣大師早已蓄勁戒備，閉上呼吸，此刻，才吁口氣，道：「差一點擊出拳勢，下一次早點打個招呼，江豪身受暗算，老和尚已有些草木皆兵了。」

飛雲子也放開了手握的劍把，道：「你是賣藥的郎中，可知道解救『一步倒』的方法？」

「什麼？江三郎中的是『一步倒』？」知機子道：「這種藥物非常霸道，但却極少在江湖出現。」

「不是最好，」天衣大師道：「你是走方郎中，以看病、解毒爲業，就請一施妙手吧。」

「江湖上的迷魂藥物，能夠難住我老郎中的，還不太多。」知機子一面說話，隨手取過一杯冷茶，潑在了江豪臉上。

「冷水能解迷藥！竟然把它忘了，」飛雲子道：「眞是急不得，一急就亂了章法。」

但仰臥在榻上的江豪，動也未動一下。

知機子一皺眉頭，伸手入懷，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白色丹丸，揑開江豪的牙關，投入口中。

足等了一刻工夫，江三公子仍無反應。

知機子臉色一變，道：「難道眞是中了『一步倒』？」

「是！巫山神女峯明月觀，」飛雲子道：「散花仙子的『一步倒』，你有解藥？」

「沒有，除了散花仙子，放眼當今江湖，」知機子道：「還無人能解『一步倒』。」

「怎麼辦？」天衣大師道：「難道要坐視不救？」

「救不了，只有等，」知機子道：「『一步倒』不會死人，但藥力奇强，要過四個時辰以上才會醒來，兩位只有守着他等下去了。」

天衣、飛雲子對望了一眼，同時把目光轉注到知機子的身上。

「看我也沒有用，老朽如有施救之能，也不會在兩位面前出醜，」知機子伸手搭在江豪左腕脈穴上，把了一陣，道：「江三絕不會死，老朽可以留下來陪你們，五更之前，江三醒不過來，拿老朽償命就是……」

「言重了，」天衣大師道：「江湖上，出現了如此霸道的迷藥，豈不要天下大亂？」

知機子道：「藥物難求啊……」

「現在不同了，『一步倒』只恐要大展煞威。」天衣大師道：「肆虐江湖……」

「此中必然有文章！」知機子接道：「大師和道兄，可否點述一下內情，一開老朽茅塞。」

「你號稱知機子，通曉天下大事，測字論相，指點人的迷津。」飛雲子道：「連散花仙子投身江湖，已到江南，這等大事，你也全無消息？」

知機子道：「江湖上沒有傳出一點風聲，這說明她來得很秘密，何況，見過她的人，屈指可數，就算見到了，也是相逢對面不相識，說到老朽的知機才能，比起白鴿門，那是小巫見大巫了！三位這次闖入廣寒宮，一去十餘日，定然收獲不少了？」

「怎麼？你這個算命看相的郎中，」飛雲子道：「一直沒有離開金陵麼？」

「不但沒有離開金陵，而且是整天在秦淮河邊打轉。」知機子道：「老朽把三位指引到廣寒宮去，總得看到一個結果，三位死了，老朽要盡點心意，替少林、武當、洞庭盟通個消息。」

「瞧不出你這個老郎中，還眞有點江湖道義！」飛雲子道：「也是個有心人了？」

知機子歎息一聲，道：「江湖上情勢在變，不留心看不出來，一般人留心也看不出來，老朽是看出來了，表面平靜，暗流洶湧，但却看不出那股暗流源起何處。聽到少林派掌門人天鏡大師、武當派的龍道長，洞庭盟主江凌波，聯袂失踪，啻是晴天霹靂，看來，武林大劫已迫在眉睫，多則十年，少則三五年，必興刀兵，而且是來勢猛惡，武林精英，恐都將畢此於一役之中，整個江湖，亦將淪入暗無天日之境。」

天衣大師苦笑一下，道：「煩惱皆因强出頭，老郎中何苦一定要跳入是非漩渦中，知曉了暗流源起，你就難以安身立命了。」

「我老郎中就是想不出誰有這麼大的實力，我對你和尚的武功不太瞭解，但能出任少林寺達摩院住持的人，必是寺中傑出高手，至於飛雲子道長的技藝成就，老朽却是略知一二，劍法的精湛，放眼當今江湖，少有敵手，江三公子也算得年輕一輩中優秀高手，兩位如此的戒愼戒懼，連老朽也被感染了，散花仙子眞的就如此的可怕麼？江三公子身受一次暗算，似是把兩位也嚇壞了，但巫山明月觀人手不多，就算全都是妖魔、鬼怪，也掀不起多大的風浪，除了『一步倒』迷藥、迷香之外，論到眞功夫，可未必能强過兩位。」

「天衣大師是好意，不希望你捲入事件中，」飛雲子道：「你却要自投羅網……」

知機子冷笑一聲，接道：「你們找上我時，我已被你們拖下水了，指引你們去見白牡丹後，已有人開始釘我，我不相信明月觀的散花仙子，有那麼多人手可用……」

「好吧！你一定要知道，只好說給你聽了。」飛雲子詳細地說出了經過，把一個閱歷豐富，博通江湖事務的高人也聽得呆住了，神色間似有懍懼之感。

「現在走，還來得及！」飛雲子道：「我們捨命追查眞相，理所當然，你老郎中何苦要趟這次混水呢？」

「這等大事，豈可不管，」知機子道：「老實說，有我同行，你們增添了不少生機，江湖上的鬼域技倆，能逃過老郎中雙目的不多。剛才，我有點神情懍然，倒不是被你們叙述的事件驚駭住了，而是想到了兩年前一件慘事，鄂北青萍堡滅門慘案，全堡男女老幼兩百七十人，盡遭屠戮，連襁褓幼兒也殺得一個不留，老朽晚到一步，見兇手整隊離去……」

「是件哄動江湖的大事，青萍堡是青萍派門戶所在，聽說堡主夫人，是琵琶門的掌門，兩人結爲夫婦，兩門也合而爲一，」飛雲子道：「本派也爲此派出了十二名劍士，會合少林、峨嵋兩派高手，趕赴青萍堡，調查了數月之久，一直

查不出頭緒，此案就不了了之。」

「當時，我瞧出了一點眉目，似是南宮世家下的手，而且，由南宮秋月親自領隊，只是找不出有力証據，老郎中不敢隨便胡說，現在想來，一定不會錯了！」

天衣大師奇道：「南宮秋月爲什麼要屠戮青萍堡，一舉消滅了青萍派和琵琶門兩個門戶？」

「也許是懷璧其罪呀！老郎中和青萍堡主董少卿，是忘年之交，青萍派珍藏了一本『七箭神書』，是一本很奇詭的怪書，董少卿看過，也讓老郎中瀏覽過一次……」

「記載些什麼內容？」飛雲子道：「貧道似聽龍師叔提這個名字。」

「武功，」知機子道：「說它是一本武功秘笈，不能算錯，但却沒有包括它的全部內容，七箭神書上有很多醫學藥理，詭秘技藝，不像人練的武功！」

「說下去，」天衣大師聽得全神貫注，道：「還有些什麼內容？」

「老郎中記不得了，記述的文字很扼要，不細讀、深研，很難瞭解，但全書讀來陰氣森森。」

「和南宮世家的武功路子，倒很相近，」飛雲子道：「我不知南宮秋月練的什麼武功？但却感覺到她全身陰氣逼人，就算她笑容如花，也讓你有着不舒服的感覺，南宮世家中的武士，也大都是陰冷肅煞，使人難於親近。」

「所以，覬覦這本武功秘笈的人不多。」知機子道：「路子不對，到了手也無法練，琵琶門主董夫人楊春花有一個翠玉琵琶，是琵琶門歷代傳世之寶，琵琶門弟子本就不多，楊春花嫁給了董少卿，把一位師妹和六個女弟子全帶了過去，江湖上很多人都知道翠玉琵琶，但却沒人知道它有什麼用處，琵琶門的傳世之寶，寶在那裏？」

飛雲子道：「你知道了？」

「不知道。」知機子道：「連這一代門主楊春花也不清楚，她告訴過老郎中，曾經花了三天時間，把翠玉琵琶多少紋路都數清楚了，但却找不出玉琵琶寶在何處，青萍堡被殺得鷄犬不留，『七箭神書』和『翠玉琵琶』也同時失去，肯定是被南宮秋月取走了！」

「老郎中，」飛雲子道：「你憑什麼一口咬定是南宮秋月率人屠戮了青萍堡呢？」

「我看到一把彎月刀，騰空飛旋，一斬之勢，切落了兩顆人頭，」知機子道：「也聽到一個撤字！雖只一個字，但却很像南宮秋月的聲音，老郎中鑒貌辨音的功夫應該不錯，但此等大事，不能輕率，所以，不敢說出去，今天聽到你們一番話，應該就是她了，慕容、南宮兩大世家早就勾結在一起，一明一暗，妄圖霸業，他們可能已經準備了十幾年。」

天衣大師歎道：「大概是如此了，不知道江湖上是否還有其他的帮派，投入了他們的組合之中。」

「一定有，而且，還不在少數，我老郎中懷疑金陵杜家堡，就投入了他們的組合之中。」

「杜浩然氣勢很盛，也有骨氣，已隱然是金陵在近武林領袖。」飛雲子道：「怎麼會甘願歸服於慕容世家呢？」

「杜浩然如眞有浩然之氣，就不會經營廣寒宮。」知機子道：「爲了想獨霸秦淮河上的風月營業，藉故生非，劍創金陵三友，逼得三友遠走他鄉，其他的幾股經營秦淮風月的勢力，也全被杜浩然暗遣高手，殺的殺，傷的傷，逼得退了出去，現在只有兩股力量，霸營着秦淮風月，一股是杜浩然的杜家堡，一股是官方，暗中支持幾家畫舫。」

「想不到杜浩然竟是這樣一個人物，」飛雲子道：「我在杜家堡作客一次，受到的優待禮遇，至今仍難忘懷。」

知機子微微一笑，道：「像你這樣一位名動天下的劍客，武林道上的朋友，那個不視你如貴客上賓，如若老郎中的推斷不錯，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已受人監視，目下金陵道上人物，力量最大的就是杜浩然，這些事，豈會不知，所以，很可能就是他在暗中指揮着監視我們的人。」

「老郎中，」天衣大師道：「我看你早些走吧！把這些訊息傳達出去，用不着和我們走在一處冒險了。」

「當今武林之世，除了少林、武當，洞庭盟之外，還能出什麼强大的實力。」知機子道：「天鏡大師，龍道長、江凌波，都是武林中的奇才，也因爲三人的卓越成就，凜然正氣，使江湖平靜了二十年，整不倒他們三人，江湖上沒有人敢出面作亂，所以，慕容世家閉門謝客，南宮世家也只能在暗中作怪，三位老人家非殺不可，至少，我們要盡到我們最大的能力，只要查出三位老人家的下落，就不怕他們不交出人來，所以，老郎中跟着你們走，略效綿力，今天不能走了，你們守着江三，我出去一下，老郎中手下還有一批小中郎，武功修爲上乘，雖然派不上大用場，但他們從小就在江湖上混，耳敏目聰，探消息、查敵踪，都是高手。我這就去吩咐他們一聲，要他們分別行動，全力投入。需知目下江南道上，烟封霧鎖，難見眞相，到處都是暗算我們的殺手，不來一招暗渡陳倉，單是防人暗算，就把我們累得精疲

力盡，一旦强敵來襲，武功上就要大打折扣了。」

「說得有理，」天衣大師道：「我們差的就是江湖上閱歷、經驗，有你同行，正可補我們的不足，不過，這是冒險犯難、生死一髮的事，你要三思啊！」

「兩位答應就好，老郎中也有幾套保命技藝，兩位請小心一些，老郎中去安排一下，今夜三更之前一定回來。」

身子一閃，人已離去。

飛雲子微微一笑，道：「只看這閃挪如電的輕功架式，老郎中的武功不弱。」

「是一個大好的幫手。」天衣大師道：「江豪未醒之前，咱們今宵一同值夜，以策安全。」

飛雲子看看江豪仍然沉睡未醒，又查看一下房中的形勢，道：「飯開到房間吃吧！今夜他們很可能會有行動，咱們要好好計劃一下，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如能生擒一兩個人，也好問出一些敵情。」

* * *

知機子來得很準時，剛到三更，就推開了客房的木門。

天衣大師和飛雲子都不在房中，連昏睡在木榻上的江豪也不見了。

「大師、道長，出來吧！」知機子道：「敵人全數撤走了。」

天衣大師飄然落下。

原來，大和尚內功精深，整個人就橫貼在屋角一處牆壁上。

飛雲子却推門而入，道：「撤走了，怎麼回事呢？」

「因爲，你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人監視之下，」知機子笑道：「店小二是他們的人……」

「好！先去抓住他，難怪這傢伙連送三次茶水，」飛雲子道：「原來是探窺動靜。」轉身準備出門。

知機子一橫身攔住去路，道：「那個店小二是杜家堡派來的人，可能三壺茶水中都下了迷藥，你們怎麼忍得住一口未喝，現在，他已走了一段時間，那裏還找得到他？」

「老衲和飛雲子道兄非常小心，吃喝之前，都用銀簪試過，店小二三次送茶水，只看到我們一次，二、三次都未見到人，但他却裝得很平淡，未露出一點破綻，老衲還在心中誇他做事盡責，想不到竟是一個殺手。」

「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我去杜家堡找他，」飛雲子道：「我隱在屋脊上，看得很清楚，一眼就能認得出他。」

「找上杜家堡去，是不是準備和杜浩然當面翻臉？」知機子道：「如果能不去，最好不去。」老郎中的看法是，非到不得已，不用和他們正面衝突，這樣只防暗算，一旦撕破臉，他們可能會出動首腦高手，全力截殺，那裏還能追查天鏡大師等三位的下落？」

「你郎中說得對，貧道這把年紀了，還是沉不住氣。」

「八個小郎中全部動員，照着我們定下的路線走！今晚上，我們好好地休息一下，明天到雨花臺旁的青竹樓去，看看情形，說不定那地方是他們一個隱蔽分舵。」

「如果金陵有他們組合的分舵，也應該設在杜家堡中，」飛雲子道：「那裏深溝高壘，防守森嚴。」

「不！杜家堡只是他們組合的一個外圍，連領導的主子是誰，杜浩然都不會知道，唉！老郎中不知道的事情，天下沒有幾個人能夠聽到風聲，除了白鴿門外，老郎中是天下消息最靈通的人物。」

「如不是白姑娘一番告白，」天衣大師道：「我們摸索上一年半載，也未必能找出一點頭緒！」

「這一次老郎中也栽得很慘，完全想不到啊！二十多年不插手江湖事務的慕容世家，竟然是主謀之一，所以，你們傳了她少林、武當的絕技，一點也不冤。」

突聞蓬的一聲，木榻忽然翻了過來，江三公子一躍而起。

原來是天衣把江豪藏入了床下，以免受到傷害。

「三公子，」飛雲子道：「情況如何？」

「我中了一步倒，是道長救了我。」江豪伸展一下雙臂，道：「藥力已過，沒有事了。」目光一掠知機子道：「老前輩也來了。」

知機子道：「和尚、道士，都答應了老郎中附隨驥尾，江三少意下如何？」

「歡迎啊！」江豪道：「如是早一些有你同行，我也許不會受人暗算了。」

「我知道清醒後，會有飢餓的感覺，老郎中已替你準備了吃的東西，夜色已深，不便叫店家煮食，三少就將就一點吧！」

果然由袋中取出了一包食物。

江豪果似是很餓，接過就吃，是兩張油餅和一隻燒鴨，竟被他一陣狠吞虎嚥的全吃了下去。

天衣大師扶起木榻道：「三公子怎麼樣中的暗算，老衲十分專注，竟然沒瞧出暗施算計的人？」

「宛如一粒細小的暗器，擊中上唇，微覺一疼，迷香已吸入鼻內。」江豪道：「來不及再有反應，人已暈迷過去，一步倒果然厲害，勿怪三位老人家那等精深的內功也來不及運氣排拒。」

「把迷香團成一粒小丸，用暗

器手法彈出去，」天衣大師道：「這等米粒打穴的絕技，非絕頂高手莫辦……」

「別被蒙住了，」知機子道：「對方能施展米粒打穴手法，就用不着再施迷香了，當今江湖之上，恐只有天鏡大師、龍道長，和江凌波有這份功力……」

「家父從未提過這門功夫。」江豪道：「只怕沒有練過。」

天衣大師皺起了眉頭，道：「老衲還有些想不明白。」

「一個人花上三兩年的時間，專門習練這種彈射的手法，七八尺的距離應該打得很準，」知機子道：「它不能傷人，更不能制住穴，只把那一粒迷香團成的小丸碰啐就成，手法不難練成，當然也不容易，要有些武功基礎，至少一兩年的時間，所以，老郎中推想，可能是來自明月觀的人，聽說散花仙子門下，全是女弟子，沒有男人。」

「哦！老衲看到一個花布衣褲的大姑娘，由三公子身側走過，步履從容，一點看不出行兇的慌張，又是一個女人，所以忽略了她。」

知機子道：「飛雲子動作快，否則，三公子……」說了一半，突然住口不言。

「說下去啊！」江豪道：「是不是會殺了我。」

「接下去就是致命一擊，」知機子道：「他們活擄三位老人家，是要逼他們交出武功，對三位麼？就不會那麼心慈手軟了。」

「說得對！」江豪道：「殺光了我們三個人，就斷了線索。不行，得把消息先傳回去才成。」

「我相信白鴿門會代三位傳回訊息，但如查不出三位老人家的下落，找不出有力証據，少林、武當、洞庭盟，三派主力出動，也是師出無名，」知機子道：「最可怕的是，他們早已有了準備，集中全力，伏擊一派，再把力量集中，對付另外一路人馬。少林、武當、洞庭盟，是當今江湖上實力最强的三個門派，但對方如暗施算計，各個擊破，他們的勝算很大。眼下最重要的是追查三位老人家的下落，或是找出他們留下的暗示……」

「少林寺有一套防守戒備的部署，」天衣大師道：「一處吃緊，會受到四方的支援，只要得到白鴿門傳去的訊息，倒不擔心少林寺會受到襲擊。」

「如果武當派調出了精銳高手，」飛雲子道：「他們走江湖的經驗不多，只怕無防止一步倒的暗算及對方的伏擊、偸襲。」

「對！先找出三位老人家的下落要緊。」江豪道：「只要有明顯的証據，那就通告江湖，我相信未受他們控制的門戶，都會起而響應，傾巢之下無完卵，這一個危機的意識，他們都該明白。」

知機子道：「三位老人家如若留有暗示，也許會指示出解決的辦法。」

* * *

雨花臺並不熱鬧，遊客也不很多，它只是一個突起的陵坡，但雨花臺生產了一種鴿卵大的小白石，十分著名，傳說石子是活的，放在清水中培養，它會長大，至少它看起來十分秀緻，圓潤可愛。

青竹樓在雨花臺東北方向二里左右，緊鄰着一片廣深的竹林，地方十分清雅，但却有一點荒涼的感覺。

利用原地長的竹子，編製成籬牆拱門，看上去一片蒼翠，因爲，竹子全是活的。

廳房不大，只有十幾張桌子，最多能容下四五十個客人，但佈設古樸，清雅宜人，是一個很美的地方，不過，客人很少。

現在，只有兩個客人坐在一處角落裏。

天衣大師早已運足了目力，一進門，就看清了廳中所有人的停身位置。

兩個客人在品茗，桌上放着四小盤吃殘的點心。

櫃枱內坐着一位賬房先生，年約五十以上，留着鬍子。一個很年輕的店小二，正舉步向四人迎了上來。

四個人忽然散開，橫排了一丈多遠，暗自提氣，閉住了呼吸。

一步倒的厲害，已使人有着草木皆兵的感覺。

店小二嚇得一呆，道：「四位請坐啊！」

知機子、天衣大師行至中間一張座位上坐下，飛雲子和江豪却各選了另張桌子，四個人坐了三個位置，也保有了相當一段距離。

「原來四位不是一起的，」店小二口中自言自語，人却行近天衣大師，道：「大師父和這位客官想吃點什麼？」

「一壺白開水，兩盤不沾血腥的素點心，」知機子道：「還想請教一聲，你伙計在青竹樓跑堂很久了吧？」

「不！小的才來一個月，招待上還很生疏，」店小二道：「服務不週的地方，還請擔待。」

知機子心中忖道：「天鏡大師、龍道長、江凌波，是三個月前在這裏被人暗算，這小子一個月前才來，自然是什麼也不知道了，推得眞乾淨啊！」

心中盤算，目光却一掠櫃枱內的賬房先生道：「那位老先生，管理青竹樓至少有十年了吧？」

「這個，小的不清楚啊！」

「好！」知機子道：「那就請他過來一下！」

「是！我去請請看。」店小二轉身而去，知機子却示意飛雲子和江豪查看。

兩個人立刻動了，而且動作的幅度很大，完全是搜查的做法，不過很文明，伏下身子查看桌椅，有所移動的，也立刻還原。

天衣大師監視着兩個客人，一面提聚功力，暗中戒備，兩人一有舉動，老和尚會毫不猶豫地出手堵擊。

賬房先生已用不着店小二再請了，滿臉怒容地走過來，道：「怎麼回事啊？應天府的捕頭們，也沒有這麼個兇霸法，搜贓查人，也該先亮亮身份，打個招呼，何況，也沒聽說過和尚、道士入公門的，諸位呀！這是强盜幹法啊？」

知機子笑一笑，道：「說的對啊！動作是不太禮貌，你先生貴姓！」

「先叫他們停下來！」

知機子點點頭，還未來得及開口，飛雲子、江豪已停了手，坐還原位。

「看看吧！完全是舊模樣，那裏像有人動過？」知機子道：「如是動到人，就沒有這麼個幸運法了……」

「我姓方！閣下究竟想說什麼？」

「三個月前，一位老禪師，一位老道士，一位老英雄，吃了貴樓的茶飯，就被人抬上馬車，拐跑了，」知機子道：「這件事方大掌櫃記得很清楚吧？」

「我不是掌櫃，是賬房，所以，除了有關銀錢賬務方面的事，老漢都不清楚……」

「賬房好啊，整天坐在櫃枱上，這座上廳中發生的事情，都無法瞞過你了？」知機子道：「人貴知機，這檔子事，看到的人不只一個，所以，和尚、道士全都找上門來！」

「既是早有人証，又何必再來問我？」方賬房道：「問他們也是一樣啊？」

「不一樣。」

「怎麼說？」

「他們是証人，你却是幫兇，」知機子笑道：「找上你，是要問清楚行兇經過。」

天衣大師和飛雲子都聽得暗暗佩服。

這麼一個迫人入套的纏夾法，惹得人心頭火起，就不知不覺地的入套了。

方賬房這就動了怒火，厲聲喝道：「栽贓、訛詐呀！青竹樓不吃這個……」

「原形畢露了，」知機子笑道：「大名鼎鼎的血劍方傑，怎麼會作起賬房來了，小池子那裏養得起一條浪裏蛟？」

「你是誰？胡說八道些什麼？」

「你如不怒上心頭，還眞叫人很難想到，臉上那張人皮面具，也製作得相當精巧，」知機子道：「我是誰，暫時賣個關子，反正是老朋友，這位大和尚，你也許眞不認得，但老道士和江三公子，你應該早認識了！」

「莫名其妙啊！我可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作賬房，養家活口……」

「看來不說出一點証據，你是不肯認賬，方少兄，你左耳下面那個紅痣，是獨家標誌，被衣領遮了大半，」知機子道：「你如不生氣發怒，伸長了脖子，還眞是看不清楚。」

他是相面卜卦的郎中，對人身上的斑痕、痣記，最爲注意，過目不忘。

「你究竟是什麼人？說得很神哪！」口中對知機子說，眼光却不時看着飛雲子，似是飛雲子才是他有些畏懼的人物。

「簡單吶！你取下人皮面具，我也卸去易容藥物。」知機子道：「這件事我吃虧，我已認出你是方傑，你還未認得出我。」

「好！一言爲定。」突然轉過身子，也脫下一襲長衫，再回過頭，人已大變，鬍子沒了，人也年輕了很多，一件密扣緊身黑衫，十分俐落，想是準備打架了。

知機子點點頭，拂去臉上藥物，笑道：「老郎中說話算話，方傑，既然你都露了眞相，用不着再打啞謎，說吧！天鏡大師等被運送到那裏去了？」

「我早該想到是你的，老郎中，掃掃自己的門前雪吧！休管他人瓦上霜，你那點道行不夠看哪！」方傑冷冷地說道：「現在走，也許還來得及！」

「聽起來，青竹樓好像是龍潭虎穴。」飛雲子站起身子，緩步走了過來，道：「貧道很急於找出本派龍長老的下落，不能和方兄閒話敘舊了。」

「飛雲子，是不是想出劍啦？」方傑道：「你的劍藝精湛，很有點名氣，不過，還嚇不住方某人，何況，獨木難撐大厦，你道長一個人的力量，未免是單薄一些。」

本只想找出一點線索，但知機子洞穿了血劍方傑的身份，使情勢大變，揭下了面具，立刻造成劍拔弩張的局面。

兩個行商穿着、坐在一角品茗的客人，似是怕受到牽累，站起來準備溜了。

（未完・二）

上文提要：君簫和萬巧兒拜辭高如山之後，他便送巧兒回家，兩人談論關於姓任的師父送給高老爺子的信可能有問題，才會發生事故。巧兒回到家裡，不見爺爺，只見一陌生漢子趨前，據說是奉主人之命來接她去和爺爺會面，至於他主人是誰，又不肯明說，君簫看情況不對，陪同巧兒隨那漢子前往，路至山區，令人可疑……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劫持人質　允作治療

黃鳳娟這一笑很美，也很媚。

君簫原意並不是問她姓名，而是想瞭解她是什麼身份，但她既然說出姓氏來了，只好抱抱拳道：「原來是黃姑娘，在下久仰。」

久仰，是說仰慕了妳很久也。

這話在江湖上，原是極普通的應酬話，但用到姑娘身上，就不對了！

你仰慕她則甚？

黃鳳娟噗嗤一笑，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盯着君簫，問道：「金相公聽人說過我的名字麼？」

君簫被她問得俊臉一紅，一時間，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黃鳳娟朝他柔美的微微一笑，說道：「我只是隨便問問，金相公不必介意。」

君簫道：「在下之意，只是想請教姑娘是此地主人的什麼人，並不是請教姑娘的芳名。」

黃鳳娟「嗯」了一聲，徐徐抬頭，說道：「此地主人，乃是家師。」

萬巧兒眼看黃鳳娟和君簫說話的時候，眉目傳情，又說又笑的模樣，心裏有着說不出厭惡，忍不住問道：「令師是什麼人？」

黃鳳娟微笑道：「家師隱居此地，從不在江湖走動，說出來也不會有人知道。」

她不肯說！

君簫心中忽然有一種感覺，認爲此地主人，可能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但從他們把自己兩人請來，行動詭秘，加上黃鳳娟不肯說出乃師名號，種種迹象推測，此人極可能是邪派中人……

萬巧兒站起身道：「黃姑娘，煩妳領我們去看爺爺吧！」

黃鳳娟跟着起身，含笑道：「本來小妹的意思，二位遠來，先休息一會，等用過便飯再進去，萬姑娘既然急於和萬老爺子會面，那就先進去好了。」

君簫站起身道：「那就有勞姑娘帶路了。」

黃鳳娟緩緩轉過身去，面對着君簫淺淺一笑，道：「金相公，抱歉得很，你不便進去，請在這裏用茶，萬姑娘見過萬老爺子，很快就會出來的。」

她這一轉身，就站在君簫面前，仰起臉，四目相對，說話之時，隱隱可以聞到口脂香氣。

君簫還未開口，萬巧兒已搶着問道：「金相公爲什麼不能進去？」

黃鳳娟眼波流轉，風情萬千地瞟了君簫一眼，才道：「因爲那是內室。」

內室，君簫自然不好跟進去了。

君簫點點頭道：「既是內室，萬姑娘就一個人去吧，在下就在這

裏等妳。」

萬巧兒望望君簫，說道：「那我去去就來。」

黃鳳娟噗嗤一笑，抿抿嘴道：「瞧你們，好像一刻也分不開似的！」

萬巧兒被她說得粉臉驟紅，羞不可抑，口中輕輕啐了一聲，但心裏却是甜甜的。

君簫同樣俊臉一紅，淡淡說道：「姑娘休得取笑。」

黃鳳娟嫣然一笑道：「好啦，萬姑娘，咱們走吧！」

說罷，俏生生的往屏後走去。

萬巧兒低着頭，連望也不敢再望君簫一眼，跟着黃鳳娟身後，朝裏行去。

* * *

這是一間佈置得相當精雅的臥室，有紫檀雕花的錦榻，四把椅几，一張書桌，案上陳列着精緻的文房四寶。

一盞古銅燈架，閃着熒熒燭光，燭前，站着一個鬚髮如銀，腰背微駝的藍褂老人，背負着雙手，正在微微出神。

這老人，正是神手華佗萬遇春。

此時，但聽門簾輕響，黃影一閃，嬝嬝走進一個苗條人兒，嬌聲叫道：「萬老爺子。」

她，正是此間主人的弟子黃鳳娟。

萬遇春緩緩的回過身去，正容道：「黃姑娘，令師走火入魔，已有多年，雙足經穴早已枯痿，老朽實在無能爲力。」

黃鳳娟淡淡一笑道：「老爺子人稱神手華佗，一切疑難雜症都可着手回春，家師經二十年苦練，已有顯著的起色，只差最後一穴，一時無法打通，本來據家師預測，再有三年時光，縱無外來援助，也可自行突破玄關，只因目前老人家有一件非常重要之事，無法再等，所以只有向老爺子求助，萬老爺子只要能治好家師的病，家師自會重酬……」

「這和重酬無關。」萬遇春爲難地道：「老朽已經一再說過，老朽雖然略通醫道，但只是一個普通的人，並非眞的華佗，令師走火入魔，如是當初立時救治，血脈未痿，老朽適時投以藥石，或可治療復原，只是時隔二十年，憑老朽這點淺薄醫道，實在無能爲力，醫者有割股之心，如能醫治，老朽怎會不盡心力？姑娘如何信不過老朽？」

黃鳳娟嫣然一笑道：「萬老爺子，你可知家師來歷麼？」

萬遇春心頭一震，笑道：「姑娘不說，老朽如何知道？」

黃鳳娟道：「萬老爺子名滿江湖，見多識廣，你不妨猜猜看？」

萬遇春一手撚鬚，笑道：「老朽年輕的時候，確實在江湖上走過些年，那也只是賣藥行醫，和武林中人少有往來，近年來年紀老了，體弱多病，在杭州一躭就是十年，可說杜門不出，江湖上的風雲人物早就忘記乾淨，如何認得出令師是誰來？」

他似是竭力推托，不願再提江湖之事。

黃鳳娟臉含微笑，望着他，說道：「萬老爺子這是由衷之言？」

萬遇春道：「老朽說的句句是實。」

黃鳳娟依然面帶笑容，說道：「依我看來，萬老爺子至少已知家師是誰了。」

萬遇春心頭暗暗一驚，忙道：「老朽眞的不知道。」

黃鳳娟忽然冷笑一聲，道：「萬老爺子既然不知道，那就讓我來告訴你好了……」

「哦，不，不！」萬遇春連連搖手道：「老朽只憑醫理治病，知不知道令師是誰，並不重要。」

黃鳳娟道：「萬老爺子，我想這很重要，因爲你老知道了家師是誰，也許會改變初衷……」

萬遇春道：「黃姑娘，妳誤會了，老朽說過力有未逮，不管任何人都是一樣，老朽根據醫理論斷，並不因人而異。」

黃鳳娟沒有理他，舉手理理鬢髮，說道：「家師姓狠，江湖上稱狠姑婆的便是。」

萬遇春止不住心頭一震，暗道：「果然是這魔頭，自己差幸有先見之明，沒有答應下來，否則這魔頭若是一旦重出江湖，整個武林又將會掀起一陣血雨腥風！」

他心念轉動之際，口中故意「噢」了兩聲，表示十分驚異。

黃鳳娟續道：「二十年來，家師遭五大門派圍攻，此事純因誤會而起，幸有天台山農范老前輩出面，解釋誤會，但家師還是被百里雨一傘擊中左肩，破了眞氣，家師爲了運氣療傷，終於導致走火入魔，隱跡於此，已有二十年了。」

萬遇春不好插口，只是靜靜地聽着。

黃鳳娟看了他一眼，續道：「萬老爺子成名多年，昔年之事，自然聽人說過，家師一生除了生性暴躁，遇事任性，並無爲惡江湖的事實，江湖上人只要一提起家師，就會聯想到吃人心，喝人血的事上去，大家把狠姑婆說成了殺人惡魔，其實這是天大的冤枉……」

她口氣微頓，接下去道：「就以當年五大門派派人圍攻家師的那檔事說吧，那是有人假冒家師之名，殘殺了七十幾名孕婦，用胎兒

煉藥，使得家師百口莫辯，幸虧天台山農范老前輩遇上妖婦在做案之時，曾以火龍鑽射穿妖婦右掌，但家師右掌並無傷痕，而且當日妖婦是在浙江溫州做案，而家師却在江西雩山附近遇上武當派的人，時間地點都不相同，經由形意門蕭掌門人和天台范老前輩調查屬實，力證其非，才算把這場誤會洗刷清楚。」

一口氣說到這裏，換了口氣，又道：「但家師負傷修養，晃眼二十年，始終沒有把那個假冒家師的妖婦查出來，以致江湖上人還是一直把家師當作是個吃人心的惡魔……」

萬遇春道：「老朽是學醫的，醫者治病，是以病理爲依據，不是以病人的善惡作標準。」

黃鳳娟笑了笑道：「萬老爺子，你聽我把話說完了。」

萬遇春道：「姑娘請說。」

黃鳳娟道：「這是家師最近得到的消息，據說狠姑婆擔任了七星會的副總護法……」

萬遇春口中不覺「哦」了一聲。

黃鳳娟續道：「家師經二十年勤修苦練，本來預計大概再有三年，就可修復玄功，但聽了這個消息，認爲那個假冒狠姑婆之名的妖婦，可能就是二十年前盜取胎兒，殘殺孕婦的人，因此家師急於親去七星會，找那妖婦算帳，才把萬老爺子請來，希望能夠助家師一臂之力。」

萬遇春依然搖頭道：「黃姑娘，不是老朽不肯相助，實是老朽這點本領，無能爲力……」

黃鳳娟忽然面色一冷，哼了一聲道：「難道我方才這番解釋，萬老爺子還不肯見信麼？」

萬遇春道：「老朽說的乃是實情，黃姑娘又何以不肯見信呢？」

黃鳳娟冷冷一笑，道：「萬老爺子，家師之意，希望你在三天之內想出個辦法，能助她老人家修復玄功。」

萬遇春苦笑道：「黃姑娘，令師這是强人所難，能替令師治好，老朽怎會不盡力而爲，只是……」

黃鳳娟不待他說下去，忽然展齒一笑，說道：「哎喲，我只顧說話，忘了告訴萬老爺子一件事兒，萬老爺子不是躭心兩天沒有回去，令孫女會牽掛你老麼，現在你可以放心了。」

萬遇春心神猛然一震，問道：「姑娘此話怎說？」

黃鳳娟嫣然一笑道：「我已經打發人去，把萬姑娘接來了。」

萬遇春凜然道：「巧兒現在何處？」

黃鳳娟笑了笑道：「萬老爺子可要見見她麼？」

她隨着話聲，柳腰輕盈的一轉，走近右首一排書橱，伸手從橱中取下一叠書籍，玉指輕輕叩了兩下。

但聽壁間響起「嗒」的一聲，木板移開，露出一個尺許見方的小窗戶來。

窗戶內燭光照射，只見萬巧兒湊着臉孔，朝裡叫着：「爺爺！」

萬遇春神情猛震，急急叫道：「妳怎麼來的？」

萬巧兒道：「爺爺，你老沒事吧？我是和金相公一起來的。」

萬遇春問道：「金相公是誰？」

萬巧兒朝他爺爺霎霎眼睛，說道：「爺爺怎麼忘了，金相公就是你老在杭州救過他的金相公咯，你記得不，他當時中了七花娘的『花鬚透骨針』，昏迷不醒，是爺爺把他抱回來的……」

「哦！」萬遇春心中明白了，小孫女口中所說的「金相公」，原來是君簫！

他只說了個「哦」字，就見小窗戶上又是「嗒」的一聲，木板已被闔上！

萬遇春猛地直起腰來，神情激動，朝黃鳳娟沉聲問道：「你們把我小孫女怎樣了？」

他平日腰背微駝，對人總是和藹可親，一副龍鍾老態，這回敢情動了眞火，雙目精光暴射，鬚髮拂拂自動，腰背一挺，高大身軀就顯得十分威猛，簡直就像換了一個人。

黃鳳娟看得心頭暗暗一驚，但她依然神色自若，舉手掠掠額前劉海，嫣然一笑道：「萬老爺子好精純的內功。」

萬遇春心頭不覺一震，暗道：「好厲害的丫頭。」他威怒神態，爲之一斂，輕輕歎息一聲道：「姑娘當有以教我。」

黃鳳娟淡淡一笑道：「萬老爺子客氣了，別說你老爺子是家師請來的上賓，就是萬姑娘花朵般的人兒，我見猶憐，說什麼也不會虧待於她。」

萬遇春道：「有姑娘這句話，老朽就放心了。」

黃鳳娟道：「倒是萬老爺子對家師修復玄功之事，可要多費點心。」

萬遇春無可奈何地道：「好吧！老實說，這件事老朽實在毫無把握，這樣吧，姑娘能否再領老朽前去仔細切切令師脈象，再作道理。」

黃鳳娟喜道：「那麼這就去，萬老爺子請隨我來。」

說完，轉身朝外就走。

萬遇春跟着她走出石室，踏上甬道，走了一段路，甬道右拐，進入一間寬敞的石室。

這間石室，不但幽暗如晦，四面石壁也凹凸不平。

黃鳳娟走到中間，腳下一停，回身笑道：「萬老爺子，對不住啦，你老仍得委屈一下，蒙上眼睛，才能進去。」

萬遇春點頭道：「姑娘請動手吧！」

黃鳳娟從身邊取出一方黑布，替萬遇春蒙上了眼睛，隨後只見她右手一抬，從她袖底出現三點寒星，朝正中間大石壁上射去。

那石壁上首，就有品字形三個小孔，黃鳳娟射出的三支袖箭，正好準確無比投入三個小孔之中。

這敢情是知會裏面的人的暗號了，沒過多久，就聽石壁間響起一陣隆隆輕响，裂開一道門戶。

黃鳳娟道：「萬老爺子，請隨我來。」

拉着萬遇春衣袖，往裏行去。

外面這間石室，石壁凹凸不平，光線幽暗，敢情完全是僞裝的，因爲進入這道石壁門戶之後，就燈光明亮，地上一塵不染，兩邊石壁也打磨得光可鑑人。

這是一條不太長的甬道，黃鳳娟引着萬遇春才走了三步，身後石門就自動闔了起來。

黃鳳娟腳下一停，歉然道：「萬老爺子，現在可以把黑布取下來了。」

說着替他解下黑布，抬手肅客道：「萬老爺子請。」

這甬道不過四五丈遠，就到盡頭，迎面是一道圓洞門，有兩扇朱紅灑金的門，配以獸環。

門關着，靜悄悄的不聞一點聲音。

門前，左右侍立着四名面貌姣好，身穿玄色衣裙，腰插雙刀的女子，她們看到黃鳳娟引萬遇春走入，一齊躬身施禮。

黃鳳娟悄聲問道：「常師妹進去稟報師父了麼？」

其中一名黑衣女子則應了聲「是」。

只見朱門啓處，走出一個青絹束髮，身穿一襲青衫，玉帶束腰，掛一支赤玉簫的俊美少年，朝黃鳳娟拱拱手道：「大師姐，師父請萬老爺子進去。」

這人赫然是玉簫唐風，原來她就是埋恨谷常夫人的掌上明珠常鳳君，也就是黃鳳娟的師妹，狠姑婆門下的二弟子。

黃鳳娟立即抬手道：「萬老爺子請。」

兩名黑衣女子迅快打起了內門。

萬遇春也不客氣，舉步進入。

黃鳳娟、常鳳君隨着他身後，跨進圓洞門。

這是狠姑婆修習玄功的靜室，一間寬敞的石室，佈置並不華麗，除了中間一張石榻，鋪着厚厚的虎皮褥子，一邊放一個白石茶几，几上點燃着一盞油燈，一邊放了一把紫檀雕花太師椅，就空無一物。

偌大一間石室，就有空蕩蕩的感覺。

石榻上，盤膝坐着一個一身玄衣，白髮鳩臉的老太婆，此人正是兇名滿江湖的狠姑婆。

黃鳳娟急步趨上前去，躬身說道：「啓稟師父，萬老爺子的意思，是想再仔細切切妳老人家的脈象，好作如何治療的參考。」

狠姑婆臉尖如狠，一雙冷森的目光抬起，望着萬遇春含笑道：「爲了老身之事，麻煩萬老爺子，眞是不好意思。」

她雖是含笑說話，說的還是客氣話，但聲音又尖又冷，十分刺耳，尤其笑的時候，露出巉巉狠牙，笑得好不詭異，眞有想吃人的模樣，使人看得不寒而慄。

萬遇春心中暗暗忖道：「只要見過她的人，如果說她不是吃人心的惡魔，誰都不會相信。」

但口中却謙遜的道：「老夫人好說，老朽曾向黃姑娘一再解釋，老朽才疏學淺，只怕無能爲力，黃姑娘要老朽勉爲其難，老朽思之再三，老夫人因時間太久，藥石只怕已無法生效，目前只有一個辦法，尚可一試，但老朽必須切過老夫人的脈，才能決定。」

狠姑婆尖笑道：「萬老爺子盛名久著，是當代的活華佗，老身這枯瘻的雙足，全仗你老著手成春了。」

萬遇春道：「老朽自當盡力而爲，只是目前，老朽也還不敢說……」

黃鳳娟早已替萬遇春把太師椅移到榻前，說道：「萬老爺子，你請坐。」

萬遇春也不客氣，口中說了聲：「多謝黃姑娘。」

就在椅上坐了下來。

常鳳君不待吩咐，取了一個枕頭，放到師父身邊。狠姑婆伸出左手，手腕擱到枕頭之上。

萬遇春伸出三個指頭，落到她腕脈之上，緩緩閉起眼睛，用心切起脈來。

從脈象上看來，他不得不佩服這魔頭經二十年潛修苦練，一身修爲，確實已臻上乘境界。

自己數十年勤練「五禽圖」，自以爲內功精純，即使武林著名人物，也不過如此，焉知這魔頭內功之深幾乎還在自己之上！

他一面切脈，一面只是盤算着如何才能應付得過去？

他當然並不想眞的助狠姑婆修復玄功，因爲這魔頭一旦修復玄

功，江湖上勢必又會掀起一場殺劫。

狠姑婆自己估計，再有三年，她自己也可以修練恢復玄功，但自己從她脈象上看，以她的內功修爲，已經不需要三年時光，也差不多了。

她自己修復玄功，是她的事，自己縱然無能消敉江湖殺劫，但也決不能助紂爲虐，幫她提前面世，早一年去作惡。

可難就難在不僅自己和巧兒落到人家手中，而且還連累了君簫，一個武林中難得一見的後起之秀。

「這該如何是好？」

這句話在他心中，盤旋了不知幾十遍，但依然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

他雙目微睜，右手三個指頭輕輕抬起，狠姑婆收回左手，又換了右手，萬遇春三個指頭又按了下去，閉目切脈。

辦法想不出來，脈可不能一直切下去。

萬遇春緩緩收起三指，吁了口氣，才緩緩睜開眼來。

狠姑婆森冷的目光望着萬遇春，還沒開口，黃鳳娟已經忍不住搶着問道：「萬老爺子，你看師父脈象如何？」

萬遇春臉容一整，說道：「老朽從脈象上診察所得，老夫人內功修爲，已臻上乘，老夫人預料，再有三年，自己可以修復玄功，但老朽可以斷言，保證老夫人只須一年時光，即可修復玄功。」

黃鳳娟喜形於色，說道：「眞的！」

狠姑婆微微一笑，說道：「老身自己心裏有數，也許在一、二年之間，可以提前修復，但即使一年，也太長了，這一年之中，那假冒老身的妖婦不知又要殘殺多少無辜的人……」目光一抬，朝萬遇春問道：「萬老爺子可有什麼辦法，使老身提前修復？」

萬遇春微微搖頭道：「老朽方才已經說過，老夫人經穴痿縮，時間太久了，如用藥石，也非一年以上能奏效，但以老夫人的內功修爲，即使不用藥石，一年之後，也同樣可以修復了。」

狠姑婆顯然有些不耐，尖聲問道：「沒有旁的法子了？」

萬遇春只是沉吟，沒有作聲。

黃鳳娟在旁道：「萬老爺子不是說，還有一個辦法可以一試麼？」

經過一陣考慮，萬遇春終於微微點頭，又搖着頭道：「辦法是有，只是……」

黃鳳娟追問道：「只是什麼？」

萬遇春一手撚鬚，口中說道：「難……難……」

黃鳳娟道：「只要有辦法，總可以辦得到，萬老爺子，你倒說出來聽聽看？」

萬遇春目光一抬，徐徐說道：「老夫人本身內功精純，所以還要一年時間，才能修復玄功，那是因爲老夫人僅憑一己之力，沒有外人相助，一時之間，不易把經脈打通，故而必須日以繼夜，緩緩攻入，才能奏功，但如有和老夫人同等功力之人，以本身眞氣相助，大概有三晝夜，即可助老夫人修復玄功了。」

黃鳳娟喜道：「師父，這辦法倒是可以一試。」

說到這裏，又回頭問道：「萬老爺子，不知要幾個人才能替師父打通經穴？」

萬遇春伸出三個指頭，徐徐說道：「三個，而且這三人的內功修爲，不能低於老夫人。」

這是他考慮了很久才說出來的。

這話從神手華佗口中說出來，自然不能有假，但也無異給她們出了難題，這也是無法辦到的事兒。

武林之中，雖不乏和狠姑婆內功不相上下的高手；但有誰肯以本身眞氣助她修復玄功？

別說三個了，就是一個只怕也很難找得出來。

*　*　*

君簫一個人在寧靜、雅潔而寬敞的客廳裏，已經枯坐了很久。

放在几上的一盞香茗，也被他喝乾了。

萬巧兒進去，算來已經足足過了半個時辰，依然不見她出來。

這間石室，實在使人有死寂之感。

君簫漸漸感到枯坐的無聊，心中也不期而然地升起了一絲陰影，覺得他們把萬巧兒騙來，說不定其中有什麼預謀。

自己是保護萬巧兒來的，如今却讓人家很巧妙地分隔開來，萬巧兒一出了事，自己該當如何呢？

就算巧兒不出事，他們只把她軟禁起來，不讓她出來，自己又該如何？

就在他思索之際，畫屏後面，傳來一陣細碎而輕快的脚步聲！

君簫耳朶何等敏銳，一聽就知道這人並不是萬巧兒。

萬巧兒是天眞無邪的少女，走起路來還是連蹦帶跳，這人不是，她走得很輕盈，很細碎，至少比萬巧兒成熟多了。

人還未到，空氣中已經來了一陣淡淡的幽香，但見黃影一閃，黃鳳娟翩然從屏後走出！

她眞像一隻金黃的鳳凰，美艷照人！

黃鳳娟一隻黑白分明，清澈如

水的大眼睛中，含着深深的歉意，未言先笑，輕啓朱唇，嬌婉的道：「金相公，你久等了。」

只此一語，就可把你枯坐半天的疲勞，消除殆盡。

君簫起身道：「沒關係，萬姑娘她……」

黃鳳娟朝他神秘一笑道：「金相公好像很關心她！」

君簫臉上一熱，說道：「萬老爺子對在下有救命之恩，在下既然陪同萬姑娘前來，就有責任保護她，黃姑娘，妳說對麼？」

黃鳳娟道：「賤妾只是說說罷了，金相公不要放在心上。說眞的，萬姑娘祖孫見面，總有些話要說，我怕金相公一個人枯坐無聊，心裏會惦記不安，特地前來奉陪。」

君簫忙道：「黃姑娘言重，奉陪不敢當。」

黃鳳娟用手攏一攏披肩秀髮，幽幽地道：「金相公遠來是客，賤妾不該奉陪麼？」

君簫聽得一怔，這種幽幽的口氣，他曾聽萬巧兒、李如雲，都對自己這樣說過，他聽得出來，用這種口氣說話，含有極深的情意。

黃鳳娟不待開口，接着說道：「金相公怎麼站着說話，快請坐下。」

她綽約的走近兩步，在下首一張椅子上坐下，美眸一抬，說道：「賤妾還未請教金相公的台甫呢！」

君簫事前沒有準備，不覺一楞，說道：「在下……單名……」他迅快由簫聯想到笛，才接口道：「一個笛字。」

金笛，這名字也不錯。

黃鳳娟道：「金相公這名字很瀟灑！」

說完，嫣然一笑，露出來一口整齊潔白的玉齒，更增加了幾分嬌媚。

君簫道：「見笑得很。」

正說之間，但一名見青衣使女手捧着一個朱漆木盤走了出來，木盤上放着六式精緻菜餚，和一把銀壺，兩隻細瓷小酒瓶，兩雙牙箸，在中間一張小圓桌上擺好，就悄然退了出去。

黃鳳娟起身道：「萬姑娘已在裏面和萬老爺子一同進餐，金相公不嫌簡慢，粗餚淡酒，就請將就着用吧！」

君簫道：「在下怎好打擾？」

黃鳳娟抬手說了個「請」，這時已是晚餐時光，君簫不好客氣，只得隨着走近小圓桌。

黃鳳娟陪他坐下，伸手取過銀壺，替君簫面前斟滿了酒，然後又給自己斟了一杯，問道：「金相公酒量如何？」

君簫從沒和女孩子一起喝酒，而且心中也有着極深的戒心，就含笑道：「在下酒量很淺。」

黃鳳娟道：「這酒是我們山中猴兒釀的百花露，入口淸香，後勁也不大，因爲數量不多，平日我們都很少飲用，因爲金相公是我們稀有的貴客，才用此酒饗客，金相公不用怕喝醉了。」

君簫心想：「這把銀壺裏，一共也不到半斤，就算我不會飲酒，全喝下去，也醉不倒我。」

這就笑道：「這麼說，在下自然要嘗嘗了。」

黃鳳娟端起酒杯，說道：「賤妾敬金相公。」

君簫忙道：「在下先向主人致謝。」

舉手端起酒杯，就聞到一股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喝了一口，果然氣味淸芬，甘而不烈。

黃鳳娟陪着他喝了一口，含情脈脈的道：「金相公覺得如何？」

君簫道：「果然是好酒，在下從未嘗過。」

黃鳳娟嫣然一笑道：「金相公那就多喝幾杯。」

兩人對飲幾杯，黃鳳娟已是玉顏微酡，星眸如水，只聽她低呼了聲：「金相公……」

聲音美妙，使人聽得廻腸蕩氣。

君簫心頭微微一蕩，問道：「姑娘有什麼事？」

黃鳳娟眼波流動，瞟了他一眼，憨笑着問道：「你眞叫金笛麼？」

君簫道：「姑娘說笑了，在下姓金名笛。」

黃鳳娟口中「嗯」了一聲，笑道：「賤妾聽說江湖上出了一個叫君簫的少年英雄，在黃山風雲莊，以一支竹簫，力敵七星會五大高手，還是被他突圍而出，金相公也一定聽人說過了？」

君簫暗暗一震，忖道：「她無故和我提起君簫之事，莫非她已經知道自己身份了？」心念一動，點頭道：「在下在路上，確曾聽人說過。」

黃鳳娟又看了他一眼，嫣然笑道：「根據外面的傳說，金相公的模樣，和君簫十分相似，如果你再有一支竹簫，不就是君少俠了麼？」

君簫舉起酒杯，說道：「咱們喝酒。」

黃鳳娟淺笑道：「金相公好像不願提起君簫，對麼？」

君簫喝了一口酒，接着笑道：「在下和黃姑娘低斟淺酌，對酒談心，本是人生一大快事，黃姑娘當着在下，誇獎另外一個男子，未免使在下心生嫉妒……」

黃鳳娟格的一聲嬌笑，說道：「不瞞金相公說，自從江湖上把君簫的名字傳揚開來之後，不知有多少武林中的女兒，爲之傾心，賤妾自然也暗暗傾慕他的人了。」

她不待君簫答話，接着說道：「就拿萬姑娘來說吧，她方才還和我說了不少有關君簫的事呢！」

君簫心頭一震，急忙問道：「萬姑娘和妳說了些什麼？」

黃鳳娟眼珠一溜，輕笑道：「金相公急什麼呢？其實萬姑娘早就全告訴我了。」

君簫道：「她告訴了妳什麼？」

黃鳳娟笑得更甜，用絹帕纏着玉指，說道：「自然有關你的事了。」

君簫笑了笑道：「在下有什麼事，值得姑娘一提？」

「多着呢！」

黃鳳娟似笑非笑，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瞟了他一眼，才道：「金相公，眞人面前，不用說假，就算萬姑娘不說，我師妹也早已認出你來了。」

君簫答道：「令師妹是誰？」

黃鳳娟故作神秘，笑笑道：「我師妹還和相公交過手，她心裏很恨你，但也佩服得五體投地。」

剛說到這裏，但聽「嗤」的一聲，一點白影直向黃鳳娟面門射來。

黃鳳娟擧手一招，接到手中，原來只是個小小紙團，口中笑道：「小妮子，妳也出來好啦，幹麼躲躲藏藏的？」

君簫耳中聽到一陣細碎的脚步聲迅快往後逸去，不覺笑道：「這人大概是令師妹了。」

黃鳳娟掠掠鬢髮，廻眸笑道：「她已經逃進去了，君相公，現在你大概不用假裝下去了吧？」

說着，攤開手掌，把一張小紙條朝君簫面前遞了過去。

君簫目光一注，只見小紙條上用眉筆寫着四個小字，那是：「他是君簫。」

君簫淡淡一笑道：「不錯，在下正是君簫，在下本也無意作假，那是你們派去的人，硬要把在下說成姓金……」

黃鳳娟不待他說下去，笑道：「你就將錯就錯，姓了金？」

君簫也笑着道：「在下如能不露身份，自然是最好之事。」

「是啊！」黃鳳娟道：「現在賤妾既已知君相公就是近日轟動江湖，大名鼎鼎的君簫，賤妾確實有一件事，想請相公賜助。」

君簫道：「姑娘有什麼事，但請明示。」

黃鳳娟道：「君相公答應了？」

君簫道：「姑娘請明說內情，在下方可考慮。」

黃鳳娟道：「此事關係極爲重大，不但對我們十分重要，而且也關係着許多生命……」

君簫道：「和在下有關麼？」

黃鳳娟道：「自然也有關連了。」

君簫道：「姑娘可否說說和在下有什麼關連之處？」

黃鳳娟有些遲疑，說道：「這話賤妾很難啓齒。」

君簫道：「姑娘爲什麼不能說呢？」

黃鳳娟道：「賤妾覺得說出來了，似乎對君相公迹近脅迫。」

君簫心頭暗暗一動，但依然從容地道：「沒關係，請姑娘只管說。」

「還是不說的好。」黃鳳娟俏皮的輕笑一聲道：「這件事，君相公不過擧手之勞，對咱們雙方有益，助人總是快樂之事，你說是麼？」

君簫看她言詞閃爍，心頭暗暗生疑，但依然含笑道：「姑娘所說之事，只要在下能力所及，自然極願效勞。」

黃鳳娟喜形於色道：「君相公那是答應了？」

君簫微微搖頭道：「姑娘說的，如是不違天理人情之事，在下自然極願效勞，但如果是要我去助紂爲虐，做傷天害理之事，在下礙難從命。」

黃鳳娟嫣然一笑道：「如是去做爲非作歹之事，咱們這裏也有不少幹練高手，可供差遣，我也用不着來麻煩你君相公，君相公應該相信賤妾，決不會陷你於不義。」

君簫道：「黃姑娘如是不肯說明內情，很抱歉，在下無法接受。」

黃鳳娟本來還是花般嬌柔的臉上微微變了顏色，冷然道：「君相公如果不肯俯允的話，你會後悔的……」

「姑娘這是在威脅在下了！」君簫大笑一聲，接着道：「黃姑娘既知君某之名，就該聽說過在下從不受人威脅。」

「唉！」黃鳳娟輕輕歎息一聲，才道：「君相公誤會了，賤妾說的句句出自肺腑之言，並無威脅之意。」

君簫道：「既是如此，姑娘又爲什麼不肯和在下說明內情呢？何況在下早已答應姑娘，只要不違天理人情，在下決不推辭。」

黃鳳娟道：「不是賤妾不肯說，因爲這是一件十分機密之事，出我之口，入君之耳，相公如果答應了，那也沒有什麼，萬一你一口拒絕，賤妾就很難處置。」

她口氣微頓，接着說道：「還有，這件事一旦說出來了，君相公從前聽人說過，就不會相信賤妾之

言，賤妾縱然說破喉嚨，也很難取信於你，但事實又並非如此，這就是賤妾爲難之處。」

君簫道：「因此姑娘準備用人質脅迫在下了？」

人質，當然是指萬巧兒而言。

黃鳳娟粉臉微酡，坦然道：「君相公可只猜對了一半，賤妾原先也確有此意，但和君相公一席長談，深感君相公是性情中人，豪爽明理，因此賤妾想以利害說服你，放棄原先的打算。」

君簫道：「姑娘說得夠坦爽，好吧，姑娘不必過慮，但說無妨，不論在下從前有沒有聽人說過，只要姑娘說明內情，在下相信姑娘的話就是了。」

黃鳳娟柳眉挑動，臉上神情似喜似憂，望了君簫一眼，說道：「賤妾想先請問你一個人，不知君相公知不知道？」

君簫道：「什麼人？」

黃鳳娟道：「狠姑婆。」

君簫道：「狠姑婆？在下並未聽人說過，不知是好人還是壞人？」

黃鳳娟咬着下唇，徐徐說道：「賤妾也不知她是好人還是壞人，賤妾只有把她過去的爲人說出來，好與壞，還是由君相公自己去判斷吧！」

君簫心知其中必有文章，因此點頭道：「好，姑娘請說吧！」

黃鳳娟道：「狠姑婆武功極高，成名在四十年之前，她一生唯一的缺點，就是性如烈火，在她面前，不論善惡，一切都以她的喜怒爲準……」

君簫點頭道：「異派中人，大抵都是如此。」

「君相公且聽賤妾說下去。」

黃鳳娟續道：「這自然是她的缺點，但她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就算脾氣不好，可說與人無爭，不料二十年前，在江南一帶，忽然傳出狠姑婆殘殺孕婦，剖腹盜取胎兒煉藥，當時被殺害的孕婦，據說就有七十幾名之多……」

君簫劍眉剔動，沉聲道：「她狠姑婆之名大概因此得來，果然是個傷天害理，心毒如狠的人！」

黃鳳娟道：「人家狠姑婆本來就姓狠，你別打岔好不好？」

君簫沒有再說。

黃鳳娟續道：「五大門派得到消息，立即邀集了許多白道高手，分頭搜索，予以圍捕，不久武當派的人，在江西雩山發現了她的踪迹，一路跟踪，一直跟到金谿附近，各路人馬均已會合，才出面叫陣，雙方一言不合，動上了手。」

君簫不由問道：「後來如何？」

黃鳳娟道：「動手的原因，是狠姑婆矢口否認她有盜取孕婦胎兒之事，說她也是聽到有人假冒她的名號，作出傷天害理之事，特地趕來江南查證。五大門派自然不會聽她片面之言，這一戰，五大門派死傷了不少高手，狠姑婆也被鐵傘天王百里雨鐵傘擊中左肩。這時幸虧天台山農范老前輩趕到，說出他在溫州遇上狠姑婆作案，盜取胎兒，曾以火龍鑽射穿妖婦右掌，他說的那一天，也正是武當門人在雩山到狠姑婆的日子，而且狠姑婆右掌也並無傷痕……」

君簫聽她提到范師叔之名，已有幾分相信，一面問道：「這麼說，狠姑婆有兩個了？」

黃鳳娟道：「狠姑婆只有一個，另一個自然是假冒的了。」

君簫道：「後來如何呢？」

黃鳳娟道：「此事雙方各執一詞，頗難分出眞僞，於是經雙方同意，公推天台山農范老前輩和不在五大門派之內的形意門蕭掌門二位，進行調查……」

君簫心中又是一震，忖道：「爹很少在江湖走動，自然是十分公正的人了。」心念轉動，不覺追問道：「他們調查的結果如何呢？」

黃鳳娟道：「經二位前輩查證的結果，狠姑婆隱居狠山，確實不是盜取胎兒的狠姑婆，那妖婦只是冒狠姑婆之名而已，這場誤會，總算因此洗刷淸楚了。」

君簫問道：「那盜取胎兒的狠姑婆，究竟是誰，有沒有查出來呢？」

黃鳳娟道：「沒有，因爲狠姑婆被百里雨鐵傘破了眞氣，急於回轉狠山，不料在運氣療傷之時，不愼走火入魔，因此始終沒有把那個假冒的人查出來。」

君簫道：「五大門派也沒有再追查麼？」

黃鳳娟道：「好像沒有，因爲五大門派在金谿一役，死傷了二十幾名高手，同樣元氣大傷，那妖婦也聽到風聲，隱匿了起來，沒有再在江湖露面，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君簫忽然想起那晚在埋恨谷，曾聽羊角老妖說過陰山四醜的「老主人」，當上了七星會副總護法。後來自己問師叔磨刀老人，陰山四醜的「老主人」是誰？師叔說：「她們老主人是狠山狠姑婆。」他一念及此，不覺口中「哦」了一聲。

黃鳳娟道：「君相公，你現在說說看，狠姑婆是好人？還是壞人？」

君簫道：「狠姑婆沒有做傷天害理之事，自然不能算她壞人了。」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馬君武與曹雄在暗中聽說有人要對「天龍幫」施以毒手，便急於將此事知會白雲飛，與曹雄辭別往回趕。焉知曹雄一直在尋找機會暗害馬君武，却未能得逞。正行間，馬君武被藍小蝶及四個婢女截住，並要馬君武交出在石洞裡竊得的「歸元秘笈」，馬君武有口難辯，雖懷疑是曹雄所爲，却無証據，只好答應三日內幫其找回……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臥龍生

仙鶴神針

討秘笈各懷心事　觀虎鬥忍氣藏身

曹雄截口笑道：「我是問師母老人家可好？」

無影女俠蘇飛鳳幽幽道：「媽媽依然如故，每日唸佛洗心菴，不見外人，唉！現在連我也不准擅入菴中一步了。」

金環二郎曹雄道：「師傅、師母既都無恙，不知師妹爲那個穿了這身重孝？」

蘇飛鳳呆了一呆，道：「誰說我是穿孝？」

金環二郎曹雄格格一笑，不再和蘇飛鳳爭辯，轉顧馬君武，說道：「馬兄未免太輕看自己性命，剛才你那一掌，如果眞的自碎了天靈要穴，死得實在太不值了。」

馬君武道：「那位姑娘對我有救命之恩，我既不能和她動手，又不願受她羞辱，祇有自求了斷一途。」

曹雄望了蘇飛鳳和李青鸞一眼，暗中罵道：這兩個丫頭怎麼會這般湊巧，如果晚到一步多好，他想到可惜之處，不覺長長歎息一聲。

馬君武還誤認他是關懷自己，微微一笑，道：「那位姑娘懷疑兄弟偷竊了她『歸元秘笈』，我如不自求了斷，她也決不會放過我。」

曹雄隱身古松之上，暗中已聽得藍小蝶和馬君武問答之言，他心中有數，早已把那玉盒藏好，他生性本就十分陰沉，此刻心中有了準備，更是絲毫不動聲色，冷漠一笑，道：「想那『歸元秘笈』乃蓋世奇書，她豈會那樣隨便亂丟，這分明是有意誣陷馬兄。」

馬君武歎道：「她乃是十分善良誠實之人，想來不致說謊。」

曹雄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那『歸元秘笈』，眞是馬兄偷竊的了？」

馬君武本想問曹雄是否見到「歸元秘笈」，但被曹雄搶先一問，反而無言可對，當下不禁爲之一呆。

金環二郎曹雄雖然能矇騙過馬君武與李青鸞，但却無法騙得過在一起長大的師妹。

但見蘇飛鳳眼珠兒轉了幾轉，接道：「馬相公爲人誠實，他說沒有偷竊『歸元秘笈』，那定是不會說謊。」

曹雄冷笑了一聲，道：「他不會說謊，藍姑娘不會誣造，難道那『歸元秘笈』是我偷的不成？」

無影女俠蘇飛鳳幽幽一歎，道：「我想師兄也是不會偷的。」

曹雄一揚雙眉，笑道：「馬兄，眼下雲集在白雲峽外的高人很多，想其間定不乏偷竊能手，那位藍姑娘武功雖高，但據兄弟看來，她似是毫無江湖閱歷之人，自難免粗心大意，也許是被別人偷去

了。」

馬君武正待反問，突聞一陣雜亂的步履之聲傳來，幾人循聲轉眼望去，祇見兩個疾服勁裝大漢，肩抬兩根長竹特製的轎子，急奔而來，行動迅快，一望即知是有着極好的武功。

蘇飛鳳輕輕啊了一聲，道：「莫叔叔也來啦？」話剛住口，轎子已到了幾人身側停下。

馬君武看那兩根長竹之間，綑架的軟籐椅上，坐着身材瘦小，身披藍衫的缺腿斷臂老人，稀疏疏的幾根黃白混雜的頭髮，鬆鬆的在頭上挽個道髻，臉黃如蠟，眼窩深陷，但兩眼中的神光，却是湛湛逼人。

蘇飛鳳和金環二郎曹雄對這來人執禮甚恭，一齊以帮中之禮，躬身叩見。

祇聽那缺腿斷臂老人乾咳一聲打了兩個哈哈，道：「你們兩個娃兒，都先到了，不知是否已探得這白雲峽四週敵勢？」

曹雄笑道：「晚輩在無意之中聽得消息，華山和雪山、點蒼三派，已聯手對付本帮，而且已經發動，要在半日一夜之內，掃除本帮派守在白雲峽四週的暗樁。」

那位殘缺老人冷冷的哼了一聲，道：「九大門派的人，是越鬧越不像話了，我今天既然趕到，非得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不可……」言詞托大，口氣冷傲至極，馬君武祇聽得臉上微微變色。

金環二郎曹雄却望着那殘缺老人，笑道：「華山、點蒼、雪山三派聯手，實力甚是强大，莫老壇主一人之力，祇怕不易擋拒得住，不知我恩師老人家來了沒有？」

那殘缺老人忽然咧嘴一陣梟鳴般的大笑，道：「自老夫加盟天龍帮後，廿年來一直隱居在絕壑石岩之中，也許當今武林之中，早已把老夫忘記了……」話至此處，陡然住口，目光凝注在數丈外一座大岩石上，厲聲喝道：「甚麼人鬼鬼祟祟，再不現身，可不要怪老夫出手了。」

祇聽那大岩之後，響起了一聲長笑，颯然風動，躍出來八臂神翁杜維笙。

馬君武看那斷臂缺腿老人，在笑談之中，耳目仍然靈聰無比，不禁暗暗佩服，忖道：「無怪他言詞之間，那等狂妄，看來倒非全是唬人之言。」

祇見杜維笙手握着青竹杖，站在那大岩石上。

殘缺老人右手一拂，人已凌空而起，虛飄飄的左袖，隨風飄蕩。馬君武目睹那老人虛晃的左袖，心中忽生憐憫之感，暗道：這老人已是殘缺之人，怎麼性子還是這等火爆，杜維笙功力何等深厚，如果出手，祇怕這殘缺老人要吃大虧……

他心念還未轉完，那老人已落在杜維笙停身的大岩石上，兩人相距祇不過三尺遠近。

杜維笙未出手，已出了馬君武意料之外，更令人意外的是八臂神翁忽然由那停身的大岩石之上飛躍而起，向後退了三丈多遠。

但聞那殘缺老人乾嗥般的一陣大笑，道：「杜維笙，你還認識老夫麼？」

馬君武聽他一開口直呼杜維笙的名字，不由微微一怔，暗道：杜維笙乃一派宗師身份，江湖之上對他極是尊崇，這老人是何身份，竟然這等狂妄。

祇聽八臂神翁說道：「別說莫兄斷了一腿一臂，就是你火化成灰，我也一樣看出是你。」

那殘缺老人陰惻惻的一笑，道：「老夫雖然斷去一腿一臂，但自信還不會輸在你杜維笙的手下……」話還未完，突然單腿一躍，搶前丈餘，一揚獨臂輕輕一掌，直對八臂神翁杜維笙劈去。

馬君武看那劈出掌勢，毫無力道，虛飄飄的拍擊而出，不禁一皺眉頭，心道：這一掌如非暗含陰勁，定然有甚麼詭異的變化。

他這年來時間，連經大變，迭遇强敵，經驗閱歷大增，一聽那殘缺老人口氣，已知他不是等閒人物，這一掌看似平淡無奇，但其中必然暗藏殺手。

果然杜維笙不肯硬接那殘缺老人一擊，橫裏一躍，閃開五尺，拂髯笑道：「咱們已經廿幾年不見，見面就打，不覺得太煞風景麼？」

但聞殘缺老人嘿嘿一陣冷笑，道：「老夫這次重履江湖，就是想見識見識你們九大門派的高人……」話出招發，雙肩一晃，已搶至杜維笙身側，獨臂揮動之間，連續拍出三掌。

不知何故，八臂神翁杜維笙總是不肯接他攻勢，長笑聲中，人又躍退了兩丈多遠，杜維笙一拂長髯說道：「莫兄雖然身成殘缺，但武功却又似精進不少，不過兄弟不願和你動手，恕我失陪了。」說完，轉身疾奔而去。

那殘缺老人祇是望着杜維笙的背影連聲冷笑，直待八臂神翁身影完全消失，他才緩緩轉過身子，單腿一躍，落到了馬君武與李青鸞面前，目光之中滿含殺機，冷冷的問道：「你們這兩個娃兒，是甚麼人的門下？」

馬君武一上步，擋在李青鸞面前，暗中運集功力戒備，正待答話，忽覺微風飄動，蘇飛鳳已躍擋在馬君武身前，兩臂一張，說道：「莫叔叔，你不能傷他們，他們

都是我的朋友。」

那殘缺老人微微一笑，道：「好！既然是你的朋友，莫叔叔就饒他們這一遭吧。」說罷，獨臂一揮，呼的一聲從三人頭上掠過，落在那軟轎之側。

他生性雖然暴急冷怪，但對無影女俠蘇飛鳳却十分和藹，臨去之際，又對蘇飛鳳說道：「我還有事，要先走一步，眼下强敵甚多，你行動可要小心一些。」

無影女俠蘇飛鳳笑道：「莫叔叔，你放心，如果我眞的遇上强敵，就施放流火炮，向叔叔求援。」

殘缺老人微微一笑，右手一拂，人已躍上了竹轎。

曹雄突然一個飛躍，攔住竹轎說道：「莫老壇主，暫請留步，晚輩還有幾句話說……」微微一頓，接道：「杜維笙雖是一派宗師之尊，但他爲人却是陰險無比，剛才不戰即退，定然有甚陰謀，以晚輩推斷，他可能是去邀集點蒼和雪山兩派中高手，準備合力對付莫老壇主！晚輩斗膽相求，和莫老壇主同行，以便稍助微力。」

那殘缺老人聽他說得入理，微一頷首道：「既是如此，老夫也不便再拒納曹香主的好意。」說罷，一揮手，兩個勁裝大漢立時抬起竹轎，疾奔而去。

曹雄回頭對馬君武笑道：「馬兄請和我師妹談談，兄弟如能找得那偷竊『歸元秘笈』之人，自當私下通知馬兄一聲。」餘音未落，忽的一躍而起，一掠之勢，就是三丈遠近。

馬君武轉臉望着蘇飛鳳道：「貴帮中人已到了不少，蘇姑娘想必亦有要事待辦，我們師兄妹不打擾了。」說完，拉着李青鸞轉身就走。

無影女俠蘇飛鳳看他仍然是一副冷冰冰的神情，不禁大感傷心，祇覺鼻孔一酸，熱淚奪眶而出，急忿交加，叫道：「你還想不想要『歸元秘笈』？」

這一句話立即發生了無比的效力，馬君武果然停住脚步，回頭向她說道：「那『歸元秘笈』不但關係着我馬某人的生死，而且還牽連了很多的人，事非小可，請蘇姑娘千萬不可當玩笑說。」

蘇飛鳳道：「誰給你當玩笑說，我說的一字一句，都是千眞萬確。」

馬君武看她神情鄭重，面色肅穆，不由信了五成，鬆開了李青鸞玉腕，緩步走近蘇飛鳳身側問道：「不知那『歸元秘笈』現在何處，望姑娘賜示一二。」

無影女俠蘇飛鳳冷笑一聲，道：「哼！你在要用到我時，就說得動人好聽，可是事情一過，立即就變得冷若冰霜了。」

李青鸞望了馬君武一眼，顰起黛眉，長長歎一口氣，走到蘇飛鳳身旁說道：「唉！武哥哥爲人心地很好，就是有甚麼對不起你的地方，也是無心之過，姊姊不要放在心裏才好。」

蘇飛鳳祇覺一陣感傷，淚水泉湧而出，千萬痛苦湧塞心頭，說不出是恨是愛，是愧，是疚……終於她伏在李青鸞肩上，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馬君武目睹這等情景，心中不安至極，但一時又不知如何解勸，祇好站在一側發呆。

蘇飛鳳哭了一陣，收住淚痕，對李青鸞說道：「不能怪你武哥哥，都是我自己不好。」

李青鸞茫然答道：「你又有甚麼不好呢？」

蘇飛鳳凄惋一笑，道：「這事以後再說吧！我現在得趕緊去替你武哥哥找取『歸元秘笈』，再晚了，就沒法子找到啦。」說完轉身向金環二郎曹雄和那殘缺老人消失的方向追去。

馬君武看她爲自己之事這等熱心奔走，不覺暗生愧疚，奮力一躍，人如弩箭離弦一般，攔住蘇飛鳳問道：「你要到那裏去找，我陪你走一趟如何？」

無影女俠蘇飛鳳道：「又不是去和別人打架，你陪我一起去有甚麼用……」

她沉吟一陣歎道：「實不相瞞，我父親飛傳龍旗令牌，調集我們天龍帮高手會集白雲峽，目的也在那『歸元秘笈』，眼下我們天龍帮雖然到了一部份人，但幾個一流高手都還未到，我父親和紅、黃、白、黑四壇主，大概在今天晚上夜分之前，可以趕到……」她忽然輕輕的嘆了一聲，接道：「你若遇上他們時，最好不要和他們動手。」

馬君武道：「剛才那斷臂缺腿的老人，不知是貴帮中甚麼人？」

蘇飛鳳道：「他就是我們天龍帮藍旗的壇主，別看他身有殘缺，但武功却是高得出奇，都是陰險無比之學，你千萬不可和他動手。」

馬君武想起剛才杜維笙不肯硬接那殘缺老人掌力之事，看來此言非虛……

馬君武略一沉忖，笑道：「承蒙告誡，盛情心領，如再遇上他時，自當加倍小心……」

蘇飛鳳嫣然一笑，接道：「你肯聽我的話，我心裏就很高興，你們師兄妹請先回去吧！今夜二更，咱們仍在此地見面……」說罷，轉身疾奔而去。

馬君武待蘇飛鳳背影消失才黯然一聲長歎，拉着李青鸞道：「走

吧！咱們也該回去了。」

李青鸞柔婉一笑，馬君武拉着她向前奔走，翻過山嶺，已到白雲峽口。

祇見一個灰袍大漢正站在谷口張望，馬君武從他身材上辨認出，那大漢正是在饒州郊外曾和自己動手之人，這時，他已去了蒙面青紗，左頰之上有一道數寸長短的疤痕，他所以面罩青紗，大概就是爲了要遮掩臉上疤痕。

他見到馬君武之後，立時急奔過來，笑道：「小老兒奉了主人之命迎接兩位，眼下這白雲峽强敵四伏，兩位還是隨我回去吧。」

馬君武聽他口氣，已知白雲飛未告訴他其中原因，當下也就含含糊糊的答道：「晚輩們也正要回去。」

這灰袍大漢便是藍海萍由宮內侍衛中，捉來服侍白雲飛的神鷹陳葆。

陳葆帶兩人回到聳雲巖後的石洞之內，這一座天機眞人昔年的修練石室，本來沒有名字，但白雲飛爲着方便起見，命名天機石府，以示悼念三百年前威震武林的天機眞人。

三人剛到洞口，三手羅剎彭秀葦忽的由洞口旁側大石後躍出，笑道：「主人正和那位藍姑娘在洞中商議對付强敵之策，三位快請進去吧。」

三人進了石室，立覺幽香襲人，祇見白雲飛身着淡綠羅衫，淡綠長褲，髮垂玉肩，腰束白帶，容貌端麗，神光奪目，她這一易裝束，更覺儀態莊嚴，不可逼視。

馬君武不敢多看，慌忙轉過頭去，那知一轉臉，忽覺眼睛一亮，但見藍小蝶髮挽宮髻，身着輕綃潔白如雪，嬌美無匹，亭亭玉立，耀眼生花，不覺看得一呆。

但聞藍小蝶冷冷的低嗤一聲，輕藐的看了馬君武一眼，環繞她身側的四婢，也都對馬君武皺眉嗤鼻，轉臉他顧……

馬君武突感一陣被羞辱的痛苦泛上心頭，有如千萬把利劍絞心穿腹。

馬君武滿懷憤怨，冷哼一聲，回頭就走。

但聽幾聲嬌叱，白影閃動，四婢一齊躍追過來，玉掌翻飛，拍擊向馬君武後背。

他本是生性高傲之人，連番受藍小蝶和四婢輕視，已是難再忍耐，聞得衣袂飄風之聲襲來，立時停步轉身，振臂橫掃而出。

他在急怒之間，這一擊用盡生平之力，但聞風聲颯颯，掌聲勁道迫人。

四婢武功雖得自「歸元秘笈」，但對敵經驗缺少，應變機智不夠，看馬君武掃出掌勢力道奇猛，一時間不敢硬行拆解，紛紛收回擊出之勢，向後躍退。

馬君武因用力過猛，一掌掃空之後，不由自主身子向右側一傾，就這一緩之勢，四婢已由他兩側掠過，擋住了石洞出口。

李青鸞初見四婢對馬君武出手之時，一時間茫然失措，不知如何才好，直待四婢躍擋住石洞出口，她才轉臉問馬君武道：「武哥哥，我們可是要衝出去麼？」

馬君武還未來得及答話，白雲飛已搶先說道：「蝶妹妹，你這般難爲於他，究是何意，難道那『歸元秘笈』當眞是他偷竊的不成？」

藍小蝶道：「他雖沒直接說出偷了我『歸元秘笈』，但他已答應在三日之內替我找回，我看在姊姊和那位李妹妹的份上，就答允了他，如果此刻放他走，祇怕他借機溜走，不再回白雲峽來，我就沒有辦法再找到他了。」

白雲飛輕顰黛眉，緩步走近馬君武身側，柔聲道：「你既然未拿『歸元秘笈』，爲何能承諾三日內替人找回？」

馬君武道：「藍姑娘一心認定是我偷了她『歸元秘笈』，迫我交出，但她對我又有救命之恩，我既不能交出『歸元秘笈』，又不便和她動手，逼得我爲難萬端，在形勢逼人之下，我祇有自盡一途，不想我李師妹及時趕到了……」

白雲飛歎道：「你既然眞的沒拿，儘可據理爭辯，豈可輕作承諾？」

馬君武道：「我說三日內替她找回『歸元秘笈』，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的謊言，藍姑娘既然堅持『歸元秘笈』遺失在姊姊閨房之中，除了姊姊和我之外，還有一人可疑。」

白雲飛道：「你說的可是曹雄麼？」

馬君武道：「我祇是懷疑到他，但眼下並無憑證……」

白雲飛微揚雙眉，十分堅決的說道：「不錯，是他，一定是他！我們現在就去找他。」

馬君武道：「今宵二更，蘇飛鳳約我在白雲峽見面，她答應我送還『歸元秘笈』。」

白雲飛輕輕的哼了一聲，道：「鬼丫頭機靈無比，決不會安有甚麼好心。」

馬君武長歎一聲，默然不答。

藍小蝶目睹白雲飛對馬君武諸般維護，玉掌輕拍，召回四婢，悄然起身，帶着四婢回到後面。

馬君武望着藍小蝶背影，歎道：「她對我誤會極深，實非言語所能解說得了，祇等尋還她『歸元秘笈』之後，我就和李師妹西返崑

崙……」

白雲飛接道：「現下白雲峽四週伏滿强敵，你如何能走得了，唉！藍家妹妹雖對你有所誤會，但我想祇要相處一段時日，必可冰釋，今晚上我陪你去見蘇飛鳳一趟，看看她是否眞能還給你『歸元秘笈』？你傷愈不久，連番奔走，想已有些困倦，我已替你打掃好西側石室，快去休息一會。」言來關懷備至，臉上憐惜極甚。

馬君武看一眼，不敢和白雲飛目光接觸，急向西側石室奔去。

白雲飛拉起李青鸞右手，笑道：「你恐怕也跑累了，走！到姊姊房中休息去。」話至此處，突然回頭向站在洞口的神鷹陳葆說道：「你去招呼松芸和彭秀葦回來，協力同守洞口，祇要敵人不攻我們天機石府，就不要管他們的閑事，以我推想，他們勢必先自相殘殺一陣，才會找上我們。」

陳葆答應一聲，自去招回松芸和三手羅刹協力守住洞口。

靜寂的白雲峽外，不時傳來了厲叱和長嘯之聲，但陳葆等三人已得白雲飛指示，如果敵人不打上天機石府，不許外生枝節，是以，三人雖連聞警訊，但却沒出洞查看敵情。

二更時分，馬君武勁裝佩劍而出，他經過大半天的養息，精神十分飽滿，彭秀葦等早已得白雲飛指示，立時讓到一側，放他出洞。

這晚上陰雲密佈，掩遮了星月之光，松濤陣陣，一片墨黑夜色，他四外張望一陣，並未見白雲飛隨同而來，立時凝神提氣，施展輕功，疾向和蘇飛鳳約會之處奔去。

他一心惦記那「歸元秘笈」下落，盡力趕路，不到頓飯工夫，已到了白晝和蘇飛鳳約會之處。

夜暗如漆，數尺外難辨景物，他目光雖然異於常人，但也祇不過可及一丈之內光景，他凝神望了四週一陣，那裏有蘇飛鳳的影子，不禁暗中急了起來，忖道，莫非她是騙我不成？

忽然間，黑暗中亮起一道閃光，緊接着一聲響徹山谷的巨雷，就在那閃光剛逝，雷聲未絕之際，一聲清脆的嬌喊之聲，起自數丈並生巨松之後，道：「我想不到你竟眞的會來。」聲音嬌柔，充滿喜悅。

但聞那嬌脆之聲劃空而來，瞬息之間已來到身側。

馬君武不需再看，已由那嬌喊聲中辨出來人是誰，微一鎭定心神，說道：「蘇姑娘可已尋得『歸元秘笈』麼？」

此際，兩人相隔不過數尺距離，雖然夜暗如漆，但兩人均有超異常人的目力，是以對方的神態擧動，均能一目瞭然。

無影女俠蘇飛鳳幽幽一歎，道：「我今天雖然未能尋得，但明天定可到手，無論如何，不會誤了你三天限期。」

馬君武淡淡一笑，道：「在下對姑娘之約，原也沒抱甚麼希望，但對姑娘一番相助盛意，仍然十分感激，眼下天氣即將大變，這等荒山之中，不宜久留，而且姑娘想必有很多要事待辦，馬某人不便多打擾，就此告別了。」說完話，深深一揖，回身就走。

蘇飛鳳目睹馬君武冷漠之情，不禁羞忿交加。

但聞馬君武輕輕歎息一聲，道：「眼下貴帮實力强大無比，和武林中九大門派已成水火難容之勢，我們雖無恩怨，但因大勢所迫，勢難兼顧友情，姑娘蘭質蕙心，想必能瞭解我馬某人話中含意，至於姑娘對我數番相助恩義，我定當銘刻肺腑，如果我還能活得下去，異日或有一報。」

蘇飛鳳忽然流下兩行淚水，說道：「你已在川西救過了我的性命，別說我對你沒有甚麼恩義，縱然是有，也早還報過了，我明白你說的話，唉！一點也怪不得你，祇怪我作繭自縛……」忽然她抹去臉上淚痕，吟道：「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吟完兩句，仰臉狂笑起來，笑聲尖銳刺耳，直似巫峽猿啼。

忽的又是一道閃光亮起，馬君武借機望去，祇見蘇飛鳳玉頰上淚痕縱橫，那狂笑之聲亦早變成痛苦之聲，倏的雷聲震耳，蘇飛鳳忽然轉身狂奔，但聞凄惋哭聲劃空而去，逐漸消失耳際……

馬君武呆呆的站着，望着蘇飛鳳奔走而去的方向出神，其實無影女俠蘇飛鳳去勢如電，早已跑到了數里之外……

這時，山風陡轉强勁，呼嘯而過，石走沙飛，閃光迭起，雷聲密如連珠……

忽然間幾聲喝叱，夾在雷聲和呼嘯山風中傳來，緊接着大笑聲，怒駡聲，不斷傳入耳際，距離也愈來愈近。

驀地一道强烈電光閃起，馬君武借着閃光望去，祇見那獨臂單腿的殘廢老人坐在兩人抬着的竹轎上，杜維笙和一個身材矮小，身穿白麻衫，腰束紅色絲帶，留着花白山羊鬍子的人走在一起，兩人並肩而立，擋住那殘缺老人去路。

這白衣人正是雪山派掌門人白衣神君滕雷，馬君武那天和金環二郎曹雄躲在山腹石室之中，聽到華山、雪山、點蒼三派掌門人商議對付天龍帮，但那日因他躲在石室，未見幾人面貌，是以，他仍然不認

識白衣神君滕雷。

那閃光雖然光芒耀目，照徹羣峯，但因一閃而逝，剎那之間又復黑暗，馬君武除了看清楚三人之外，目光所及，似乎週圍都已站滿了人……

轟然一聲巨雷，祇震得四山回鳴不絕，就在那雷聲初動之際，忽然伸來一隻玉手，輕扣在馬君武手腕之上，耳際同時響起了白雲飛的聲音，說道：「不要出聲，隨我一起躱藏起來，現在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集中此地，咱們且藏起來看看熱鬧吧。」

白雲飛內功精湛，黑夜觀物如同白晝一般，拉着馬君武繞過擋在途中的敵人，到了那並生巨松之下，一提眞氣，右手用力一帶馬君武，躍上松樹，兩人選擇一處枝葉茂密的所在坐下。

祇聽幾聲狂笑，和雜亂的呼喝之聲交織一起，緊接着又響起了幾聲凄厲的慘叫，顯然是有人受了重傷。

馬君武忽聽坐在身側的白雲飛輕輕冷哼一聲，右手陡地向後擊出。

但聞一陣枝葉沙沙亂響，數尺外一叢濃密的松葉之中響起曹雄的聲音，說道：「兩位才來麼？千萬出聲不得，不管是那方面的人，發覺我們隱身在這松樹之上，這個熱鬧咱們就看不成了。」

白雲飛正待答話，忽聞八臂神翁哈哈一陣大笑，道：「莫老兒，你今夜已經身陷重圍，要想活着退出去，祇怕比登天還難，兄弟念你在江湖上的地位身份，成全你一個全屍，快些自己了斷吧。」

祇聽那殘缺老人連聲冷笑，半晌才說道：「你認爲你那點陰謀技倆，能騙得過老夫麼？哈哈……我祇怕你在今夜之中，無法再闖出這一片幽谷了。」

忽的一聲悶哼，和一聲凌厲的慘叫連續響起，但那慘叫餘音却被隆隆雷聲所掩沒。

白雲飛借那隆隆雷聲掩護，嬌軀一側，左手呼的一掌，直向曹雄隱身之處劈去，掌風所至，一片落葉斷枝，紛紛墜下。

她在左掌劈出之時，右手却潛運天罡指神功，蓄勢以待，不管曹雄縱跳避襲，或是揮拳迎擊，祇一發覺曹雄隱身部位，立時以天罡指神功，施展隔空打穴手法，直襲過去，左掌旨在誘敵，右手却是絕毒的殺着。

那知事情却大出了白雲飛意料之外，那劈出一掌竟是毫無反應，既不見曹雄躍身躱過，亦無迎擊力道，但聞嗤嗤不絕松枝折斷之聲。

她微微一呆之後，隨即一聲冷笑，道：「任憑你鬼計多端，今夜若不交出『歸元秘笈』，你就別想活命。」說話之時，運足目力，向四外探望。

祇聽曹雄在右側輕聲接道：「眼下這片小小盆地四週，不知聚集了天下多少一流高手，號稱武林九大主派的掌門宗師，不少都將親自到場，眼下幾方都正在調兵遣將，這場千載難逢的好戲即將開演，姑娘最好別太衝動，靜坐這巨松之上，觀看這場龍爭虎鬥……」他微微一頓又道：「剛才你那一掌，幸被雷聲所掩，而且又正值情勢混亂之際，未被發覺，如果你再出手，祇怕要引亂全局，那時就後悔不及了。」

白雲飛雖已發覺他停身之處，但因中間隔了個馬君武，出手極是不便，何況他說的話也確然不錯。

她本是極端聰慧之人，略一思索，立時按下胸中怒火，冷冷的接道：「不管眼下的情勢如何複雜，但你別妄想借機逃走。」

金環二郎曹雄笑道：「但請放心，你就是讓我走，眼下我也不走。」

原來金環二郎曹雄在那慘叫聲起，白雲飛心神微分之際，借機施出「仙猿移枝」的輕功身法，躍到馬君武的右側一枝松幹之上，白雲飛停身在馬君武左側，這一移動位置正好把馬君武隔在兩人中間，就是白雲飛定要出手，但因顧及防傷了馬君武，亦極感礙手不便，自己則可放手還擊，必要時又可轉向馬君武下手，迫她施救，以求爭制先機。

忽的閃光滿天，霹靂大作，風威狂發，松嘯刺耳，黃豆般大小的雨點傾盆而下，片刻之間，三人身已濕透。

白雲飛輕伸玉掌，握住馬君武的手腕，附在他耳邊低聲說道：「你大傷初癒，元氣未復，恐怕難擋這等强風猛雨的吹打，快些摒棄雜念，運氣調息，我幫助你。」

馬君武還未及答話，突覺白雲飛手掌之內湧出絲絲熱氣，循臂而上，緩緩向內腑攻去，知她已潛運本身眞氣助自己運氣行功，趕忙凝神運功。

不知是豪雨影響了羣雄搏鬥之興，還是雙方都在爭取時間調遣人手，在半個時辰之內，未聞打鬥呼喝之聲……

忽的雨住雲散，勁風勢減，當空藍天，乍現一輪明月，清輝似水，朗徹羣山，馬君武也剛好調息完畢，立覺精神大增。

定神望去，祇見四週已站滿了人羣，就是自己隱身的巨松之下也站着七八個手握兵刃的人，原來，雙方都在那豪雨如注之時，分遣追隨身側的門下弟子，召集人手。

但聽八臂神翁哈哈一陣大笑道：「莫老兒，剛才那陣豪雨正是天助你逃走的機會，想不到你却白白的放過了大好時機，眼下風住雨收，雲散月現，祇怕你那點鬼域技倆不足以保衛自身了。」說畢，忽的一擺手中青竹仗，又道：「滕兄，這缺臂斷腿的老兒，就是昔年名震江湖的五毒叟莫倫，二十幾年前，被兄弟和少林派高僧大智上人，武當派名宿，合力圍殲，雖已把他打成重傷，但仍被他狂發蝎尾針，衝出重圍逃走，這二十幾年來，就未重在江湖出現，想他可能早已傷發死去，誰知他竟不惜自斷一臂一腿，留住性命。這老兒一身都是又歹又毒的暗器，尤以蝎尾針更是絕毒無比，不但體積細小，而且他能一發數十百支，咱們和他動手之時，不可不防。」

五毒叟莫倫陰惻惻一聲冷笑，截住了八臂神翁杜維笙之言接道：「蝎尾針何足誇耀，今夜讓你試試老夫隱修二十年的五毒神掌。」

杜維笙側目望了滕雷一眼道：「想不到這老兒竟也會投效在天龍帮，今夜如不合力把他除去，可是後患無窮。」

白衣神君滕雷無聲無息的咧嘴一笑，道：「兄弟在邊陲雪嶺之時，已聽得人說五毒叟莫倫其人，今日幸會，實在難得，杜兄請先出手，兄弟接擋第二陣如何？」

杜維笙道：「對付滿身奇毒的莫老兒，大可不必和他講甚麼江湖規矩……」

祇聞五毒叟莫倫一聲怒喝，單腿一挺，忽的由特製竹轎上飛躍而下，右手直向杜維笙劈去。

八臂神翁猛的大喝一聲，手中青竹杖一招「橫掃五嶽」，猛擊過去。

莫倫冷笑一聲，單腿忽的一收，身子倏然上升數尺，讓過八臂神翁的一杖橫擊，直向杜維笙身邊欺入，道：「杜維笙，再接老夫一掌如何？」右手一探，輕飄飄一掌直劈過去。

他劈出的掌勢絲毫不帶一點風聲，隨手擊出，彷若無事一般。

八臂神翁杜維笙知他武功大異常人，出手一擊，陰毒無比，看似輕描淡寫，實在暗藏殺手，而且他滿身都是劇毒，一不小心，就得吃虧，在未完全明瞭敵人用的甚麼陰毒武功之前，不肯輕易冒險，縱身一避，讓開劈來掌勢，青竹杖忽的左打右擊，連續攻出五杖。但見青光流動，杖影縱橫，幻化出一片光幕，把莫倫的攻勢擋住。

白衣神君滕雷目睹杜維笙處處讓避敵勢，不肯硬接對方攻勢，不由心裏暗笑，忖道：杜維笙爲華山派一代宗師，怎生這麼怯敵？

正自暗笑之間，忽見杜維笙揮動手中青竹杖，倏忽間杖影如山，幻化出一片光幕，不禁又暗自喝采，一掃輕視之心，乾笑一聲，道：「杜兄的伏魔杖法，果不虛傳，兄弟要助拳來了。」呼的一掌，直向莫倫背心劈去。

他這一掌乃蓄勢而發，威勢非同小可，但聞呼呼掌風，有如怒浪擊岩一般。

杜維笙目睹滕雷出手，心中大喜，右臂一振，那流動杖影倏然合而爲一，猛向莫倫前胸點去。

莫倫背腹受敵，他又是單腿獨臂之人，無法分手拒擋前後合擊攻勢，而且前後施襲之人，又都是武林中頂尖高手，眼看就被那掌風和竹杖點中，忽聽他冷笑一聲，單腿一屈，全身臥倒地上。

杜維笙冷笑一聲，疾沉右腕，青竹杖「金針定海」，緊隨着莫倫仰臥下去的身子，擊向前胸「璇璣」要穴。

白衣神君滕雷急襲莫倫後背的一掌，却因五毒叟突然倒臥下去，一股强猛的潛力，直對杜維笙撞擊過去。

杜維笙雖然覺得出滕雷擊出的掌力直逼而來，但他又不願放過重創莫倫的機會，祇得運氣左臂，橫掌當胸準備硬擋滕雷一擊，右手青竹杖仍然指襲五毒叟莫倫要害。

這本是電光石火一瞬，心念動作間不容髮，杜維笙左掌橫前胸，滕雷掌力已然近身，杜維笙正待揮出橫胸左掌，忽覺那近身潛力突然消失。

要知白衣神君滕雷的武功已達爐火純青，收發隨心之境，祇因雙方距離過近，一時間收勢不及，擊出去的力道才直對杜維笙撞去，八臂神翁橫掌一擋，滕雷立時借勢收回擊出掌力。

就這一刹那間，莫倫已貼地倒飛出一丈開外，挺身躍起。

杜維笙心頭一凜，暗道：這老兒雖餘一臂一腿，但身手靈活不減當年，今宵之戰，勢必得小心一些，莫着了他的道兒。

心念一轉，左手探懷取出一把金丸扣在掌內。

白衣神君滕雷收回擊出力道，本要縱身直襲莫倫，瞥見杜維笙站着不動，心中一動，暗道：江湖上久傳杜維笙生性機詐，心狠手辣，不要中了他借刀殺人之計，我和那五毒叟莫倫拚得你死我活，他却坐收漁人之利。

八臂神翁杜維笙是何等人物，一望滕雷臉色，立時猜透他心中疑慮，當下呵呵一笑，叫道：「滕兄不要躁進，當心他蝎尾針厲害……」

一語未畢，驀聞五毒叟莫倫梟

鳴般的一聲怪笑，忽的一揚獨臂，一股腥臭掌風，直向八臂神翁杜維笙擊去。

忽然間冷芒電奔，一道白光直向五毒叟莫倫飛去，丈餘外暗影處響起一個宏亮的聲音叫道：「杜兄，滕兄，快請後退，不可硬接他五毒掌力。」

八臂神翁杜維笙冷哼一聲，猛一提丹田眞氣，雙臂一抖，凌空而起，直飛起三丈多高，才懸空一個轉身，化作「蒼鷹攫燕」身法，左手揮動，先打出掌中一把金丸，人也隨着猛向五毒叟莫倫撲去。

五毒叟莫倫掌勢劈出，那電奔寒芒已快近身，那知他竟不慌不忙的回手一抄，已把急襲而來的一柄短劍接在手中，手法巧妙至極。

他剛剛接住短劍，八臂神翁杜維笙打出的滿天金丸已破空罩下。

但聞五毒叟莫倫陰惻惻一笑，振腕先把手中接得的一柄短劍迎向杜維笙刺去，接着雙肩一晃，倏然間閃出九尺多遠，獨臂一拂，施出「鐵袖神功」，用內家罡氣把幾粒近身的金丸擊落。

杜維笙一把金丸落空，施襲突然一變，猛一吸丹田眞氣，半空中忽然一長身，下落之勢倏然之間又向前飛去，掠着莫倫身側而過。

隱身在那濃密松葉之中的馬君武目睹幾人幾招施襲，閃擊身法，心中大爲讚歎，不覺轉臉望了白雲飛一眼。

白雲飛櫻唇一笑，陡在耳邊說道：「這幾人身手確都不凡，耐心點看下去，還有熱鬧好瞧。」

忽聞一陣大笑之聲劃破夜空而來，倏忽之間笑聲已到數丈之內，馬君武輕分松枝，凝神望去，月光下祇見幾條人影流矢一般奔來，那人影在兩丈左右處停了下來，正是天龍帮帮主海天一叟蘇朋海，和紅旗壇主百步飛鈸胡南平、白旗壇主子母神膽葉榮青，三人身子剛剛站好，川中四醜也緊隨着趕到，並肩站在海天一叟蘇朋海身後。

這時，白衣神君滕雷和八臂神翁杜維笙目睹天龍帮羣雄趕到，强弱之勢瞬息互易，彼此互望一眼，圍殲莫倫之念立時改變，滕雷雙肩微晃，人已向左躍開了一丈四五，和杜維笙併肩而立。

祇見蘇朋海一拂長髯，大笑道：「兩位雅興不淺，不知是敝帮和你們華山、雪山兩派的緣份深厚呢？還是兩位存心和敝帮作對？」

杜維笙呵呵一笑，道：「這才叫寃家路窄。」

蘇朋海道：「好一個寃家路窄，這麼說來，杜兄、滕兄是有意和敝帮過不去了？在下原想在近年之中柬邀武林中九大門派的高人，到敝帮黔北總壇聚會一番，也好借機會彼此觀摩各家各門的絕學，但杜兄和滕兄似乎專和敝帮作對，處處和我們爲難，看來咱們倒得提前一步，在今夜作個了斷。」

滕雷咧嘴一笑，還沒答話，忽聞一個宏亮的聲音接道：「貧道久聞蘇帮主大名，心慕甚久，在貧道想像之中，帮主定是磊落君子，可是想不到竟使貧道大感失望，哈哈！你想倚多爲勝麼？祇怕未必能如願以償。」

蘇朋海抬頭望去，祇見一個中年道人緩步由暗影中走出，背插長劍，道袍飄飄，黑髯垂胸，氣定神閒，不禁一皺眉頭，一時間想不起來人是誰。

正想喝問對方法號，子母神膽葉榮青已看出帮主不識對方，立時接道：「江湖傳聞夏道長閉關點蒼山，精修內功，已二十年未履江湖，想不到今日竟在此幸會。」

夏雲峯微微一笑，道：「葉兄乃武林中夙負盛名的高人，不知爲何竟也投身在天龍帮中，甘心依人翼下，貧道實代葉兄的盛譽惋惜。」

幾句話說來不徐不疾，臉上始終帶着笑容，却聽得子母神膽葉榮青臉上一陣熱辣辣的難受，暗中罵道：「牛鼻子少在嘴上刻薄，等下動手時，非要你嘗試一下我子母神膽的味道不可。」

他心裏雖在暗罵，嘴上却笑道：「夏道兄言重了，江湖之上，都是你們號稱武林九大門派的天下，像兄弟們這等江湖草莽，如再不知團結相助，哈哈，怕早晚都得被你們九大門派中高人消滅了。」

夏雲峯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葉兄是甘願臣伏在別人翼護之下了……」

正待反唇相譏，夏雲峯已轉顧蘇朋海道：「蘇帮主治人手段，實使貧道佩服，天龍帮濟濟羣雄，都甘心俯首聽命……」

蘇朋海冷冷的接道：「夏道兄少逞口舌之利，既然相遇，總算有緣，老夫素對點蒼武學敬仰，今夜正好借機領教。」

翻天雁夏雲峯回頭望了望杜維笙和滕雷道：「蘇帮主如肯賜招，貧道極爲歡迎，不過，咱們先得立下一個規矩，如果貧道敗在蘇帮主的龍頭拐下，立時就離開括蒼山……」

蘇朋海仰臉長笑一聲，接道：「如果老夫敗在夏道兄劍下，就此解散天龍帮，退隱深山，夏道兄一日不死，老夫就一日不涉江湖。」

翻天雁夏雲峯翻腕抽出背上長劍，道：「就這樣一言爲定，蘇帮主請發招吧。」

海天一叟蘇朋海正待揮拐出

手，忽聽胡南平大聲喝道：「帮主且慢！」

蘇朋海回頭問道：「你有甚麼事要說？」

胡南平道：「帮主乃一帮之尊，如何能輕易臨場！本人願代帮主出戰。」

海天一叟蘇朋海被胡南平兩句話提醒，暗道：我等此行旨在「歸元秘笈」，夏雲峯乃一派宗師身份，武功不弱，我縱有致勝把握，祇怕也非短時間可分出勝負，豈不要躭誤正事？心念一轉，親自出戰之心登時改變，目光移注在五毒叟莫倫身上。

五毒叟莫倫單腿一躍，飛落海天一叟蘇朋海身側，說道：「帮主請按預定計劃行事，有我和胡壇主兩人足可拒敵。」

百步飛鈸胡南平雙手一舉，摘下背上青鋼日月雙輪，雙肩微晃，直欺夏雲峯身側，說道：「在下代帮主領教夏道長絕學。」

翻天雁夏雲峯冷笑一聲，道：「我怕你接不下貧道三劍。」

說完，橫劍當胸，凝神而立，脚下不丁不八，但却不出手搶攻。

胡南平雙輪一分，左上右下，護住身子，笑道：「夏道長請先出手。」

夏雲峯道：「讓你一着先機，你輸了，也可以落個心服口服。」

百步飛鈸胡南平微微一笑，道：「夏道長乃出家之人，怎的口舌這等輕薄，一旦傳出江湖，不怕被人恥笑麼……」他哈哈一陣大笑之後，又道：「如果夏道長有興對耗，咱們就面對面站上個十天八天也好。」

要知雙方都是故意拖延時間，以便能審清敵勢，重新變更部署。

這時，蘇朋海已帶着子母神膽葉榮青、川中四醜，離開了現場，走得無影無踪。

五毒叟莫倫橫身擋住了杜維笙和白衣神君滕雷去路，潛運功力，蓄勢待發，但却並未出手。

八臂神翁和滕雷心中另有打算，是以，也未出手搶攻。

海天一叟蘇朋海去後大約有一刻工夫之久，杜維笙忽然轉眼四週，打量週圍情勢，但見不少疾服勁裝大漢，一個個手握兵刃，圍佈在四週，當下冷笑一聲，道：「莫老兒，你若還不撤去四週之人，兄弟今天可要大開殺戒了。」

五毒叟莫倫陰森森的一笑，道：「杜維笙，你再看這四週形勢，你還能走得了麼？」獨臂忽的平胸推出。

杜維笙早已存心硬接五毒叟莫倫一掌，左掌潛運功力，蓄勢以待，一見莫倫揮掌攻來，忽然大喝一聲，左掌猛的迎前擊出。

這一掌是他數十年修爲的內家功力所聚，威勢非同小可，隨掌擊出一股強猛無比的潛力，排山倒海般衝撞而出。

五毒叟莫倫嘿嘿一聲冷笑，道：「來得好。」平空推出的獨臂忽的一收，緊接着又疾吐而出。

就這一收一攻之勢，力道又加强一倍。

兩股潛力懸空一接，杜維笙立刻覺出不對，祇感自己擊出能裂碑碎石的掌力，有如擊在一團棉絮之上，力道難以用實，不禁大吃一驚。

杜維笙本是久經大敵之人，覺得不對，立時猛吸丹田眞氣，把那擊出力道收回。

祇聽莫倫一聲怪笑，喝道：「杜維笙，試接老夫一招五毒神掌如何？」身子微向前傾，掌勢威力又加，但聞腥臭之氣夾在一股陰柔力道之中，反逼過來。

八臂神翁杜維笙心頭一凜，暗道：「這種武功陰歹無比，不要着了他的道兒。」當下運氣出掌，把那收回力道重又反擊過去。

忽聽白衣神君滕雷大喝一聲，揮動右臂打出一掌，直向兩人之間撞擊過去。

這一掌發得恰是時機，莫倫雖然功力卓絕，但也難擋雪山、華山兩派掌門人合力一擊，祇覺身子一震，飄然疾退了一丈開外。

白衣神君滕雷及時發出一拳，和杜維笙因自保而重行反擊而出的內家力道合在一起，威勢何等强猛，莫倫立時感到自己擊出的陰柔力道無法拒擋這兩人合一的內家罡力，才收回發出的五毒掌力，飄身而退。

滕雷擊退莫倫之後，兩道眼神一直盯在五毒叟莫倫身上，一瞬不瞬，因爲他也發覺這單腿獨臂的殘缺老人，一身武功大爲怪異，祇怕他另有甚麼詭計施展，或是突然下手施襲。

祇見莫倫在飄身躍退之後，閉上雙目，似是在暗中運氣調息，知他在擋受自己和杜維笙合力一擊之後，被震傷了內腑，一時之間，不致於再發動施襲，當下緩步走到杜維笙身側低聲說道：「杜兄，這老兒武功的確是有點邪門，不如乘他受傷之際，合咱們兩人之力，先把他除去再說。」

八臂神翁杜維笙點頭笑道：「滕兄之見正合兄弟心意。」忽的振臂躍起，大聲喝道：「莫老兒，拿命來吧。」青竹杖一招「挾山超海」直擊過去。

但聽莫倫冷笑一聲，忽的睜開雙目，獨臂一揮，疾向青竹杖上拂去。

杜維笙冷冷笑道：「好狂妄的

莫老兒，要找死麼？」青竹杖突然加力，迎着莫倫獨臂擊去。

那知五毒叟莫倫這一招却是用的誘敵之計，就在杜維笙青竹杖和他手臂將觸未觸之際，單腿忽的一旋，快速無比的閃到了八臂神翁杜維笙身後，一掌向他背心擊去。

白衣神君滕雷早已蓄勢待發，一見八臂神翁杜維笙失機，立時舉手一掌擊出。一股呼呼掌風，直向莫倫背後撞去，緊隨着人也猛撲過去。

五毒叟莫倫怪笑一聲，單腿疾躍而起，獨臂揮動，力敵兩人。

他雖祇有一腿一臂，但因動作迅靈，拳招怪異，再加上五毒勢燄懾人，滕雷雖與杜維笙聯手合攻，但激鬥二十餘合，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白衣神君滕雷首先忍耐不住，冷哼了一聲，躍退八尺。

八臂神翁杜維笙心知滕雷已不耐久戰下去，這一躍退，不是要施展甚麼獨門功夫，就是要運集功力準備和五毒叟莫倫硬拚，當下一緊手中青竹杖，絕招連綿出手，霎時間杖影點點，急如狂風，攻勢凌厲絕倫。

五毒叟莫倫力敵兩人，本有些支持不住，全憑怪異拳路和飄忽的身法，以及那綿綿不絕的陰柔之力，化解杜維笙和滕雷强猛的攻勢，但因他修習的功夫怪異，陰柔之力又大異於陽剛之勁，外人極不易看得出來，是以，他雖已有些不支，但杜維笙和滕雷却是絲毫看不出來。他正感難再勉强撑持下去，忽覺壓力大減，白衣神君滕雷已縱身躍退。

莫倫力戰兩人之時，無暇運集五毒神掌功力，及見滕雷自動躍退，不禁心頭大喜，正待運集五毒神掌，先把八臂神翁杜維笙傷在絕毒的五毒神掌之下，忽見杜維笙手中杖法一變，倏忽間杖影滾滾，有如怒濤洶湧而來，竟自無法抽出工夫運集眞氣。

原來他的五毒神掌在施展之時，必需先要運行眞氣，把練聚在臂掌之內的劇毒迫聚一起，夾在內家眞氣之中劈出。

忽聽白衣神君滕雷大喝一聲，雙手握拳當胸，直向五毒叟莫倫撲去。

杜維笙心知滕雷一撲之勢中，不是畢生功力所聚的猛攻，必有奇詭難測的變化，忽然一收杖勢，那滿天流動的青光杖影，陡然斂收不見，拔身而起，懸空一個觔斗，倒翻出兩丈以外，瞥眼間劍光耀目，輪影縱橫，翻天雁夏雲峯和百步飛鈸胡南平也打到了緊張關頭……

五毒叟莫倫昔年闖走江湖之時，身經無數大戰，會盡中原武林高人，先聞滕雷大喝之聲，已有警覺，再見杜維笙忽然間收杖躍退，立時借機提聚一口丹田眞氣，倏的一轉身子。

這等高手相搏，出手迅如電奔，五毒叟莫倫剛剛轉過身子，白衣神君滕雷已自攻到身側。

五毒叟莫倫冷哼一聲，虛飄飄拍出一掌，縱身向後躍去。

但見白衣神君滕雷正向前疾衝的身子，忽然間似被甚麼力道阻擋一般，急墜而下，脚落實地，身子還不停搖擺。

五毒叟莫倫却如斷線風箏一般，直飛出五丈開外，才足落實地。

八臂神翁杜維笙一側觀戰，祇看得心花怒放，因爲他已看出兩人這相互一擊，都是各盡全力施爲，以兩人功力之深，這一招內家罡力的硬接硬打，勢必兩敗俱傷不可。

祇見白衣神君滕雷雙目微閉，左手捧腹，右手按胸，靜靜的站着不動。

莫倫却直垂獨臂，圓睜着兩隻怪眼，身上長衫不停飄動，顯然兩人都在運功調息。

杜維笙縱身躍到滕雷身側，問道：「滕兄！可是受了傷嗎？要不要做兄弟的助你一臂之力？」

滕雷微一睜動閉着的雙目，望了杜維笙一眼，緩緩的搖搖頭，很迅快又閉上眼睛。

杜維笙暗暗的歎道：可惜！可惜呀！如果我這時是站在和他敵對之位，祇要一掌，便可把他擊斃掌下，不但異日論劍時少一强敵，說不定因滕雷這一死，會使雪山派今後在江湖上一蹶不振。

當前的形勢利害，電光般在他腦際閃過，略一沉忖，忽然大叫說道：「滕兄安心運功調息，我先殺了莫老兒替你出一口氣再說！」驀的縱身躍起，直對五毒叟莫倫撲去，青竹杖一招「直叩天門」，直向五毒叟莫倫「天靈穴」上擊去。

但聞五毒叟莫倫一聲陰惻惻的冷笑，右臂忽的一揚，十餘縷細若游絲的白光迎面打來。

八臂神翁杜維笙心頭一震，疾收青竹杖下擊之勢，雙臂一抖，猛提丹田眞氣，疾墮的身子倏忽間又向上升高七尺，那十餘縷無聲無息的白光擦過他雙足而過。

八臂神翁杜維笙讓過五毒叟莫倫一把蝎尾毒針之後，暗自忖道：好險，幾乎忘了莫老兒這一手霸道絕倫的暗器。見幾條人影奔來，心頭忽動殺機，探手入懷，取出一把金丸，連彈五指，電射而出，但聞金丸挾着破空輕嘯之聲，迎向疾奔而來的人影打去。祇聽幾聲連續的慘叫，那疾奔而來幾條人影，紛紛栽倒途中。

（未完・卅六）

上文提要：偷仙「鬼不覺」盜得玲瓏刀，出底價後，由南北城雙方競標，北城出價二百五十兩黃金，南城二百兩，都是暗標，玲瓏刀應是北城獲得，通知北城將款送至八仙廟內。偷仙和徒兒往八仙樓小酌，毒美人西門翠出高價請他盜花滿樓的魔鞭，花滿樓不易找，西門翠懷疑酒鬼是花滿樓的化身，提出這綫索讓偷仙向酒鬼下手……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英雄悲歌

爲紅粧自告奮勇　送玄鐵心照不宣

鬼不覺故意撩一撩衣襟，甩一甩長袖，表示玲瓏刀不在身上，叫他倆最好少打歪主意，早點滾蛋。

諸葛崴沒有動。

司馬健也沒有走。

偷仙則大模大樣的來到花滿樓面前，客客氣氣的道：「小老兒可否與這位朋友同桌而飲？」

花滿樓回過頭來，瞄了他一眼，冷冰冰地道：「酒菜錢你自己付，桌椅是八仙樓的，酒鬼管不着。」

這個釘子不軟，鬼不覺很尷尬，但還是厚着臉皮坐下來，召來小二，叫了不少酒菜，道：「小老兒先自我介紹一下。」

花滿樓道：「我們以前見過，不用介紹。」

「在那裡？」

「張家莊附近。」

「哦，老夫想起來了，那天晚上我們曾擦肩而過。」

「後來去了青龍鎮？」

「是啊。」

「一到青龍鎮便進了興隆客棧？」

「不不不！鬼某當晚是住在龍鳳樓。」

花滿樓嗤之以鼻，「照你這樣說，小神童的玲瓏刀並非你鬼不覺所偷，那張『懷璧招災，刀丟人安』的字條亦非閣下所留？」

鬼不覺城府極深，很沉得住氣，不慌不忙的辯解道：「誤會，誤會，冤枉，冤枉，小老兒早已金盆洗手，不幹那一行了。」

「不幹小偷，作何營生？」

「做個小生意。」

「賣刀賣劍？」

「刀劍太扎手，小老兒可不敢賣。」

「究竟賣什麼東西？」

「消息。」

花滿樓聽得一呆，道：「老偷兒幾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行做起情報販子來了？」

鬼不覺皮笑肉不笑的乾笑兩聲，道：「正在籌備階段，尚未開張營業。」

「一條消息預備賣多少銀子？」

「酒鬼朋友想要買？」

「價錢適合的話，可以考慮。」

「朋友是第一買主，老夫願免費奉送，以示慶祝。」

花滿樓知他心懷叵測，別有所圖，也不當面拆穿，決定虛與委蛇，看他意欲何爲，順着偷仙的話題笑問道：「承尊駕厚愛，却之不恭，就請談談雙城的兵力部署，及勢力消長情況吧。」

鬼不覺的情報販子雖然是個冒牌貨，說起話來倒也頭頭是道：「玄鐵掀起軒然大波，雙城均傾巢而出，南城主司馬旭坐鎮南威道館，

北城主卓玉君人在北安客棧，從七柳莊、八仙鎮、五福村這一帶，雙方皆佈下了天羅地網，惡戰一觸即發。」

這些花滿樓早已瞭然於胸，道：「可知玄鐵下落何方？」

「南城行事謹愼，暫時按兵不動，藏起來了。」

「藏在那裡？」

「小老兒若是探得這個消息，就發財啦，不過……」

「不過怎樣？」

「種種跡象顯示，玄鐵將會以化整爲零的方式運往南城。」

這時酒菜業已上桌，偷仙爲了拉攏花滿樓，叫了大半桌，還備了兩份杯筷，熱情洋溢地招呼道：「來，一起吃，別客氣，小老兒是誠心誠意的想交你酒鬼這個朋友，推辭就不夠意思啦。」

花滿樓半推半就道：「酒鬼飯已吃飽，只能陪閣下喝幾杯水酒。」

鬼不覺暗自竊喜不迭，斟了兩大杯，舉杯朗笑道：「好啊，人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先乾三大杯再說。」

「乾！」

「乾！」

三杯下肚，偷仙這才言歸正傳：「酒鬼，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但說無妨。」

「朋友是否姓花？」

「不姓花，姓酒，叫酒鬼。」

「你不是花滿樓？」

「花滿樓是酒鬼的好朋友。」

「在那裡可以找到花大俠？」

「閣下有事？」

「事情倒沒有，久聞大名，只是想瞻仰這位天下第一高手。」

花滿樓道：「花兄最近常與小神童在一起，去問小神童便知端倪。」

這話正中要害，偷仙作賊心虛，怎會自投羅網去尋天龍兒，只好猛灌酒鬼黃湯，等他醉倒之後，再行搜身，若有魔鞭，便是花滿樓，然後探囊取物。

妙計果然得逞，還喝不到一壺，花滿樓便醉倒了。

嚴格來說，不是醉倒，而是被迷藥迷倒的。

鬼不覺見獵心喜，一屁股坐到花滿樓身邊去，老實不客氣地摸向酒鬼腰間。

魔鞭就在腰際，花滿樓的身份行將曝光，猛聽得一個銀鈴也似的聲音嬌叱道：「住手！」

話出白雲飄之口。

人在窗外。

餘音尚在耳畔，人已穿窗而入。

一掌便將偷仙劈倒在地，嚇得鬼不覺三魂出竅，七魄升天，連滾帶爬的逃之夭夭。

白雲飄輕拍着花滿樓的雙肩柔聲道：「酒鬼醒醒，快醒醒，酒量不好就少喝點，老是喝得爛醉如泥，眞是的。」

其實花滿樓根本沒醉，迷藥酒全被他偷偷倒掉了，點滴未沾，聞言挺直上身笑說道：「謝謝妳，白姑娘，不過這一次並沒有醉。」

白雲飄怔愣道：「酒鬼，你在裝醉？」

「是在裝醉。」

「爲何要這樣？」

「想弄清楚老偷兒意欲何爲，並設法將他生擒活捉。」

「活捉一個糟老頭幹什麼？」

「這個老小子偷了小神童的玲瓏刀，正在到處兜售，必須及時收回。」

這下白雲飄可傻眼了，歉然一笑，道：「如此說來是小妹太魯莽，壞了你的大事。」

花滿樓一本正經地道：「算了，沒有關係，人不死債不爛，錯過今天，還有明天，只要老偷兒命長不死，總有一天會逮住他。」

話鋒一轉，接着又道：「白姑娘怎麼也跑到八仙鎮來了？」

「小妹是來找人的。」

「找妳二師兄王侯？」

「是找大師兄花滿樓。」

「可有這小子的消息？」

白雲飄幽幽一歎，道：「有人曾親眼目睹，見大師兄出現在青龍鎮的饅頭山上，先敗石崑崙，再敗小神童，後來又在松濤軒大展虎威，以後就再也沒有任何訊息了。」

說至最後，聲已哽，眼已紅，用情之專，相思之苦，表露無遺。

花滿樓耳聞目見，心痛如絞，做了一個深呼吸，道：「花滿樓的心事，酒鬼很清楚，一心一意的想促成妳和王侯的好事，只要你們兩位早結連理，花開並蒂，他就會公開露面的。」

白雲飄一句也聽不進去，一臉肅容道：「小妹早已表明心跡，不想再舊話重提，麻煩酒鬼轉告花師兄，希望能在一月內出面與我相會。」

「萬一辦不到怎辦？」

「一月之內見不到他，小妹就會削髮爲尼。」

「這是何苦，不嫁王侯還可以嫁別人呀。」

「除大師兄之外，白雲飄不嫁任何人。」

「唉！」

「酒鬼，你歎什麼氣？」

「我在替姓花的煩惱。」

花滿樓的確很煩惱，二十幾年來，只愛過一個女人，就是眼前的

這位小師妹，怎奈老天作弄人，王侯也插一脚，爲免師弟受傷害，只好犧牲自己，成全別人。

孰料，白雲飄却情有獨鍾，拒絕接受，使師兄妹三人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複雜而又微妙，蒙上了一層可怕的陰影。

白雲飄鬱鬱寡歡。

小霸王充滿怨恨。

花滿樓滿腹辛酸。

面對白雲飄，花滿樓有口難言，這個痛苦的結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解得開。如今小師妹又下了最後通牒，越發苦不堪言，未來這一個月，天曉得該怎麼過怎麼熬？

話已說完，白雲飄正欲離去，忽見小神童與孫飛虎行色匆匆地走進八仙樓，朝這邊行來，待二人來至切近時，她立即開口查問道：「小妹白雲飄，花滿樓的小師妹，請問兩位有沒有看見我大師兄？」

可把小神童給問糊塗了，心想：「搞什麼鬼，花大哥就在面前，何必多此一問？」

心念間，目光投向花滿樓，見他緊張兮兮的樣子，不僅以目示意，還頻頻搖頭搖手，心知事出有因，不敢拆穿酒鬼的身份，含糊其詞地道：「沒有，自從十丈岩一戰之後，很久沒見花大哥。」

花滿樓怕他言多有失，忙將話題岔開道：「外面的情況如何？南城的玄鐵是否已經運出？」

鐵膽孫飛虎道：「外面很亂，傳言也很多，有一種說法是南城很可能會利用牛車運送。」

花滿樓神色一緊，道：「此刻正值秋收之際，牛車處處可見，此乃高招，令人防不勝防，運玄鐵的車子假如夾雜在牛車羣中，找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人接口道：「事情的確很麻煩，北城已開始行動，派出大批高手，在七柳莊、八仙鎮、五福村這一條線上全面檢查過往的所有車輛，這不是傳言，已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話落人現，乃金燕子水長流是也。

白雲飄一心一意只想找她的意中人，不待別人開口，便搶着說：「水大姐，就妳一個人來？」

水長流錯愕一下，道：「是啊，就我一個人。」

「以前，你們不是在一起嗎？」

「白姑娘是說那位？」

「我師哥花滿樓。」

「他……」

本想說「他不就在妳面前嗎」，因見花滿樓不停的打暗號，話到口邊又嚥回去，大搖其頭道：「沒有，離開北城後我們未再見面，也許是又有人找他挑戰，被迫赴會去了。」

小神童幫腔道：「花大哥是名人，江湖上一些沽名釣譽的傢伙整天死纏活纏着他不放，說不定又隱居起來了。」

花滿樓招呼大家坐在另一桌，叫了不少酒菜，道：「照這情形來看，雙城爲了爭奪玄鐵，一場大規模的血戰即將展開，玄鐵不論是被司馬世家順利運返南城，或是被北城中途劫走，對天下武林都是一大災難，飯後咱們就開始行動，絕對不允許玄鐵落入雙城之手。」

白雲飄望着花滿樓，道：「酒鬼，我也參加。」

花滿樓暗中叫苦，設詞推諉道：「白姑娘還是去找花滿樓吧，別誤了妳的大事。」

白雲飄義正詞嚴的道：「不，玄鐵事關重大，小妹忝爲武林一份子，怎敢置身事外，何況花師兄最是急公好義，必會挺身而出，跟着大家一起走，找到他的機率會更大些。」

侃侃而談，擲地有聲，拒絕的話根本說不出口，花滿樓只好勉爲其難地答應下來。

＊　＊　＊

鬼不覺偷術天下第一。

腦袋瓜子也是一流的。

輕功絕佳，早將司馬健、諸葛巖甩掉。

與北城會面的地點更妙，選在一座廢棄已久的荒蕪墳場上。

北城主鐵娘子卓玉君對玲瓏刀非常重視，親自出馬赴會，身邊只帶了一個人，是她親生的兒子諸葛峯。

母子二人已至墳場，在雜草叢中逐一檢視殘缺不全的墓碑，諸葛峯停在一塊已倒的石碑前，道：「娘，找到了，大概就是這裡。」

卓玉君過來一看，道：「不錯，這是王舉人的墓，正是怪手馬三所說的地點。」

諸葛峯展目四顧，道：「老偷兒曾說會在此相候，怎麼沒見人影？會不會事情又有了變化？」

鐵娘子道：「姓鬼的雖然幹的是偷鷄摸狗的勾當，但信用尚佳，況且玲瓏刀對他用處不大，金子才是他最喜歡的，應該不會變卦才是。」

卓玉君所料不差，有一個聲音及時傳入耳中：「外面可是卓城主？」

聲音是鬼不覺的。

却不知人在何處。

鐵娘子道：「正是本城主，你在那裡？」

「在墓中。」

「在墓中？爲何不現身相見？」

「想請城主來地下談。」

「怎麼走？」

「墓後，三丈外，左轉，撥開亂草，自有秘道可通。」

諸葛峯搶在前頭，照着鬼不覺的提示去找，果在雜草叢中發現一條秘道，卓玉君緊握七星寶劍，諸葛峯扣好一枚火龍珠，結伴側身而入。

秘道入口狹小，裡面則頗寬敞，足可容二三人并肩而行，而且每逢轉角之處還懸有小燈籠照明。

內部範圍甚大，通路彷若蛛網，還有不少密洞式的房舍，好像富豪之家的深宅大院似的。

偷仙鬼不覺，怪手馬三師徒，就在停放棺木的靈寢前候着。

棺木早已腐朽，骨骸清晰可見，陰森森的鬼氣十足。

北城主卓玉君不悅道：「掘人墳墓，有損陰德，想不到鬼朋友連死人的東西也想偷。」

鬼不覺聳一下雙肩，乾笑道：「城主之言差矣，鬼某從來不幹缺德的事，這座古墓是八仙鎮的混混掘開聚賭的地方，通道複雜，出口甚多，官府想抓也抓不到，老夫只是臨時借來用用而已。」

這話的重點在「通道複雜，出口甚多」，意在警告卓玉君母子最好放老實點，勿心存歹念。

鐵娘子是何等人物，當然聽得懂，笑道：「北城乃名門正派，諸葛世家一向光明磊落，不會做黑吃黑的醜事，更不會殺人滅口，但願鬼朋友也能坦誠相見，別浪費時間，本城主尚有急事待理。」

鬼不覺道：「這我知道，南城的玄鐵已開始運送，軍情緊急，城主必須坐鎮指揮。好在價碼已經敲定，不必再討價還價，但不知可曾帶來？」

諸葛峯解開繫在腰間的一個包袱，往地上一放，道：「黃金在此，只要交出玲瓏刀，就是你鬼不覺的。」

「多少？」

「二百五十兩。」

「可否打開一看？」

「沒問題。」

鬼不覺是個老滑頭，自己心存顧忌，沒敢親自去解，命徒兒馬三代勞。

小偷就是小偷，怪手馬三已盡得乃師眞傳，手法高明，一個打了死結，外面又捆了好幾道繩索的包袱，只見他輕輕一摸，便輕而易舉地打開了。

黃澄澄的、金光閃閃，包袱內全是耀眼的金條。

諸葛峯道：「十兩的條子二十五條，一共二百五十兩，有沒有錯？」

怪手馬三仔細計算後道：「二百五十兩，沒錯，成色九九九，是山西老字號金信通的貨。」

鬼不覺露了一手絕活兒，沒見他怎樣作勢，包袱已到了他的手中，閃電也似地退至另一條通路內。

卓城主見狀大怒道：「鬼不覺，你想幹什麼？」

刷！的一聲，七星寶劍已拔出一半，蓄勢待發。

諸葛峯緊握火龍珠的右手已抬起，只要偷仙師徒有逃跑的意圖，馬上就會出手殺人。

＊　＊　＊

下午。

約未末申初時分。

花滿樓、小神童、孫飛虎、白雲飄、水長流等五人，在八仙鎮附近到處亂竄，看見不少載運農作物的車輛，但細加觀察，並無可疑之處，趕車的人都是樸拙忠厚的村夫村婦。

忙了大半個下午，竟一無所獲，大夥兒都有些失望，花滿樓見前方不遠處有一座土山，忽道：「咱們到山上去，這樣看得更遠，或許會有所發現。」

小神童道：「花……酒鬼大哥，這個主意不錯，居高臨下，三五里之內的動靜皆可盡收眼底。」

白雲飄無時無刻不在想着意中人，一聽天龍兒的語氣不對，忙道：「小兄弟，你剛才說花什麼？」

小神童伸一下舌頭，道：「我說花酒鬼大哥呀。」

「你是說酒鬼姓花？」

「不，小弟的意思是說，酒鬼有時候會喝花酒。」

「喝花酒？我不懂。」

「龍兒也不清楚，聽人家說有女人陪着喝酒就叫做喝花酒。」

白雲飄半信半疑，邊走邊對花滿樓道：「酒鬼，我覺得你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酒鬼。」

花滿樓苦笑道：「是因爲酒鬼曾經喝花酒的關係？」

白雲飄娓娓而談道：「這只是原因之一，主要是以前的酒鬼萎靡頹喪，無精打采，醉生夢死，渾渾噩噩，是一個不折不扣而又沒有出息的醉漢，現在的酒鬼却完全不同。」

「那裡不同？」

「處處都不一樣。」

「可能是姑娘的錯覺，其實酒鬼還是酒鬼，過去現在還是一個樣兒。」

白雲飄妙目一翻，道：「小妹不同意，現在的酒鬼精明幹練，主動積極，小神童叫你大哥，水姑娘稱你大俠，孫大俠也對你敬重有加，儼然是羣龍之首，與以前的酒鬼判若兩人。」

小神童知她已在犯疑，替花滿樓辯解道：「以前的酒鬼是大智若愚，故意裝糊塗，現在已經開竅了，想爲天下武林盡一分心力。」

談話至此，人已登上土山最高點，果然視野遼闊，方圓數里之內的景物皆一目瞭然。

土山四週均有路可通，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人車時有所見。

也清清楚楚的看到，里許外，東邊，通往南城的一條要道上，北城設下路障，在嚴密檢查南行的車輛。

在山上苦候甚久，並無可疑的人車通過，直至日落西山，天色將晚之際，才發現車輛突然增加許多，且係成羣結隊而來。

農家日落而息，此乃正常現象，不足爲奇。

令花滿樓憂慮的是，也正是南城蒙混過關的絕佳時機。

牛車馬車都有，由各處滙集而來，約有十一二輛，從北向南，直向土山駛來。

不久便至山脚下，其中十輛右轉往東，另二輛則左轉往西行去。

事實如此，只好兵分二路，分頭行事。

花滿樓、小神童、孫飛虎撲向東方。

白雲飄、水長流則聯袂奔往西邊。

二女動作飛快，抄小路，走捷徑，車輛未至，她倆便已到達路邊。

不久，前面的牛車已至，趕車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頭戴斗笠，身穿農裝，腰裡還插着一把鐮刀，口中不停的哼着山歌，皮鞭頻揮，驅牛疾行。

車上的東西不多，只有六七隻蔴袋。

然而，似乎很重，牛兒拉得很吃力。

趕車的小伙子也透着古怪，身上沒土，脚上沒泥，臉上沒汗，乾乾淨淨的不像是個莊稼漢。

二女發覺有異，立即縱落路中，擋住去路。

趕車的小伙子很機靈，急忙勒韁停下，從容不迫的笑問道：「兩位姑娘可是想搭便車？」

水長流道：「是有這個意思。」

白雲飄道：「不知道小哥歡不歡迎？」

小伙子笑容可掬的道：「歡迎，歡迎之至，可惜車子已經夠重，恐怕老牛拉不動。」

水長流繞至車旁，拍打一下鬆軟的蔴袋，道：「裡面是大白菜吧？」

小伙子道：「是高粱穗子。」

白雲飄故作嬌嗔道：「高粱穗子能有多重，這位小哥說話不老實。」

趕車的臉色微變道：「下面還有別的東西。」

「大概是石頭吧？」

「不是石頭，是紅薯。」

「我最愛吃紅薯，可否賣給我們十來八斤？」

「對不起，紅薯是東家的，我是伙計，作不了主。」

「不賣看看總可以吧？」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天下的紅薯也一般紅，沒什麼好看的。」

「這可不一定，聽說八仙鎮的紅薯最漂亮，看看又不會少一層皮，何必這麼小氣。」

白雲飄的話環環相扣，緊釘不放，趕車的欲辯無詞，招架乏力，氣急敗壞的道：「不行，不行，不賣也不能看，這會躭誤時間，東家交代，日落之前一定要回到八仙鎮，否則就要扣工錢。」

皮鞭一揮，欲强行離去，被白雲飄緊緊的扣住牛頭，動彈不得，道：「工錢的事好辦，我們願意負責賠償，不會叫你吃虧的。」

氣得趕車的小伙子雙眼發直，雙脚直跺，大聲吼叫道：「遇上你們這兩個不講理的野丫頭，算我倒了八輩子的楣，兩位再不讓路，我可要發脾氣啦。」

皮鞭一抖，在空中爆出兩個清脆的鞭花，拉開架勢，準備動手。

二女身懷絕技，豈會被他唬住，水長流道：「小哥別發火，我們看看就走，願付你一兩銀子的參觀費。」

不管趕車的是否同意，取出一把短匕，手起刀落，立將下面的蔴袋劃開一條五寸長的口子。

* * *

袋內沒見紅色。

只見一片烏黑。

不是紅薯。

而是玄鐵。

刷！刷！刷！水長流出手似電，連劃數刀，七隻蔴袋之中，四隻確係高粱穗子，下面的三袋則裝滿玄鐵。

「媽的，妳這是找死！」

小伙子亮出了南城的九環寶刀，攔腰掃斬水長流。

水長流騰身避開，反手還擊，打出一枚金燕子。

金燕子是她的成名暗器，彼此僅一車之隔，出手就到，那人雖非庸手，躲開致命要害，却被擊中左肩。

白雲飄的動作也不慢，香風一掠，人已到了那人面前，奪下九環寶刀，用劍抵住心口喝問道：「你們一共運出多少車玄鐵來？」

那人怒目而視，閉口不言。

水長流接問道：「說，玄鐵藏放何處？共分幾條路線運送？如肯據實招供，保証會放你一條生路。」

那人依然故我，一言不發。

惹惱了白雲飄，腕上加力，劍

尖刺透了那人的皮肉，鮮血染紅了衣裳，咬着銀牙道：「想活命就實話實說，再不開口你就準備去向閻王爺……」

一語未畢，異事陡生。

「看打！」

「看打！」

身後傳來兩聲暴喝，立有兩縷金風破空而至。

是暗器。

南城的柳葉飛刀。

後面的馬車已到，跳下來兩名南城高手，飛刀一出手，九環寶刀跟着上，猛往二女身後招呼。

水長流、白雲飄皆系出名門，身手不凡，沉腰滑步，飛刀掠頂而過，驚險萬狀的逃過一劫。

猛回頭，糟了，刀已到，近在眼前，危在旦夕，想還手已經來不及。

幸好應付得宜，以空間換取時間，雙雙暴退丈許，退到路邊去。

正待反手還擊，叭噠！叭噠！叭噠！三聲響，三名南城高手已栽倒在地，一命歸陰。

水長流沒動手。

白雲飄沒出劍。

殺人者是小霸王王侯。

沒人看清楚他是從那裡來，彷彿就在附近，窺視已久，一出招便痛下殺手，連斃三人而面不改色。

白雲飄不以爲然，抱怨道：「二師兄也眞是的，露幾手絕技，把他們嚇跑就可以了，彼此無怨無仇的，何必非要殺人不可。」

王侯另有高見：「此乃婦人之仁，不殺人會壞了大事，南城的大隊人馬隨時可到，咱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將玄鐵運走。」

在死者身上拭乾血劍，還劍入鞘，行至牛車一旁，道：「這裡有幾袋玄鐵？」

白雲飄道：「三袋。」

「那一車呢？」

「還沒有看。」

水長流正在看，上面只有數袋高粱穗子，並無玄鐵，道：「這輛馬車大概是負責接應與掩護，並無玄鐵。」

王侯道：「來此之前，曾望見酒鬼和小神童主僕奔向東方，往那邊的車輛甚多，他們人手不足，兩位快去幫忙吧。」

白雲飄道：「這三袋玄鐵怎辦？」

「由小兄來處理好啦。」

「二師兄打算如何處理？」

「在附近挖個洞埋起來就可以了。」

「酒鬼說要就地毀掉才妥當。」

「如何毀？」

「小妹也弄不清。」

小霸王沉吟一下，道：「這樣吧，事情緊急，大家都耗在這裡也不是辦法，先將玄鐵運往八仙鎮，待酒鬼到時再行處理。」

水長流對王侯一直心存懷疑，沒有好感，道：「八仙鎮那麼大，到那裡去找你？」

王侯想了想，道：「我把車子趕進八仙廟，我們就在那裡見面吧。」

話畢，人已跳上牛車，揮鞭前行。

「師妹，八仙廟見。」

「八仙廟見。」

「水姑娘再見。」

「再見。」

* * *

鐵娘子卓玉君母子蓄勢待發，偷仙鬼不覺嚇一跳，急忙止步揚聲道：「城主快請住手，小老兒並無逃走之意。」

諸葛峯怒衝衝地道：「不想逃走爲何拔腿就跑？」

鬼不覺堆下來一張苦瓜臉，嘻笑道：「實不相瞞，這是一種職業病。」

怪手馬三扮了一個鬼臉，補充道：「沒錯，幹小偷這一行的都有這個毛病。」

諸葛峯沉臉道：「那個毛病？」

馬三用手比劃道：「想偷的東西一到手便拔腿開溜。」

卓玉君聽他言之成理，未再深究，道：「鬼朋友黃金業已收下，爲何不將玲瓏刀交出？」

鬼不覺哈哈一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玲瓏刀就在城主身旁的棺材裡。」

棺木已腐，變成木屑一堆，只見白骨，那有玲瓏刀？

諸葛峯怒眉雙挑道：「老偷兒，這個玩笑可開不得，不交出玲瓏刀，你們師徒準會粉身碎骨！」

怪手馬三道：「三少爺別急，撥開骨骸，便可見到玲瓏刀。」

諸葛峯如言照辦，用七星劍撥開白骨，果在頭骨下方找到玲瓏刀。

卓玉君拔刀在手，定目細觀，見棺前有一銅質燭台，乍然刷！刷！刷！連揮三刀，將燭台削四片。片片平整光滑。片片厚薄均勻。

就像是菜刀切成的蘿蔔片。

鐵娘子情不自禁的讚了一句：「好刀！」

鬼不覺喜上眉梢道：「城主，玲瓏刀不假吧？」

「不假。」

「銀貨兩訖，恕小老兒先走一步。」

做賊心虛，最怕遇上殺人滅口的狠角色，鬼不覺話一說完，便足底抹油，與怪手馬三竄出去一丈四五，來至一個岔路拐角處。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快樂幫主」與西門風，帶着劉世芳交的百兩銀子上路了。途中却遇見飢寒交迫的少林寺老僧人，豪爽中將百両銀子傾囊而贈，復讓西門風返回取銀，他自己獨自赴約比武。這次比武中「快樂」技驚花子幫，贏得了衆人愛戴。返回途中，他路遇流寇，更見樹上吊着一個人，便衝將上去……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快樂花子

有錢難買牛和羊　心慈面軟遭暗算

那豬彪拖着砍刀回頭跑，口中直叫不得了。

他跑，另外六個跑得更快，剎時間全部衝入林深處，連聲音也沒有了。逃得可眞快呀！

* * *

「快樂幫主」可忙了，還不知道吊的什麼人吶。

他攀住樹枝揮一刀，立刻切斷吊人的繩子，「嘩」的一聲他沒抱住，那人已摔在地上，一聲叫：「啊！」

「快樂幫主」低頭仔細看，看不清啊，這人被打得鼻青臉腫，衣衫也破了一大半。

如是白天他就認出來了。

「快樂幫主」抱起那人走到火堆邊，他撥弄那人吐血的嘴巴與鼻子，問道：「喂，你是……」

那人只是嗚嗚叫，竟然無法開口說話了。

「快樂幫主」吃一驚，急忙撥開這人嘴巴看，天爺，舌頭好像也在流血，牙齒兩個不見了。

看也看不出，問也問不到，「快樂幫主」攬起那人就往林子外面走，走得快極了。

他邊走邊低呼：「你……你是誰也，天爺，這可是內外重傷呀，娘的，打死人了還想向劉家寨討糧食。」

他這是急了，攬起那人還得背上那條狗腿，可令「快樂幫主」累慘了。

* * *

「快樂幫主」走走又跑一段，沒有多久便到了那條小河邊，如今小河水不多，他淌水過小河。

這時候他邊跑邊呼叫：「來人吶，來人吶！」

劉家寨的寨牆上有人影在晃動，這是三更天過了一大半的時辰了，那個羞答答的月兒才自東邊露出來。

「快樂幫主」已走到寨牆下面了，寨牆上的人大聲叫：「什麼人？」

「快樂幫主」抬頭，道：「怎麼啦，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嗎？」

「是幫主呀！」

「快把繩子放下來，快呀！」

「快樂幫主」這聲叫，嘆，上面的人開駡了：「娘的皮，你八成是冒牌的。」

「快樂幫主」火大了：「大膽！」

寨牆上的人冷笑了：「娘的，你裝的還眞像，老子這就告訴你，咱們當家的本事大，如果是咱們幫主，他自己也會很快的上來了，你知道嗎？」

突然大吼一聲傳下來：「滾，再吼石頭砸死你！」

「快樂幫主」忿怒的道：「快把西門風叫出來。」

寨上又是一聲冷笑，道：「咱們西門護法奉命去了信陽州，與咱們幫主一起去的，娘的，你不知道吧，操，你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寨上此言一出，寨下的「快樂幫主」大聲叫，抱緊了受了重傷的那人大叫：「你……你是西門風？西門風！」

「快樂幫主」大叫起來。

石不悔一聽就知道是「快樂幫主」：「快，快把繩子放下去，幫主呀！」

這一聲叫，立即叫來了一個人，石不悔過來了。

他口稱幫主是有原因的，因為「快樂幫主」自信陽州趕回來，那証明他已通過三關，既然通過三關，「快樂幫主」已正式成為花子幫幫主了。

石不悔眞的激動了。

* * *

寨牆上拋下一根繩子來，「快樂幫主」把傷者綁在繩子上大叫：「拉上去。」

寨牆上加強戒備拉繩子，匆匆的把傷者拉上去了！

「快樂幫主」隨之也攀繩而上，當他登上寨牆，大伙一看，立刻嚇一跳，果然幫主回來了。

司馬雪忙道歉：「對不起，天黑沒看清！」

「快樂幫主」道：「你做得對，我不怪你！」

石不悔道：「這人是誰？」

「快樂」急問：「西門風沒回來？」

大伙一聽，吃驚道：「沒有呀！」

「快樂幫主」一聽，抱起受傷的人便往大廂房行去！

他邊跑邊叫：「西門風，西門風呀！」

石不悔也吃驚的追上來：「這人是阿風？」

司馬雪也跟來了，他們一齊到了大廂房中，「快樂幫主」把傷的人往大床上輕輕放，再拿油燈亮照上去，天爺，不是西門風還有誰？

西門風的面頰也幾乎扭曲了，便是右耳也出了血，一個人被打得如此慘，還要倒吊在樹上，難怪西門風已是氣息奄奄了！

一盆清水洗成了紅顏色，再換一盆水才算把西門風身上傷處洗乾淨，算一算他全身上下傷了三十七處之多，大小瘀血就別算了！

石不悔把傷藥全部取出來還不夠用！

「快樂幫主」道：「我到後寨去看看！」

他立刻往後寨走去！

* * *

「快樂幫主」走得快，剎時進了二道門，忽然懷中一個人軟綿綿的抱緊了他！

「快樂幫主」只一看，便知道撞上了劉翠花！

劉翠花不開口，只把小嘴翹起來，兩隻眼睛也瞇上了，她要的是「快樂」快快的嘴對嘴呀！

想也知道此刻快樂那有工夫來親嘴！

他也不想令劉翠花失望，低頭來一個「點到為止」，急急的道：「快，快回去取刀傷藥，傷得好重呀！」

劉翠花吃驚的道：「天爺，你受傷了，在那兒？」

劉翠花還上上下下的看着「快樂」！

「快樂幫主」道：「不是我，西門風！」

劉翠花道：「同你一起去買羊的那位兄弟？」

「不錯，他傷得很重，妳們如有刀傷藥，就快取出來交我去救西門風！」

劉翠花一聽不「嘴對嘴」了，她扭頭便往後廳走，她把劉世芳也叫出來了！

劉世芳一聽「快樂」回來了，他還以為如此快的把牛羊買回來了，但聽了女兒的話，立刻急急的走出來了！

「我的女婿，發生甚麼事了？」

「岳父大人呀，有甚麼刀傷葯你快取出來，我的兄弟受傷重極了，你快呀！」

劉世芳不再多問，急忙轉身進房中，急匆匆地取出三個細瓷瓶，一古腦的塞在「快樂」的手中！

「快樂幫主」有了葯，他回頭就走，竟然忘了謝一聲。

只不過劉世芳還是跟出來了！

* * *

大廂房中來了申屠雨與東方雷，他兩人幾乎落下淚，「快樂幫主」走進來，急忙把藥取出來，石不悔一邊幫着為西門風身上敷傷藥，他邊敷藥邊罵大街：「操他娘的，這是甚麼人幹的！」

也許西門風年輕吧，沒有半個時辰便活動了！

也許是劉世芳的傷藥太靈光，西門風開口說話了：「幫……主……對不起……」

「快樂幫主」沉聲道：「少開口！」

石不悔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快樂幫主」便把救西門風之事說了一遍！

嘆，申屠雨、東方雷與司馬雪三個人立刻拔身往外奔，他三人要出寨去殺豬彪那七個流寇了！

石不悔暴吼一聲：「站着！」

司馬雪道：「師父，咱們去殺

了那幾個畜牲！」

石不悔道：「你們出去到那裡找他們，何不聽一聽西門風怎麼說，他是怎麼會遇上那七個狗操的！」

「快樂幫主」道：「大家坐下來，且等西門風喘過氣來之後再細述！」

石不悔道：「那就說說你在信陽發生的事情！」

他頓了一下，又道：「怎麼除了血腥之外，還有一股子肉香……嗯，這香味許久未曾聞過呢！」

「快樂幫主」這才想起身邊還放了一條煮熟了的黑狗腿，那香味眞不賴！

他忍不住一笑，道：「我由信陽州帶回來一條黑狗腿，大伙每人嚐一口！」

石不悔叫起來：「對，對，這味道正是黑狗肉，哈，太好了！」

「快樂幫主」撕去包狗腿的黑布，立刻出現一條狗腿，上面還附了十幾根鮮紅的辣椒！

那狗腿上有一道刀痕，那正是豬彪的刀砍在上面的！

石不悔哈哈笑，他撕下一塊叫道：「夠了夠了！」

「快樂幫主」把狗腿交在東方雷手中，道：「我這裡爲西門風留下幾口，餘下的給你們拿去，兄弟們一人一口都嚐嚐，也算過過癮！」

東方雷接過黑狗腿，眞的不是滋味，西門風傷得不輕，他是怎麼受的傷，那才是他關心的事！

只不過幫主吩咐，他也就提着那條黑狗腿出去了！

＊　＊　＊

西門風睡了！

西門風就在大廂房的大床上睡着了，這証明劉世芳的刀傷藥十分靈光。

石不悔吃了狗肉抹抹嘴，笑道：「沒事了，幫主呀，你也休息一下吧！」

「快樂幫主」道：「我睡不着！」

石不悔道：「你在擔心西門風？」

「快樂幫主」道：「西門風這種傷很寃枉！也是我害了他的！」

石不悔道：「怎麼說？」

「快樂幫主」道：「如果我不把買牛羊的銀子送我的師叔悟明大師帶回少林寺，西門風也就不會受傷，想一想是我害了他！」

石不悔道：「你如果不把銀子送悟明老和尚，你就不配當咱們花子幫的幫主！」

「快樂幫主」道：「可是我仍然心中難安！」

石不悔道：「別安不安了，你已通過三關，名正言順的成了幫主，且記要提得起放得下，休爲小事煩惱！」

他忽然又低聲道：「前夜與昨晚，三位姑娘都問到你，我可是爲你擔待保了密！」

「她們都找我？」

「你覺得奇怪？」

「找我有甚麼事？」

「不找你就奇怪了，哼，男男女女呀，江湖上一大半亂子就出在搞不清的男女關係上！」

「快樂幫主」道：「我開始又有煩惱了！」

石不悔道：「所以你別想太多了，快快樂樂的睡覺養精神，看，四更快過去了！」

「快樂幫主」也眞的累了，他歪下身沒多久，就打起鼾來，他是很少打鼾的！

＊　＊　＊

天亮了，雞不叫狗不咬人也沒有聲音！

劉家寨的雞早被吃光了，狗也被人誘出寨外宰了，至於人，人都正在歇着！

就在日頭昇上一根扁擔那麼高的時候，突然一聲厲吼：「殺！」

這叫聲眞嚇人，立刻便把一邊睡的「快樂幫主」與石不悔驚醒過來了！

這一聲殺可眞的原始，原來出自西門風之口。

西門風大叫之後直不楞的瞪着眼，敢情他仍然在夢中未醒過來呀！

石不悔厲叱：「阿風！」

西門風一個哆嗦，他才算醒過來！

「快樂幫主」道：「西門護法，你覺得怎麼樣？」

他這麼一問，西門風立刻四下望，便也要掙扎着往床下走，却被「快樂幫主」按住了！

「別動，你傷得很重！」

西門風道：「幫主，好人難做呀！」

「快樂幫主」道：「事情怎麼發生的？」

西門風立刻罵起來：「我操他奶奶娘親的，原來他們是那批被滿軍打散了的流寇，娘的，他們甚麼手段也全部用上了！」

石不悔道：「平日我是怎麼教你們的，一人走路四隻眼，兩人走路前後看，你是怎麼上的當？」

他氣唬唬的十分不高興！

西門風道：「師父，人呀，多少人因一時的慈悲之心而上了大當呀！」

「快樂幫主」道：「你對那流寇慈悲？他們甚麼地方令你慈悲呀？」

西門風道：「幫主呀，我往劉家寨走回來，一道山邊荒林傳出哭聲，我一聽還哭得眞可憐，便急忙遁聲進林子裡，嘍，我發現一個只

穿一條破短褲光着上身的漢子，他正在用一根繩子要吊死，我看他哭得淚漣漣，就問他了！」

石不悔道：「開始上當？」

西門風道：「師父，被你老人家說中了！」

他頓了一下摸摸後腦又道：「我問那人，他爲何看不開要上吊？

「那人直叫我休管他了，他遇上土匪剝光了他的一身衣衫還搶去他的一袋子乾糧，他是活不下去才上吊！

「於是，我把我的乾糧解下來，對他說：下來吧，好死不如賴活，這些乾糧你拿去！

「他不死了，他爬在地上就叩頭，還叫我是過路神，娘的老皮，我還有些飄飄然的心中在高興吶，却不料突然間，我的頭上挨了一棒，打得我叫也叫不出來就昏過去了！」

西門風說到這裡，咬牙道：「這眞叫好人難做，娘的，以後誰還當好人！」

「快樂幫主」道：「他們把你吊起來了？」

西門風道：「他們後來才把我倒吊在樹上，因爲他們用繩子綑了我，然後就是一頓揍！」

西門風眶皆欲裂的又道：「那七人都動手，操他娘，又是踢又是打，刀背還往那腿骨上敲！」

「快樂幫主」更是後悔，道：「娘的，我如果知道是這樣，他們一個也逃不掉！」

石不悔道：「我早就對你們說過了，遇上壞人不能手軟，怎麼樣，如今知道了吧！」

西門風道：「師父，我饒不了他們幾個人，如是雙方交手幹，敗了我活該，可是他們抽冷子，算的甚麼英雄！」

石不悔道：「流寇還管那麼多，他們是不擇手段的！」

西門風道：「他們把我捆起來，有三個人指着我的鼻子罵，他們罵我花子幫是王八蛋，害他們進不了劉家寨，他們認識我！」

「快樂幫主」道：「幾次交手，雙方誰是老幾，早就彼此認清了！」

西門風道：「他們原是要殺我的，可是有人提議把我當人質，逼劉家寨用糧食換人！」

石不悔道：「休想！」

「快樂幫主」道：「他們是想以你的人換吃的，可是後來他們不知怎的，要把你活撕烤了吃！」

西門風道：「我已經快沒氣了！」

「快樂幫主」道：「上次當學次乖，你休息吧，我去後寨找岳家，請他再拿銀子去買牛羊！」

他說完便匆匆的往後面走去！

有幾個女人便在這時候把吃的分別送往各屋去了，又是黃澄澄的包穀饃！

＊　＊　＊

「快樂幫主」奔到後寨大廳上，劉世芳已迎上來了！

「你去了一趟信陽州，如何？」

「一切順利！」

「可是，我夜裡見那西門風傷得好慘呀！」

「快樂幫主」道：「他上了當，遇上了流寇七人！」

劉世芳一聽又是流寇，忍不住罵起來：「可惡的一幫子狗娘養的，與我劉家寨眞的泡上了！」

劉太平道：「爹，咱們仍然穩如泰山呀！」

劉世芳道：「西門風是去買牛羊的呀！」

「快樂幫主」道：「岳父大人呀，我與西門風一起去信陽，我去是因爲那裡上千兄弟要見一見我這個年輕而又新上任的當家，我非去不可！」

劉世芳道：「你太年輕，他們會服你？」

「快樂幫主」道：「他們擺下三道關，叫我去闖！」

他笑笑又道：「一般人是不敢闖，我却十分平常！」

劉世芳道：「他們必然服你了！」

「快樂幫主」道：「不錯！」

他頓了一下，又道：「岳父大人呀，我與西門風在去信陽途中遇上了少林悟明大師，他老人家好可憐，他乃是我的三師叔呀，教過我的武功，他……靠在門邊伸手要吃的，而我却坐在店中吃喝！」

他有些黯然的又道：「岳父大人呀，三師叔已瘦得不成人形了！」

劉世芳道：「爲何不帶回劉家寨呀，咱們不多他一位老人呀！」

「快樂幫主」道：「他老人家要把一把老骨頭送回少林，五十多年少林日子，嵩山已是他老人家的根了，於是，我把買牛羊的一百兩銀子送他老人家！」

劉世芳一聽之下，雙目一亮，道：「好，送得好，眞是我的好女婿！」

「快樂」道：「岳父大人呀，你不會生氣吧？」

劉世芳道：「你若不給送我便生氣了！」

「快樂」道：「岳父大人，這牛羊……」

「你等等，我叫太平去取，劉家寨少不了百兩銀子，我也看開了，這種生不帶來死帶不走的阿堵物，只要用在刀口上，我劉世芳絕不心痛！」

他對一邊的劉太平道：「快去

再取一百兩銀子來，交與你妹夫，有牛有羊好過冬！」

劉太平笑了！

「快樂」也笑了，只不過苦笑的意味很濃！

「快樂幫主」經過西門風這次事件，他便提高了警覺，因爲滿州辮子兵衝散了流寇們，這些流寇沒走遠，仍在這信陽城附近活動，他如果再派一個人前往信陽城去買牛羊，只怕牛羊在半道上就會被搶光。

就在「快樂幫主」剛走進廂房中，他發現「閃電刀」趙打雷與李士雄二人正與石長老相互哈哈笑，三人見「快樂幫主」進來，立刻對「快樂幫主」點着頭。

趙打雷嘿嘿一笑，道：「『快樂幫主』！」

「快樂幫主」道：「在下不敢，叫我『快樂』就好。」

李士雄已拉住「快樂幫主」道：「你去了信陽城？」

「快樂幫主」點點頭，道：「我去了，爲了幫中之事。」

李士雄道：「唉，怎不告訴我一聲，咱們一起走一趟信陽城。」

「快樂幫主」道：「李二叔有事？」

李士雄道：「你岳父打算往信陽城住過這個冬天，所以我要去看看有沒有好住的地方。」

「快樂幫主」道：「何必定要搬走？我這就要去買牛羊了。」

趙打雷道：「我來就是要討這差事，我不能等着白吃白住，花子幫守寨門已經夠辛苦了，如今又傷了人。」

「快樂幫主」一笑，道：「不管怎麼說，我們三人去信陽城，我也不打算派別人去了，我自己走一趟。」

石不悔道：「好呀，老夫的傷也好了，應該去活動活動了吧！」

這四人相視一眼，然後便是齊聲大笑。

於是，四個人立刻往外走，只見劉世芳也跟着走出二道門，他撫髯一笑，道：「怎麼了，四位這是要出門了嗎？去那裡？」

石不悔道：「咱們去信陽城瞧瞧，順道趕回牛羊來。」

劉世芳一怔，道：「你四位一去，我這劉家寨力量就不夠了呀！」

石不悔道：「劉寨主，你放百二十個心，如今流寇們全都被衝散了，一時間他們還難以再成氣候，咱們此去也不過三兩日就回來。」

劉世芳只得叮囑四人早去早回，並且轉回後寨爲這四人取了乾糧路上食用。

「快樂幫主」在寨牆上好一陣叮囑，花子幫的人自然是個個的小心把守了。

不料就在這時候，忽見劉翠花與李小小，還有個席大紅，三個姑娘奔上寨牆來了。

三個姑娘似乎是豁出去了，立刻圍上「快樂幫主」。席大紅冷冷道：「還要走呀！」

「快樂幫主」道：「去買牛羊呀，咱們過冬要吃的。」

李小小道：「什麼你都親自去，我看這幫主不幹也罷，早晚會把命喪了。」

劉翠花道：「是呀，咱們不打算未過門就做了什麼倒楣的望門寡婦。」

三個人眞的是齒俐如刀舌巧如信，當時就把個「快樂幫主」楞住了。

石不悔却哈哈一笑，道：「『快樂幫主』呀，哈……」

趙打雷道：「唉，你就別去了，我教你一件妙事，你就在寨中快安排。」

「快樂幫主」道：「何事？」

趙打雷拉過「快樂幫主」道：「你過來！」

「快樂幫主」跟上趙打雷，二人到了寨牆邊，也不知趙打雷說了什麼話，聽得「快樂幫主」直點頭。

「眞的？」

「親眼所見。」

「好，我也照樣的暗中準備，我就不去信陽州了，有關買牛羊之事，我們石長老到了信陽城自有兄弟出力。」

趙打雷道：「老夫知道花子幫是個大組合，我相信牛羊必會很順利買到。」

「那就偏勞了。」

他對申屠雨道：「放繩！把兔子王與竹竿李二人再找來！」

申屠雨一面命人去找兔子王與竹竿李二人，一邊把繩子垂向寨外面。

趙打雷與李士雄二人已經沿着繩子滑落在寨外面，石不悔一把拉過「快樂幫主」，道：「趙打雷同你說些什麼？」

「快樂幫主」道：「石老，趙大俠有兩個大仇家，其中一人就是李自成身邊的死士吳亮，姓吳的並未與李自成一同死掉，他逃了，而且也是往這個方向逃來，趙大俠怕的是行踪已爲流寇們知道他來劉家寨而把姓吳的引來，他教我如何防守寨子，他會很快的再回來。」

石不悔點點頭，道：「難怪這老小子突然來到這裡，原來他是有目的呀！」

「快樂幫主」道：「詳細情形咱們不知道，他教我的一招，我以爲太管用了。」

石不悔道：「你留下也對，我去去就回來。」

便在這時候，竹竿李與兔子王奔至寨牆上，「快樂幫主」立刻吩咐：「你二人去信陽，一路侍候三位老爺子。」

兔子王與竹竿李忙點頭，隨後也落下寨牆外。

兔子王與竹竿李已是數次去信陽城了。

* * *

這是災荒之年啊，有吃的就不容易了，誰家有牛有羊，那是很引人注意的。

花子幫的方大鵬很快就知道信陽城北的兩家菜園子養了一頭牛，城西的十幾家回子養了許多羊，至於想去城外找就難了。

這便是整個信陽城中僅有的一頭牛，就拴在菜園井邊的葡萄架下面。

信陽城中不是沒有牛馬，實因官家缺糧，被官家强行索去了。

花子幫的「快樂幫主」臨去吩咐方大鵬，要他幫着西門風買牛羊，方大鵬幾乎是拍胸脯保証沒問題，然而當他把這件事吩咐下去，兄弟們楞住了。

* * *

城隍廟前的炭火溝已修塡平整，林子裡的狗血也洗淨，花子幫的兄弟們又把城隍廟前恢復舊觀，大伙吃了狗肉喝了酒，睡到第二天才分手。

方大鵬這兩天可傷透腦筋了。

先是，他把堂中兩個最俏皮的兄弟八哥劉與缺嘴丁二人找來。

「八哥劉，你同缺嘴丁二人一對寶，你們對幫主立功的時刻到了。」

八哥劉笑笑，道：「堂主，別看咱們幫主年紀輕可功夫中，(豫西人說行是中)，你看人家在半空中翻的觔斗多俐落，細竹棒用力那麼往上一頂，嚄，百斤多重的竹籤機關也不動了，再看人家一手打狗棒法，堂主呀，出神入化，你還是不中呀！」

方大鵬道：「喂，八哥劉，你怎麼開了口就忘了閉口，可你知道有句話怎麼說？」

「什麼話？」

「巧嘴八哥說不過潼關去。」

呵呵一笑，八哥劉道：「堂主，武功我不行，動嘴我在行，莫非有事需要我動這張嘴？」

方大鵬道：「果然被你猜中了，哈！」

「哈！」八哥劉得意的笑，因爲他的嘴巴也有立功的時候。

他拍拍胸脯道：「堂主，吩咐吧！」

方大鵬把手一抬，道：「你等等，我再問問缺嘴丁！」

缺嘴丁道：「堂主，你用得我呀！甚麼好事遇上我是準砸鍋，你不怕我壞了你的大事情？」

方大鵬道：「就是要你跟着八哥劉去壞事情！」

缺嘴丁笑了，他那張嘴巴上缺了口，說出話來帶出氣，宛似長了一根大扁舌，不仔細聽還以爲他在喝片兒湯，發出噗噗嚕嚕响！

「堂主呀，吩咐吧，你要我損人我損人，損得這人想入地也無門，你要我去駡人，我駡他祖宗十八代還兼他十八代的老親家！」

方大鵬忍不住道：「眞缺德！」

缺嘴丁笑道：「缺德也是爲立功呀！」

方大鵬道：「好，我把你兩人找了來，是要你兩人去城北的菜園去！」

八哥劉急問：「去菜園幹甚麼？拔菜？」

方大鵬道：「拔菜幹甚麼，花子不必當偸兒，花子順手拿了走，那不是在幫的花子！」

缺嘴丁道：「奶奶先人臭狗屎，牛鬼蛇神不要臉，誰知誰在幫不在幫！」

方大鵬道：「閒話不必多說，我叫你兩人去找菜園的主人，請他把他的老黃牛賣咱們！」

八哥劉笑道：「妙，昨日吃狗肉，今天咱們進步了，吃牛肉呀！」

方大鵬道：「吃屎，牛肉輪不到你吃！」

八哥劉道：「那要買的甚麼牛？」

方大鵬道：「幫主吩咐的，這一兩天就來把牛牽，來的人乃是西門風護法！」

八哥劉道：「那得快去辦，堂主，咱們去城北菜園了！」

方大鵬道：「聽說菜園主人不賣牛，官家也不答應，誰要他的牛，就連他的老命一齊宰，所以至今信陽城中只有他這麼一頭牛，你兩人有沒有辦法？」

缺嘴丁道：「他不賣，我駡他祖宗十八代！」

方大鵬道：「動口不動手，你兩人去吧！」

缺嘴丁一笑，道：「我會吹笛子，娘的，必要時我對牛吹笛！」

方大鵬笑道：「去你的，我等你們好消息！」

缺嘴丁與八哥劉兩人哈哈笑着走了！

看樣子他兩人似是有把握似的！

* * *

勾春過來了，廟門口的牌樓下，他坐在方大鵬身邊，道：「方堂主，人手齊全了嗎？」

方大鵬道：「我已把缺嘴丁與八哥劉兩人派去菜園子了，他兩人去買牛！」

勾春道：「西門風還不見來，莫非事情有變？」

方大鵬道：「我也正在奇怪呀，應該早就到了，難道西門護法自己去找牛羊買？他找不到的！」

勾春道：「眞也可悲，災荒之年呀，連牛羊都不易買到手！」

他頓了一下，又道：「誰去買羊？」

方大鵬道：「我是在等西門風，他到了我陪他去買羊，西城下的回子們有！」

勾春道：「回子們早就把羊圈起來不賣了，他們在敎的也要過年用的，他們便是羊肉攤子也收起來了！」

方大鵬道：「要是這樣，咱們還得早早準備了！」

勾春道：「方堂主，你看着辦吧！」

方大鵬立刻又呼叫：「快活谷與黑心石呢，把他兩人快快找來！」

花子幫傳話是專長，沒多久，快活谷與黑心石兩人奔到廟門前的牌坊下！

那黑心石見了方大鵬，道：「堂主，你找我？」

方大鵬道：「也找快活谷！」

黑心石道：「堂主，我與老谷穿不上一條褲子，娘的，他甚麼事情都先笑，我操他姐他也先笑，他呀，過份的快活了！」

快活谷還眞笑，他還笑出聲來，似乎黑心石罵他，他還滿高興的！

快活谷笑着道：「你要操我姐，那中，你去操吧，我姐姐還未出世吶！」

方大鵬也笑了！

勾春道：「別胡鬧了，你們聽堂主叫你兩人幹的甚麼活兒吧！」

方大鵬指着城西，道：「去城西，設法買上幾頭羊！」

黑心石道：「幾頭？」

方大鵬道：「四五頭，五六頭，七八頭也可以啦！」

快活谷道：「到底要幾頭？」

方大鵬道：「能買幾頭買幾頭！」

快活谷笑笑，道：「簡單啦，咱這就往城西去！」

他猛回頭，吃吃笑道：「黑心石，你怎麼不走？」

黑心石道：「走就走，你是前頭我跟後！」這兩人還眞的一邊逗一邊往城西走了！

* * *

信陽城北的兩家菜園子，這年天不下雨地面乾，可這裡的一口井却不見底，兩個菜園還眞大，井邊還有個葡萄架！

此時初冬了，葡萄架上的葉子早被寒霜殺落一地，便井裡也有葉子漂！

附近的兩間茅屋，屋門口拴了一條老黃牛，那牛臥在地上還磨牛牙吶！

屋子的門口還坐了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蒼頭，手提着一管旱煙袋，有一口沒一口的吸着，那牛的尾巴不時的往老者身上甩一下！

就在這時候，嚄，附近响起竹板聲，打蓮花落的花子二人走來了！

聽吧，竹板敲打得可眞响，牛也轉回牛頭來望，牛還站起來了！

也許這牛有預感，要他牛命的人來了！

* * *

「哎！打竹板，抬頭看，小子來到大菜園！」

「哎！這片菜園眞不小，有豆苗、有蘿卜，還有大葱小白菜！」

「哎，這樣菜，那樣菜，還是老牛最可愛！」

「吽！」

好一聲牛叫，可把老人氣火了！

「喂，要飯的，你要飯要到菜園來了！滾！」

「哎，打竹板我笑哈哈，老人家你發火啦，小心吶，火氣攻心會死人！」

「哎，老人家，開心吧，長命百歲你是大好人！」

老人氣唬唬的道：「幹甚麼來的？」

「哎，打竹板，老人家你問對了！」

「哎，老人家，你聽好，小子是來向你討件寶！」

老人叱道：「呶，桶在井邊，想喝井水自己淘！」

花子道：「老大爺，我不是喝水來的呀！」

老人吼叱：「這裡除了井水沒有甚麼寶！」

「哎！打竹板，我怎麼表，你老身邊就有寶！」

「哎，那隻老牛就是寶，老牛早已快死了，小子看牠落牛毛！」

「哎！你老趁機快賣掉，別等牛死剩牛皮！」

「哎！老大爺，想一想，牛死沒賺多難看！」

「哎！老大爺賣牛吧，賣牛有得賺，死牛你悲慘！」

「哎！我說的話你不信，過午老牛就完蛋。」

「哎！老大爺，你發慈悲，何必等着牛完蛋。」

「哎，老大爺，賣了吧，不賣你是老老老渾蛋。」

「叭！」

「哎唷！」

八哥劉猛回頭，他衝着踢他的缺嘴丁，道：「他娘的，你怎麼踢我屁股？」

原來不是老人踢的。

缺嘴丁指着老人吼道：「你看看，你怎麼罵人呀？老人家氣得臉焦黃，快癱在地上了。」

八哥劉一驚：「哎唷，牛沒死他老先死呀！」

老人吃了火藥似的暴吼一聲：「滾！」

老人吼着，又道：「他娘的老皮，今天撞着鬼了。」

八哥劉一笑，又打起蓮花落來了。

「哎！打竹板我笑啦，城隍廟是我家。」

「哎！老人家，城隍廟是幹什麼，都怕小鬼到他家。」

「鐵鏈一鎖拉上堂，蒸煮炒炸剝皮抽筋全有啦！」

「老人家，你怕不怕？」

老人直瞪眼，老眼昏花的直往城隍廟內瞧去。

缺嘴丁道：「八哥劉，你別要嘴皮了。」

八哥劉道：「怎麼了？」

缺嘴丁道：「瞧瞧，他是怕咱們搶走他的牛，拴牛繩子套在他自己的脚踝上了。」

八哥劉洩氣了。

缺嘴丁道：「再想辦法呀！」

他自懷中摸出個小竹笛，一屁股坐在牛一邊，嚄，他還眞的吹起曲子來。

那地方有名的曲子兩三首，什麼「三上轎」、「深閨怨」、「穆桂英掛帥征遼東」……

這缺嘴丁眞妙，天生缺口處漏風，吹得還眞引人入勝，抑揚頓挫高低分明，哭腔吹得你掉眼淚，人才呀！

只可惜他吹了半天一瞪眼……

猛然一聲「哎呀！」

缺嘴丁身子立刻往外滾去，因爲他被那老牛踢了個就地滾。

再看老人，坐在門檻上睡着了。

缺嘴丁怒叱道：「娘的，對牛吹笛不領情呀！」

八哥劉道：「丁兄，這個任務難辦了。」

缺嘴丁道：「咱們回去吧，堂主那兒等挨罵了。」

他二人臨走還不甘心，八哥劉邊走邊又敲起竹板來。

「哎！打竹板，一聲嘆，今天難把事辦完，過午咱們再來纏。」

「老人家，你睡吧，小心小子來牽牛。」

老人根本沒有睡，閃閃眼睛不理那二人，此刻聽了這幾句話，立刻精神來了，眼也睁大了。

老人家提了小桶水去餵牛，自言自語的道：「王八蛋，花子要不到吃的，主意打到我老人家牛身上來了，操！」

牛把水喝過，老人家把牛牽進茅屋裡，老人家「砰」的一聲關上門，人牛都不見了。

* * *

往城西，經過大街走小巷，那條小巷直通一座清眞寺，清眞寺空蕩蕩的，看上去有些過份的莊嚴，可也是附近回回朋友們的「大敎堂」。

天才剛傍晚，正是羊入圈的時候，小巷中來了兩個人，是花子幫的快活谷與黑心石二人來了。

這二人來了小巷轉彎處不走了。

快活谷笑問黑心石：「喂，老石，你有什麼好主意，要人家賣給咱們幾頭羊？」

黑心石道：「我正要問你吶！」

快活谷道：「妙，咱們都沒主意了。」

黑心石道：「你是幹什麼混吃的？」

快活谷道：「明知故問呀！」

黑心石道：「我當然知道你是耍口技伸手要飯的。」

快活谷道：「你的意思又是什麼？」

黑心石道：「等一等牆邊放羊的回來時候，娘的你先上，動動腦筋叫羊聽你的。」

快活谷笑了，道：「我明白了，你叫我學羊叫呀！」

黑心石道：「堂主找來咱二人，咱二人就不能叫堂主失望，是不是？」

快活谷笑笑道：「一點兒也不錯。」

黑心石道：「所以你要拿出看家本領來，堵住羊兒別再叫羊兒往回跑。」

快活谷道：「然後呢？」

黑心石道：「然後咱們才好談價錢呀！」

快活谷道：「要是回子不賣羊呢？」

黑心石咬牙，道：「我就開始同他們泡，叫他們誰也別安寧。」

快活谷笑道：「怎麼了，你打算坐在巷子裡面擂磚呀！」

黑心石道：「我的磚頭也帶來了。」

他拍拍腰上掛的「道具」，嗨，那看上去就是個磚，但實際上是用一塊紅木做的假磚，只在上面塗些磚灰而已。

黑心石是個矮胖子，腦袋前面有刀痕，粗聲一叫狗也會嚇跑，他腋下挾了一個兒臂粗的吹火筒，那當然不是用來吹火的。

那個竹筒兩尺長，吹出聲音嗚嗚响，老式的輪船開航前，船上先拉汽笛響，呶，黑心石吹竹筒便是那聲響。

黑心石只要坐在路上吹起那聲音，誰都知道是擂磚砍頭的叫化子來了。

那個人也明白，這是强索銀子的，給的多了他謝謝，給的少了他仍流血，出了人命這一帶的人家都倒楣。

誰也不願惹是非，花錢消災吧，當然是由大伙湊錢請這位不要命的花子大哥早早滾蛋了。

* * *

相反的，快活谷就不一樣了。

快活谷是玩口技的，那年頭靠吹口技討飯的人也不少，但能把口技吹得像快活谷一樣妙的人眞是少之又少。

快活谷吹口技樂了別人也樂了自己，所以他常常笑，當然，別人聽了也會笑。

快活谷吹什麼像什麼，那地方有句話，二八月來了狗孵蛋，公狗母狗賽神仙。

這是因爲一年之中只有二月八月狗才交配，快活谷只要在暗角學母狗叫，不一會兒準會跑來幾隻公狗，然後他挑黑狗偷殺，黑狗肉好吃。

* * *

現在，快活谷不學狗叫了，他坐在小巷學羊叫。

因爲正有十多隻羊過來了。

快活谷阻路學羊叫，那十多隻羊不走了，十幾隻羊回頭跑。

趕羊的是個中年回回，他身邊還有個小女孩。

趕羊的長鞭攔不住羊，火了，對着花子快活谷叫道：「喂，好狗不攔路，快走開！」

走開？叫誰走開呀？

快活谷仍然口中學羊叫，「咩咩」之聲比眞的羊還像羊。

小女孩還掩住嘴巴笑：「眞好玩！」

中年回子見羊不敢從快活谷身邊過，不由惱怒的大叫：「喂，你這是幹什麼的，走開呀！」

這時候黑心石上前，道：「在教的兄弟呀，你只要答應賣咱們幾頭羊，我這兄弟就讓路。」

中年回子一瞪眼，道：「買羊？你們？」

黑心石道：「是呀，我們怎麼了？」

中年人回頭冷笑，道：「買得起羊也不用討飯了，娘的皮，滾開！」

黑心石直截了當的道：「你不賣他不走，你的羊又回頭了！」

「娘的，買霸王羊不是？」

黑心石道：「隨便你說了！」

他對快活谷道：「你別起來，羊叫聲再高一點！」

快活谷果然又是山羊叫，又是綿羊嗥，羊羔子也有了，他這些本事全用上了！

看吧，十幾隻羊又是跳又是叫，沒有一個敢衝過！

回子也奇怪，爲甚麼這花子學羊叫，羊就不敢自他的身邊過呀？

羊在小巷擠，快活谷在巷中坐着吹口技，那黑心石還在對回回道：「賣幾頭羊吧，在教哥！」

終於，中年回子冷笑了！

他走近快活谷，道：「你他娘的不會邪法妖術，你如果會妖術也不會討飯了！」

他只一說完，忽然出手抓起搭在快活谷手臂上的那根打狗棒，用力的擲向來路！

「叭」的一聲，打狗棒落在七八丈遠處，嚇得那十幾頭羊立刻往這面狂奔而來，刹時越過地上的快活谷，差一點把快活谷撞倒在地。

「哈……」小女孩拍手笑起來了！

原來不是快活谷學羊叫阻住羊，而是他手上有根打狗棒，帶頭的羊怕挨棒便回頭逃，別的羊當然跟着逃了！

眞快，又有一批羊趕來了！

快活谷立刻又學羊叫，嗨，這批羊不聽他的叫，擠擠蹭蹭的過去了！

趕羊的一共有三個年輕人，對着快活谷淡淡笑，其中一人冷笑道：「我的肚子也沒飽，你學羊叫白叫了！」

快活谷聽得一瞪眼，氣得半天未開腔！

* * *

「嗚！嗚！嗚！」

嚄，天就快黑了，黑心石便在此時發動了！

「老爺喲，太太喲！嗨！」

黑心石邊叫邊學磚，當然是他的那塊假磚。

就聽他「嘿」的一聲，緊接着一聲聲嚇人的「叭叭」聲，只一看，他把磚往他的胸口擂，聲音是淸脆的響！

只可惜他擂了半天沒反應，一個人也沒出來看！

黑心石火了，他大叫：「老爺呀，太太呀，來吧，你們出來看死人吧！」

「嘿……嘿……」兩聲起處！

嚄，好利的一把刀已戳在黑心石的腦門上，立刻鮮血自他的頂門流下來，那把小刀仍然戳在頭上沒取出來！

黑心石玩命了！

一邊只有個快活谷！

快活谷左看右瞧不見人，他大聲的叫起來了：「喂，這兒有人自殺了，血流成河了！」

他叫了幾聲沒應的，不由提高聲音叫：「你們這兒死人了啦，你們這批騷回子心狠呀！」

忽然隔牆傳來蒼老聲，道：「要飯的，別叫了，這年頭死個人有甚麼好叫的，天天都餓死許多人，滾！」

只這麼幾句吼，黑心石也起來了！

黑心石抓住快活谷道：「走，娘的，我有主意了，咱們同他們玩陰的！」

快活谷道：「休忘了，不偷不搶是好人吶！」

黑心石道：「回去見了堂主再說！」

兩個人拔腿走出回子窩的這條小巷，急急忙忙的奔去城北的城隍廟前，這兩人剛走到石碑坊，才發現幾棵老松樹裡一堆人！

快活谷的眼最尖，立刻發覺是兔子王與竹竿李兩人陪着老幫主坐在裡面吶！

方大鵬與勾春兩人對面坐，十幾個小頭目弟兄也圍在一起來了！

原來石不悔與兔子王竹竿李來了。

趙打雷與李士雄兩人也來了，只不過他兩人各自去辦自己的，晚上住客棧了！

* * *

快活谷拉過黑心石，兩人奔進林子裡，立刻齊聲叫：「老幫主呀，兄弟想煞你了！」

石不悔擺擺手，一笑，道：「是要口技的呀！」

他忽然一瞪眼，指着黑心石的臉，道：「你流了不少血呀，有吃就算了，何必玩自己！」

黑心石道：「老幫主呀，咱們不是去討飯，去那回子們住的地方找羊的，唉，他們眞狠心，看也不看我！」

石不悔冷冷道：「一碗剩飯也不給？」

「沒人出來看！」

石不悔冷冷道：「方堂主，咱們不是好欺的吧？」

方大鵬道：「是呀！」

石不悔道：「正點子不上路，歪點子一籮籮，我在信陽等兩天，一切看你去辦了！」

方大鵬道：「長老呀，咱們又不是去搶牛羊，咱們也花銀子買，你老放心懷，我這裡自有應付！」

他向石不悔告個罪，拉過勾春走出了人堆。

方大鵬也把買牛的八哥劉與缺嘴丁找了來，再加上快活谷與黑心石，六個人可就打起商量了！

方大鵬道：「咱們不能叫老人家對咱們失望，勾大夫，你有甚麼好主意讓老人把牛賣？」

勾春想了半天才發笑了！

他這一笑，方大鵬立刻喘了一口大氣！

「有了？」

「不錯！」

「有我出力的嗎？」

「有，咱們不是要殺一條黑狗孝敬老幫主嗎？」

「是呀！」

勾春笑道：「黑狗血留一盆，把黑狗毛也弄一些來，立刻交他兩人去辦事！」

一邊的快活谷道：「黑狗血幹甚麼？」

勾春道：「去，暗地裡把黑狗血塗在羊身上，黑毛也滲上，然後你就叫，說有人把猪血塗在羊身上了，那些回子們一聽是猪血，必然氣得臉泛青，這羊他們自然會當成髒東西來處理，這羊就賣定了，哈！」

「哈！」方大鵬也大笑，道：「高，我這就叫他們去接上一袋子黑狗血給你兩人帶去！」

黑心石道：「堂主呀，買羊要銀子呀！」

方大鵬道：「銀子有，一頭算他五兩銀子吧，弄上六頭也不過三十兩銀子！」

他提的袋子就是裝的銀子，也是由兔子王他們帶來的，他立刻取了六個銀錠，道：「就是六頭羊吧，別的羊你們可別塗！」

這兩人一路走還商量，由誰下手當壞人，因爲壞人要挨揍，當然不好受！

最後還是黑心石當惡人，因爲他有理由當惡人，他在此處要飯沒人理，他白白流了血也挨了磚！

當然，這好人便是由快活谷幹了！

* * *

勾春又對八哥劉與缺嘴丁道：「取五十兩銀子去城北菜園買牛。」

缺嘴丁道：「老頭死頑固，他好像把那隻牛當成他的老伴一樣了。」

勾春取了一包東西交在缺嘴丁手上，道：「去吧，你應該知道怎麼用。」

八哥劉還問：「什麼？」

勾春道：「別問了，臨場動作要配合，別再空手回，老幫主就失望了。」

方大鵬道：「唉，這是荒年呀，如是在汴梁或許昌，這些牛羊又算得了什麼呀！」

方大鵬有感傷，勾春也同樣的有，汴梁城的大春堂藥舖關門了，人們吶，沒銀子看病也餓死不了人，想着幾年前，大春堂天天進帳幾十兩白銀，怎麼也想不到如今要逃外鄉。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財神賭坊是「太平天國」的人開的，楊秀清也會來這裡消遣，小余、上官羽得張壽作綫人，來到財神賭坊和楊秀清共賭，小余以東海「漁火幫」少幫主身份亮相，雙方豪賭。清廷派出供奉公治天緝捕楊秀清，由毛不凡父子作綫人，此時小余等已贏了一千萬兩，見他們打成平局，願意插一手協助公治天，又多得幾百萬兩，可以多救助火坑中的婦女……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一綫希望　情比金堅

無論如何，小余和秦蝶曾有過一段。

洪宣嬌（秦蝶）本爲楊秀清的內定王妃，自傅善祥中了女狀元而被楊秀清收爲禁臠，楊對洪宣嬌即十分冷落。

洪宣嬌向「天王」洪秀全告狀，說楊有篡位的野心。

事實上洪秀全早知楊有此野心，因爲最近一次楊秀清以「天父附身」的把戲，要洪把王位讓與他。

教徒對宗教有「正信」的人很少，大多是利用宗教達到私心和目的。楊秀清以「天父附身」的神話來奪權，洪只有虛與委蛇。

因爲那時天京勤王的武力不如楊秀清的人多。

楊曾拷打洪宣嬌，且要她向傅善祥跪一天一夜才放回，洪宣嬌發誓今生要報此仇。

這工夫公治天又出了聲，以「蟻語蜨音」道：「老弟，楊秀清的人頭買了，但只有五百萬兩。」

小余道：「先付款，後辦事。」

「老弟不會拿了錢不辦事吧！」

「放心！在下和毛氏父子不同。」

「一言爲定！」稍退數步即擲來一個紙團。

小余展開一看，共五張銀票——五百萬兩。

小余對上官羽說了，上官羽大樂，道：「這下子可發了財哩！」

「別忘了，咱們是要去救人的。」

二人一出手，楊秀清這邊再厲害，人再多也差得太遠，小余連續施出雷霆萬鈞的三絕招。

楊秀清那是他的敵手，尤其這次小余去見恩師，鳳先生幾乎是傾囊相授，連拓拔崑崙也全都掏了出來。

楊秀清道：「老弟，你怎麼幫起滿人來了？」

小余道：「滿人統治天下已久，奇捐苛稅比明朝還好得多，至於說『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固然狠了些，但每個朝代的興起，殺戮總是不免。試問一旦『太平天國』成了大事，中國會不會變成洋人的天下？你派人南下兩廣，選了數千名男童，儘行閹割，存活者只有百十八，而受你寵愛者僅五七人。試問，你們『太平天國』又爲中國人帶來什麼？不過是借洋教愚民，達到奪取江山的目的而已。」

這當然是以「蟻語蜨音」說的。

楊秀清被小余扣住了脈門，倒在地上。

楊秀清自知凶多吉少，還是保命要緊，低聲道：「老弟，放我一馬，我願交出一億兩。」

「在哪裡？」

「新野縣長生堂葯房洛掌柜的代爲保管。」

「我怎知你的話是否可靠？」

「一字不實，把我斬成三段！」

小余點了他的穴道。

公治天抱拳道：「老弟，還是你成。」

小余道：「銀貨兩訖，在下已無責任了。」

這工夫他向伏在暗處的秦蝶眨眨眼，秦蝶疾撲而上，她花了兩百萬，要的是楊的人頭。

只不過人頭如被她取走，怎能証明這具屍體就是楊秀清，秦蝶掄鐝向楊秀清的死穴上點去。

場上有點亂，因爲目前他們是在這偏院中動手。

誰也沒有看清，這一鐝有未點中？

却只發現躺在地上的楊秀清一躍而起。

公治天還以爲是秦蝶以鐝解了楊的穴道呢。

他們本來都是「太平天國」的人。

傳說「太平天國」內訌，「東王府」一炬成灰，楊秀清和傅善祥都被燒死，這話當然不實。

楊秀清立刻就上了牆頭。

這工夫小余已招呼上官羽及張壽離去。

上官羽暗暗盯上了楊秀清。

稍後，小余却非常驚喜地遇上了辛沁。

「阿沁，妳不是在恩師處由拓拔前輩爲你治病嗎？怎麼又到這裡來了？」

辛沁道：「江大俠說，叫我來看看你，他們都知道你想念我，而又不敢去看我……」

「我當然想妳，可是妳治病更要緊。」

「不要緊，哥，也許我的病可以治好。」

「是誰說的？」

「拓拔前輩說的。當然，他是說『也許』！」

少年夫妻老來伴，年輕人在一起，最迫切的事就是上床，他們上床不僅僅是爲了作洩慾的遊戲，那是一種「利他」的奉獻或靈魂的契合。

他們都希望自己毫不保留地奉獻，而使對方得到最大的慰藉和快樂，也唯有使對方快樂，他們自己才快樂。

小余興奮過度，動作就稍粗野了些。

辛沁哼了幾聲。

也許十來天沒玩這遊戲，總感覺辛沁的內部很緊。

他想不通，也許是由於她痛而無快感吧。

沒有快感，自然就不會有分泌的液體了。

無論如何，這是他夢寐以求的樂事。

這一夜，他們竟有三次。每一次她都呼痛。

「怎麼啦！阿沁……」

「哥，你不要管我……」

小余倦極而眠，她却偷偷地把下身的血漬拭淨。

第二天小余在近午時才醒來，枕邊還有茉莉花的香味。

不見阿沁，連叫數聲，才看到桌上留了紙條。

是這樣寫的：「我來就是爲了解你渴思，但不能久留，我要回去繼續治病，過些日子我再來看你，你不必回到令師處去了……」小余很感動，也悵然若失。

入厠時，他隱隱看到那東西上有些淡淡的血漬。

這很像處女膜上的落紅，那是淡色的血。

「可是阿沁早已把童貞交給了我，昨夜怎麼會有血呢？不是她嗎？那怎麼會？天下那有如此相似的人？」

况且，茉莉花香味就是阿沁的招牌。

那淡淡、雋永的幽香，立刻能勾起他們相聚、狂歡或纏綿時的一切情景，香味是美妙回憶的導體。

小余以爲，雖然聚少離多，但爲了治病，也只好忍耐了。

這工夫張壽趕回聯絡。

原來上官羽跟着楊秀清，踩上了線，叫他回來報告。

不久前小余並未點楊秀清的穴道，他要把楊秀清的私蓄全弄到手，救那些陷入火坑的女人。

因此，秦蝶往上一撲，現場上大亂。

只見她掄鐝向楊秀清身上猛戳，楊秀清就一躍而起，有未戳中，幾乎無人看清。

這麼一來，小余也就算是向公治天交了貨。

小余已拿了他的銀票，把楊秀清制住放在地上。

是公治天的動作慢了一些，而被秦蝶搶了先。

而秦蝶也花了兩百萬兩，却也沒有得手，她却很聰明，猜想是小余未點楊的穴道所致。

要不，爲何剛點了穴道竟能躍起逃走？

秦蝶未追上，公治天却追上了。

兩人力拚，上官羽在暗中監視，張壽回來報告。

在上官羽來說，他心目中清廷和「太平天國」都差不多。小余還未到，毛氏父子兩人却又到了。這兩人眞絕。

他們不成氣候，却硬要插上一

脚，而且是非不分。

兩人出手協助公治天，道：「公治大俠，本來這檔子買賣是該由我們父子和你談的，那兩個小子攪局，現在我們父子兩人還是不變初衷。」

公治天心想，只可惜你們手底下太差了。

只不過公治天並未出聲。

此時此刻他也需要他們父子帮忙而速戰速決，只怕時間久了，楊秀清的人趕來，當然楊秀清也怕公治天的人趕來。

毛氏父子一上，楊秀清的均勢就沒有了。

不久，楊秀清被公治天擒住。

這在公治天來說，鋒頭可就出大了，滿清差點亡在「太平天國」手中，若非曾國藩等漢人大臣運籌帷幄，只怕滿清也差不多亡了。

這話一點不假。

當曾國藩的湘軍包圍了「翼王」石達開的殘餘，苦戰七晝夜，「翼王」被擒。

曾國藩夜審「翼王」，石達開暗示，只要曾國藩放他一馬，饒他不死，他仍可號召二十萬大軍，爲曾國藩打天下，扶他坐上龍椅。

那時曾在桌上手指蘸着茶水寫了個「謬」字。

因爲曾是個遵守所謂「道統」的人。

以那時滿清在風雨飄搖的情況來看，北京只有少許御林軍，可用之兵全部派出，曾要奪大清的江山，取而代之，可謂易如反掌。

只可惜石達開找錯了對象，也可以說清朝氣數未盡。

小余快趕到時，正好楊秀清倒了下來。

毛氏父子大樂，毛不凡道：「公治大俠，我父子對捉拿欽差有功，作官嘛！我父子不是料子，你就看着賞吧！」

正好公治天的部下趕到，公治天抬抬下顎，部下已向兩毛撲上，五對三，未出二十招，老毛挨了四掌，小毛挨了七掌，先後倒下。

公治天叫部下挾起楊秀清離開了現場。

這工夫小余和張壽才趕到。

若非張壽的腳程太慢，小余早就到了。

小余叫上官羽再盯上公治天，小余自己要去印証楊秀清所說的新野縣城那家藥舖子中，那位掌柜的，是不是代他保管了一億餘兩白銀？

至於張壽，小余派他去救那些少女，並要他把一個一個的名字，一筆一筆的贖金都列出清單向他交代。

張壽道：「爺，您放心！我一生作盡壞事，承您不殺，早已痛改前非，正好趁此機會作些好事贖我的罪孽。您放心，帳目會清清爽爽，一文不少。」

「最後我也會送你筆錢，回家鄉去作個生意，以享天年，不會讓你白忙的。」

「多謝爺們的大恩……」跪下磕了三個響頭。

小余交他三百萬兩銀票。

當然，在目前還不敢一下子交他太多，萬一沒救人拐款逃走了呢？救人如救火，這是有時間性的。

約定用完之後再見面的地點而分了手。

毛氏子重傷倒地，但他們不能躺在此處。

毛不凡道：「兒子，能不能把我扶起來？」

小毛道：「我比你還重些，誰……誰來扶我？」

毛不凡道：「兒子，咱們父子眞衰！」

小毛哂然道：「像咱們父子，正是應該有此下場的……」就在這時，一邊黑暗的林中突然傳來了細小而清晰的特異歌聲。

兩人對這種歌聲十分敏感。

只見兩團黑霧飛滾而來，到了兩人身邊發出能使人心尖痙攣的怪笑聲。

二毛隱隱可見霧中模糊的影子，那是個頭的比例是全身的三分之一，怪眼生在雙頰下，好像沒有脖子，身上的皮很鬆呈灰褐色。

指甲很長，舌頭也很長。

他們伸出舌頭，各自在二毛身上舔着，發出「刷刷」聲。

每舔一下，連衣衫帶皮膚，一片片一張張地舔了下來，二毛驚得忘了痛楚，不一會，兩人全身被舔光了皮，沒有皮的身體上佈滿了密密麻麻的血珠。

當怪笑聲遠去後，兩人才想到全身的皮被揭去是否還能活着的問題，其實人皮毀了三分之二即無救了。

這時遠處傳來衣袂之聲，原來是藍玉，她一直在追逐小毛，因爲他對她是始亂終棄，她誓報此仇。

當藍玉看到二毛這副慘象時，小毛已經說不出話來了，却還有點意識，他們眼看着藍玉在他們身上各吐了一口痰，掉頭而去。

這就是他們父子兩人的下場。

*　　*　　*

小余找到新野縣城那家藥舖，私下一談，掌柜的承認確有此事，見小余又是正人君子模樣，立刻準備交出。

小余和上官羽把拯救那些女人的善事辦好，全部花光，只留了一小部份——二十萬兩，留給張壽。

張壽幫他們救了數千名婦女，脫出火坑。

至於楊秀清，他們以爲由公治天帶走也是罪有應得，楊秀清害死的人太多了，僅是俊童實行閹割，而操刀的又不在行，數千人活者不及十分之一，僅這一點他就死有餘辜了。

一切事了，小余和上官羽才打算回去找鳳先生。這已經是一個月之後了。

只不過，這天晚上辛沁又來了。

他要求和小余單獨對飲，來享受屬於他們兩人的溫馨生活，他們飲酒、擁抱、愛撫，最後當然是上床纏綿了。

辛沁是個極正派，但和小余上床却十分活躍的女孩。

這也正是小余以爲，世上沒有任何女人可以取代的原因。

可是她似乎稍稍變了。

她仍會呼痛，雖只是呻吟，也証明她仍會痛。

記得以前和辛沁，除了第一次，以後就沒有這現象了。

只不過小余已有八分酒意，沒有太在意這一點。

兩情繾綣，幾乎無休無止，簡直無法分開。

大詩人白樂天的兄弟白行簡爲唐明皇和楊貴妃交媾時的情景寫了一篇「大樂賦」，描寫男女歡娛，欲仙欲死，有如騰雲駕霧一般的狂熱。

俗人稱之爲人生「大樂」。

但在眞人(即修行有素有了道行的人)却以：「如夢能作主，雖千里不難命駕；不羨長房之縮地；死者可以晤對；也不需小君之招魂。」爲大樂。

那才是眞正的大樂，和世俗之樂不同。

上面所說的「如夢能作主」就是想作甚麼夢就能作甚麼夢。「雖千里不難命駕」是意念一動即在千里之外了。「不羨長房之縮地」也和上一句同義，「死者可以晤對，也不需小君之招魂」，是指隨時可以和已死者見面，不須施法招魂。

一個人有這種道行，那才是眞正的大樂吧！

第二天，辛沁又走了，而且又留下一張花箋。

枕畔也有茉莉花的香味。

他抱着枕頭回憶昨夜的狂歡。

似乎辛沁的體力好些了，至少並未退步，她的胴體之柔軟、膩滑和那種沁人心脾的肉香，無與倫比。

她是絕對，無雙的，無人能取代她。

*　　*　　*

辛沁的情況很不妙。

所謂「回天乏術」，大概也就是這意思。

鳳先生和拓拔崑崙也都盡了力，這也可以說是他們在一年前所料到的。

就在這麼一個淒風苦雨之夜，危機已逼近。

首先出現的是黃瓦，要鳳先生出來答話。

出來答話的却是江淼，他和恩師一直在此。

甚至他老婆譚丹快要生產了，他也未回去照料。

江淼道：「黃瓦，妳要幹甚麼？」

黃瓦身後還有個李雯，以及交趾國的高手護衛五人，道：「把『太極圈』交出來，那本是我的！」

「呸！」江淼道：「妳的？妳要不要臉？」

黃瓦道：「去告訴鳳老頭，不交出來我會使這兒變成鬼域！」

江淼道：「我見過鬼域是甚麼樣子，妳就變鬼讓我們看看如何？也好開開眼界！」

黃瓦連嗥三聲，四面八方突然傳來了相同的嗥聲，江淼覺得這嗥聲令人毛骨悚然。

他四下望去，突然看見了五六十個走路殭直的人。

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男的以少林八大長老之一的性空爲首。

次是武當的四大護法之一的長春子。

再其次是華山派高手裴登。

還有一些不熟，却相信絕對沒有一個是庸手。

女的有林梅枝和邱愛蓮，甚至還有已死的鴇母紅花，還有一個女人以前未出現過，那就是陶傳芳。

不，那是陶的妹妹，被黃瓦刖去了雙足。

不知者還以爲是名伶「半天紅」陶傳芳本人呢。

黃瓦知陶極有說服力，以其妹刖去一雙金蓮，送給上官羽，再讓小余知道，希望造成火併。

因爲崇拜「半天紅」的人太多了。

只不過黃瓦這一手並未造成預期的效果。

黃瓦又嗥了幾聲，且以短劍擊打劍鞘唸唸有詞，下達驅使命令，剎那間砂飛石走。

江淼退回屋中去了。

這工夫連鳳先生的茅屋柴扉都被狂風吹落。

此刻，鳳先生却走了出來。

拓拔崑崙跟在後面，後面還有一個辛沁。

鳳先生道：「黃瓦，妳以爲這一套可以唬住鳳某嗎？」

黃瓦大聲道：「把『太極圈』交出來！」

鳳先生道：「鳳某非但不會把此寶交給妳，還要爲中國武林除害，何況先得到此寶者乃是吾徒。」

「鳳老頭，你交是不交？」

「黃瓦，妳的氣數到了！有本事就拿出來吧！」

黃瓦道：「這可不能怪我……」

她又連嗥數聲，張口噴出黑氣向那些「離魂人」或死人噴去。

忽然，這些人好像增加了生氣，速度加快向鳳先生的茅屋包圍飛撲而至。

有兩個直挺挺地向石牆上撞去，牆上竟出現了一個人型的孔隙，人已經進入院中了。

衆人不由駭然震動。

這簡直都是一些猛鬼，煞氣森厲懾人。

辛沁嚇得避在鳳先生身後。

鳳先生冷冷一笑，道：「這些人雖然尚有少數的是『離魂』狀態，但三魂七魄已去大半，要復原太難，且他們殺人太多，已干天和，死有餘辜……」

語音未畢，單拳一伸，突然張手，「轟」地聲，一記掌心雷把那猛鬼砸成一個人餅。

絕的是，又自牆上人型孔隙中飛了出去。

那人餅只有三寸厚度，頭部像個大柿餅。

黃瓦臉色微變，厲聲道：「鳳老頭，這麼一來，你就是要妥協，我也不會放過你了！」

鳳先生道：「黃瓦，以前我所以未動妳，是因爲妳和辛勤還維持夫妻關係，我下不了手。況且，那時妳也沒有太離譜，現在，我可以放手除去妳了！」

「你少吹！」黃瓦厲聲道：「我可要施行奇門遁甲了。」

鳳先生哂然道：「奇門遁甲深奧微妙，極爲難懂，而且奧秘不傳之文字，就算妳懂，也不過是皮毛而已……」

黃瓦突然揚手射出一蓬黑黝黝的東西。

這些東西像拇指大小的烏木牌九。

事實上是黑驢蹄蹄甲。懂法術的人知道，黑驢蹄乃是辟邪之物，和朱砂及桃木劍同功。

突然間十來個「離魂人」向鳳先生及拓拔崑崙等人猛撲，一個個噴出大量的臟氣，令人掩鼻。

當這人鬼難分的「離魂者」近在鳳先生等人的五步以內時，他們的頭顱及四肢突然離開了他們的身體。

辛沁驚得尖叫，鳳先生道：「不要怕，這一切皆爲假象。」雙手掌心雷「轟轟」不絕，甚至吐氣成雷，口中也能發出雷鳴。

奇景出現，那些背上被驢蹄甲射中的「離魂者」頭與四肢飛出射向鳳先生等人，却在鳳先生的掌心雷下被震回。

由於鳳先生必須先使這些人正式離開人間，入土爲安，利用「奇門遁甲」法術，使那些頭顱和四肢飛錯了地方，張三的飛回李四身上，李四的又飛回王五或陳六的身上。

地方一錯，就產生了重大的排斥作用，一個個暴跳衝撞，自相殘殺起來，黃瓦似乎有了怯意。

黃瓦道：「你這是『奇門遁甲』？」

「正是，但『奇門遁甲』派別多，且見解分歧，一旦選擇錯誤，即會被誤一生。舉例來說，由於『奇門遁甲』的版本不同，面對特定規則不明其究竟如何組合而成，即難以適從，如：上述甲版本『雲遁』，休開生與乙奇合奇。上述乙版本『雲遁』，休開生與乙奇合六幸。所以由於甲、乙二本定義不同，而不知如何適從。」

黃瓦木然不語。

鳳先生道：「由於『奇門遁甲』太深，著於文字的不多，而且太抽象，所以有人稱之爲『天書』。『天盤』、『地盤』及『風盤』之難以區別，更使學此技某些人無法領會貫通，因而一知半解。正如妳施行『賒命大法』，即爲邪說。」

此刻自相衝撞的「離魂人」已撞得不成人型。

有的扁了，有的四肢散開，有的頭顱不見了。

黃瓦似已計窮，她當然還有法術，却知道和鳳先生這位「奇門遁甲」明家比，還是差了一大截。

就在這時，忽然山下來了一人。

居然是黃瓦之師阮羊。

黃瓦心懷鬼胎，不知道師父來此是抓她的還是站在同一立場上，同仇敵愾，對付鳳先生的？

「師父……」黃瓦不能不低頭，她對師父實在缺乏敬意了。而阮羊又豈會不知道這一點。

阮羊點點頭，示意師徒聯手對付鳳先生。

阮羊道：「鳳先生，你對『奇門遁甲』的『天地盤飛宮法』很熟，但對『奇子體或盤』却未必精通。」

鳳先生笑笑：「『仙壇花雨』和『西青散記』你又知道多少？那不過是記載玄奇事蹟的經過，並沒有教人如何去使用。」

「正是，正因爲如此，要自己去體會，難就難在這兒。」

阮羊又道：「鳳老頭，把『太極圈』交出，咱們以後還是朋友。」

鳳先生道：「你們師徒的氣數已盡，即使我想放過你們也太遲

了。」阮羊師徒一交眼色，同時出了手。

他們學的並不是眞正的「奇門遁甲」，而是「陰陽追星秘經」，是眞正的左道旁門，學這門邪學，必須以活人祭傷命七十二條才能成功。

此術學成，已經傷了天理了。

兩人聯手，產生了奇大而怪異的力量，鳳先生突然身子懸空，頭下腳上。

拓拔崑崙大驚，正要出手，耳際忽然傳來鳳先生的語音道：「拓拔兄，不要緊張。」

拓拔崑崙這才定了下來，因他對老鳳有信心。

只不過江淼和辛沁却不知鳳先生胸有成竹，還以爲鳳先生的道行不如阮羊師徒二人聯手呢。

就在這時，阮羊和黃瓦同時吹起刺耳的哨聲，那其餘的「離魂人」向鳳先生飛撲而至，這些是飛過去的。

鳳先生身子倒懸，被二十來個離魂人，每人撞了一下，在空中盪來盪去，却只見鳳先生雙掌一搓，發出兩道青藍色的烈燄。

二十來個「離魂人」也好，死人也好，都屬純陰性，喜水而懼火，立即傳來懾人心魄厲嗥聲。

不一會，已燒成二十塊焦炭。

阮羊和黃瓦還不死心，這工夫，二人各自掏出一面古銅鏡，由於是夜晚，只有月光，他們利用月光照映，使之反射。

然後使他們的古銅鏡的光合而爲一。

二人唸着咒語，加持潛在法力，腳下每走一步即塵土揚起，還有氤氳的黑氣。

然後，這道幽光集中在鳳先生的身上。

這是交趾國的「陰陽追星秘經」中最厲害的「迴光返照」。鳳先生疾閃中，拔劍射出一道青光。

絕對未想到，鳳先生已練成了飛劍。

雖然飛劍的深度和劍仙的「劍丸」還有一段距離，只不過，左道旁門在飛劍之下却就現了原形哩。（按：劍丸是藏在體內的，用時自口中射出。）

只聞「刈刈」兩聲，兩顆頭顱飛離了他們的身子，而身子還站了一會才倒下。這是個十分奇特而驚心動魄的場面。

黃瓦的女侍李雯和幾個交趾國的高手逃離了現場，鳳先生並未爲難他們，相信他們會逃回交趾國去的。

還有一些「離魂人」要逃下山去，鳳先生連發幾記掌心雷，這次不同，中掌即起火，尖嗥聲在原野上迴盪不已。

* * *

三天後小余和上官羽來到熊耳山鳳先生處。正好江淼負責巡邏，以防阮羊及黃瓦的餘孽反撲。

其實清廷也很注意這幾位碩果僅存的高人。

江淼見小余回來了，立刻上前說了三天前的一場惡鬥，小余道：「可惜來遲了一步，未能大開眼界。」

上官羽道：「鳳前輩會飛劍？」

「正是，這是事前任何人也未想到的。」

上官羽道：「的確錯過了一次機會。小余，將來你也有希望成爲飛劍名家了。」

這工夫江淼在小余耳邊低聲道：「小余，多謝你幫忙。」

小余茫然道：「我……我幫你什麼忙？」

江淼更低聲地道：「內人前天臨盆，生了個胖娃娃。」

小余不由愕住了，世上居然有這種不在乎戴綠帽子的人，竟然還感謝他幫了大忙。

其實那一次小余是上了譚丹的當，而和她有過一度春風，居然一箭中的，播種技術奇準無比。

上官羽道：「江淼，有什麼悄悄話不能公開？」

江淼道：「有件事我向余老弟道謝，這件事使我們江家存歿均感，恩同再造。」

小余眞服了這一對夫婦。

其實江淼是名大夫，早知自己不能生育。

爲了江家的香燈，他不在乎是誰的種子，但一定要選擇最優秀的種子，江淼早就看上了小余。

甚至譚丹來這一手，也是江淼所默許的。

這是不是一對寶貝夫妻？當然，這秘密將永遠藏在他們三人的心中，不會有第四個人知道了。

* * *

小余和已痊癒的辛沁如膠似漆，夜夜春宵。

只不過，她已懷孕七八個月了。

小余偶爾會以爲，辛沁病癒之後，似乎有點變了。

是不是一個健全的人和有病的人總是有點不同？

辛沁以前在床上很活，但癒後好像保守了些。

有一次他發現拓拔崑崙和鳳先生相對流淚，却好像又迴避他，怕他看到。他事後問拓拔前輩，兩老爲何私下相對流淚？拓拔支吾以對，說是他的另一個徒弟死了，小余問江淼，江也支吾以對。

小余並未太注意這件事，當辛沁生下一個白胖大小子之後約十天左右，小余和上官羽下山辦事。

這天在鎮上入店，小二對小余說，有人在外面找他，出來一看，十分意外，竟是李雯，也就是黃瓦之下屬。

「余少俠，由於令師不殺之恩，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辛沁姑娘已經死了，生孩子那個是假的。」

「妳……妳爲什麼要胡說？」小余盛怒。

「是不是胡說，你到『陰陽會』地窖中水槽去看就知道了。」

小余好像一下子沉入了無底深淵，絕望統治了他。

他現在終於體會到，兩老相對流淚的原因了。

他並未通知上官羽，就啓程去了「陰陽會」。

此刻「陰陽會」已垮，有人看守，只不過不是黃瓦的人而是鳳先生和拓拔崑崙派去的人，小余急於証明這件事。

他在地窖最深一層的一具巨大石槽冷泉中找到了一具屍體，這的確是辛沁，正因爲見到了這個眞的辛沁，才回想到，近數月來和他纏綿的不是她，而是一個很像她的女人，最近一次和他歡娛而落紅，即可証明不是辛沁。

小余淚眼模糊，心如刀絞，早知她非提早離去不可，爲什麼不和她多厮守些時日，難怪她過去對他說過，聞到茉莉花香味就和見到她一樣了。

「現在，我已爲余家留下了根，責任已了。阿沁，我不能讓妳一個人寂寞地躺在這兒。」正要閉氣鑽進石槽中，背後忽傳了一聲低喝，道：「不可！」

一聽就知道是恩師的口音，他迴身跪了下去，道：「恩師，徒兒不孝。」

「我們都知道你和辛沁的情感，可是到目前爲止，拓拔師徒二人還沒有研究出救活這種絕症的藥物，所以在她臨死之前，施行了『離魂法』，把她冷藏起來，待研出治療法再使她復活。」

拓拔師徒也來了。原來是上官羽私下聽到李雯對小余的交談，一邊跟踪小余，一邊派人去通知了鳳先生。

「恩師，她眞的還有一線生機嗎？」

「一線生機是有的，那要看拓拔師徒的潛心研究成果如何了，心齋，回去吧！這兒有人看守。」

「師父，徒兒有個不情之請，可否讓徒兒守在這兒，直到拓拔前輩研究出治療方法爲止，恩師放心，徒兒不會尋短見。」

鳳先生長嘆一聲，道：「這又何苦？這個辛沁不是也很好嗎？」

這時候辛沁也抱着孩子出現了，她身上有一股茉莉花的幽香。

早在一年多以前，兩老就物色了一位極像辛沁的姑娘，並由辛沁加以訓練敎導，使她盡可能很像她，以假亂眞。

要不是李雯告密，這秘密也許可以永久保持下去。

李雯告密的動機是什麼？當然是爲主人黃瓦復仇了，她不想小余活在不知不覺的幸福中，她要使他痛苦。

只不過，小余目前雖然痛苦，却還有一線希望。

（完）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